

本足
胡林翼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胡林翼書牘

卷二十六

致鮑鎮軍（庚申三月初六日）

別後念甚，弟台假歸，以久役行間，不遑將母，亦屬人情之至；而省中不免以大義相繩，中堂詞意尙不以爲然，此中委曲，殊難言罄。昨以傷病請假入告，祇謂離營養息，弟台到家後，三五日內，當奉母挈眷，迅速赴鄂，萬不可稍事稽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浙事危急，前迭得羅澹村中丞咨報：「偽忠王李秀成率大股竄陷皖南之廣德、績溪等五六州縣。」浙之安吉等三縣城，離杭不過數十里，經旬未有近耗，心憂萬分，已以蕭守翰慶挑選訓練營三千人，並率韋志俊部下三千人應之。連日陰雨，泥深數尺，軍士兼程，亦慮緩不濟急，仍擬另撥勁軍隨後再進，若非弟台啓行，不至焦思無策也！三月之期，斷不可拘定前議，總以速來爲妙，跂予望之！

致官揆帥（初六日）

頃據蕪水縣易令稟稱：「以修復聖廟考棚衙署各工程，均照王孝鳳計田派費之議，每正一兩，出錢六百文，以爲興作用項。」愚見昔魯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若聖廟而欲以畝稅累民，恐非聖人之所歆也。况城工衙署，應由地方官酌量勸捐富戶興修，更不得加賦病民，致滋擾害。正賦錢糧，逐日嚴催，有定制，尙恐侵漁，尙恐虧欠，况加畝費，難免官紳書吏侵蝕，不能盡歸實用，是徒苦我農民，而大戶富紳，可以倖免。且州縣亦樂於中飽，此議未便通行，可否卽請中堂駁回王家璧一案，并請札各州縣勸捐集事，不準於錢漕正供之外，加派分文，致

生弊竇。兵燹之餘，元氣未復，休養生息，猶慮中傷，况其征税以取戾也。

致李希庵方伯（初七日）

別後卽感寒嘔逆，臥病在牀，強起則我頭殊淅淅也。應商事宜，敬陳於後：

一、多公欲桐城，則滌丈與公軍任一路三路，勢不相及，應如何籌議？乞示定！

一、淡公奏請滌丈，此間應留滌丈爲是，而皖南浙西不可無一起勁兵，不僅目前須援浙，卽異日仍須楚軍由浙江出徽甯，由徽甯出池太也。不若派人援浙，異日卽由浙備餉，以圖池太，免致鄂人之力，大有不逮。弟意卽欲以霆營援之，或可獨當一路乎？

一、鄂餉因川亂鹽稅釐金均減，去兵以節餉，亦是急務。

一、滌丈應撥何處？酌定調派。

一、多公欲圖桐城，須萬人，以茂營義中營益之，仍許其自募六百人，以成一萬步軍之數，何其霍山一路，請公酌派何如？如不可派，飭多自募二三營亦可。

一、霆營本不可卽到霍山，以滌丈意欲林翼作護衛，以便兼顧英霍商固，近守而遠剿，如老兄之言也。惟林翼疏略褊急，不能治兵，霆營營規恐非林翼所能整飭，林翼只能隨湘撫與昌營在一處，以其愛民而能要結民心也。

致莊蕙生方伯（初七日）

奉手書，前事只形弟之癡淺褊急，而揆帥之寬仁大度，昭然如揭。弟如雲煙過眼，得揆帥第二函，已了然無

一物凝滯於中矣。昨於初六日函請揆帥，弟處妄擬四人，乞於四人中採擇二人或三人入奏；弟稍有所急於前，是不同之義，無不和之心，此必乞揆帥作主採擇入奏，乃合協恭之誼。昨夜邗星槎來問疾，力言必求刪去其名，蓋星槎宦興頗淡，年已六十三，不願久混塵網也。弟艱於執筆，今日始補函陳明，多都護恨鮑超，而縉帥甚愛之，不能不曲從。萬一浙江果警，當以鮑援之。浙江每月供給徽甯兵餉二十萬，而竟送賊入門，何如以此軍助之，尙可戰乎？

致官揆帥（初九日）

浙江十日無報，非危迫卽梗塞。浙江關系京倉，京餉海運根本，戶部之政事日非，知催餉而不知餉事，非地方安靖無從著手也。若照部臣近日之樣，亂不可止，殆有甚焉。前撥六千人援之，恐尙不濟，至伍令欲以逸亭援浙，逸亭爲營務之才，曉暢軍務，韓和士卒，實是確評，惟獨當一路，則氣不甚固，威亦不行也。多欲獨謀桐城，除再撥二營尙須添六百名，乃是一萬步軍之數，應可令其自募。舒城人少地荒，均不甚願，舒城希庵卽潛桐之交，作四路策應之師。昔年塔忠武、羅忠節、李忠武均仁愛肯救人，希庵亦仁人也。滌意原欲多公作策應救人之師，多旣不願策應，而願獨謀一路，且多公之救人，尙不如李公之真切而肫至也。何如！

致莊蕙生（初九日）

閱生儒者，其心地乃君子也；如不願六，俟租庚信到，弟仍留之；此君有愛敬之意，非嫌而遠之也。六是大都，可富可強，無論土地甚美，卽茶利亦可足兵足食，美利自在天地間，人事阻之，不知愛惜，其病總在不求才，不擇人。古人一成一旅而可爲，今人以千里數千里而安於一成，可取也已，可慨也已！

復秦撫譚竹崖（廷襄）（二十二日）

承示賜解月餉二萬，利濟楚軍，當以德意宣布各軍，水陸歡呼，飢疲鼓舞，非獨林翼一人感刺心骨也。現在東征之師，水陸馬步共六七萬人，每月餉項約虧十餘萬兩，近因蜀事糜爛，西道不通，釐金大為減色，且以楚北一省之力，供前敵六七萬人之食，其勢必不能支。茲復分兵援浙，籌給行糧，亦已力竭筋疲，羅掘殆盡，焦灼情形，莫可言狀。伏惟老前輩心憂天下，時以餘惠恤鄰，西郊霖雨，霑潤殆徧，薰簞之苦，何敢再四瀆求。此軍之進謀皖省，實為皖省大局計，而非為湖北分防分守，養此多兵，尙乞統籌全局，曲成不遺，可否於捐項內迅賜勻濟，以利征剿，則東南數百萬生靈，胥拜仁人之賜矣。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官揆帥（二十五日）

智慧生於精神，林翼深恐上負期望，轉覺不安。黃州暫難移居，恐皖人責我，謂我擁兵自衛也。訓營三千，以二千應豫州，亦可預防北路，即以三千人全數付之，亦可得力。彼并無此中等好勇，省城太空虛，實非用兵之法。或留訓營一千，或調此間一千，如梁作楫、曹日升等，均奉公謹守，即久離戰場，而勇額不敢稍虛，儘可調防。大底兵勇久防，則誤於太逸，久戰，恐其過傷，不如隨時調換，則勞逸均而不致廢弛。察營總馬隊，即請調回省城，派人訓練。金陵之賊，必以皖南為逃路，池州太平不能容此巨股，其地米少，且有金陵追兵上剿也。若闌入江西，得飽食而賊勢又張，兩湖之患，終無了時。若以蕭部訓營、章營六千二百人防守柘門，則可保江西全省門戶，惟企求函商江西月給餉項，是為切要。

復莊蕙生方伯（二十六日）

賤恙中瘡三日，近兩日如前；而張仲遠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誑矣。惟桐慶未復，獨不可少緩須臾乎？亦一恨事。姑靜養以俟命耳。澹公好人好心，弟因此事，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可憐！公與渭公（世亂無便宜法門，無安樂境地）異日當思鄙言及今思之，猶可及也。過是又少味矣。昨有王璞山練勇芻言一卷，已寄書局，其營制與滌帥及鄙人大同小異，其書亦粗具規模，而不及方略。然軍旅之事，能腳踏實地，便是奇謀。幸囑果臣文若速刻之，不過費錢三十緡耳。公言未嘗薦一賢者，而屢為庸吏乞恩，亦不盡然。舉澹公范公及開生，此三人雖才非絕世，而如澹公西民之德，亦近時所難及。開生心術殊為良善，非止中才也。公當用人之大柄，弟有八言奉贈：「陰陽得位優劣得所」耳。公沈思十日，必能發揮旁通之。

復荊州府唐蔭雲（二十八日）

頃奉手書，領悉種切；閣下宣風展義，出以次公之周密，而濟以弱翁之嚴明，牧令俱改操勵行，勉為好官，尋功簡能以答賢太守之志，謝夷吾牧荊州，所以為九伯之冠也。直夫將軍即日起節赴皖，深慰鄙念。此間軍事，滌軍已圍安慶，多禮堂之馬步進攻桐城，希庵各營作游擊接應之師，兼顧霍六，以防北路。季丈小住數日，即往宿松滌帥處，並邀游楊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為長歎。弟請假一月，仍在營調養，現服張仲遠方，頗有成效。如能稍緩須臾，毋死以待懷桐金陵之克復，固所願也。

復余會亭（二十九日）

接示，得悉貴營於二十六日移駐霍山，禮左一營應歸尊部，隨同移霍，以重北路之防，兼為前敵各營策應；

至貴營支應，卽當札飭移局，擇地駐紮，師行糧食，所關非小也。或卽駐霍山以保城池，而擇城外廢磚以修小營，如城如堡如礮式，或擇總要之地，可制各路者，以廢磚作老營，煩卽酌度。

復金逸亭（閏三月初一日）

奉手書，講理則我的理短，講情則兄的情長，批準則我爲難，批駁則兄爲難，能待一年，以望金陵之克復乎？上下關已得金陵，接濟諒必斷絕，若大城圍恐亦難守，金陵苟復，則賊必竄江西、浙江、安慶，糧多，百物俱備，然亦必在一年內矣。兄如可強留，弟所求也。只苦弟一人尙無脫身法，奈何！

致莊蕙生、嚴渭春（初一日）

訓勇三千人，俟折回東流，可請秀帥資送河南，刻下尙未定準，恐被浦爭此兵將，又不免一番波折。至林翼與滌帥則決無成見也。請卽告之，揆帥爲荷澹公大節凜然，前言系滌帥詭詞，以解我憂，而我憂實不在澹公一身也。遺孤三人，是友朋之貴，幸有以存之，作人不可以生死易心，致涉世俗卑鄙勢利之見。練勇芻言，可向果臣文若索之，樸山營制與滌帥與林翼微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先能羸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良用感慰。

復曾事恆姻丈（初二日）

接書，得悉拔營進逼懷甯，欣慰懼忱！大勛可集，愚見於進逼之後，擇地仿礮堡之式，取城外廢磚爲之，以示久困城，不使一名漏網之意，萬一援賊磨至，我兵須分，則五百人中可抽去二哨二百五十人，或抽去三百人。

專打援賊，動靜互爲其根，萬全之策也。乞與雲巖申甫商之，亦芻蕘備採之一端。商定之後，可請濂帥裁酌訓行。

復皖撫翁祖庚（初四日）

承示淮鹽一節，深佩盛情！特慮中途梗阻，諸商卻步不前；且二百里陸路，成本亦殊不輕，尙難必其通行也。沙河之役，雄鷹所指，轉戰無前，悍目授首，大快人意。現已直入虎穴，搗其老巢，當可牽制逆情，絕其突奔之念。鄙見金陵之賊，及竄擾餘杭之賊，不能盡屠，終有橫決之患。閣下蓋慮周密，直如立高岡而無所不見也。豫省餉項，徒以供樂正之虛糜，於軍務省分，動形掣肘，大局如斯，可爲浩歎！

致羅少村（初五日）

茲得濂帥來函，知賢姪奉母並挈兩幼弟已到武穴，且悲且慰！二月二十五日接尊大人二月十三日手書，知杭垣喫緊，即派援軍六千二百人星馳赴救，方意堅守以待，必可保全；詎料其二月二十七日之變乎？世亂初生，正人早喪，涕泗縱橫，寢食俱廢。現在浙垣已復，尊大人忠骸，想必早爲殯殮。東望武林，悲憤萬狀！珂里兵燹之餘，恐難棲止，應請吾姪先到鄂垣，假館暫寓。林翼當與秀帥、濂帥、蕙生、希庵諸公商定一切，異日或於湘南謀一妥善之地，諸俟晤商，望即東裝前來，是所至企！

復建威營李雨蒼（十一日）

所示裁兵裕餉之說，具見苦心，惟言之易，行之難；目下擒匪猖狂，前據南陽金睢圍，太守來函稱：「皖擒孫葵心、劉狗兒等，竄擾涇川許州一帶，並聞另有股匪由淮甸竄至上蔡滋擾，該匪等狼奔豕突，竄越靡定，亟應先

事防範」等語；昨接慶雲浦中丞來咨稱：「捻首劉天幅一股，竄至新密交界，王懷義一股，已圍撲項城，請調撥重兵，在於各交界要隘一體嚴防。」等語。湖北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多與皖、豫毗連，輔車唇齒，在在可虞。現已札調霆字五營，移紮上巴河一帶，以資抽派援剿，兼防黃陂、孝感等處。又鄂垣空虛，戎心狡啓，亦須抽撥一千人或二千人回防，以備不虞。現已函商希庵斟酌，楚軍備多力分，實苦應接不暇。霍山一面，現惟昌禮七營及吳幹臣千人駐紮，該處系屬要地，兵力自不宜薄。希公各營原欲其備應四路，非厚集兵力，則各路有警，不能兼顧。萬難裁減，衛勇三千人，滌帥欲留以規樅陽，揆帥擬撥以援豫省，然尚在徽州也。至多公前敵萬人，決不可少，並無裁撤之意；多公望得萬人，以成大功，豈可旋益之而旋減之哉？餉項支絀，少冀堅忍，以待成功。俟秋冬之間，餉用稍裕，方可漸次彌縫耳。來示以璞階、子明兩營歸併希公，決不可行；子明樸實有餘，尚可教訓成全；至璞階亦非希公所欲，其或去或留，即請多公酌之可也。

復吳菊莊（十五日）

現在皖捻孫葵心、劉狗兒、劉天幅、王懷義等，在河南、許州、上蔡、項城、舞陽一帶，分股竄擾，勝克齋、都護請兵赴援，已經揆帥調撥訓營三千人，派足下與唐守協和各分領一千五百人前往協剿援豫，即以保楚、豫捻不平，則鄂省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唇齒相接，在在可虞。足下奉到揆帥調札，即率所部勇丁，隨同唐守協和赴豫援剿，務期約束嚴明，秋毫無犯！一切戰事，均與唐守和衷商辦，相機堵剿，不失南勇聲名，是所至企！

致李希庵（二十日）

鄂中十郡一州之力，欲養如許軍旅，原是不知量力；然司兵者，不必紛心及此，弟等酌量彌縫之，可以料理；

時事恐更有大變，此則非我輩力所能及。弟意懷甯桐城米尚可支一年，而懷甯之柴薪缺少，若實力圖之，半年可克，不知須若干人，乃可得樞陽而守之。如擒匪稍定，以鮑軍六千人往圖，公到懷甯，乞審量詳爲示訓，并乞與滌丈酌定，切囑切囑！至公駐青草塢，爲各路策應，於事妥，於心苦，而外間議論紛騰，以爲空糜饗項，此不辨菽麥者之言也，稍知事理者，必不出此，但恐懷甯桐城合圍之後，軍事又將告急矣。其告急也，必在內地北路空虛怯弱之處，吾特恐公兵萬人，應接不暇耳。

致莊蕙生方伯（二十五日）

連奉書，敬承一切，籤復各事宜，已囑營中文案復勘公之是處與不是處，不妨取證於人，應詳悉酌議，奉復省中，既另設局，公竟不肯一臨，或因清恙未癒，不可以風也。如近日已出閣子，辦公事，尙乞督同人公議之，公爲領袖，雖勞苦，又烏能自己乎？公牘以無害爲先，國帑以踏實爲先，林翼之愚妄而爲難，非挑駁以逞臆，非苛細以炫奇，求其事之有濟而已。牘背可畏，籌簿無程，此絳侯魏尙之所歎也。簿書期會，俗吏云云，此文學士之所鄙也。弟是儉父，不足自異，公爲學者，何嘗不稍厭簿書哉？八年九年以來，都中方搜取世間必不可得之財，誅求必不可行之事，公亦既見之矣。總之，應擔當者，弟必不辭，苟有益於國計之公，與可免州縣之私，而又不徒爲部吏所督過，所揶揄，斷斷苦我，以必不能承，弟又何不可擔承之有？蓋理可自信，卽執奏再四，義猶可爲也。若一經部駁，啞然自笑，廢然自沮，則又不如慎之於始。公事不厭精詳，弟之不是，儘宜更正，更正之後，無傷於明，實見其公也。自二月初五日至於今日，無三日不雨之日，年豐而賊不平，方且日衆，况飢耶？

致嚴渭春閣丹初（二十六日）

清查案蕙生兄逐一駁回，復書仍極和平，而局議仍不可廢，此等事即辦錯，亦非大過，何必代幕友護短？俗吏無經術，而名士厭簿書，弟之復信頗委宛錄以奉閱。劉印渠志行純良，兼明兵略，粵人其蘇矣。多公言萬人不能合圍桐城，僅足一面詢之金逸亭亦然。滌帥兵已進逼安慶，此安慶之要在樞陽，不得樞陽即頓兵城下一二年，賊可徜徉自如，暇則來戰，不暇則游行他處，我不能誰何也。蕭韋訓三軍爲小浦所留，問鄂要餉，然則鄂中應另行雇舟，別載陸師襲蕪陽，又派他軍守之，如此五六月，賊必薪鹽缺乏，有粟而不得食，及是時謀之，容或有濟。否則十年不字，九載無成，惟賊計賊智，必犯霍六以解圍，此不必遠引往古，即七年之蘄黃，八年之麻黃，可借證矣。左公將隱，云先到宿松代滌公設謀，即歸去也。糧臺事由漸而入，必成天下古今第一糧臺，應用何人，弟不預謀，惟一眼看丹兄，他非所知也。惟丹兄爲難之處，弟必任之，亦須涓兄委曲以全之。

致李希庵方伯（十七日）

手教軍機進止，只看天色，久雨乍晴，當是成功之日；天下兵將，只靠吾楚耳。承撥貞右、元左、發中、亨中、來英、山均樸實人，以成武臣爲總管，尤妙。弟竟可寫字看書，坐享成功，感情不淺。公欲以書法壓倒諸葛，諸葛仍說公膽甚大，日請鄧守之先生寫先君箴言書院各種箴銘規條，又乞諸葛作碑銘，均一時之盛也。吉右、貞右、元左、三營應照各營加夫，以期一律。丁果臣、汪梅村考校地圖，已專家人借公康熙地圖寄署中一核，必不致貽誤也。

復毛驥雲觀察（十九日）

捻逆分股竄擾，勢甚披猖，非秦晉之憂，即襄鄧之患。老河口樊鎮二處，市廛頗富，尤爲賊所垂涎，思患預防，誠爲至計。前已札飭梁丞帶領凱右營，由麻城馳赴樊城駐紮，並察營總馬隊一百二十名，併力堵禦，尙希閣

下勤派偵探，申傲弁勇，深溝高壘，戒備不虞，以期有備無患，實所至企。惟兵力無多，萬不可紛紛撥調，自弱其力。承示吳應祥、王心田等，其族姓各自操練，臨事可資臂助，義聞可嘉。至爲欣慰。至陶宏本募勇一節，應以論止爲是。臨警招募，訓練難經，是謂治絲而棼，必無實濟也。

復楊厚庵軍門（二十日）

時局兵事尙早，以情以勢，尙恐更有他變。分靈營上援，應俟擒匪纔定，再酌商進止。大底北路總是可虞，而分兵實非得已。蓋天下斷無一條直路，令人得以坦然行之，必有許多灣曲，許多波折，循生迭起，應接不暇，惟在人之預審其機耳。韋部一軍，暫留皖南亦好，但用鄂軍難指鄂餉，此時鄂中之力，亦自顧不暇也。承示陽抽撥尙不易辦，不知陽須若干人，乃可得而守之？如捻匪果定，鄂無北顧之憂，以春靈六千人由水路出黃石磯以圖之，且守之，何如？弟意懷甯桐城，米糧火藥，尙可支一年有餘，而懷甯之薪炭，則不過半年，必至缺乏矣。尊示懷桐進逼時，再派水師下紮黃陂峽一帶，斷賊餉道，誠爲善策，但將來圍急之後，賊必挾全力由他途內犯，以爲牽掣解圍之計，故必希庵萬餘人預置空處，備異日之援濟，他路之用，蓋該逆屢以堅城壘壘牽綴我兵，而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恐合圍半年以後，希庵萬餘人，尙不敷分撥也。敬乞酌示機宜爲企。

致官揆帥

滌帥督吳，勢不可留，直夫防淮，亦難中止。楚軍分兵太多，當以亡吳之前車爲鑒，容弟切實謀之。夏秋之交，當有應接不暇之勢，葉令兆蘭去年在天堂創起兆字五營，有帳房營壘，所募盡是天堂團練，冬間春初，屢與賊戰，實爲勇敢。弟意天堂爲蘄水，蘄州，太湖，宿松，英山之樞機，萬不可不鎮守。此關楚軍旣分，不得不藉此助我聲

威該五營每營五百餘人，每人口糧八十文，向係潛山斂錢作餉；葉令丁憂回湘，應再奏請來皖，以便管帶團練五營，庶可壯士氣而聯民情。楚省不能給餉，然事久必弛，勢久必渙，應許其每節犒賞二三千兩，以五營二千五百人，每年只供應萬金，并許火藥較爲省力。其營有帳房，有牆壘，與他處團練不同也。其餘容再派將另募楚勇，鈞見以爲何如？至濬帥抽撥之後，應何如籌防之處，抱定永不圍城作主見，其餘次第辦理，隨時奉聞。濬帥去後，英山控制不能四處周到，弟亦應移營，惟駐宿松則商固北防太遠，駐黃州則懷桐天堂霍山太遠，尙煩再議耳。直夫撥兵一節，甚難甚難，兵易撥，勇難撥，楚勇愛養太慣，尤難調撥。餉匱兵分局勢不易，狗逆定計上犯，已無疑義，所望我省上下均小心敬戒，以軍事爲事，以兵心爲心，循春丹初之糧臺，亦宜敬慎謹嚴也。

致嚴渭春方伯

濬帥督吳，頗似幼童讀方，百川小人之使，爲國家一節，其尙益於吳越耶？其先必有損於楚耶？堅忍二字，聊固吾圍，然多幸已前挽之，難止亟肆，多方之策，當復見於今日，多以後路不必留兵，并以前路敗，則後路不保爲言。殊不知湖北防皖有四路五路，是旁路，非後路也。多尙難明窳，公所慮已得其要矣。東紫來若得川督，吾楚尙可生財，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天下事竟至於此，否極可泰，剝極可復，未可知也。公專精治內，弟專精治外，一息尙存，弟決不自餒，亦決不自棄。兄屢言本不知兵，謙耶，實耶？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去秋面言之情，奇確有意，以不知兵自諉，如一旦兵臨城下，禍到眉頭，何秋後當與公深言之。忠君莫如舉賢，欲再事列公名，而又恐失左右手，尙未決也。濬帥奉旨已三日，而一字未復，其籌度之苦，可知。直夫處勢不能不分兵，而實苦分撥不動，兵易撥，勇難分，吾輩帶勇，如婆婆媽媽，尤難之難也。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

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喫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卷二十七

致江督曾滌帥（庚申）

近二日陡不適，得手教，氣息爲之一壯，眼目爲之一明；調兵當不出尊旨範圍之外，江西錢漕歸撫，蓋捐歸督，尙嫌稍隘；江西之漕甚富，江督之權本尊，南極長沙，東至齊魯，西連靳黃，北縮陳蔡，况豫章之財，漕爲大宗，應不分界限爲是。湖北十三萬北漕，某於一兩三錢外，另提兌費約九萬餘，以三萬養糧道府，以六萬餘爲近年之兵餉，卽爲異日之兌費，江西亦倍於鄂，棄之可惜。某發論謂督專兵政，不管勇撫專吏事，餉事然論楚則或願如此，論吳則不願如此也。似應一手經理爲定。幼丹次青小泉，應各當一路，分司兵事餉事；幼丹次青，某昨已繕摺矣。左公應可爲皖南替人，其餘應調之將，應函致左公，如周寬世之類，均在應行札調之列。先此奉復，大概明日再行詳覆。

致曾滌帥

昨日奉復大概，而鈞意所在之處，尙難借箸；初二日又奉初一日手教，思擬再四，竟須放膽放手，乃可有濟；非加募四萬人，不爲功；若僅就現有兵力，抽撥調遣，不僅無補於吳，亦且先損於楚。吳人越人之怨，不必問其毀譽，其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是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到江蘇之境；舍三省協防而遠謀吳，吳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繼失，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爲兵，秋冬之際，陸續

取齊；則江西之後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之聲名不失，謹開事宜於後：

一、次青應先將江西現有之平江五千人調赴杭州，杭州不失，是平吳之先著，杭州卽失，而扼守衢州，造戰艦以圖恢復，亦先務也。廣信之失，應爲第二義，第二著，或疑江西五千平江勇不可調空，似不足慮，隨後有兵可致暫空無妨也。

一、霞仙、季高均應各募六千人，以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或爲隨征之用，此必不可少之義，辦此等事，非強拉人不爲功，莫過於蔞和也。

一、次青可速補募五千人繼進，幼丹應爲豫章之藩臺，乃有益，少荃可爲揚州之督否？奏請實缺，或可募兵。

一、丈進兵由徽甯後路兵到，前路可以遣將先行，七八九月是徽甯喫緊之時，且勦且防之局。

一、丈欲靈營，某亦何敢有違，皖北抽去人數太多，須謀補益之方，北防亦較緊要。

致曾滌帥

昨夜沈思，總是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救不得吳越，仍損武惠之名，不如儘力一救也。兵事須布遠勢，忌近謀，丈所言之三路應井爲內三路，小三枝，另籌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揚州，其內三路小三枝，則大帥之中權也。沈李鏡所辦廣信一路，竟須馳入杭州，以爲平吳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財，事乃有濟，拘守廣信，無當也。應卽請幼丹爲豫章藩司，奏補次青浙江藩臬，次青應駐杭州，杭州危，駐衢州，杭州存，移湖州，投袂卽行，此爲先著。江督之履，已連齊魯，應以知兵在戰之李少荃、劉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萬五六千人，開募於清江浦，而以多都兩公專司馬隊，又少荃小泉可奏江甯江蘇實缺，卽是江北籌餉之本，失守後，前人已死，未死，後人已放，未放，均不嫌更正，察看楊廷和乘時革弊政一筆勾銷之法，可敏決之。此兩枝定妥，布局宏遠，丈從徽甯鼓行而東。

東吳公事，應卽如此勾當，急脈緩受，大題小做，或恐不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母專取丞相，謹慎爲也。

致李希庵方伯

奉手書，敬承一切。滌帥督吳，須攜去萬二千人，力實不足以平吳，而皖軍已形其少。直夫將軍到英山，議由壽州過淮，遵奉諭旨以防揚州。欲馬步五千人，歷年賊智擾於東，以分西路之兵；聲於北，以輕南路之勢。兵分力單，乃乘其弊，是當深思也。來示之意，逐條登籤於下。兄言：「湖南力量能制石逆，恐難再助江西。」一節，滌帥督吳一萬餘人，必不足用，除卻湖南已開勇丁風氣，此外無處選將，無處募勇，特必不能處處問湖南要餉耳。兄又言：「陳逆陷蘇常，非果凶悍，是官兵太不力。」一節，所見誠卓。兄又言：「如懷桐之兵先退，則大股趨南，小股北來，如懷桐之兵未退，則大股趨北，小股南竄。」一般所料，誠爲有理。惟吳事瓦解，賊無反顧之心，兩岸均有大股，特大股亦尚可謀戰法以禦之耳。兄言：「懷桐之圍未合，則大股由商固犯楚，小股牽制懷桐官兵，如懷桐之圍既合，賊形窮蹙，則大股來懷桐，小股竄楚界。」一節，均是險度賊情，頗中肯綮。近一二年，賊又加增，卽分二路三路，尚不致賊少，商固實可慮也。兄言：「應請滌帥過南岸，相機行事。」現已奉命，是一定不移之局，應遵公議。兄言：「以多公回楚界，以固根本，保楚乃可謀吳，楚地本不可空也。」尊見亦是。兄言：「調集萬八千人分圍懷桐兩處，懷甯長圍，桐城斷賊糧，而不合圍，無論援賊多寡，不敢請援，然亦不能救援他處，如有債事，可請云云。」一節，公於桐城，審看形勢之後，胸有成竹，屢言可斷賊糧，而使之遁走，特不能一一置之死地。此事必應從東路頓兵，須若干人，設以五千人置東路，援賊若至，須若干人救應東路之官軍，其山路仍可由別徑接濟否？其南路可另股來援否？愚見不悉其深，愚見亦未見可。至安慶之圍，集賢關內之兵，可多可少？然柵陽不得，則頓兵十年，亦必不能斷賊接濟。聞柵陽之壘，阻水難攻，又聞須出其不意，乃可倖獲，詢之厚庵，亦言襲取之後，須五千人乃

可守；况目下尙不能襲取耶？若樞陽分去四五千人，集賢關內分兵四五千人，再於桐城附近分兵以扼賊吭，是公所言一萬八千人，已不敷布置，更何能有餘力以制援賊？愚見不悉其理，尙求詳明指示。弟意中等之兵，宜團宜守，上等之兵，宜戰，宜勦，宜援，應以救人；又此時陳逆子女玉帛，氣驕志盈，本年必自行犯楚，蓄全力以待之，示弱示寡，或正或奇，必可大勝；若以強兵圍城，必難應命，古無賊勢延蔓數省而急謀圍困城賊之事，亦不聞有此情理，此節應請高明另議。兄言「某可奏請與滌公隨行過南岸，湖北暫將邊境固守，相機謀皖。」一節，此尙未知滌帥已簡江督之命，滌帥應南渡，某不應南渡，且徽甯之警，尙在一二月之後，此時南岸亦不警也。至所示「昕夕憂鬱，究於時局無補，不若明決以定大綱。」一節，詞意正大，達識可欽，敬以書紳，不敢忘，仍求詳悉指示一切，不勝至感。又天堂有數百里之險，而又有米可食，僅恃團練，不可恃也。其地可通桐城、舒城、霍山，西可通英山、太湖、蘄州、蘄水，不可失也。

致曾滌帥

手教并大咨，靈營六千人，禮營二千人，均萬不敢有吝嗇之情，應遵示撥調皮匠小店，非力量能不誤主顧，實以昔年本錢出於老板，強撐門面，愛惜招牌也。惟是都公在此日夜坐索靈營、昌營，意本注於昌營，特以靈營爲顯耳，今咨復靈營南渡，直夫之索昌營更堅矣。現已另札飭成大吉、梁相帆補靈營之額，而彌縫吾楚之闕，朱雲巖二人，調歸護衛集賢關內，不必添兵，以懷甯之吭在櫟陽，一切均不緊要，無須添兵也。至大局情形，非作大包裏不可，一出浙江，一出揚州，一出徽甯，每枝須二三萬人，并須水師助力，三路約共萬餘人，武惠幸勿遲疑，圍城之計，攻城之事，某之愚如周昌，期期總不奉詔，尙乞鑒之申之戒之。

與伍次蓀

聞已往霍山審度形勢矣。天堂防桐城舒城霍山三路之險，其卡何如？工程何如？形勢扼要何如？留意否？明以復我。霍山城可守否？須兵數千人，如難守，則不可拘執，須通盤籌畫，如應守則只許千餘人，不許多兵，期以三月，乃有援兵，若漫言守，漫言易守，賊來即請援兵，不能守也。聞霍山城不好守，霍山至英山之中途，有土地嶺，只須五百人即可守，又有觀音坎大尖門二卡，每處百餘人即可守，果如所言，只須七八百人，可捍英山之門戶，只棄霍山一空城耳，似可省兵力以援他處，此計何如？又聞除此外，只有松子關兩路口，每關各有二千人守之，賊即不能再入羅田麻城，然乎否乎？天堂雄據數百里之險，去年賊已失計，今必悔之，然四境之關卡，去冬草創修飾，我只發去五百金，恐殊草草，又恐審度不得其宜，不握其要也。又天堂有團練五營，較他處爲勝，他處虛，此獨實也。又有帳房營壘，然以之禦大寇，則不能勝，去冬以昌營七營，禮字二營，又二百人駐天堂，以助其力，又有湘撫在柳河，以助其勢，而且日夜告警，尙兢兢以五柯楓一帶後路爲可危，今則山中并無一軍，危乎安乎？昌營三千三百人，都將軍欲帶往揚州，愚見欲移鎮天堂，酌其從違，明以示我。

致官揆帥

滌帥咨調鮑鎮六千人，禮前後一千人，而留其弟萬人在安慶不動，石牌宿太不嫌空虛，靜則有餘，動則不足，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沅圃一軍之大概，然軍數比鮑之六千，禮前後一千尙多也。惟麻城黃安羅田空虛耳，容再籌補之。弟已札飭成總兵募人矣，都直夫初三日到此，力請昌營六營同去，多已撥九起一枝，舒已撥西丹二起矣，合計亦五百餘人，都之拘泥，不能生發變動，即予以昌營三千三百人，亦不過能支撐一時耳，其兵氣不能日新，則兵力亦且日弱，必欲此軍，弟亦不忍吝而不予。昌營將良勇，忠心願留，而口不能言，直夫又言如必不與步兵，要弟作奏，弟亦未嘗無詞可措，惟念兵將原是日新月異之事，若必拘定老營，而不能舍舊謀新，亦恐誤

事意中可爲小統領者，尙有人也。連年考核訪問，胸中久已留意。惟餉項太少，若欲遵旨募二萬人，鄂力萬萬不能，無餉則弊與無兵等耳。滌帥馬隊不如帶去，兵若作呆兵，則再添二萬人，亦恐不能制勝。若作活兵，以多君希庵二萬人專作緩勤之師，則少添人，亦不妨。鈞意以爲何如？

致曾滌帥

直夫將軍淮上之行，復奉廷旨敦促嚴切，亟應趕緊啓行。擬來英晤談一切，直夫忠良醇謹，不失豐鎬故家遺風，可敬可愛。此次籌撥馬步，直夫來函，意在凱昌兩營，查凱營梁作楫僅止五百人，似不可撥。昌營三千五百人，將旣良善，兵亦勇往，現在霍山要地，直夫注意此軍，亦不忍吝而不予也。可否請酌示至所需馬隊，擬請禮堂輔廷各撥一起，何如？又餉項一節，除酌帶行糧外，俟到揚州等處，應由江北糧臺喬松年協濟支放，卽乞鈞酌示復爲企。

復楊厚庵

承示不攻柵陽，而柵陽之前下手，恐致腹背受敵，仍以先取柵陽爲要著。老謀周密，至爲欽佩。弟初十日可到宿，俟與滌帥酌定，再行奉商。金陵圍師潰敗，廷旨命都公帶馬步四五千人，會合袁帥從天長六合浦口進剿，以防北竄，并命鄂省籌餉。鄙見賊情賊勢，必不北竄。北竄者，擒匪尙在袁帥之後路，迤西北一帶，且天長六合浦口，非數千人所能爲力。袁帥能否分兵尙難揣度。此時鄂省止能籌給步兵，馬兵亦不能多分。蓋淮北淮南之地勢，尤利於馬兵也。至鄂省餉項，日形支絀，都公前往，餉不應手，終必飢困。弟已將此情函商都公矣。弟久病，擬到宿松後，卽回黃州。滌帥書來，力言不可尙待再酌。柵陽之謀，俟韋軍回江岸時，卽請知會希庵函商滌帥，乘機酌

辦得手之後，以副軍二千人駐紮，再由滌帥處撥三四營以相助，以杜東門一路，兼斷城賊剽掠，請老兄酌示！

致糧臺

希庵之母仍病，七十五歲而患風痺，恐竟難言。金逸亭十年於外，從事湘軍，又六年，是為湘軍中最久之人，得兵心明地勢，只惜兵非家兵，尙難行威耳。屈指近人之從軍者，文武不下數百員，而去取之際，衡量再四，若有緊要軍謀，亦無以易此老也。前歲去歲乞假，弟強留之，今春乞假，弟又堅留之，而希庵則早許之。滌帥最仁，聞人乞請，無不俯從，弟意欲再堅留之，以備將選。（萬一希庵有事，則一萬餘人，竟不得一人為統，其患何可勝言？）東山霖雨三年，傷悲况十年耶？古人於出師遣將，必反復纏綿，以慰其私，兵事且十年而無起色，奈何？其丹初文若敢不慎旃，若存大意，恐一旦無以應敵，請丹初文若票兌千金，專寄逸亭，遣迎其母駐黃州，則異日吳楚將不止百萬金之益矣。至於得兵心明地勢六字之考，可質天地鬼神無疑，有歉無愧，其長處尙不止此。

復毛驥雲

奉手書，並另件，領悉種切。穆參將陶訓導二人和衷共濟，深堪嘉尙，亦足徵閣下推誠布公之雅度。捻氛稍遠，暫紓北顧之憂，惟豫州之兵力已殫，殆必及於楚矣。可及時閒暇，離樊城，市外一里半里許，作大濠，內為土牆，牆外通車，人行處各安礮樓二三座，左右夾拱，以備擊賊。礮式參差如品字形，心字形，相離約擡鎗彼此可及其礮座，以空心開小礮眼，橫列三層，每層五六尺，低者去地四尺餘，尤須多列礮眼，二層作門，外大內小，可施放擡鎗，其稍上一層亦如之，其最上一層，如城上開樓式，可以眺遠，可以火包，灰罐石塊噴筒等物拋擲，其守礮之丁，寢食便溺，均在其中，傍牆濠之內，穴一門，梯而上，入門卽將梯收入礮中，放開閉門，其平時只須礮丁四五人

持銅鑼木梆，鎗手日夜巡守；有警，將擡鎗手助之，約每礮不過容十人十六人而止，賊以萬人來，亦仰望歎息，而莫可如何。其乘釁而來，其擄物而遁，均畏礮中擡鎗大礮之遠擊，而中傷其頭目也。凱右營或當久駐襄陽，此良士也。所須馬隊，弟當函商接帥，請其酌定，以馬隊向係接帥專主也。

復吳幹臣

承示昌軍七營，分二營守城，留五營駐樂兒嶺爲老營，而以馬隊相輔，兵勢較靈，兵機較活，應卽函商會亭，斟酌辦理。至霍城亟宜修整，并添突出橫礮，以資守禦。所見極是，請卽與會亭商酌行之。昨據浙撫王雪軒中丞函知，和帥先退丹陽，丹陽又失，和帥卽退常州，張殿臣先已墜馬受傷，不知所在。熊天喜陣亡，又續函言，和何二大帥均由常州退澣關，棄常州不守，蘇杭亦必不支，狗逆逞志於下游，必於秋後挾全力上犯，旁軼橫擾，多方誤我矣。奈何奈何？

致兩司及糧臺

蜀亂則楚人無食，月虧不止十餘萬，財用如人身血脈，一肢殘廢，則一身之血脈皆阻格，而大命以傾。况巴蜀之披我腦者乎？秦何以興，先得巴蜀之故。漢高祖失職入漢中，以巴蜀之利，而後能東向以爭天下。晉隋之平吳巴蜀之利也。大約勸亂之略，只二端：據上游而有餉，得梟騎而有馬。（漢高光武皆然，漢高得梟騎，以灌嬰爲騎將，而項羽敗光武，得突騎，曰：「今日觀突騎之戰，樂何如也。」）乃富強之明效。蜀中亦有人在，都中能與言此乎？

致荊州同知周笠西（樂）

奉手教言保舉事理甚詳明，應保之人由尊處酌定，出力者不沒其勞，總期足以服人心而止，所言已足以括事理之要矣。牙釐保舉部駁甚嚴，弟無以鼓勵士心有深愧焉。如劉博典三君承事有年，十分竭力而恩無可加，則不妨獎其子弟以示優異。謝太傅謂陶桓公用法能得法外意，卽此類也。秉至公之心以行之，可實諸鬼神而無疑，弟病甚深，勉力支持，五十始衰，尚不應如此之憊也。

致曾滌帥

樞陽之謀，敬承所示；如果賊多，此舉須挾全力以圖之。希部八千人或九千，萬一出戰，可圍困之，圍二日卽破矣。倡言由九江吳城援浙江蘇州，如尙力單，則俟希庵到樞陽後，專人飛至禮堂，以馬隊六百人，并舒公四百人，從練潭前往應之，此著不用亦可。用此著，則必須希到樞陽之後，有準信乃妙。若陸路先至，水路後至，則事不成而守愈固，得樞陽卽速須謀守兵，又須速調希庵回，準備大戰，正煩鈞慮耳。河南不要訓營，湖北不能養訓營，并韋軍餉事，頗異於前，釐局鬧事，不一而足。沔陽城局亦毀，壽珊所治尙如此，則非局之不善，而人心之不奉公可知矣。聞賊犯宜興常州，確否？

致駱額門中丞

季丈以幕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處，友道也，非臣道也。湘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視，湘省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強留季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明詔之後起，儻事勢果平靖，終身隱居，豈非大願。印渠獨當一面，可爲印賀，并可爲桂營之人欣喜，特蜀疆將非復吾有耳。

復吳桐雲（大廷）內翰

懷桐勢成犄角，自應並取，不可偏廢。安慶非萬八千人不能得其要領，其粟米火藥可支一年，守具之備已七年矣。現止萬餘人，尙虛樅陽一面，桐城、廬州、廬江、舒城、巢縣無爲，六安、霍山之中非二萬人不能合圍，非合圍則城賊不急，外賊不援，現止萬人尙虛東面也。滌帥與多都護分路前驅，漸逼城下，尙須另謀補益策應之師，乃有濟耳。太冲高蹈行至襄陽而歸，現到宿松、桐城並歷廬阜，卽當歸隱，一二年之間，湘中可以苟安，囑其以道自意，不必出山，如異日湘禍果亟，非奉明詔督辦團防，亦可不必輕試也。

致楊厚庵軍門

安慶之計，不得樅陽，不能合圍，卽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聞樅陽之賊已有備，守禦已堅，當以何法攻取？以民舟載陸師襲之，可得否？希庵之意，恐兵到不能破壘，則撤兵無名，不撤則內地空虛，無人禦賊，所慮是否？或言不攻樅陽而攻樅陽之下，派人守之，須若干人，遠處包截，取效遲而見功大，其地勢恐在黃泥汊、周家圍一帶，不知能下手否？或言樅陽卽得，須於東門外塔下大教場安陸師約，須若干人，乃可堅守不失，萬一以六七千人從舟入樅陽，賊若堅守不出，何法可以破之？兄之智慮深遠，料賊如神，刻下滌帥希公季公均待兄計策而行，幸乞逐件指示爲荷。

致曾滌帥（四月初一日）

二十九日來函，以捻匪大掠，最傷元氣爲念，仁哉！丈之立心，古人之志，自謀僅免飢寒，飢寒之外無所求，而以其精神志氣謀斯民，而免其飢寒，今人反是，方且縱盜以奪民財，或自爲盜而巧奪之也。須知天地父母君相之德，不過以養人爲事，豫州每年二三次肅清保舉爛然，如昔年東南河工，例有兩次安瀾保舉也。樅陽有備，須

問厚庵有下手處否？眼光惟厚庵最靈，他人莫及。若權陽不能即時動手，須權陽之下遠處著功夫，其成功一也。特效稍遲，圍師稍喫緊耳。官帥欲五六千人分布北境內外，殊難爲謀也。

致袁午橋欽使（初三日）

楚師已分進懷甯桐城，而每處萬人，尙虛東面。其霍六一帶，竟無力兼顧。以日前南陽信陽之警，內地空虛，不免卻顧也。江軍旣不暇北渡，則天長六合揚州仍無從著手。後路十分穩固，餉需不竭，乃可進兵。此不易之理。鄂中八九兩年餉項，尙不十分匱乏，自去冬蜀亂以來，月虧逾十萬。蓋楚之鹽釐百貨，所資於蜀者十六七，不必蜀中分餉，而所益已多。財用如一身之血脈相似，一肢一體之阻格殘廢，則血脈不通，全局皆廢也。外省協餉，直無絲毫之望。如公如祖庚中丞處，尙不肯實心助力，更何暇念及楚軍哉？每念公所處之境，獨肩艱鉅，昔年有可爲之機，而權不屬，今有可操之柄，而餉不繼。祖庚一軍，亦有饑疲之虞，是誠切要之大事。淮北粟鹽，由板浦至三河尖，成本清單已悉，當寄鄂中與司政者謀之。三河尖至麻城出宋埠，陸路尙數百里，小車推運，更恐成本不輕。目下川路之鹽及淮南鹽之溯江上運，由賊中來者，尙成本輕於淮北，則招致亦難通行。容再訪察奉復。商民趨利置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必爭，售其賤者，世情如此，不足異也。世兄大人從軍，平時可分任其勞，有事可分任其事，最爲得要。回翔館閣，此在平時可耳。今豈其時？

復吳幹臣（初三日）

來示領悉，昌營所駐之地，賊所必爭，聲勢聯絡，無致疎虞。庶桐懷各軍，得以專意前剿，慰甚。惟軍行之處，必須秋毫無犯，固結民心，承示霍民連年兵疫，宜加體恤，至誠惻怛，藹然仁者之言。新仁英字兩營，應卽如示移駐。

黑石渡，而以馬隊同紮營壘之處，可與昌營互相應援，且留茶利以養兵也。

復舒輔廷（初三日）

承示新西丹所有身體軟弱，不習騎射，及舊隊殘廢官兵，不惟前敵難資臂指，徒以虛糜餉項，酌量裁遣，具見苦心；但馬隊無多，如能轉弱爲強，必可得用，尙乞麾下飭各營總加勁訓練，實力成全，其十分不堪造就者，惟麾下親自詳加察看，分別殘廢之虛實，交接帥復驗，豫省擒匪，飽掠三十州縣，退歸老巢，德營總所帶馬隊，承麾下添派齊全，尙堪調遣。

致單學使（初三日）

古公品望，可亭驥雲均極推重，刻下未許從軍，異日仍乞練習時事，兼備兵事，臥龍鳳雛，前型未遠，幸爲吾楚思久安，活此百姓也。

致厲觀察蔣司馬（初三日）

蜀亂殆日甚，近日鹽價若何？午帥將板浦至三河尖，成本開單來，從三河尖小車出埠入江，尙有數百里陸路，恐成本又增，凡權利之事，以利爲本，以利民爲本，設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而商民必趨售其賤者，人情類然，不足異也。如其利，卽禁之不止，如其非利，卽招之不來，幸訪察其詳，明決議其可否。

致清查總局（初三日）

清查案未將民欠一節，專案請旨豁免，與例不合。若混入清查案中，不算總賬，萬一部中算出，款目重大，誤局事，其禍小；誤民事，而使鄂中得罪於民，無益於國，其禍大。若欲混入清查案中，希幸邀免，則自來無此辦法。大抵豁免是推廣聖德之仁，非奏奉恩旨贖黃，部臣斷不肯算入賬目。清查是考覈之義，實事必求其是。綜理不厭其精，與豁免之案，事理本異，不可同案並行。可否將民欠先行提出，專辦某縣某年被賊擾，某年奉旨豁免若干，開明實已豁免之數，總共被擾州縣若干，奉旨已免者總共若干，其某縣某年被賊擾，與某縣同，未蒙恩旨豁免，民同此民，切實聲明，愷切求恩，部臣不能駁斥，爲民請命，事理正大，專案奏辦，卽有參差。林翼敢執其咎，若混入清查案中，則一經部駁，民生病而國計亦傷。蓋豁免是寬典，是乞恩之事；清查是嚴法，是綜核錢糧之事。兩事混同，總覺不妥。（須將已蒙豁免者一冊，申明前恩，又將未奏豁免者一冊，申請後命。）如民欠一節，專案奏出，則清查之款，清去十分之六，豁免已多，則款目更輕矣。前見冠九來函，急言此事，須提出先奏，林翼已圈出寄交署中文案，昨兩日細思，恐必須如此辦理，乃臻妥洽。林翼之愚，不敢自信，而又心以爲危，應求公籌斟酌，并請卽回明撥帥示行。

卷二十八

致各路將領（庚申四月初四日）

連日深思霍山一帶兵勇，昌字禮字七營，吳幹臣千人，馬隊四百人，若是昔年之賊，一萬餘人分擾，總可制勝；近年賊較往年稍多，戰守之機，必須詳慎。此次兵進懷甯桐城，如合圍之後，城賊果困，必告急乞援於下游之賊，以懷甯爲賊之眷屬巢穴，而桐城又懷甯之根蒂也。計其來援之時，桐城自是正路，然多禮堂都護馬步之正兵在前，李希庵方伯援應之奇兵在後，均屬威名素著，賊必不敢正視，其必從霍六上犯，希冀分兵內援，以解懷

桐之圍似無疑義。由六安而入，必由商固光州，則羅田麻城黃安德安一帶均宜謹防。是八年春夏之故智也。由霍山而入，必內犯天堂，則潛山英山蘄州太湖之邊地必警也。此時無兵力代守六安，并無兵力進謀舒城，則惟有謹守霍山不失而已矣。守霍山不失，須兵幾營，馬隊可撤二百，另行調遣否？幹臣一軍可調回漢黃之間否？公酌速復。守霍山似須傍城爲營，或依險爲壘，城中所積米糧軍火柴薪水泉，不比野外，難於多備，賊不得城，則無久駐之理，捍衛兵勇，城池必堅於牆濠，又據山險，則賊不易犯。平地之兵，一可當一者，據險之兵，一可當五六也。凡此皆宜預思之事。查昌營前紮清草壩，地勢營壘，未能一一合法，現紮之地，亦系略觀大意，即便駐營，恐尙未能通籌全局，萬全無害，軍事應備不虞，應及未雨綢繆，毋臨警生悔，待兵力之不支而遷徙，此事尤須細心審度。應同幹臣前往審度一次，詳悉思揣，必須遙爲桐城天堂等處之援應，以伐賊謀，又須近捍霍山潛山英山之邊境，以固吾圍。幹臣會亭商定之後，迅速函復，如逸亭事簡，再請前往一行，此要著也。至懷甯桐城二處，無可偵探，萬一賊計上犯，其包抄之遠近，必以懷甯桐城賊之緩急爲定。城賊緩，則將由六安壽州之間，作大包之勢；盧袁之勇，未能抵禦，城賊急，則將由舒霍之間，作抵禦之謀。山中雖有兆字五營，尙嫌空虛，但異日賊勢內犯，先一二月內，有機宜可審，有情狀可圖，應派次孫專駐霍山，以察六安舒城廬州定遠等處之賊勢賊情，是爲至要。均候細心審量，妥酌速復。

致李希庵方伯（初四日）

江南和張之師七萬人，於閏三月十六日營壘盡陷，蘇常必震，和張退守鎮江，從此天下大局，必難支撐。即皖北楚北亦難獨善，愚見桐城之兵，不宜合圍，恐合圍而精兵盡成呆著，笨著，賊從他處擾害，又是必須解圍之勢。總要有二萬餘精兵，常作活兵，則兵事乃穩。賊破江南之兵，則將專意於楚北皖北矣。大局須預思，後與須預

籌似乎只須合圍安慶，其餘精兵，均應備援備戰。蓋圍兵多，則戰兵少也。可請秘商樞帥及多禮堂兄，妥籌何如。

致李方伯多都護（初四日）

賊匪破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愈辦愈壞，實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江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以七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聞江南大帥遲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勝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乃得乘間抵釁，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愚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盡作戰兵，雖剿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為堅城所牽，綴援賊大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剿，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布樞陽或樞陽，不可即得，則於樞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留二萬餘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駭兵誤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軍尚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密商定計，見復為要。

致官揆帥（初五日）

豫省既止訓營，旋又招來，一時一事，顛倒無定。鄂省斷難另撥他軍，業經咨復冰案，請即轉咨與他省共事，不能如本省之有綫索，有條理。即如援浙之蕭守，所帶訓營，韋管張小浦留之，又欲分之，復改派援常鎮，又復改派池州，令人無可適從。而鄂中已白費九萬餘兩矣。異日仍是向鄂中討喫，說到銀錢緊要，無人管理也。廷旨命

直夫帶馬步各四五千人，與袁午帥共事，以防北竄；又命江皖無餉可籌，是旨意屬之鄂省籌餉矣。粵匪無北竄之勢，其必北竄，揜匪在淮以北，尚在袁午帥之北路後路，此地勢之可疑者一也。天長六合浦口一帶，數千人不能得力，午帥無兵可分，若僅以數千步兵交給直夫，明知其不能展布，是陷害之；且鄂省即令能籌步兵五六千人，而馬兵實難多分，淮南之地，平原曠野，利用騎兵，僅分三四百人，亦不濟事；此兵勢之應商者二也。目下鄂中餉項虧欠甚鉅，本年夏秋萬萬不支，若再添數千人，請直夫與午橋同辦淮南鄂不任餉，則直夫終必飢潰，坐致忠良老成陷於危地，不僅負友，亦且負國。若奏請部撥他省之餉，則飢潰可立而待，一片公牘，隨便搪塞，不應者固是無餉，答應者亦是假話。從前浙江若使羅公不死，即請大帥往援，均能竭力謀餉；羅公之後，無人管餉，故援軍仍是鄂省之累；此餉之可慮者三也。多禮堂是直夫得力之將，馬隊是直夫得力之兵，多既不能掣調同行，則直夫又將何人可用？鄂既不能擔承兵餉，則直夫又將何人可依？應請老兄再籌，并以此情函商直夫，請其自行酌度。愚見直夫若病體果痊，或霍六舒城之間，另籌一軍，終是鄂中任餉，乃可無患；鄂中餉既不支，何如暫留直夫候軍事緊要，仍從西至東，較爲順手，尚乞鈞酌。弟處已函商蔣帥矣。部議楚北協濟甯國貴州兵餉二案，均已切實擬摺，暢所欲言，錄請鑑正。挈銜酌發，部中亦明知其必不能行，姑以搪帳耳。內地與北門，乃東征根本，弟意須七八千人回駐腹地，不止尊諭五六千人也。昨有函商軍情一稿，錄請（致禮堂希庵之件）酌奪。丁果臣鄧守之汪梅村三儒館地，已蒙位置，實養賢敬士之盛德。張仲遠南米之案，誠如所示，深切著明，此事應從緩酌商。弟等作事，總須於人有益也，並非自顧處分。又蕙生降調，簡任不知何人，深以爲念。蕙生與我輩曾共患難，古人於去國之臣，不忍即絕，十日之內，尚可不急於委署，以全厚道也。

目今之務，非殺賊無以安民；非抽釐無以養兵；麻安設卡月餘，照常章抽收，並無虛取之事，商民帖然；乃地方痞熊、二麻子等，膽敢糾衆拆毀，劫掠一空，與官爲仇，令人髮指！若非立予重懲，著爲炯戒，則鄉里無賴，勢必至刁風日長，紛紛效尤，釐務何由暢行？軍餉何從取給？足下務卽添派幹役，剋日拏獲，其梁丞營勇，初五日乃可拔營前來也。毋得膜視，毋得妄縱一人，至切至要！

復曾滌帥

奉示敬悉，雪琴督率韋部各營，力破柞陽，水陸均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良吉，請會揆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賞鑒，而爲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援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懼矣。聞賊目初一日從金陵西犯，其來必速，多方誤我，亟肆疲我，吾楚之兵，不免牽綴，商量不定，憂患方始也。愚陋之人，總以收斂據險，靜待審機，其應否縮營，應否縮地，擇要以控制之方，先立於不敗之地，爲不可勝以求可勝之謀，敬求明白指示，直切訓正！大纛欲東，尙煩西顧，楚皖固丈所再造之土也。

一、樅陽韋軍分守，力尙不敷，應函請禮堂代籌撥二千人協守，或乞雪琴募千人，由鄂餉支應。

一、沅公關內之師，旣得柞陽，不可撤至關外，惟求預先籌思，準備抽兵，以禦援賊，援賊未破，卽先得安慶之城，不敢自快，援賊立破，安慶之城，遲早在掌握之中，兵事似以全軍旅保完善爲先。

一、希庵禮堂兩軍主戰，不主守，應否斂兵自抑，縮地示弱，以備應援四路之處，求函詢示行！

一、天堂之地，山原廣博，有穀有食，前與潛山、懷甯、桐城、舒城通，後與英山、霍山、太湖、蘄水、蕪州、宿松通，應以重兵扼守，如賊勢力爭，此地勁兵三四千人，副以團練分巡，山徑、卡房，使賊懷疑觀望，則圍兵亦有益也。否則

賊入山中，官軍難以力取；不僅蕪黃之地，因此驚擾，即懷桐之師，亦如芒刺。去年有葉介唐團練五營，今則介唐已去，民心以換，五營之人，日以手書聯絡之，仍不如介唐在潛之親切也。又去年有昌營六營，人頗穩練，加以禮前禮後，桂字三營之驍勇，而猶不免日請益兵，今則并無一旅，是林翼之忘危而自安也。應請籌示！

一、都將軍遵奉六次嚴旨，淮北之行，似不可回；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旨之罪，力奏無兵可撥，如昌營必遵旨而行，都將軍之意可稱，則林翼必無餘力可分籌，如竟奏明以馬隊先行，步隊二百護衛之，另由丈續募萬人繼起，亦尙須棄霍山之城而移守天堂，另以吳幹臣千人移入霍山，後七十里之土地嶺，縮入守約，可以省兵，以舒公馬隊入黃州之地作內援，而杜賊謀。又霍六之交，流波、磴、旁、路可入英山、太湖、蘄州、羅田，查只觀音坎、大尖門二處捨匪，曾經通行，已發二百人前往修造，即加三四百人，亦或可守此山險，似山內關鍵，總以不失天堂爲要。前兩日兵多，思恢廓驚遠，今日兵少，思收斂自固，是否請禮堂、希庵、照應、天堂、抑須、堅留、昌營之處，乞明示！

一、湖北之黃州、漢陽，本富有之大郡也。黃州、錢漕半一省，漢陽通商取釐，賊所窺伺；如此大援賊西犯，尙如去冬故智，則多寡均不必計，多幸必可破之。惟禮堂、希庵久爲陳玉成所憚，竊必以多方誤我之法，分擾天堂、英霍，其安慶、城中、米糧、軍火尙足也。或由霍六之交，以犯商固、商固之吏，恬然自安，蔓延光州、羅田、羅山，則漢、黃、德三郡皆震，千里之防，實無辦法，抽調援勦，勢所必然，似應請禮堂預紮善地，期於內地有警，用其所長，蓋黃州、漢陽爲北門之正路，非僅懷桐之後路也。賊救金陵，不於金陵著手，而於浙江、東壩之旁路後路入手，前事亦可鑒矣。請預思決定！

一、成武臣二千人，由希庵分來作護，即再添千五百人，亦非二三月不能成軍，應隨林翼移駐，或預飭移上游。

以杜賊謀。以上鈞求指政之事。

一、淮安一枝水師，一枝步營，爲平吳之大計。如沈幼丹有符有權，豫章無恐，則賈公季公一人爲皖南留後，次青入浙，有權有符，則可造水師，指平江路。丈可不駐皖南，非秋冬到淮，到吳，則吳人喁喁之望，將仰天而號，以爲何獨遺我？

一、或獻策以舟載陸師，并簡水師，直下焦山，以拯危困。出賊不意，軍食無可籌，稟命不得人，須獨當一路之才，乃可行也。或又曰：舟多，東西梁山之礙，二三次卽不能再放，卽王濬樓船，亦必無損，帥府亦可行。此皆奇說異謀，非常之計，請酌示！

一、淮安開府，少荃之議是也。吳事必以水師爲根本，非急行速辦，不爲功。

一、營制各十本，已先寄，餘請糧臺續寄。

一、察吏并無密訣，亦無記註評騭清單。渭春去年偶有佐雜評騭一冊，旋即遺忘矣。楚小國，尙易記彷彿；吳大國，或須記於冊，或竟密存於心，丈自酌之。以上復垂詢之事。

致嚴渭春（四月十七日）

受篆當以昔年初復武昌，精力志氣實力整飭，日夜不忘在營之危，尙不知能勉力支持殘疆否？近年吏治實頹於七年，而兵事實艱於七八等年，况益以吳蜀淮潁之禍，更加以驕縱之心乎？渭春承此艱危，其將何以自修？自立連年在鄂，知世大亂而有懼心者，惟公與林翼耳。今年夏秋之交，賊智賊力，必全趨於楚，蓋已破吳軍，惟楚軍尙在，賊之布列皖南、皖北、江南、江北者，何止八十萬人，以弱者守，而以強者上犯，多方誤我，亟肄疲我，楚其能獨存乎？楚南自咸豐四年，滌帥起義，破賊之後，至九年而賊乃復至，庫有六十萬之餘餉，又加以士民捐輸七

十萬兩，有江西湖北假歸遣散之將弁勇丁，故一月之內，能糾起七萬人，以與石逆抗鬪；然尙恐其不勝也，尙借力於鄂中之水陸以益之。吾輩試思鄂若有事，本省能頓添數千人乎？直夫迭奉專旨，與袁會防北竄，廷議願如德興阿一席，位置於淮上也。蘇常有事，滌帥亦必奉命專辦江浙事宜，均必攜帶所部前往，違旨而見責，其罪可自恕，不顧軍國之急難，其自問亦屬無理，則楚邊殆將虛矣。林翼又何能獨強乎？苦於湖北之勇少，無可驟募；湖南勇多，而與湖北官不能通氣，揀擇不精，雖多無益。廷旨寄滌帥詢左季高，應否仍辦湖南團練等事，抑或交滌帥差委。滌帥已復奏，而左公已入湘中矣。弟以軍事不能即回黃州，大約異日或蘄州、張家塆，或羅田、城中也。近日且回英山再酌。弟有寄雪琴一函抄上，軍情賊勢，必不出此意料之外，可與丹初、香雪諸公共籌之。弟之軍事精神思慮，多注於往返書札之中，其公牘不多見也。

致彭雪琴方伯（十七日）

江浙爲倉庾根本，京師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尋常辦理軍務之人前往，則事權不屬，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餘人奏請滌帥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則必不可去也。設滌帥去後，秋冬之間，賊必有三四十萬大股，并力西犯，必不盡從南路犯懷桐，從北路商固、英、霍、光州分犯楚疆，以掣懷桐之兵，使之同顧而潰退；其分犯之時，又必先有二三枝分犯江西及南岸等處，使我兵分力弱，再以大股直犯北岸，使之應接不暇，蓋既破吳軍於東，必挾全力以謀楚軍，爲期約在秋冬之交，公與厚庵兄幸明以訓我。

復范西民（二十六日）

澹公忠櫛，及其夫人節女之櫛，均旋故里；弟輓聯有一世治正神爲人，世亂正人爲神，一室貞魂光國牒；大

節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年遺恨付胥濤。一之句頗悲壯！少村奉其庶母，並兩幼弟均已避出，惟澹公服官二十餘年，身後清况如同極寒之士，蓋百餘年來所僅見者矣。惠公緣事解任，特授閩臬，天眷至隆，不過暫時垂翅耳。

致江撫毓又坪（二十七日）

頃得滌帥來咨，四月二十二日圍攻安慶，各營盤獲狗逆信件，知賊計窺伺江西兩湖，此時蘇常不保，下游之賊必有數十萬人，秋冬之間必挾全力上犯，多方誤我，必屬意中之事，思患預防，不可不及時籌畫也。愚見欲保兩湖，則先必保江西，尤必合江西兩湖為一氣，乃能外禦悍賊，內固邊圍，為今之計，應請貴省精選萬數千人，湖南協撥萬數千人，約共勁勇三萬人，分扼廣饒兩路，併力嚴防，則江西之門戶可保，而湖南之邊患亦紓。其湖南越境協防之師，所需餉項，應乞咨商贛門前輩酌核辦理，夫設險守國，古有常經，先事預防，軍之善政，查貴省之景德浮梁等處，依山為險，應須設立碉堡，以補兵力之不足，其碉堡不敷之處，設立關卡，以斷賊蹤，林翼七年冬間於湖北之蘄州、蕪水、羅田、麻城等處，勸諭士民捐修碉卡，工程尙實，而財物歉薄，尙須親自巡查，彌補闕漏。貴省工程精實，百倍於鄂，儻及時戒備，擇要經營，必能立收其效，規賊勢之所向，而隨機以應，計無有善於此者。賊情已露端倪，時事倍形艱鉅，伏惟世叔大人沈機觀變，成算在胸，應迅速裁酌施行，以固邊防，而維全局，實所至企。現在張凱章一軍已經滌帥札調赴江，聽候調遣，查前任江西九江沈道葆、檳忠、信誠、篤軍民愛戴，應請奏調起用，專司防務，以資得力，謹另備公牘，並碉式圖說，咨送冰案。

復吳桐雲內翰（二十八日）

邇來軍事愈辦愈壞，豫中捷逆，飽掠三十州縣，退歸老巢，又可報肅清一次，而豫民財力殫竭，生聚已空，其禍將遍及於秦晉畿輔之地，蜀寇滋深，外奸伺釁而動，石逆伏莽一年，狡焉思逞，聞近在慶遠，逐日操練，不知所向，蜀中兵將不能清理土匪，豈能遏此狂鋒？此次金陵師潰，如黃河一決，直瀉千里，蘇常不保，東南大命將傾，京國倉廩必竭，真堪痛哭！都直夫將軍迭奉諭旨，進扼江北，亟應派撥勁旅，裹糧啓行，惟楚軍力分勢單，實苦應接不暇耳。廷旨又命滌帥謀皖南，王雪軒中丞又有渡江救援之請，滌帥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剝極而復，天下士氣爲之一振，二三年後，吳患當少紓耳。此間懷桐進剿之師，前困堅城，尙稽進步，刻下江南北皖南北之賊，何止數十萬人，狗逆逞志於下游，秋冬必挾全力從他途西犯，爲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之計，尙謀所以應之。若處處頓兵堅城，卽成獸著，蓋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弟力疾從戎，不寐如故，蒿日時艱，憂憤萬狀，病體增劇，爲之奈何！

復多都護（五月初四日）

直夫將軍到英山，馬隊應如何分撥之處，惟麾下請將軍酌行，弟無成見也。霍山本係要地，不宜空虛，麾下籌畫周詳，至爲欽佩。夫兵陰事也，以收斂固蓄爲主，戰勇氣也，以節宣提唱爲要。老兄治軍有法，謹嚴切實，能訓練，禁煙禁賭，戒逸樂，戒嬾散，異日大勳之成，屬之閣下矣。

致曾沅圃觀察

滌公握符天下事，只爭一著耳。林翼近亦稍覺壯旺，安慶不撤圍，而以霆營易之。林翼又另派成大吉、梁作霖補募，以重內防矣。此議於鄂大益，惟滌丈兵力尙單，凱章到，季公霞仙各以六千人到，然後滌丈之勢乃壯。凡

江督之轄境，兵事、餉事、吏事，一井總攬，然後武惠之名，長沙之勛，可保也。次青以平江人，速入平江路，以布遠勢，而居東路，兼派人造舢板於吳越，爲習流三千，派二千人踞長淮清江浦，造舢板，以通邗溝，均是大作包裹之勢，此必欲辦到之事，不如此，拘拘不得逞，丈之不卽南渡，是周公東征，恐懼流言之義，此儼丈之遠謀也。韋志俊敢戰窮而來歸，亦無他意，可請俯待之，安慶克復之遲早，不必性急，秋後另謀可耳。公求以統領自任，萬無可諉之理，申甫應調他處，一軍不能二統也。儼丈當羅網高張，取天下之英才而盡羅致之，兵則暫時必應以楚人爲倡，爲綱領耳。得手教，井城中之信，方學凱發之太速，此等事必不能行也。樑陽亦須緩謀，或俟大戰之後，另行設法，一年再得，亦尙不遲。狗來如見希禮，在空處，必定由霍六內犯，林翼之責在此，而所慮亦在此。至南渡機宜，不能出儼丈所謀之外，渡江亦必應迅速，以答天心，而副民望。湖南拉人，則須一日一符，莫放手也。儼丈仁慈，不肯強入，今非可緩之時，北岸布置，內地稍空，然總祈與希公商之，以多蓄兵力，預留活著爲第一義，七八路分擾，亦賊勢賊力之所能辦到也。儻多方誤我，賊股分到七八枝，則亦只有三路萬不可失，一大橋頭，一天堂，一黃州也。恐辦到力不能及之時，亦須有所舍，乃能有所全也。姑存於心以待之。至大局應一枝出浙江，一枝出揚州，而南岸分三小枝，北岸分謀桐廬、廬江、三縣，以奪巢湖，此又一定之理也。

復曾滌帥

奉鈞教，敬承所示，靈營遵示，早行撥調續募，以彌補其闕之人，已行二日矣。但爲丈謀，僅止靈禮，事奚由濟？顧季意，城三公之前，林翼已兩次函責，囑其迅調凱章，然猶不足也。左公必可由林翼再四邀來，昨由驛指定分募三枝：一沅辰，一人；一道州，一人；一瀏陽，一人。道州、新田，人當以馮昆管理，作官得民心，作將必得兵心。平時刻厲，入軍亦必堅苦也。此處惟求丈時時函致之，卽其子病重，而任事之心，百折不回，斷不致久處鄉間。

霞仙處林翼之德意不能感動，且恐爲其所薄，非丈函致，不能來也。應請以待林翼之法，每日一函致之，鬧得鄉居人不耐煩，即當投袂而起矣。沅公不渡江，於鄂局大益，丈已握符，兵事可不避嫌，吏事餉事，斷不可不立界限，叔世之人心好指摘，人無遠識，無大度，丈之所慮是也。惟以赤鳥几几之才，而歸庸妄，不肖如林翼，札行右仰準，此未免難些；且一軍不可二統，應即改歸沅公承當，而以申甫另派他處，武惠之平吳，肇基於石牌，近事亦頗似之。丈可料理定妥，將此軍事宜付與沅公，林翼只能自信其不掣肘，不作威福而已。圍一面以待韋軍攻克，柵陽再謀分守之法，次青一軍是平江人，次青用之，能服其心，次青昨寄湘勅書，此番欲從嚴，其言實可笑，無論次青萬不能嚴，即能嚴，亦做不像武惠之性，必不能如楊越公汾陽之軍，必不能爲李臨淮，天定之也。用所長以救所短，不必舍所長而用所短，惟此軍須先底平江路，以慰吳越殘黎之心，待上游水陸有機，姑蘇毘陵之功，可乘隙而成。蓋賊固不料下游之師，亦是上游一氣，必以強賊上犯，而留驕養弱賊守子女財帛，其不能戰無疑。淮陽一軍，必應速謀，二李昆季可擇一人，左季公劉霞仙可擇一人，林翼常笑崑爲督，而不知粵西爲何人所轄，根爲督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機在推諉，又可笑。福元修以皖北之撫，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不要，以予公路，宜其日感百里也。吳督之任，總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屏病日久，近日稍有所欣，故不覺其言之汗漫也。至應遵調派之處，凡公牘函商到此間者，均無不閱，後速行一字不易也。

致李希庵方伯

舟載陸師，急搗蘇常，此爲非常之奇策，惟濂丈兵少大可念。湖南若不發凱章一軍，則是坤爲吝嗇，萬無足取。弟本孱弱奄奄，近日因濂丈之督吳，又冀幸正氣可申，元氣可轉，精神氣象，亦且增旺，已加函貴備籲季意，三公囑其速派凱章，馳至徽甯，并奏請季高霞仙各募六千人，從江西繼進，季高先生於林翼之言，尙有信從之日。

惟其長子病重，飯牛之奇才，有舐犢之私愛，恐不免稍誤時刻。霞仙須兄與滌丈設法招致林翼之心，世人或知，或不知林翼之德，則固不足以動人也。都將軍來此苦索靈營，否則昌營靈營撥歸滌丈，毫無疑義。特直夫之意，是專索昌營耳。昌營謹飭，現在霍山之賊上犯，必是多方誤我，亟肄疲我之計。老兄一軍，如何能入路迎敵？賊分六七路而來，我只應以二路專力打之，弟是以遲疑不肯撥以昌營，恐空虛此路，則楚官楚地，罵我怨我，爲蘭陔立夫耳。弟欲撥督標趙國香四營，都不從，且定索五月之餉，乃肯放手。如兄意以爲昌營可撥，弟即撥之。至舟載陸師，神妙莫測，或即行決計，或俟次青到蘇州境界，季高霞仙到甯徽作鎮，然後速起行之，可以驚搖賊心，乘勢得蘇州常州而守之，或即以此時作背水勢而即行之，公與滌公商定爲要。

致前敵各營

粵逆竄擾以來，皖民受禍既久，迷溺尤深，誠恐軍行之際，賊黨造作謠言，蠱惑人心，果於從逆，亟應出示曉諭，破其從前之惑，予以自新之途，亦解散賊黨之一法。茲付前後告示若干張，即速轉交各路偽職，并張貼通衢，俾其家諭戶曉，去邪歸順，實爲至要。

致荆沙宜昌各局

查荆沙宜昌各局征收錢文，歷係篋包捆解，常有短少數目，及夾雜毛錢之弊，每到糧臺支發各處，不願承領，滯礙難行。當此軍餉匱竭之時，積存數萬串之多，幾同廢物，殊費周章。推求其故，實因各局所收釐錢，均係錢店經手，而報解之款，即由錢店先出兌票，包捆包解，巧用篋包，藉遂其侵漁中飽之計。恐餉兩不足，則中藏硯磔，以求其符，弊端日益增重，市儈惟利是圖，短數參毛，是其慣技。若非極力整頓，無以杜虛冒而實餉需，務乞嚴飭

經手人精心釐剔，妥擬章程，嗣後收解鹽課釐金之錢，概以實錢上櫃，遴派委人專管，不得假手錢店；至起解之時，悉解散串，用堅結麻繩，兩頭餘長二寸，加以紙條，蓋戳粘封其上，並督同解員抽查，核取實數，庶從前積弊一律掃除，而軍餉得歸實濟矣。仍望切速函復，不勝至企。

卷二十九

復多都護（庚申五月初六日）

奉惠函，敬承指示，感誦不去手；麾下老謀勝算，動協機宜，如趙壯侯條舉羌情，算無遺策，欽佩萬分！
江現擬抽去靈營，而留安慶之兵，應請麾下及希公各營，概作活兵，兼顧四路，主戰不主守，主剿不主圍，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乃可肆應不窮。至余副將所部昌營，都將軍必欲帶去，聞賊已定計西犯北路，英霍六安商固與黃州之羅田麻城黃安孝感漢陽等縣，均空虛無備，奈何！請公一言為定，速賜示復。

與葉介唐（初八日）

頃得雪琴方伯來函，據云：柵陽業經克復，感逆已由金陵上援，此間目前必有大戰，亟應厚集兵力，以備策應。惟冀足下行程妥速，趕緊招募勁旅，迅速前來，營官哨官十長，均須久經戰陣，實有成效，可考者，乃可備選；蓋營官不得人，則一營皆為廢物，哨官不得人，則一哨皆為廢物，十長不得人，則十人皆為廢物，濫取充數，有兵如無兵也。足下老成諳練，務期認真抉擇，揀派成軍，即日兼程赴鄂，共成大功，至切至禱。

與安化梁卓軒（治賀）
湘陰張介卿（翼）
邵陽高翔卿（舉）（初九日）

黃湘之間，山水清奇，士負剛正之氣，秉節艱貞，胸次宏遠，近攬德輝，中心愛慕久矣。鄙人崎嶇戎馬，時事艱難，將使天下後世之人，謂我楚之竊領軍寄，干冒不韙，苦力支撐，如林翼者，實不足爲吾楚之寵，重而貽父老之羞辱，是亦諸君子之所心懼也。閣下志節學行，不同流俗，聞風思慕，如見其人，卽望命駕來營，以慰飢渴，或兵事餉事，吏事惟公自擇其守處，而盡其所長，南望洞庭，心神依向，鹿鳴於野，鶴鳴於皋，古誼可接，我勞如何？

致吳幹臣（十一日）

余會亭各營都將軍，必欲調往揚州，僅足下千餘人，駐紮樂兒嶺，勢成孤立，狗逆定計，秋間上援，其來必速，楚邊均苦空虛無備，目今宜收斂固壘，以近守爲是。鄙意擬請足下移紮新鋪溝，堅修二壘，高大堅深如城，并於前七里之土地嶺左路，大坳右路，蘇家坑設關設礮，設卡，每日各派一哨輪流把守，五日一換班，以均勞逸，則英山羅田蘄州蘄水之門戶可保，而鄂省之邊患以紓，先此奉商，惟足下妥酌速卽稟復。

致栗仲然廉訪唐蔭雲觀察

包錢之弊，實利奸商而礙軍餉，前已另備公牘矣。卽求妥速另議，實力整頓，公知楚餉欠虧之深者也。慮如何節汰，如何另籌，如何捐輸，凡可利軍餉之政，求指示如吳事之一決千里，楚禍亦且不測。湖南去年事急，亦派捐七十萬兩，今年鄂事急於湖南，應按縣按府派紳交捐，何如？刻下鹽課釐金不旺，軍餉已虧至百餘萬兩，轉眼卽恐飢潰，而援揚州援蘇州之都會二軍，均於此間乞餉，本年旣前後三次撥章撥蕭六千人援浙，撥昌字六營與都建禮與會，共計二萬人矣。新軍以彌縫其闕，樞陽幸得是速賊而使之西犯也。鄙人之力竭盡無餘，而勢不權已，公有何妙策可以保楚示之？

致省中諸公

馬隊已撥三起，都將軍來咨，欲領足四五月，另支三月口糧帶去；又昌營六營，楚中之寶，啓程之後，照楚軍營制，弟意以趙李朱三營與都，而都肯從昌營去，弟未必即無措手之處；只可另募，應請委解鉅款，交都帶去。昌營六營欠餉外，約餘二萬兩，三萬兩即到揚州矣。梁湘帆自成一軍，可爲武漢之防，不必另行添人。湘帆最不欺口糧乾淨可靠，亦得士民之心。成大吉自成一軍，爲黃州蓄軍威，而作遠勢，實健將亦樸將也。此二人義渠有深知之。漢鎮房租，取於房主，與客商無損；惟房摺須防假造，此須出其不意耳。又須密傳局員，詢商妥辦之法。又州縣稅契，官得者半，冊書得者半，如何設法提歸軍餉，每年可百萬串，或八十萬串，或更有加焉者；此則奪州縣之利爲軍用，歲取其餘，尙不虛民，辦法須同牙帖一樣，另行委紳與官爲難，是難也。請謂春印渠丹初，密密自籌樞陽爲安慶之吭，已血戰得之，弟意覺其與金陵奪水關相似，蓋扼吭而閉，一二萬人於城中，豈甘受戮？又陳逆玉成之妻孥畜產所在，乳狗之窩，爭之必力，衆人熙熙，心以爲危也，應請沈思指示，以益我不逮。奪樞陽以怒賊，分吳兵萬七千人，以自弱，吾恐楚之爲吳續耳。蕭翰慶陣亡於湖州，靈禮既撥，何厚於滌？昌字不撥，何薄於都？且入奉專旨，其後五次，已不聞賤名，而嚴責都，以速行，主憂臣辱之義，何敢以兵分力弱，楚疆必危爲請哉？天鑒此愚可也。天不鑒此愚，亦可也。兵日增，餉日絀，霍山一路已空，只可上則注重黃州，以蓄兵勢，英山守卡而已。中則扼守天堂，以總包各路，不知何如耳。籌餉之事，請傳漢鎮司牙釐人密察情形，速即籌議示復。

致各帥（十七日）

去年之兵勢，多部震營，訓營，蔣營及滌帥部下萬餘人，均居宿太，而撫湘各營一萬八九千人，蓄勢上游，隱

形山內，所以重內防而布遠勢。麻城、兩路口、羅田、松子關、黃岡，但店、蘄州、張家塆、霍山、樂兒嶺、石頭嘴、潛山、天堂，所在均各二千、三千、五千人，即所以預伐賊謀而使之不逞內犯。本年兵勢，盡趨懷桐，而前後抽去萬餘人外，援不僅黃州無一兵，即天堂爲六縣之樞紐，萬山之包絡，亦且空虛無一兵可恃。昌字六營馬隊三起，均撥歸都公，而霍山之樊籬盡撤，又虛無一人矣。兼以水師督率羣軍血戰而得柵陽，柵陽爲安慶之吭，首逆妻孥畜產盡在此中，分兵之後，賊必西犯，乳狗之窩，怒則噬人，其來既速，其分股必多，惟是討賊以求戰爲心，志貴堅苦，義當戒備，應商事宜條列於後：

一、柵陽鎮羣軍得之，請以羣軍守之，函請禮堂兄酌撥助守，並應請厚庵、雪琴選將立營，協同固守，更爲穩固，由鄂籌餉。

一、安慶圍師，前得沅文來函，深溝高壘，可制城賊，兼能抽撥，以禦援賊，老謀所在，援賊破，則城賊自窮。

一、禮堂所部，請擇形勢總要之地，斂兵據險，專禦援賊。

一、希庵禮堂兩軍，并求分顧天堂，賊避平原，必依山險，歷來賊情如此，若果賊踞天堂，則懷桐之師，芒刺在背，而蘄黃之境亦驚，此爲要樞，必祈保全，應否先由希庵酌撥數營駐紮衙前，以壯士氣，而伐賊謀，待葉丞兆蘭七月到防，則聲勢稍壯，另行抽撥乞酌之。

一、天堂北字五營，頗能戰事，非尋常團練可比，已破格獎賞，并陸續籌給軍火矣。應飭移井山內，堅守關卡，鄉民自戰散地，古人所戒，鄉兵可勝不可敗，且不可使賊窺見其多寡虛實強弱之數，應飭平時井紫山中總要地界，而分派士民巡守關卡，凡兵民商賈出入，均須號簿路票，以杜奸細，有警則大戰，仍賴官軍撥援團練五營，只準近戰，不準遠勦，亦斷不可出關卡外三里五里，此有深意，當囑各士民凜遵毋違。

一、設險守國，古有常經，戒備不虞，兵之善政，天堂上年倉卒修建關卡，係林翼發銀五百，當賊氣緊逼之時，尚

未博大堅實，已派孫縣丞於五月十一日帶領選鋒營前往督辦，加高增厚，務爲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形勢不便者，應速卽改建，務期不日成功，保此殘黎，如敢遲違，按以軍令。

一葉丞兆蘭同籍葬親，天堂五營恐其懈弛，已奏調來皖，并飭添募千二百人前來協勦。

一霍山昌營將指揚州，則霍山之城，應咨皖撫派人自守，吳廷華千人不能孤懸樂兒嶺，應回英山新鋪溝附近等處擇要扼守，英山門戶，收斂固喬，聊固吾圍，禮左營林翼作親兵護衛。

一舒輔庭馬隊之在桐城霍山者，應請調入黃州牧養，或於武漢黃三府湖地近驛之處牧養，以蓄兵勢，由內及外，可伐賊謀，均祈酌示。

一希庵一軍，應須駐防天堂，儻異日賊匪井趨懷桐正路，固可有恃，卽賊有內擾變證，必須會同留防之成鎮大吉，梁守作揖，作內地北防督勦之師，屆時再行函酌。

一成鎮已添募千五百人，梁守添千三百八十人，蕭將衍慶添七百六十人，金道添五百人，又添葉介唐千二百人，又有韋軍協守燃陽，亦不能不酌以賞賚，兵較七年八年增至三四倍，而餉項日竭，湖北自去冬以來，因巴蜀吳越之警變，月餉虧至十餘萬兩，釐金日減，時勢使然，應於漢鎮房租，州縣稅契，地方捐輸之額，急思籌補，以救時艱。

一梁守應駐漢陽楊店等處，可兼顧武昌，如江西腹地有警，再行改駐南岸，成鎮應駐黃州巴河等處，均重內地之勢。

一羅田麻城黃安蘄水黃岡之關卡礮樓，平時須十人，臨警須三十人，實力巡查，其州縣奉行不力者，司道速爲更易，特參示儆。

一武漢黃德襄各府均應講求守城之方，邊城選擇能守能兵，效死不去之員，請司道速卽密察，另有札行。

以上今年之事惟南岸有曾督帥一軍迎勦可恃北岸則當引近憂而爲遠慮矣思議所及如有可採乞速示復如應改正亦祈批明總之霍山一路已棄置不顧空虛無人只可於天堂撥湘軍作鎮於英山作卡房稽查然今日之兵又增於九年餉項頗同於六年事體艱難增兵一節殊爲可慮或謂兵不可增然乎否乎兵多則餉少固屬可憂然吳事可鑒楚當速謀尙乞先期指示戒備補救

致省中諸公

憂患之深寢食均廢獨計揚州之鹽場與裏下河之米尙是東南一綫之造非余際昌之才不能保此一路惜都公不能發揮旁通耳然京旂大員之握兵符者求如此謹慎亦不可得弟意兵如人之精氣不可不分局陳臥子入股所謂萬物莫不以見用於人爲悅也此理可發鬼神天地之秘又人身剝喪者不壽閉塞者亦未必盡壽仍是以川流不息日新又新爲進德之階知此可言兵乎

致書局牙釐局文案

梅村果臣二老均以前三稿爲不謬弟如荒陋老諸生試文稍稍成編便引領望中試官之意况經梅村老之贊詞樂何如耶太空之有浮雲九關之有虎豹古今同慨是有命焉吾輩惟義所在勇以自決可耳梅村老人前後三函均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極當以小幅裝成以資省覽爲滌公謀卽不盡爲滌公謀至言滌不握督符而僅握兵符萬餘人已足此卻不然弟欲滌帥一人任天下之危總三江之兵事弟意督符更重於兵符也假以十人握兵符仍無一兵可用是滌誤國而兼自誤不如包攬力任其艱難爲是應由徽寧廣德以二萬人速入吳會以一人留饒廣以一人守徽甯以一人趨浙江造水師以一人率萬人出揚州造水師其夾江兩岸之

事如彭如楊如李如多，暫交不肖代管，爲異日會合進攻西梁山之本；必如此，然後吳事可謀也。若諉之於人，又必十年無成。鮑之驍果，余之忠貞，弟五六年精力所注，心念揚州之鹽米，尙是我國家之命根。都公迂謹無才略，尙是近帥之不敢放肆者，都未必能強余而行，余亦未必爲都所使，然不以好將好兵謀淮揚，亦自問不忠，主憂臣辱之謂何？天下惟無精衛愚公故事至於此；若一念之差，而貽楚北以不守之禍，則林翼一人之罪也。應以勸捐開架，并提收稅契，如辦牙帖等衰弊之政，搜括無遺，錐刀之末，亦且爭之，故古人薄事功而貴道德，吾以救時不得盡喻於人也。可請香雪文若密議之。

致曾滌帥

山入謀山中事，心專一而多苦；得公與希公言，稍慰！然此中亦不能一一盡如尊指，仍望訓正。

一、大致趨重第二路，希公禮堂與陳逆戰最久，二公之本領，陳逆畏之，陳逆頗知兵事，必不如此之愚；若如此之愚，則三十萬賊亦尙可勝也。或先分數枝，旁擾內犯，待希公兵分而後起，而謀桐亦當慮及至桐城之退而無險可據，不如靜待鈞見，應遵。

一、林翼總在山中城中，無論何如二三千人儘可自救自堅，當如所示遵行，并講求守法。

一、霍山城，余際昌與吳廷華均言形如釜底，應守應棄，尙煩明眼有特識人往看再酌。

一、霍山卽不守，而英山山徑甚有險處可恃。

一、賊來桐城，必先取天堂，以作牽綴疑似之勢；賊必依山險以避官軍之鋒，的有可憑，非意揣也。已發人先行

修造關卡碉樓，又添葉介唐二營，尊示暫不撥兵，應遵示行，謂天堂盾闊，非必爭之地，似尙不盡然。入天堂而踞之，則賊可犯潛山、太湖、蘄州、張家塆，又可分作七八路出山也。力守此險，是爲至要！特緊急在七八月

耳。或待介唐至而賊始來，較爲省力。

一商固之米頗多，霍六無米，而舒廬之糧可攜五六日，亦非賊力之所不能；內地蓄勢，較爲可恃；卽公與希議，以舒公馬隊游牧黃州爲穩。愚見各營不動，是必應遵示辦理之事；而內援商固，必應待變症果現，然後以希廬全力赴之；其第三路小警小變，不可妄調希廬，恐中賊計，恐分希公之力，則第三路應否收斂，但可堅定，如僧不聞不見矣。如應仍前擴充，希廬仁者，林翼亦半是煦煦，恐到緊急時，分心分力，不成大功耳。然此時已覺負霍山之殘黎，不能自克，仍望酌之。吳事如此，焦勞楚事尙絮絮不休，知丈舍楚也。啓行南渡，則非大事不敢瑣陳，昌營鄂人爭持之，林翼力守所示，撥給都公鹽場之鹽，裹下河之米，尙是一綫命根；知余之才而不予，是爲不忠。都公謹迂，不失豐鎬，故家風規，視勝視周，視和究如薰蕕之異，他人管兵符不能効參，而轉疑都公之無才，是爲不怨。林翼願排衆議，而予以余將，卽遵明示也。惟糧臺萬不能清，欠餉已日夜飛催之，并飭吳觀臣等挪他營款目，借墊十餘日，卽可抖轉，然尙須五六日，乃成行也。揚州亦丈治，非水師不爲功，可請奏人籌餉，派人造船。天下事誤於正人，怕包攬之名，庸人得推諉其間，如竟以十大帥握兵符，分布江淮湖海之間，有一人能造水師，得水師之力者乎？不另造水師，分布蘇松淮揚之間，卽再期十年，仍必無成，丈不包攬，天下事尙可爲乎？

復多都護

迭奉惠函，敬領種切，關內圍師不撤，貴營仍舊穩紮，以制賊入練潭之路，則安慶圍師，乃能穩固無虞，蓋慮極爲周密。至弟處所撥入營內，有五六營儘可靠，而又經閣下訓練成全，必皆得力，蓋兵隨將轉，有必勝之將，卽無不勝之兵也。趙朱楊李等營，尊處現難抽動，應如尊示，愚見此次援賊，必須沈幾細察，乃可制其死命，安慶是

狗窩賊必拚命救護；尚乞預爲籌畫！然賊情賊勢，經老兄謀之，必有十分把握也。直公淮上之命，欲籌一月之餉而不可得，尚難成行。籌防天堂一節，弟已奏調葉介唐募勇速來，現派孫丞帶領選鋒營督修礮卡，以壯聲援。祖庚中丞尚在壽州，無一兵可恃，餉項亦極窘手。川省土匪，本不難於清理，惟苦辦事無人。蕭濬川廉訪甫抵成都，病歿省中，此軍又難得力。鄂餉因蜀亂而竭，近日尤甚，奈何！濬帥已帶萬人渡江，弟移駐黃梅，宿松爲是。然惟昌營不去則可，如直公將昌營抽調，則英霍前路已空，弟只能嬰守英山，顧此一處矣。李璞階營勇尚有可用，麾下認真挑選，另派委員接帶爲企。韋軍應扼守樅陽兩岸，弟已函請厚庵兄酌定矣。

致省中及各營諸公

城守爲目今第一急務，弟於前月五日致濬帥諸公一函，思慮頗苦。濬帥希庵禮堂回信，林翼已復濬帥之稿，十二日已抄付文案，書局存查矣。其後一次林翼通函，思慮相同，各處尙未復到，大抵居外者輕內，言戰者薄守，視漢黃德爲後路，而不知是北門之正路；賊自揣禮堂希庵善戰，必難力破，非紛擾內地，不能解安慶之圍，而分多李之兵勢，破金陵而從東壩，浙江、溧陽、溧水宜興下手，救九江而從麻城、黃安下手，前事不可深鑑耶？爲今日謀楚之大計，若留甕留昌留禮，事必不能成，敗命也，應以好兵應客，乃於大局有濟；若調希調多回駐內地，勢亦不能討賊，乃能保境，前勞可念，大局當撐也。患貴預防，義貴自強，只有力求城守，籌兵嬰城，以待大援，兼嚴關卡礮樓，以杜奸細之法，應商事例，條列於後：

一、羅田無城，而松子關、五斗坳爲大門戶，其餘鳳皇關、濛濛山等處，均設礮卡，除應嚴緝，平時以十人巡守，警急之時，兵力不及，則飭該縣每處添成三十人，分巡各礮卡，而另謀三四千團勇守松子關、五斗坳，團勇主近戰，不主遠戰，剿或可稍助聲威。潘令才品，士民均無惡聲，董戒如能分營千人，二千人坐鎮松關，以爲平

時之稽查，兼樹風聲，乃妙。此條營務處酌存。隨營文案，五日一札催，藩臺某臺，均五日一札催，以作其氣。一、麻城之令，平時毫不以守禦爲計。去年該縣士民捐錢自立一營，有營，有壘，有帳房，營制如鄂軍章程。該令到任，以幕友家丁之言，卽行稟撤。應由司密察酌訪，除礮卡應由司中查前案，并由營務處文案，五日一札，一函分別查問外，應籌千人，專守城池。平時督率勇丁，以濬壕修塚爲事。臨事閉城，并附城要地，可仿礮式，作空心小礮臺，以便擊賊。麻城富庶，賊所經過，爲黃州第一緊要關鍵。麻城不失，則黃州各城之根蒂均牢。賊不得城，則無立脚之地，亦無藏身之處。其守兵千人，應由該縣捐養，力本可及也。馮郝等紳，均曉事明理，可以委任用鄉兵，則其地風氣頗勇，但須官爲擇將耳。

一、黃安礮堡，尙未告竣，應檢前案中札行營文案，營務處均照辦，函催札催，勇丁自募，儘力壯健，但必擇好將，乃妥速，卽稟復。此縣爲黃州漢陽北門之次要，亦不可緩也。

一、德安爲名郡，應照另札由該處自籌千五百人作守，并酌易太守之能兵者，縣令之能否得民心，得地財，亦當思及。

一、孝感、應山、隨州、黃陂均緊要，除文丞代理已久，應飭卸事，另有差委外，後任及各任，均應照前案函札並行，由司體察。

一、襄陽之樊城，與光化之老河口，利不在城而在市，捻匪所垂涎，已函囑毛觀察董勸速行。

一、隕陽山險，由省中酌議。

一、蕪水城隳，應先嚴礮卡不足者，應速補修。礮是空心小礮臺，守丁有所恃而不恐，則萬賊入境，亦可不走也。其城工則須量其事之緩急，力之厚薄，可自酌之。

一、黃岡、祇馬鞍山有礮，應照案速行。

一、黃州爲城守，應派員帶兵駐紮，或以馬隊爲游牧，以壯聲威；可否另籌經費，養此守兵？此爲大都要地，其向有水師，現赴下游協剿，不難聞警即調，六七日可到。

一、黃梅地方，苦於轉運已三年，楚民惟此邑最苦，其城可守，且在宿太潛之後；惟此城是入楚正路，可兼通內外上下之聲勢，并可於此存軍裝米糧等項，擬即另酌守法。

一、蘄州城瀕江易守，尙不甚要，蘄州之要在張家塆，而天堂包裹其外，李牧爲良吏，爲將材，尙未能定，大約是吏材；其張家塆及各路舊修碉卡關隘，除每日十人臨警，三十人盤查挂號外，應頒行碉式，加修碉座，以護邊牆，文案營務處速行。

一、武昌一府惟通城、崇陽、興國爲要，江西未警，亦須預備；李忠武昔年得湖口，樹軍門，彭方伯夾攻而通彭蠡，其功力可保數千里，以阻水不難通入江西內地也。異日官軍若通巢湖，則皖北之勢可大，而楚北之兵可少，勉力支撐，敬畏交勉，或猶可望異日之安乎？

以上各條，蓋能守城則根本不搖，援師不至疲於奔命，即倉皇趕到，亦可有功；能守關卡碉樓，則戒備不虞，民力民財，所損無多，賊匪亦將望而卻步。其苦處在去冬蜀亂，本年吳亂，鹽稅釐金太減，軍餉月虧十餘萬兩，近日尤甚，糧臺窘迫，不可言狀，然事不可已，分應努力爲之，此函之可疑而應商處，在用鄉兵或用官兵耳；或一郡一縣各捐以自養其守兵，或通省勸捐，由糧臺籌撥，如禮堂、希庵兩兄共商，先行抽撥各二千人，預守內地北門要城，則異日援應較易得力，但下游之兵力，須自行酌度，而裨將之能堅守，不成虛設，亦頗難訪察信心也。酌量示復，又緊要之郡城，不過數處，猶一人七尺之軀，其護風寒，關命脈者，亦不過數處耳；北門以麻城及羅田、松子關、黃安、孝感、黃陂、黃州、德安爲最要，其餘皆易爲力也。先謹關卡，亦可戒備，此則無論早晚緩急，均各派人分巡，不實心不實力者，即行參撤，以上各事均望分條復正，以期通籌。

致曾滌帥

北造淮安水師，南造固城南潯等湖甯太水師，求丈於黃石磯營次，卽奏定舉賢，以期速行。少荃可治淮上之師，并帶去營哨官也。馮少廉可代少荃之任，少荃如許骨法必大闊，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勛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膽耳。其妙用，全在水師舉古往今來之人，非丈不能造，水師有此一副大本領，而遲遲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江督之所患者，非不足於財也，丈何疑乎？不包攬，不把握，任人作主，則兵不能擇，餉不能節，卻又必乏財矣。

致文案書局糧臺諸君

爲今日之計，須爲鄂中速思籌餉之法；籌餉無盛德，無令問，無美譽，千古皆然；以一人爲草薦，而任人溺沒踐踏之，或可補救於萬一；迫不及待，應速籌思，頌梅村義烈之士，如靖節先生以詩鳴，而俗人以爲高士也。讀二女節孝序，令人增敬聞玉山，自三月至今，每日過萬人，流離顛沛，令人鼻酸；然此尙是越人也，吳人則逃東海之濱矣。故議者，以急救揚州爲言，而實無其人，並無此餉。吾輩若不能保鄂，則東南西南七八省之驛報，均阻絕不通；不止本省之士民，他省之流寓爲可悲矣。節用莫如少兵，而此時兵且日增；籌餉之事，無論聖手神品，總不外斂怨爲德也。知我罪我，任人千秋，萬世怨詈之，而一寸救人之心，則又千秋萬世不磨者也。乞周咨博訪，殫精極思，之以益我。

致李香雪丁果臣汪梅村蔣文若

去宄官裁額兵，是節餉之大政，富國強兵之遠謀；順治初年，御史林起龍即奏言本朝兵多，必貧必弱。又乾隆年間，阿文成力爭不復名糧，嘉慶聖訓稱阿文成老成謀國，林翼之愚，若去塘汛，專交地方官護解餉，人犯亦可節去兵額十分之三，大約鄭施三廳之兵，窮民依此爲命，不可去；其餘各兵，均可去。軍興十二年，兵不能戰，有事不能守，有警并無可調，可請諸君子考三通及歷朝聖訓，并會典之要，作裁兵之議，又須奏調數人入營前奏，及漏未奏者，文若來時酌定，毋忘毋訛。

覆羅少村（忠祐）

前奉書，遣人往宿松石門探問，尙不知足下已到武穴也。頃閱所寄文若書，乃悉一切，傷哉！世亂則正人爲神，世治則正神爲人，傷哉！弟因此病，幾不起矣。澹村先生大節完備，自有千古所闕邸鈔，謹以奉上。姪此時以速入武林，扶忠骨歸里，爲上策。其家事弟等必能從容料理，彭楊聞命，獨以入萬餘金募勇而往，援兵未行，而事已壞，彭楊之義不可忘，而其心彌苦，彭楊之意，欲以報尊人之至誠，而幸其一得也。傷哉！手此奉致，不盡欲言。

再覆羅少村

讀來書，并死事狀，悲傷不可言。子山諒已到里，預爲安頓料理，文若爲丹初強留，丹初新到，糧台不放，文若擬五月卽到宿松，林翼四月初旬中旬，當到宿松一哭，尊公死事大節，及平時立身處己，居敬存誠之概，異日當爲文以傳之。近三月病久，氣不振厲，實負我澹村先生也。孱軀久不寐，奈何！手復卽頌禮安，勉自節抑，以體先志。

致葉介唐兆蘭刺史（庚申五月十九日）

時事艱難，非殺賊不能自立；非舉才不能弭亂；誦讀前函，忠憤鬱勃，足以振浮式靡，可敬可佩！速旋珂里，料理太夫人葬事，迅即召募前來，以資勦辦。至營哨各官，必須勇敢廉明，胸有方略者，乃可備選。是所至囑。席硯香先生弟已另函敦請，仍請足下加函禮致之，爲企！

致席硯香寶田太守

非常之事，必待奇才。閣下偉略冠時，雄才濟變，前與印渠中丞奮志討賊，剛正果毅，風義凜然！聞聲思慕，敬愛不忘。林翼竊領軍寄，勉力支撐，刻下吳越殘破，東南精華之地，盡爲賊有，勢必挾全而上犯，謀我楚軍，楚其旰食，憂患方始。惟自古無不平之賊，而賴有平賊之人。閣下誠明至德，憂樂關乎天下，撫時局之艱難，念民生之塗炭，當必枕越石之戈，而擊祖生之楫矣。且盜賊充斥之時，非比叛國叛藩，可以棲隱，非我殺賊，即賊殺我。其又手結舌，坐聽賊之踐踏乎？立起圖功，事尙可爲。林翼之愚，有志無才，渴慕名賢，羣力扶持，保此殘局，得星星之火，涓涓之水，卽異日勳臣之一助矣。敬懇命駕詣營，商度一切，或卽由貴邑招募勁勇，來皖勦辦，悉惟尊裁。敬候高軒。

致郭意城崑燾孝廉

奉書，具承所示，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異於人，事之果期於成也。遇事每謀每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亡，不如謀之。凱章速來，滌軍乃盛，季丈卽可率部，并帶凱章之勇，資以季丈之謀，亦必有濟。季丈自募五六千人，自不可少，然事頗不易辦，人實不易知也。來示言季丈用人不疑，有誤用之人，不肯自承，爲誤旨深哉！鄙人今春不欲與季丈拾損，恐傷其氣，實則應諫之事，應拾之損，均俟之異日也。然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儻事經閱歷，必能日進無疆。廷旨欲以督辦四川軍務寄之季公，督辦四川鄂湘受福，潤可千

里襄辦兩江，善良保全，氣類感通，蜀亂始生，吳亂已極，功效又大不同。林翼有私愛於季公，此事竟不能爲房杜矣。請質之高明，迅速函復爲要。

卷三十

復多都護（庚申五月二十日）

奉到惠函，具悉貴營近逼桐城，賊逆傾巢出撲，均經我軍擊退，賊膽必寒，賊援必速，可以併力一戰，而制其死命矣。董算老謀，欽慰無似。俟援賊來時，審察兵勢賊勢，定可合力戰守。尊處如應添兵，自當臨時斟酌。都將軍淮上之行，迭奉十餘次廷旨，飭楚撥兵，天意諄切，萬不敢違。惟都公不諒弟等之苦心苦境，要兵要餉，并執意要步隊三千人，尙須從緩補足。貴部新前新中兩營，應請俯賜調撥，尊處之闕，弟必隨時補足也。至趙國香告假之事業，經備牘咨復，諒蒙鑒察。弟意除國香外，無能統兵者。其人八年從軍，家無餘財，雖非驍果沈毅之將，尙能處事和平，存心樸實，挑選再四，惟此人尙可放心。且滌帥明春到揚州，軍威更壯，定必成功也。

復李希庵

奉手教，具承一切。賊此番來犯，枝數必多，所謂多方誤我，亟肆疲我也。然總須把定霍山及天堂，近舒近霍之隘，堅守不動，卽十萬賊來援，亦須預囑昌營及介唐五營，堅壁不出，少則戰，多則不戰。據險以挫其鋒，如老僧入定，任憑如何，只索不聞不見。潛山山內，已派樹人前去矣。霍山之城，余會亭、吳幹臣均言城垣尙不如堅壘，城中積瘡，又無多房屋，與英山地勢同情。弟意昌營旣因無餉不能遠行，且自撤樊籬，亦非保楚之上策。決計不撤揚州之夢，且緩二年。林翼之志，如詩人所謂甫田遠人也。省中之議，如孟子所謂守約施博也。惟必須斂入山險。

乃可萬全。昌營一統領五營官其治軍愛民均有可取；然其哨長十長尚喜輕進，若營壘地勢不能盡善盡美，必難立於不敗之地。應囑逸亭於所定選鋒營伍挑選成軍後，求其前往一看。幹臣立主縮地之議，會亭則言樂兒嶺地勢可恃，張令伍則又眷眷於城守，而又言非秋熟不能有米，非恃城中之溝渠不能得水，均請逸亭一行酌度妥善。此一路只應堅守不動，不尙戰而尙守。霍山山險不失，英山是第二重，更不足慮，如指點昌營駐紮得所，高居臨下，則禮左新仁英字均可調入內地矣。如果逸亭往看城不固而難守，則俟有警時火之不報明聞，只數十間屋耳；何必愛惜數十間破屋，分我三千兵力以守有水無米之破城哉？公現只八千餘人，此時宜靜不宜動，宜合不宜分。楚軍之內顧與多禮堂之外援均恃此軍，蕭爲則謙謹斂抑，正是其勇敢樸實處。弟昨日已復一函，頗說苦心，當必慨然任事。蕭爲則駐營可如尊議，相離一二日之程，亦小統領之模樣，事機總待賊來，乃可決斷。此時預行思議，蓋閒時千思百慮，臨事乃能斷能謀也。成武臣是羅田松子關一員戰守大將，英山城外十五里，卽是羅田地界，俟六安固始有警，再調我兵尙在賊前，此時且在英山。又麻城城守擬定以湘帆堅守，而以團練守卡，黃安擬以胡世英一營守城，而以團練守卡，孝感擬以都將軍入城，黃州擬以舒輔廷六百游牧於下，巴河之西岸，其聲威可抵五千步軍，其地在黃州下三十里，驛路必由之地。昨準揆帥函開言省防空虛已札調新仁英字回駐，然細思霍山至省太遠太勞，湘帆太守另募有五百人者二營，三百八十人者二營，又另擬有人可以撥爲省防，如此布置內外均屬不空，其隨機策應臨時再勞閣下。閣下今年之精神氣象，不僅高於九年，并遠過於六七年，然今年之勞苦必更甚於前數年矣。賊戀窩情急勢迫，必拚命來爭，我輩亦盡此數月之精神力量，心思專意於此，打退援賊，安慶桐城廬江三城可復，而巢湖可盡爲我奪據矣。此亦如忠武厚雪力爭湖口之事，爭得巢湖之西南，則水師入湖，其安慶一帶只須千兵可守，則可奏請公統師鎮楚邊，多統師剿皖北，舒廬湖北之兵力可省，而民氣尙可暫紓，如得仰藉威謀成此規模，弟可假歸謀葬祭之事，謂春精力才幹過人，只須一奏

卽準，全不犯手也。惟目下數月，禍福未定，成敗難觀，弟亦決不萌他念。

復司道

薇柏垣及省局公函前一策言：用鄉兵章程，并捐輸法已飭文案速行照辦！惟捐輸減價而不逼人勸人，恐終無期限，亦必無成數，尙煩異日酌議。天下人無拘無束，自私自便久矣，恐未有善勸而能濟餉者矣。鄂省南岸本年最穩，以滌軍渡江，率唐靈禮萬人隨行，八月以前均扼守柘門，柘門是徽甯入饒州之總要，不能踰此而西犯一步。次青新募之軍，五七月可由廣信以入浙，季高、霞仙、凱章等軍約二萬，六月七月陸續從袁州而東，均是七月八月南岸之情形。北岸之最要，莫如羅田之松子關，與麻城之城守，英山西去十五里爲羅田界，七十里爲羅田治所，成鎮大吉。現在此間，卽當此任，新舊共六營，力亦不薄，麻城城守應預擬，梁守作楫爲之，新舊多寡共五營，城守尙有餘力，黃州有舒公馬隊游牧，亦可爲備。此均待六安固始，商城告警，移行遵照，其大股來犯，堅壁以待，希公必可得力。如是虛聲，或是弱枝，則希公仍可不動，以成梁二軍可堅守以挫其鋒也。其鄉守巡卡及鄉兵操演，均如所議，必有益於地方，亦無大損於才力。二策憂教匪爲亂萌，應以密訪首要爲主。三策言訓營果營之前鑒未遠，并及於昌營訓營，誤於皖南之謀不臧，分兵自弱其勢人也。果營出師未捷身先死，天也。天可逃乎？聖心念蜀，尙詢左卿可督辦四川軍務否？必無札撤回鄂，豫章之理應由揆帥、滌帥、籲帥另行酌委統帶。湖北居天下之中，甫田遠人，是爲務廣而荒也，閉關謝客，亦爲作繭自縛也。巴蜀吳越日感百里，古無株守而歷久不做者，宋季之襄陽，元季之安慶，可思也。宋在臨安，不救襄陽而失上游之勢，然則鄂居中央，豈僅保竟可以卸責，可以禦侮哉？總之，鄉兵守卡，緊要郡縣二三處，官軍守城、潛山、霍山、英山、羅田、麻城均宜守爲先，桐城以戰爲先，兵事預擬如此，臨機應變亦大致不外乎此。惟餉事太窘，且越中、蜀、中日警，非一二年所能希冀，平靖鄂餉可

憂仍請專精於此。隨時指示。至昌營。應留尊議。本是惟是滌帥均奉天子命。以與量吏索兵餉。不思其外。是爲不忠。不思其居。亦爲負楚。零星營伍。并無中等不堪之才。且早已於撤訓去。藉之時。并交多君。去不一以定於一。必較去冬可得力也。此中苦情。尙祈亮之。

復安襄鄖荆道毛驥雲（五月二十日）

金陵圍師潰後。鎮江。丹陽。無錫。常州。江陰。蘇州。相繼淪陷。嘉興失守。杭垣亦岌岌難支。東南糜爛情形。不堪設想。金陵致敗之由。調度布置。實亦未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賊從後路旁路。橫軼侵擾。分援之師。旣控圍城之兵。又單賊得以乘間抵隙。陷其營壘也。滌帥督兩江士氣人心。爲之一振。吳禍庶有豸乎。現已於月之十五日。先率靈營禮營萬餘人。渡江。由徽寧前進。札調湖南張凱章一軍。並請左季丈。劉霞仙各募六千人。繼進。徽甯後路空虛。前已函請駱毓兩中丞。各派勁旅萬餘人。分扼廣饒兩路。以固江西門戶。而紓南省邊患。又爲滌帥定計。一枝出浙江。造水師。一枝循甯國。太平。內湖等處。造水師。以圖金陵。蘇州。一枝出揚州。造水師。爲大包裹之遠勢。而又以三枝陸師。分布沿江兩岸。未審能辦到否。本月初旬。楊彭水師。率韋部攻克柘陽。戰績殊苦。柘陽爲安慶之吭。首逆妻孥畜產。盡在此中。其來援必速。分股亦多。將有應接不暇之勢。奈何。承示樊城濠溝業已興工。並籌款修造礮卡。有備乃可無患。求人不如自強。尙乞督率紳董。實力行之。爲企其礮式圖說。並孝感應山稟批。已於初二日抄寄台端矣。

復多都護（五月二十一日）

奉惠函。敬領種切。郡縣以嬰城固守爲要。以軍食米糧足備爲先。蓋慮周詳。至爲欽佩。孔明不能克陳倉。張

巡不能守睢陽，一因糧足而守備早完，一因糧盡而將士皆病故也。卽去冬扼守石牌，是其明驗，誠爲至論。尊處之兵與希公之兵，目下不宜抽調內地，應如尊示，至移駐馬步各營，均係要隘，兼顧糧道，石清吉營俟賊信警急，卽卽撤回，惟閣下斟酌而行，必能盡臻妥善。弟未嘗目擊該處形勢，固無從遙度也。大抵賊必先圖皖南，江右以解安慶之圍，滌帥萬人渡江，先扼柘門，已得總要，湖南李次青、左季高之新募，并張凱章之舊部，約二萬人，六月七月均由袁州入饒州，相機迎剿，賊必破走，惟北岸可慮，尙當竭力謀之。有守局，有戰局，苦心籌思，尙可有備，惟恐州縣不以儲糧守城爲意，則無可如何耳。

致督修碉堡各員紳（五月二十三日）

潛山近舒近霽之山險邊隘，已專懇樹人兄同朱君蘆溪、柳君銅章督率潛山各局員趕緊興修。凡霍山之山險邊隘，應專懇會亭幹臣桐封督率各堡各局趕緊興修。凡英山邊隘，已請秩九同選鋒營哨趕緊興修。其法以邊牆爲要，以碉樓爲主，不築礮臺，碉樓卽空心小礮臺也。其碉樓圖式，卽照從前抄寄之件，妥速遵辦。其上一層則以灰包、火藥包、石塊、鑼鼓、柝爲用，中一層下一層則以擡槍、鳥槍爲用，並會亭營中新造三叉架、短式槍亦儘合用，如可多造，卽由會亭開鑪造二百桿，以便發給各碉，由會亭弟稟請發價可也。守法平日十人，臨警三十人，積五日，水米於碉中，由局紳管理，此萬全之策也。其程限均以接信十日起限，稟報地勢及興修起手日期，看定一處，卽趕辦一處，餘均陸續稟報，其作碉作邊牆之物料，如石塊、石灰、樹木、工役等項，均由士民自捐，其成功速而堅實者，由樹人兄會亭弟秩九兄三君子稟獎，先賚以銀，繼則奏獎也。守備之修，所以濟兵力之窮，而士民之身家，又足自衛，務乞諸君子妥速辦理，並諄諭士民，使曉然於有備無患之義，倡率捐辦，實爲至要。

復蘄州李硯南（五月二十四日）

貴境匪徒務乞不動聲色嚴密拿辦以杜後患現已改派祁道由蘄州驛路沿途查辦矣至各關卡礮房均係唐臬司孫丞等修築頗爲完密應即查明坍塌趕緊修補其應如示修礮座之處一併酌議妥辦以護邊牆礮式圖說抄寄並揀派勇丁長駐關卡每日十人臨警三十人認真盤查爲要夫除惡所以安良有備乃可無患均祈足下實力行之

復會沉圃觀察（五月二十四日）

前奉手示當卽泐復回環展誦英詞偉論咄咄逼人如讀陸宣公奏議一則佩甚都公淮上之行已決意不去其始多索兵餉實欲鄂省因無兵餉代爲奏留也都余不行於鄂省不爲無益惟淮陽財賦之區天命所屬卻應預爲保全耳鄂省糧臺自去冬蜀亂以來月虧十萬以外都余之行欲籌一月之餉而亦莫戛其難詩所謂「瓶罄罍恥」也援賊回顧巢窟必先從皖南江西上犯滌帥渡江而南先扼祁門已得其總要次青季高之新募張凱章之舊部約二萬人六月七月陸續從袁州而來相機迎剿賊必破走惟北岸一帶尙嫌空虛昌營不指揚州仍須駐防霍山以固藩籬卽大股驟至亦以堅守不動爲要羅田則成鎮大吉現在英山萬一有警尙可抽撥救援麻城守城擬以梁作楫所部並添募四營爲之黃州有舒公馬隊游牧尙可爲備此均待六安商固有警卽行照辦若大股來援堅壁以待希庵必可得力也廷臣不知量臣之狀徵發之令與催促之章絡聯於道豈復計兵事餉事之艱苦哉楚師不能再撥滌文已代陳九關亦是實在情形如此又州縣守城之法義渠擬於離城二十里地募勇千人按期操演暇時仍令歸農有警則調集入城登陴守禦似尙可採又霍山山險及潛山近舒近霍山險已囑樹人會亭幹臣桐封秩九諸君督率各局各堡修築礮卡以補兵力之窮礮卡成則禮左新仁英字等營均可調入內地矣浙淮水師若其辦到場竈之鹽裹下河之米均可保全卽爲異日富強之計滌文毅然行

之。此天下命根所系也。

復孫樹人（五月二十四日）

承示各項，漸次就緒，慰甚！近舒近霍，近桐，總要可守之處，一律造邊牆，設礮樓，惟足下嚴切勒限，妥速辦理，為要！萬不可依違瞻徇，自誤大計。天下事至今日，何處更容世故？何處更煩俗例？奮然果毅，自行其保境衛民之志，成功天也，謀忠則人也。何畏何恐，何疑何忌，而不一振斯民之困乎？

復多都統（二十四日）

用兵之道，全軍為上策，得土地次之；殺賊為上策，破援賊為大功，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無賊，然後圍城。又兵法十則圍之，今則兵少於賊，不止十倍，下游數十郡皆賊也。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弱者居守，而以慣戰悍賊旁軼橫擾，乘我於兵力不及之處，又或四面來援，腹背受敵，我不能制賊之命，彼即將蹈我之瑕也。此間去年臘月至本年正月，合馬步四五萬人之力，僅復二城，而賊已於下游連陷數十郡縣，鄙意目今之局，不徒以得城為喜，而以破援賊為功，老兄智識過人，敬祈隨時示復為幸！

復楊厚庵軍門（五月二十四日）

奉到惠函，敬領種切，蓋躬違和，至為系念。尙希稍節勤勞，寬懷靜攝，所須藥餌，尊處或有未備，及難購得者，弟當竭力謀之，即請開示應復事宜，條列於左：

一、來示多禮堂意，以馬隊一二千，在樞陽西岸，擇要扼截逆援，此著最為周到；惟東門寶塔下，亟須斷以重兵；

否則糧食柴薪，城守賊皆可掠取一節；禮堂之意，軍駐紮西岸，與水師聯絡聲援，則援賊來時，較爲穩固，可以保全無患。東門再添駐勁旅，蓋籌所及，更屬周匝無遺。惟滌帥分兵萬人渡江，楚師實形單薄，新募六七千人，以彌縫黃州、麻城、羅田之防，餉力不足，兵力又遲實爲可慨。現在情形，桐城尙不空虛，潛山、霍山、英山、兵力均弱，而商固及羅田、麻城、黃安、孝感、漢陽等處，尤虛而無備。若此時兵事盡趨懷甯，則鄂江迤北正北，藩籬全撤，將來援賊大股上犯，必是旁擾後路之計。救九江而先從商城、麻城、黃安入手，解金陵之圍而先從東壩、浙江入手，其明證也。

一、來示安慶對岸，礮船不能灣泊，而又無陸師駐紮，該逆或於夜間偷渡，嗾指偽職，搬運接濟一節。此時城賊米糧足支一年，油鹽柴薪尙或支半年，能得一枝重兵，扼截江面，斷賊接濟來路，賊必坐困。惟弟處兵力無可分撥，反復籌思，惟尊處酌量添營，或是一策。鄂中之處，自去冬蜀亂，本年江浙之亂，萬分支絀，月欠甚鉅，事到此時，不能不努力爲之。儘公私上下之財力，未知尙可苦撐一年，以待安慶、桐城、廬江、巢湖之得手。忠蓋篤厚，雅念拳拳，未審均能同心同力，成此美舉否？韋軍自歸麾下，專以累兄，亦弟心所深愧矣。

復軍機蔣叔起（五月二十五日）

接賜書，自九年春至十年夏，尊處啓異書新詩，均與南豐讀悉矣。天步艱難，非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東傾西跌，如扶醉漢一般。封疆將帥，皆循俗吏而得之，因緣顯擢，貌似有爲，臨患難而先自遁走者，比比然矣。南豐此去，得土地以養人，較之七年沾沾仰鼻息於人者，情形不同。慶光之間，部庫有餘，則握兵符可以有爲；至今日則兵無可調，惟有募勇，餉無可請，惟有自籌。滌帥現握督符，兼管地方，必可成功也。寬以期其進步，坦然而委任，而責其成功，自可掀塞風雲，清夷東海，挈而還之朝廷。現於十五日先率弟處靈營禮營七千人，並其部下三千人，共

計萬餘人，先行南渡；其後至張凱章、左季高、李次青諸公，約在七月會於祁門矣。下游賊情，既無所顧忌，牽綴勢必悉數并力西犯，以求逞志於楚。楚固所欲得而甘心也。樞陽爲安慶之吭，餉援盡斷，適足以怒寇而速其來。然亦不能不堅苦以自支撐也。其由舒桐正路犯楚，猶易爲力；其由六安商固旁路犯楚，則楚之漢陽、黃州、德安、三府腹地空虛，不獨懷桐圍師莫爲其後，賊之布遠勢而逞狡謀，不待再計。鄂中以十府一州之民力，養皖江水陸六七萬人之軍食，積欠至百餘萬兩，而又近懲吳禍，仍不能不添募萬人，以彌縫其闕。都直夫將軍奉命北防，坐索馬步四千方糧五月，懷桐前軍，既無可抽撥，卽置鄂置不問，而兵力餉力，亦均無以應。直夫之請，而壯其行色。且直夫足病，不良於行，已據情入告，未知廷議何如。甫田遠人，鉗齧聾聵，其鄂人之謂乎。春間援蜀之蕭濬川六千人，甫抵成都，因病身故，出師未捷身先死，天也。春初派援浙江之蕭輔臣六千餘人，因浙江倖勝，飭令中道折回，又復十牛九牧，零星抽撥，竟失良將，所部尚在湖州，恐成散局，此則人事之未盡善也。鄂省餉原西望巴蜀，東視吳越，今若此頂踵之患，無時或釋，楚其旰食，憂患方從此始耳。

復余會亭（五月二十六日）

天堂之防，觀音之卡，仍應設礮，外不足恃，則內地尙有一層可恃；現已札飭何令英、紳同張參將前往督修矣。老阿澗、新鋪溝二處，均應各設二三礮，或品字形、梅花形，聲勢乃壯。其蕭家坑及鍾鼓樓下之山中，大坳三處，恐一礮尙少，不足以資捍禦，亦應各設二礮三礮。此數處已札飭霍令、霍紳張參將前往督修，應請足下親往指點要隘，一併督修，尅期一月蒞事爲企。天下事至今日，何處更容姑待？何處更懷苟安？凡可以庇人民、利社稷者，皆當毅然行之，萬不可依違因循，自誤大計。諸礮卽日興工，卽日派人防守，保竟衛民，至切至要。其大尖門、觀音坎二處，俟足下另函飛示，再行批覆。至據險備禦之法，承示當駐重於土地嶺，及分駐左右兩峰，調防穩

固；賞營並可抽調，因地制宜，滿盤棋子，皆成活著，其樂兒嶺，管家渡外一層邊防，應再添設碉卡，以壯兵威，而節兵力，亦請速即籌復總之，山險設碉，是堅壁法，山外平原設堡，是清野法，及是時行之，如救焚拯溺，萬不可再遲矣。

復唐義渠廉訪（五月二十六日）

奉惠函，敬悉；奉到硃批：「暫緩展覲。」蓋天念楚北，不欲使我公一日離也。慰甚！潛山、霍山為懷桐後路，鄂省屏蔽，若賊分股內犯，不獨懷桐之師芒刺在背，即蕪黃邊界亦必喫緊。介唐所練北字五營，弟已飭其紮入山內，據險扼守，并請孫樹人前往督修碉卡矣。然潛山團練，非介唐速來，難期得力。霍山形勢，非苦留昌營不可。弟已奏調介唐招募來皖，應請尊處加函催之，囑其於七月初旬必須趕到，并請函催蔣榮連先行招募。六月前來為要！官捐已得八萬，可供八日之糧，惟商紳尙難其人，即請老兄與渭春丹初妥議速籌，如今歲能另籌百萬之餉，以資接濟，則鄂省糧臺尙可支撐耳。揆帥欲兄募千人為省防，亦是要著，如調新仁、英字而不另募，則亦不必再議。如定計再募千人，則斷不可再用時雍為營官，此人不宜於戰也。

復左季高京卿

得書，稍慰盼念；霖哥痊癒，庶臥龍不復舐犢，得以掀窳風雲，慰江東士大夫之望耳。來書布置思議，有攬轡安聞之致，公自募三四千人，必不可少，凱章一軍，可自取之。來書言物色營官總哨云云，營官是五哨官之總，不宜更立總哨，是為狐裘蒙茸，軍政成於一敗於二三，必不可頭上安頭，又須切戒大旗名目，大旗多以猛進為能，而管下并無一人，其猛進則趙穿之先出也，其手下無一人，則如木之有幹無枝，網之有綱無目也。牽率六隊，進

退失機，又能使一營之槍礮，不能施放，此最誤事。丈之所長，在遠謀大略，一旅之政不足談；然治軍必從十長，百長，營官起基，專意此五十餘人，乃有實際，而實則只須專意營官一人耳。楚軍營制，奉上二本，據目前之湘鄂情形，舍此亦不能再立章程，可起孫吳而復覓也。林翼精力日頹，然猶可支撐，以待公與滌帥之成功，必無推諉之念。十六人奏中有奇士，惜未簡用，丈處表揚，卻不過百萬之一，且有愧詞，於丈以姻親故也。昨日已咨行矣。

復李希庵

奉手教，具承一切；馬隊駐下巴河一事，實可壯聲威，而資養息，請告之舒六兄，只宜分紮下巴河之西岸，即黃州下三十里之驛路，其地三面阻水，水草豐足，馬隊所在，未免稍傷百姓雜糧生計，弟等當彌補之，似不必分紮三四處爲宜。逸亭開招甚慰鄙意，天下何處是樂土，何人是樂境，惟是盡力兵事，不分心，不萌妄念，盡其心與力之所能至者而已。省城本空亂民四起，或調幹臣千人在青山，或請義渠募千人，均候公酌，惟下游多部之四營，弟不便食言，都公與昌營均已奏留，則山中不致空虛，鄂氣尙盛，餉竭一層，只要上下齊心，去無用以歸，有用一力苦撐，猶可爲也。

致司道糧台諸公

城守稿已擬定六日，而尙未盡行，蓋有利有弊，謹直言之，并附應商各事，仍望銜酌指正，迅卽示復。

一、弊在所指派州縣太多，我輩之精力，不能周到，則名存而實不至，地方之財力，不能充盈，則竭於鄉兵，而妨於官餉。凡人保身之法，只護心腎緊要之處，尺寸之膚必顧，將有不能兼愛而先失其大者，是戰守之機，處處爲備，必致處處無備。查羅田無城，惟松子關爲最要，麻城城守尙易，此二處已擬定成築防之用，官兵爲

防剿較爲得力。黃州下巴河已有舒馬隊六百，一望成羣，聲威尙盛。至於蘄水廣濟，則無城可守，更不待言。現飭羅田、蘄州、蘄水、麻城、黃安各縣，有調卡之處，勒令十人看守，以此事派令州縣專備巡邏稽查耳。尙不爲勞民傷財。其戰守之事，仍責之我輩，何如？

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敢一概抹倒。然必視官爲轉移。大抵有才者，其品志不可信；可信者，其才略無可取。其閉戶歸潔，不願與聞公事也。如羅田、蘄水兩縣，去秋以來，經黃州府設局捐穀，試局卽取鄉人之懦者，指派得十千、二十千、三十千，卽可免捐，而局紳徵歌選妓，啣啣自樂，自應請函札周立庵察之，做之。以此類推，則此事利未及而害先至，請酌定責成之法，補救之方，因此而視城守爲輕事，則又失當矣。

一、蘄黃之邊，是第二層門戶，已注意於潛山、霍山、英山，凡山之要處險處，加意督修。皖人受害最久，較易爲謀，已飭將英山捐輸之已繳入轉運局者，借撥限一月成功，另行勸捐繳還，是爲第一層門戶。

一、籌餉之精，卽令如桑羊、劉晏、韓滉，總不如裁兵節流之爲利甚大也。卽如此次自院司道府州縣官捐入萬，只能數軍餉七八日之糧，司農亦不過且破七八日之愁顏耳。添勇一營五百人，歲計必三萬五千兩，是官捐一次，不過養一千人一年之糧耳。湖北兵力之多，至去秋而三倍於七八年，至今年又多於去年，占地太廣一也。懲吳亡而賊必專力於楚，預爲之備二也。有萬人臨城，不得不以萬人置空處以備援三也。志在得安慶、桐城、廬江，無爲以通巢湖，得水利爲保障，卽可將陸兵頓減一二萬人，如昔年李忠武得九江湖口，則下游之賊，須從撫州繞南昌之後，故武昌可二三年安枕，志大心勞，不自度量四也。兵多之罪，罪在林翼一人，舍餉不謀，而日請益師，至糧臺萬難支撐，蓋林翼因近二年賊多且狡，每次倍於七八年，過慮所積，不能不先增兵，未覩兵利，先慮餉害五也。至近來各營伍，均選擇至慎，勇額不致有虛，臨陣不致怯畏，當可自信。惟兵太多，餉太重，不能不請省局專精籌畫，苦撐一年，或一年半，當可有益，公酌之。

一、釐金加二文，鹽課賣買各加一文，請以剴切之詞作曉諭，即行定計，約計亦不過一年籌得二十餘日之餉耳，然亦屬難得之事，即速定計決行！

一、各縣勸捐，請一併交司庫，由司移交糧臺，尙爲核實，如準州縣支銷，弊不可言，請速即繕示，繼札通行。

以上各事，請丹初、涇春、伯符、義渠、香雪速即公議決行。至司道存款，此時出納不容不慎，愚意凡不關軍餉者，均可停止。日昨司詳停止蔭襲一節，俟軍務完竣之稿是也。至南米折存，歷年減價有餘，應請義渠核實妥存，鉅賊來援，軍餉緊急，始可由糧臺函商，林翼再行支應，蓋非其時不可也。此外如何籌備之處，祈隨時示及，并將此函呈揆帥酌定。

致羅澹村家族

貴邑山水清奇，人心醇古，鄉存廉讓之風，土敦雍睦之義，林翼耳聞目睹，敬慕不衰久矣。澹村中丞，清正忠烈，曠代偉人，其持身涉世，至誠相感，絕無世故周旋，且服官二十餘年，僅止草屋十餘間，薄田數十畝，蓋百餘年來，量吏所僅見者也。林翼與澹公同舟至好，愛莫能助，惟念少邨病骨支撐，閱歷尙淺，摒擋一切，正未易易，閣下惠顧宗盟，關垂自切，尙乞代爲照料，俾諸孤有所成就，行見廬江不作，陸氏之綱紀如新，僕射不亡，謝庭之本支自篤，古誼可按，企慕維殷！

復巖涇春方伯

奉手教，意義精深，座有超凡絕俗之佳客，陳太史作梅，見之大悅，謂遊遍天下，惟鄂中吏治得六分，弟思之，不過三四分耳。俗吏無清剛之氣，無遠大之志，除卻幕友、家丁、書差，一簞莫展，寸鐵莫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

行是可憂也。託此輩以人民，民何由治？以家丁書差爲腹心手足，卽國策所謂亡國之人，與役處也。危矣哉！丹初兄天下正人，未得行其志耳。輔翼一年，翩然翱翔，可爲一代人物。順則于情，端陳恪勤也；變則孫高陽，廬宜興也。弟與兄明多於誠，弟痛自湔滌，痛自收斂，十年以來，悔罪竭誠，而精力疲敝，德未成而力先瘁。然此志則無可自弛之日。公之精神聰明，欲爲一代偉人，較弟之質地更高，才氣亦十倍於不肖。近人不能望其肩背。公須引道德之儒，尊養座中，以作吾師，則道德之氣，涵濡深粹，所謂與師處與友處之義也。

致曾觀察

奉手教，并探報，尊意賊如速來，且不合圍，厚雪希三公之議，果與公合否？大約安慶不得，則水師不能進，勦兩岸之軍勢，因而牽綴不前，此二庵一琴之苦心也。賊勢必先趨甯國、徽州，然不能越祁門一步，凱章已起行。季公又續進，次青則三千人已成軍矣。南岸無憂，可以理斷，北防必緊，然不能以緊急單薄而不著警策之筆。且湖北荆宜一帶，水災大於道光二十二、二十八、九等年，倘安慶、廬江早復，鄂兵可裁，而餉可減，則亦保鄂之一法也。廣蘄所得土匪，已預通安慶、張逆，而狡啓戎心。荊州、澧州亂民，相約入屬共起，以先搶安鄉、澧州，釐金爲起事張本。幸唐蔭雲沈幾密斷，殲厥渠魁，功德甚大，嘗膽臥薪，其楚人今日之狀乎？

復嚴方伯

奉手教，欲急攀蔭雲，此深有合於李文靖四方水旱盜賊必取以上聞之義，僅視爲旌功之意，猶淺也。視爲要好升求之意，更陋矣。應如所示速辦各路水災情形，大致是李文靖之意，蔭雲銷患未萌，請同香雪兄擬一稿，或專舉蔭雲一員，其餘應請擇尤保奏，乃合體制。又廣濟、蘄水所獲之何致兒，實屬倡亂應賊，且有安慶僞文爲

證，亦可附入一摺，方令大誤。李牧瑜，非欲邀獎之人，恐不可沒其謹慎之苦心耳。

復郭意城孝廉

營中注意驍果是正辦，然當以誠篤廉謹之士，如石泉諸公者，爲營務處，及各營幫辦，及初募之時，猶可補救於無形，否則必歸於田興恕之流，終不能成大功。統將公費，月七白金，長夫三百名，尚不能稍餘一錢，然必須有此，乃不窘手。又季公不顧其家，應請額門前輩，札飭鹽茶局司道，每年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此亦菲薄之至。鄂中營官之有家在鄂省者，均不止此，若季公非有廉可領者也，都多舒李鮑，余月費均大，有過千金者，不窘其手，卽是不掣其肘，能恤其私，乃能專精於公，公意云何？

復嚴方伯

督署奉廷旨飭鄂，按月濟浙，浙中有寧紹合，富甲天下，江南淫佚之兵，盡歸浙江，糧臺虛糜之烟鬼，亦并歸浙江，而欲以貧楚供富越，弟卽因此獲咎，亦不辭也。此旨尙未見揆帥咨到，如必以洋藥二萬濟之，則請錄督署所奉廷旨，痛切敘明，一一如尊示辦理。左之威望，萬難保蜀賊亦決非四千人所能低禦，復奏請揆帥酌定，決行已寄稿矣。蔣生力主淮鹽之議，鹽，我所欲也，蔣生言豫中認兵餉一節，近日之事，自食其力以謀人，嘔盡心血，吸盡民膏以謀人，而人尙疑之阻之，况望其代食乎？爲不諧矣，仍以尊見香雪之見爲是。

卷三十一

復厲伯符觀察（庚申六月初一日）

奉手書，具承一切。淮北稟鹽運楚行銷一節，細閱鄭祝三說帖，以隔省呼應不靈爲慮。大約此事如成，有益於皖北軍餉不少。若滌帥、午帥、翁中丞此事奏明，楚省辦理必不可奉行。惟地在豫州，必掣楚北之肘，無利而人尙疑之。有利則羣起而爭之，日後費盡無限心力，只煩一奏，便作罷論。應請從長計議。愚見自古謀楚之要，必以申息爲北門，春秋之際，秦漢之際，及南北之史，均力爭淮水。凡用兵以水道爲綱，得江淮河漢之要，則脈絡通而氣勢乃振。預謀淮河，非徒爲富計，亦爲強兵計耳。如奏明由楚設水師於三河尖，并酌護陸師，卽在三河尖設總局，地勢乃能握要，爲能集新集、仙花集乃第二層，黃陂站、順河集爲第三層，派人稽票而已。三河尖水師陸師軍餉，因鹽而設兵，卽因兵而添餉，越竟圖遠，是否有利無害，愚見尙無把握。若在黃陂站、順河集試行，恐挂一漏萬，無實濟於軍餉，且僅以抽釐爲心，亦非預防北門總要之義。至祝三車運倡率之說，實苦得人之難。水師又苦造船無本，尙乞與藩臺糧臺總局牙釐總局細商另酌，以便函復午帥，并乞將午帥成本原單寄來。李元忠新放鳳陽者，又不知爲何許人，恐此方之利，終非能歸於公家者。尙求沈思審決。弟處已將來信并復信先行抄寄滌帥核酌矣。倉穀盤量小費不足惜，此愛惜物力，核實有益之大政。荆宜之錢，兌銀解糧臺，均如所示辦理，已另行札之矣。

復官揆師

奉手教，洋藥餘銀二萬七千，擬奏明以一萬濟浙江，一萬濟皖南。查浙江軍事至緊，其地有甯波、大戶，儘可爲助；王中丞平時久處優厚之境，一旦緊急，故公牘催乞，不厭其詳，非如林翼等之從苦中過來也。廷旨部文，至今未及浙江之餉，蓋聖人已知鄂力之艱難矣。至皖南本屬無可生發，然以一萬送小浦，尙屬可行。若周天受一軍之在甯國者，尙無帳房，兵勇通有家眷，卽潰散亦是應該也。愚見部中撥餉，亦明知其虛無而毫不著意，姑以

此了紙片價耳。其著意惟在京餉者，奏明以洋藥濟浙皖，部中又生出許多波折，恐終是著令鄂省另補京餉耳。又都公留鄂之摺，初旬可批回，昌營專防英霍，萬不可去，但未卜都公果能留鄂否？如不可強留，亦必再索萬金及數千金之餉，實則淮陽清江一帶，餉比鄂中爲優，天下惟鄂是苦人，是笨人耳。滌帥督兩江，日後必於兵事餉事，大有起色，惟兩江之督，斷非徽甯一路所能成功，應以一枝出浙江，以包蘇州之後，并造水師，以一枝出淮安揚州，造水師，則江湖河海之血脈皆通，而鹽場可保。其一枝出徽甯者，又須分三小枝，造水師，以通東壩太湖，則江甯常州蘇州之賊，處處掣動，如此乃能成功於二三年之內，否則終無了期。李次青、劉霞仙、左季高均應爲滌帥之助，乃能分布施展，兵餉兼籌，若僅一二路進兵，必無濟也。故愚見仍以留左爲是。江督之職，只要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鈞意以爲何如？新仁等營已回到英山，卽日速到江夏青山營，弟尙欲另撥信左等營回省，以重根本也。

復嚴渭春方伯

奉手書，具承一切，觀唐之才，公屢言之，均致之滌帥矣。滌帥亦思皖南可恃，卽移節淮揚，其地江湖河海，一氣卷舒，且以鹽爲富強之本，如相得益彰，吳事之幸也。弟於兵戎之事，向以外賊主撫，內匪主剿，爲定見，弟無疑於觀唐公言。圓通之病，弟尙疑之。滌帥德高而謹慎之過，季高才高而偏執激切之過，均性情獨往，不能易也。弟今春憔悴之狀，自分必填溝壑，四月以後，興致又別，亦殊不料。滌帥季公兵事，近年乃日進，可見人貴專一，精神所致，金石爲開，兄能稍用心，異日必受益，果決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直爽人宜兵，修頭修足修邊幅人不宜也。勒捐事待時而行，此外各事宜均應早爲籌度，或先勸後勒，一步緊一步，兄自與糧臺酌之。丹初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費，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弟之兵多，亦有苦處，鄂力要

苦撐一年，乃可保也。艱哉！人皆熙熙，如登春臺，我輩惟職思其憂耳。鹽勛加價，稿子均妥，七子同心，宣布盡力。籌謀乃可有裨。飢寒逼身，慈父尙不能得之於子，况夫勇悍之夫，戰陣之際，賊勢實較七年八年加五六倍或七八倍，今年必又倍於九年矣。笠西雲卿且不動移，雲卿之志如老僧，不願荊州同知之膏潤也。吳嗣仲有才實勝於阮，然弟是拙人，弟是下等才分，愛德而不好才，故德安一席，竟不能決，心中目中竟無其人，公再思之。

致曾滌帥（初三日）

左季高不願入蜀，以素與蕭軍不和，願依丈而行。來信并駱郭信附上，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爭臣，室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則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南，分謀淮揚，不出仁人之疆域，臨事決疑，定策必大，忠於主人，兩路均是一面之才，且吳禍大於蜀，不難執理，直陳請丈專稿挈銜拜發。

復孫樹人司馬（初三日）

得書，具悉種切；近舒近霍山險各卡，次第完修，至為欣慰。惟迭次函札，俱言礮卡並修，來函言卡而不言礮，何耶？夫有卡之不可無礮，前後各批札函，已詳言之。鄙意一卡總須五礮，或三礮，或六七礮，如品字形，心字形，梅花形，凡卡外一里二里，迎於必由之路，排設數礮，卡內拒於必由之路，橫立二三礮，均可制賊之死命，即兵潰勇散，賊即逼卡，仍莫可如何。又或於卡門內相距十丈，八丈，六丈，正中門設一礮，卡門外十丈，八丈，六丈，亦設一礮，均大有益。高下因其勢，左右酌其宜，務乞妥酌兼修，堅實落成，為要。北字左後兩營，應以不動為是，至該營餉糈，各局紳是其專司，自應力為籌畫，何得懈弛。現已飭營務處向英山捐輸借籌一千，未知應手否。英山、潛山皆百

姓也，似稍偏枯；鄴兵千名，亦由營務處酌撥教演，以資得力。一切情形，隨時函致，並回朱柳二紳，均同稟復為望。

復武昌縣錢穎瀾（初三日）

接到來函，並另摺具承一切，珂鄉蹂躪之餘，瀛眷必經遷避，平安之報，跂予望之！所擬浙省籌餉八則，有可採酌，亦有窒礙，詳復於後：

一、所議私茶改歸甯波通商一節，可採。

一、所議內地海船改歸甯波貿易一節，可酌採。

一、所議鹽法暫時變通一節，總須化私為官，商民均益。

一、所議勸捐分別辦理一節，可採。

一、所議釐金應設分局一節，可採。而辦理尤在得人，浙江向以釐金為中飽之資，驟而繩之，怨謗叢起，誣人嗑人，可慨也已！

一、所議放餉分搭餉票一節，天下事惟實可御虛，拙可制巧，餉票是虛是巧，誤國計而妨民病兵，莫此為甚；窒礙難行。

一、所議捐局仍照銅捐辦理一節，亦有可採。軍務省分捐輸，多係通融辦理，做照銅捐例六成收捐，以三成現銀上兌，餘搭餉票，亦權宜之法，事屬可行。

一、所議嘉湖蘇州一帶應重用水師一節，天下兵事，北以騎兵為要，南以舟師為要，嘉興、湖州、蘇州係屬水師，此條明白曉暢，為切要論。

復余會亭（初四日）

接來函，具悉。管家渡樂兒嶺外一層邊防，應以三石嶺、六萬寨兩處爲總要，且險隘天成，足資保障，應卽建寨設礮，擇日興工。凡一卡總須五礮，或二三礮。凡建寨之處，其緊要門戶，迎於必由之路，亦須建礮，則寨乃可穩。惟須因地制宜，剋期蒞事，以期有備無患。其土地嶺等處邊牆礮所，卽日興工。此是內防，只應派團勇十名巡守，官軍仍應捍蔽其外也。至切至要！

復嚴方伯

奉手教，具承一切。守城札稿，刪去煩雜，尙應堅守。十州縣清查案，嚴檄行之。礮卡另是一案，不牽入城守之內，明日再行也。公意守邊第一，守城第二，愚意守城專一而功大，爲第一義；守邊紛歧而功小，爲第二義。設城不可守，古人何以必設城哉？城不失，則賊固易破矣。南岸本無憂，可放心；公欲札飭藩糧二庫，各存二十萬之銀，以備急需，遠謀深慮，弟所不及。第行之已遲，則無益。發之太驟，則有害。七八九年餉足之時，未行，今日餉已竭而後行之，故曰已遲也。刻下各營，日以欠餉向舟次委員討賬，委員向丹初兄討賬，久拖欠，噴有煩言，是徒使客卿爲終日之憂，而大局有不支之勢，故曰太驟則有害也。本年蘇杭常州之失，均各六十八十萬，百萬白送與賊匪，而民間之存積不與焉。每念及此，感喟何如！愚見此事總須當可之謂時耳。當其盈時，應可封存，留有餘以備不虞，此冢宰制國用之說也。當其歉時，應卽發散權濟一時，而不復計後日之有無多寡，此有鑒於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及朱鬍子、金交椅等事也。竊念當伯符司度支時，弟在省中傾兩庫以供之，如取如攜，隨支隨放。丹初兄既不能悉二庫之盈虛，性情專摯，窘迫其手，則丹兄更苦。求正人以興楚，乃使司農仰屋而嗟，心竊不安。然此猶卽客卿之心境而言。本年之事勢，或秋或冬，是狗逆必爭之境，毋狗子狗均在安慶，夫豈甘心困斃耶？弟意保楚以謀吳，成功則天也。圍金陵而先失蘇，常覆車之鑒，亦可隱憂。一年之中，存亡安危，所關甚鉅，弟非不與兄同心也。

不苦撐，不咬牙，終無安枕之日矣。請與公約：藩庫常存銀十萬，糧庫常存十五萬兩，姑以戒備不虞；其餘各項，均請視丹初之憂樂盈虛，而時濟之，并求丹初同伯符公商酌發，伯符路數較熟耳。兄意謂得札可以擴賑，弟意慮各處之賑及督撫以下大小支應，則可以擴糧臺之賑，則不可。弟除應捐四千外，六月以後之養廉一概不領，并懇求揆帥亦均暫寄庫中不領。凡領養廉者均視此。凡一應司中支付，均請開示節省法門。一井先急軍需，付糧臺而供前敵。多舒李楊四大統將，余成梁吳等四小統將，弟訪察最久，實屬勇額不虛，臨隅不懼，希庵、厚庵、雪琴手筆最闊，然而不以官養家也。或者天憐其愚，猶可久持乎？楚人敬畏不怠，非得桐城、安慶、廬江、破巢湖，而以水師入內，不準縱樂自怡悅，得此之後，弟必先撤萬餘人，以節每月七萬兩之餉。其時任提存三十萬兩，亦可行也。今年之打狗也，勢如騎虎，我亦無法，何以有寬汪梅村前寄我一函，求兄與丹初、伯符、香雪兄妥籌擇行，此曠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視。

復多都護（初五日）

貴營分飭日內移駐挂車河西，其地距桐城稍遠，而距龍井關、練潭等處，尚在五十里六十里之間，能否聯絡一氣，呼應靈通，即鉅股上犯，不致為其所乘，老兄必有把握。都將軍近又奉到廷諭，飭催前進，弟與揆帥奏留一節，計初八九日可奉批，未知聖意如何。大約都公未必可留，而六起馬隊與昌營三千三百人，則心難抽撥耳。愚見貴營駐紮之地，總須左顧右盼，照應龍井關、潛山、練潭等處，乃為萬全長策。前路地勢舒展，則我軍戰勝，可以追殺，敗賊馬隊之力，如鶴盤遠勢，乃可得訣。且後路聲氣聯絡，即大股猝至，可杜包截狡謀。老兄高識遠慮，尚乞預為酌度。至介唐新募之勇，弟飭其七月初旬，必須趕來，十七日奏調批摺，近三日可以奉到。其兆字五營現已飭令斂入山內，並囑孫樹人代為照料，惟介唐去後，官心與民心不洽，隔省辦事，實苦難施展耳。

復衛靜瀾侍講（初五日）

豫州中原樞紐，任撿逆之縱橫馳驟，無復過問之人；縱賊殃民，羆勇爲賊，日朧月削，民命何堪？弟將豫省近年顛連無告之情，樂正欺謾，搪塞之狀，臚列入告，又敬舉十六賢才而旭初其一也。兄春間在營，知弟憂吳，其時吳事方萌，人固以弟爲狂愚耳！此時下游之賊，無所顧忌，牽綴勢必悉數併力西犯，弟函致鄭松峰觀察，請於商固、光州一帶，厚集兵力，先事預防。松峰官聲本好，心地亦熱，但未審事權應手否？楚師本年兵力，分去萬六千人，現飭添募，彌縫其闕，亦俱未到而餉欲竭矣。天下兵事，南以舟師爲要，北以騎兵爲要。史於劉項戰事，於樓煩善騎射，擇軍中可爲騎將，及騎將權嬰各事，均大書之，是劉項之興敗，在有騎無騎矣。光武曰：「今日觀突騎之戰，樂何如也？」光武起春陵，新野間，且覩河朔騎兵之盛，宜爲此言。卽佛狸有足無足之說，亦其旨也。弟意欲兄募騎兵，以保楚之北門，而規畫豫州，當非肉食之近謀。大抵馬兵一人，月七兩可養，步兵二人，可養馬兵一人，馬兵一人，得力又可抵步兵五人，此則我輩之善取其長，而募所習，要亦須選擇訓練耳。兄處河朔，專募馬勇，是弟獨斷之見。來示欲勇丁自備馬匹，必不可行，請兄精選勇敢沈勢，尙取任氣之士百五十，購馬二百匹，多購數十匹，備馬力之疲，并購鞍韉等件，秋高來鄂，以精實爲先務，不能責兄以程限也。兄離鄂之日，或疑兄其欲隱，弟曰：「否否！一兄固非其人，且盜賊充斥之天下，何處可隱居乎？亦非其時，非其地矣。已將來函復函抄寄，丹初諸公，於本月杪摺差之便，專寄銀三千兩到新鄉，公便宜行之。弟惟盼虎士來助，同多公、舒公、李公大戰三五次，便乞公獨當一面耳。弟病久矣，時不可病，義不可病，左公會言凡人之病，是志不帥氣，旨哉斯言！弟竟不可病矣。如出口購馬，則須請票請咨酌之！」

復江撫毓又坪（初六日）

奉到排單，寄示，敬領種切，備荷德念，感何可言！竊謂兵之強弱，將之勇怯，滌帥久於豫章，當盡知之。某應征，某應留防，某應裁汰，某應添募，世叔可虛懷詢之。滌帥有兼轄之責，又是後路根本，必不能緘默不言也。孫參將昌國臨陣勇敢，可勝營伍之選，姪敢試保，統領則須別有權衡驍果之人，往往因權重而驕縱，日久則流弊滋多，甚且成尾大不掉之勢，異日遂與地方官及督撫相齟抗。孫參將德性器量，向在內湖，能否經轄全省，請詢雪琴。如雪琴與滌帥以爲可用，則無不可行也。蕭濬川病歿成都，出師未捷身先死，良爲惋惜。姪力疾從戎，前請假一月，仍在營調養，刻下略可支持，增以奉慰！

復余會亭副將（初六日）

得書，具悉。壹是幹臣移紮青山，莫爲後勁，樂兒嶺一帶，趕修調卡，立志必果，勒限必嚴，堅實落成，每調必分派十人防守。來示「有所自恃，而不爲人之所誤。」一語，是謂能自立，是謂能君子之強，忻慰無似。至所論「援賊內犯，必指天堂，外包必指商固。」尤爲洞悉賊情。調卡成，則捍禦有資，緩急皆有足恃，亦節減兵力之一法也。貴營抱病勇丁，亟應調理，所需藥餌，現已飭營務處專送矣。

復毛驥雲（初七日）

奉惠函，具承一切，稠樓工費，此間每座不過二百數十千文，業已辦有成效。襄陽木工工程較貴，必不至千串之多，應請老兄核實籌辦，以節浮糜。至老河口之土堡土濠，一律修復，因利乘便，應卽實力行之，殊切懇懇。襄陽差蠹，實爲通省之冠，來示「西鄉蠹役張紹榮倚勢嚇詐，魚肉鄉里。」亟應不動聲色，設法密捕，弟已另備公牘二分，一行道一咨軍門，存於道署。一俟尊處勦擊到案之日，只係審問真名，不必復訊案據，可卽密咨軍門。

飭營會同正法，弟向在黔中，凡遇積匪，卽如此辦法；至此外，姓名不能記憶，惟知差役之窮凶極惡，以襄陽爲最耳。又來示：「北鄉顧三彪兄弟恃勢逞兇，無所不至。」等情，大約府縣之所畏者，卽是此人。梁令乃良吏，不能如一降賊，何可傷也。已惟尊意，欲會宗君往拏，似不可行。凡兵皆不可捕盜，凡貓皆不可捕鼠，此近年之變局也。惟顏軍門之爲人，與近人不同，爲可敬耳。弟意此事大患在三彪四彪兩人，須將三彪四彪先行懲辦，則五六等彪，不難應手。清恙未瘳，深以爲念，惟冀加意調攝，保衛精神，實所至企。弟病骨支撐，較之上年，有增無減，而默念時事，則義有進無退也。

致曾沅圃觀察（初八日）

各處計謀之人，老成之士，均謂安慶合圍，早期收復；則皖南皖北全局皆振。前者公言厚庵力主合圍之議，公乞厚庵希庵入關面商，以三傑謀一城，其謀必臧，未知近日所議已定局否？竊謂陸師稽延，致厚庵久頓黃石磯，於今三年，其焦憤情形，殊難言狀。皖南秋初有二萬餘勁旅來會，雖敵處孱弱可虞，然兵事以求戰爲主，怒賊而速使來援，未必不可咬牙切齒痛殺一番也。如與厚庵希庵商定，卽求決策定計，坦然勿疑，并請示復。

復方子白翊元（初九日）

承示「求治太銳，用人太驟」等語，非愛我不能直言；然時事艱危，何處更容世故，何處更煩俗例乎？且銳者何時驟者何人？尙祈明示，以期改過而從善也。前在宿邑面商之件，已令備公牘二分，交來紀奉上一，一係請查襄陽、安陸、德安、荊門四處釐卡之弊，及教匪頭目，并各屬奸胥蠹役等弊，不可宣布一係訪求正人，表揚節孝之事，可以宣布，應請足下切實訪查，隨時密示爲企。所到之處，不可接見官長，恐異日官長誣陷於台從也。

復余會亭、張和甫（初九日）

奉書，並地圖，具承一切；霍西正路，匯要門戶，來函言：「樂兒嶺爲第一重，土地嶺爲第二重，老鴉澗爲第三重，一形勢瞭然在目。老鴉澗二壩尙少，應增爲三；土地嶺之左右兩峰，四角尖，鐘鼓樓二處，各築一壘，不若各建二壩，以壩有藏身之固也。蕭家坑、蘇家坑建壩之議，原係專就土地嶺形勢而言，改建樂兒嶺，最爲妥當，但嫌二壩不足，應建三壩，五壩，或七壩，聲勢乃壯，非寨不能清野，非壩不能堅壁，彼此互相聯絡，外防穩固，而第二第三重門戶，必可無虞。至土地嶺去路左邊大坳，壩卡並修，以求無隙可乘，均是妙著。亦須三五壩，乃有形勢，尙希嚴切勒限，堪實落成，並將霍南各處山險，妥速履勘，爲要。鄙意總以運籌霍山全局爲要，平時派民兵十人入壩堅守，仍以官軍千餘人，另紮要地，助壩卡之聲援，尙應另籌二千人，在活潑之地，以備援勦，此地此山，此軍，乃可萬全也。」

復曾制軍（十一日）

奉書，敬承一切；季公隨征之奏，到祁門，即可拜發，作梅言：「造船須在九江，武漢下游，無木料，蘇絨、秀油。」蓋價值倍蓰於上游也。意欲造成，直從賊中打去，事勢固爲直捷，而心以爲危，尊見以爲何如？又言江蘇內河，桅木須與外江稍異，河窄橋多，不能安桅，須備活法，作梅兄到益陽，訪聞先嚴舊德軼事，并閱所著書，慨然深閔，以必得佳壤爲志。所卜新穴，距舊地二十丈，林翼昨已遣人歸取土色，六月杪當可到也。作梅言日期，七月最佳，入九、十月，亦可擇用，如可假四、五十，卽先行前往，相度而行，林翼隨之以畢此願，如待懷桐之克復，則作梅歸里，明年再定。林翼在此，僅彌小缺，而大局安危，必待三傑，及援賊之未至，奏乞四十日之假，得以馳歸稍贖罪戾，安

慰先靈實所深願！惟當吳事潰決之後，軍情擾側，朝野驚疑，留此終年，於事固屬無補；去此一月，於心終覺不安；又疑不能決也。時事艱難，林翼又復神疲氣短，作梅之意，蓋深念之矣。此中遲速行止，敬求鈞示，書院地基，距先嚴塋地舊穴新阡，均不過里許，山川靈秀，毫髮無憾，已遴請鏡瀾十二賢人經始矣。

致曾滌生官秀峰駱顓門（十三日）

六月十三日奉初五日六百里寄諭，聖心眷念蜀疆，兼以彼中軍政需人，欲令左季高京堂獨當一面，天眷西顧，宵旰憂勤，曷勝欽佩！左公留心軍事，成謀勝算，原可任使，惟向未親歷行間，且只三四千人，亦恐不能獨當一路，其性情過激，若與心誼素不相屬者共事，恐難免決裂以徇，其於蜀事亦恐無補，不如暫附滌帥滄海之量，百川皆東，吳禍其庶有豸乎？蜀亂初生，軍政久弛，滇匪囑匪訖於內，石逆耽伺於邊城，非老成壯猷，未能挽此危疆，鄙見劉印渠中丞隨江忠烈軍中多年，轉戰粵湘皖北江西等省，久於行陣，軍旅之才，忠良之節，均可信任，林翼素不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而屈指計數，自以劉中丞入蜀督辦爲妥，前疏中已與張石卿先生並提及之，若令由間道出酉陽秀山兼程以保川東，取徑猶易，不難及時補救，粵西司道尙有人在，亦不至遽失泰山之依倚，且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以巴蜀之財賦，居楚地之上游，足以養兵平賊，清內寇而禦外侮，與局守桂管，緩急迥異，擬卽據情入告，未審尊裁以爲如何？

復多都護（十三日）

六月十三日奉到十一日惠函，具悉蘇常之賊已回竄丹陽，句容蕪湖及東西梁山等處，僞普王楊逆調集大股來援懷桐，又據探報「和州及巢縣黃山一帶均有數萬之賊」等情，此時賊在下游，已無所顧忌，牽綴其

目中意中，惟有楚軍耳。賊勢之多，賊情之狡，必較上年尤爲兇悍。貴部現在前敵，兵力自不可薄。希庵撥應各路，亦止數千人，不宜多調。均應如所示辦理，弟亦永不再撥矣。都將軍坐索兵餉，苦纏不休。此間兵力實難抽撥，只好如尊示所云聽其另募可也。

復舒都護（十五日）

奉手書，具悉。遣回殘廢官弁，及不堪用之西丹，業經抵省，交付之後，即可存而不論。我輩作事，只求問心無愧，自盡其職分而已。頃聞尊處馬隊月餉，營務處叩銀一分，安營總花營總又叩一分，弟前已函詢尊處，得尊處回信，均是實情。後又函請尊處，速即嚴行禁止。又現在數月，每名兵丁，竟叩至一兩九錢不等，以作領餉盤費，並在營一切公用，省中營中物議沸騰，不勝駭怪。閣下公忠體國，軫惜兵丁，該營總及營務處等侵公項以肥私囊，致令軍心解體，怨歸閣下，貽誤匪輕。應請斥革嚴參，弟與兄至誠相接，不敢不以實告。應請嚴切辦理，飭該營總及該營務處將從前所剋叩各項照數退還，以平軍心，而肅軍政。實所至幸。該營總等貪鄙枉法，欺兄忠實，結怨衆兵，必應嚴行參辦。再前次馬隊從霍山拔營，花營總於沿途應夫外，復額外索夫價錢五十九千文，並將道士冲沈委員轉運局拆毀。此項錢文，係章從九面交岳營總營務處庚弁收領。應請閣下嚴飭歸繳岳總管是令。弟更不應誤我兄聲名也。大屬非是，弟與兄相依爲命，公家之事，知無不言，必不敢稍有徇隱，以負閣下。尙其諒之。并請將尊處營務處營總職名開送爲妥。再老兄不識漢字，恐此信拆後，貴營務處通同一氣，上下相蒙，亦不實話告兄。茲將信函封好，即交專弁面交。

致閣丹初農部（庚申六月十五日）

前將酌增舒六公費一節，函致合端，諒蒙察照。舒公忠厚樸拙人也，打仗忠勇，不欺不猾，實近日戰將中不多得之員。現已將該營剋卹月餉，彌補公費之事，一律禁止，應請老兄速行籌給公費，以資辦公。蓋責人以法，須養人以私，乃所以養其廉也。似不必斤斤計較爲是。

復都直夫將軍（十六日）

奉到惠函，敬承一切。麾下督辦淮陽，迭奉十餘次廷旨，飭楚撥兵，迄今尙未成行。楚師本年兵力分去萬六千人，實形單薄。兼之蜀吳警變，釐金大減，鄂餉虧欠至鉅。又因四川蛟變，本年水災特大，荆宜漢沔同爲澤國，兵飢民飢，焦灼萬分。狗逆大股上犯，均是意中之事。昌營以三千餘人獨當英山、霍山、潛山、山險之要，兼防六安商固一帶，情形已熟。且據余副將稟稱：「每營五百餘人，染疫者居其大半。」可請將軍派員前往，密查虛實，并查明地勢，兵情是否自可明白。其不可抽撥情形，七十日以前，早經說明矣。現已函商希庵禮堂兩兄，擬撥趙國香一營，譚仁芳新中一營，擬張寅恭改帶選鋒一營，都司吳亮才一營，撫標守備胡世英一營，共二千數百人，均歸趙國香統帶。趙國香有桐城之罪，亦有八年麻城三千人獨禦陳玉成，不得逞之功，至馬隊之事，弟向不經手，無從代籌也。

復余會亭（十七日）

奉書，具悉。壹是前得張令來稟，據稱：「六萬寨險隘天成，宋時舊址猶在，可以因基修築，妥設守備。」霍城形

如仰釜，憑高內瞰，動靜皆知；每次大雨，則城內積水數尺，幾無立足之所；不如建寨保民，做古人堅壁清野之法，乃有實濟。」等語，與來函大旨相同。業經照準批行，並咨明江督部堂、皖撫部院在案；即請察照，至貴營應駐何處？惟足下妥酌，示復爲要。樂兒嶺似非僅三碼可守也。酌之。

復黃陂釐局姚桂軒（十七日）

接奉惠函，具悉種切；自巴蜀吳越之警變，釐金日減，餉糈虧欠至鉅，飢潰將不堪設想；所冀秋冬大有起色，藉資彌補；惟足下速籌救飢之法，整飭局務，力救危暈，不勝感企。承示任事，可以隨材受恩，不敢先衆官人器使之道，敬事後食之心，斯言盡之矣。此次保案，楊鳳達應卽節去，留觀後效，以承盛意。

復舒輔庭都護（十七日）

目下霆營已隨濂帥渡江，黃州一帶空虛無備，狗逆逞志於下游，其目中意中固未嘗須臾妄鄙也。貴部馬隊，應請均移黃州，擇驛路近水草處牧養，庶可量內地之防，而伐逆賊之謀；蓋馬隊強勁，賊所深畏。今彌山彌谷，一望成羣，賊黨必卻顧而不前矣。惟弟意在下巴河西岸一洲，上離黃州約三十餘里，頗有人戶麥田；如此地可以游牧，地是驛路，水草又豐，且三面阻水，收放亦易爲力；倘有礙小民生計，則函商薛令，察看酌量，由官給價籌補；此外有無驛路便於水草之處，尙望兄台與薛令酌量，弟已另函致之矣。

復鄧守之傳密（十九日）

奉手翰，并惠寄各種書冊，均收到。尊大人五種，擬寄部中，刻之地志，編俟軍事稍定，再行酌付劄副也。濂

帥受任於覆軍之餘，兵力餉力俱形不足，甯國被圍日久，赴救尙遲；若此城不保，則滌帥進兵之路，尙多阻隔。皖北上游入年之久，無一官經理，并無一人過問，現經分飭辦理營務團防，添修礮卡等事，皖事當有起色。湖北本年水災特大，荆宜漢沔一片汪洋，所示靈泉洞一節，目前決不可行，蜚鴻滿野，不惜民而興役，以飾寺觀，人其議之矣。如疆土無恙，人民安樂，三五年後，再行酌議可也。

致左季高京卿

六千君子，可以獨往獨來，但願餉事不虧，不掣公肘，不攻堅壘，大功必成。霞老入軍，亦大有裨益。滌帥實授兼兵符，殆如中國相司馬之氣象，誠明之至，上感九關，軍氣孔揚，即公與霍老精神亦旺。七月中旬，似可啓行，途次行五日，即小住一二日，更覺體驗真切，邪門尙須一月，乃可謀戰事也。兩次覆奏，均滌帥官帥主稿，林翼於塵世之事，確守不爲天下先之旨，其意竟與人迥異。近年督撫以不帶兵爲自便之計，亦且以不知兵爲自脫之謀，此所謂甘爲人下，而不辭也。凡事以謙爲美德，惟兵事不可謙，謙則爲敗德，且手中腹中無兵無將，即一步不行，公謂張公氣魄資望，大勝於劉，不知身在干戈之際，氣魄資望，一錢不值也。營中公費，須多定數目，丈到皖南，須添招本地正士，聚人曰財，毋學鄉里老儒，得一修金，便覺一生喫不盡也。軍事以用財養賢爲正藏法眼，嘗笑世無不用錢之豪傑，亦決無自貪自污自私自肥之豪傑，公之小廉曲謹，婦孺知名矣，不私一錢，不以一錢自奉，又何疑而不以天下之財，辦天下之事乎？

復曾沅圃觀察（二十日）

奉惠函，敬承所示，運籌帷幄，周而無遺，想見馬文淵聚米爲山，虞宣撫以笏畫地，意態雄傑，虜在目中，應一

一如尊示辦理。城賊已成釜魚，早期肅清，則廬江無爲，巢湖等處，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餉糈雖竭，林翼當力籌二三萬金，爲他日成功之一助。都公不諒林翼苦境苦心，實是無法，不得已只好撥親兵二哨以資其行，而廷旨必又嚴行責備矣。巴蜀財賦之區，居楚地之上游，宵旰憂勤，卽應力圖補救，現已奏請劉印渠中丞入蜀督辦，如蒙俞允，必能清內寇而禦外侮，力挽危盪，蜀事有轉機，亦楚之利也。

致衛靜瀾侍講（二十日）

貴省近年以來，百姓之身家性命，其爲撻逆所傷殘，兵勇所荼毒者，不堪設想。雲浦中丞奉旨督辦防剿事宜，蓋帝念中原長城倚重，誠能改絃易轍，一反從前大帥所爲，或可稍蘇民困。自古未有不戰而能守，不剿而能防者也。弟前此賢才之舉，曾列旭初大名，二八同升，必不難宏濟艱難，及時補救。惟團練可以濟兵力之不及，而不可與言摧陷廓清之事，以額兵所無能爲力者，而責之不教之鄉愚，以糜費數十百萬之餉，所不能有成者，而責之不名一錢之民捐民辦，此則私心所未安者也。近探賊衆分布和州、蕪湖兩岸，勢已西趨，前請閣下代募虎士百五十人，如力不能及，則馬隊百人亦可自成小隊，購馬二百匹，並備鞍韉等件，秋高來鄂，以資征剿。茲奉上銀三千兩，惟閣下便宜行之，不勝感企。南人使船，北人使馬，取其所長，而用其所習，弟惟日盼鐵騎前來，如何選法如何操法，諸候尊裁，非弟所能遙度，亦不責兄以程限也。

復孫樹人司馬（二十日）

大抵山險結寨之處，可建碉樓；若平原曠野，四圍空闊，無險可據，無基可乘，恐徒費財力，當作罷論。舒紳朱容等倡義旂而練民兵，著有成效，深堪嘉尚，應卽札獎照辦，而以秦楮朱董詣紳輔之，並聯絡汪彭二紳一氣，孚

心和衷共濟，一一如所示辦理。至霍西之樂兒嶺、土地嶺、老鴉澗等處，亟應設法興修，並將霍南之三石嶺、白沙嶺、佛子嶺等處，詳悉勘明，委速稟復爲要。昌營勇丁，不得以新章爲辭，遽行裁減，其應設法補苴之處，已飭營務處查議矣。昌營撥員勇至北營教演陣式槍礮，自屬可行。禮左營應發功照六十張，分別給領，以示獎勵。前據張令余副將稟稱：「霍城難守，不如六萬寨險隘天成，可資保障。」守寨與守城同，失寨與失城同，業經咨明江督部堂，皖撫部院在案，應飭張令委速修築，爲是淮鹽一節，如能暢行，有益於皖省軍餉不少。自春秋以迄秦漢，及南北之史，均力爭淮水，凡用兵以水道爲綱，得江、淮、河、漢之要，則脈絡通而氣勢乃振，預謀淮河，非徒爲富計，亦爲強兵計也。惟越竟圖遠，殊費周章，利之所在，人爭趨之，鄙意久欲舉行，並迭次函商祖庚、中丞，皖之利，卽楚之利也。張令諸多掣肘，已函告滌帥，盧又熊夥勇爲賊，令人髮指，皖撫優容養奸，反復陳說，付之不問，當並函告滌帥，此等敗類，留之何益，當有處置矣。

致曾滌生制軍（二十一日）

荆宜漢河水災重大，各處釐局，冲去十餘處，前擬官捐，後接派民捐，刻下尙須緩辦也。丈之批牘，言簡而當於情理，無冗字間句，而意義精深，殆如東坡、批范、淳甫講義也。林翼批牘，或比俗吏爲優，以此上塵冰案，殆如河伯之望洋，又如子貢之言宮牆也。去年多病，多月囑黃子山，飭各房書吏，雜鈔十本，亦不過十存四五耳。十本之中，抄存二本，作梅閱定，偶有圈點，辱承台命，謹以就正有道，臨發又增慚愧，欲不寄去，而又不可也。

致閻丹初農部（六月二十一日）

毛旭初若肯往返函商，弟當告以愚慮。第一要件，要練馬兵四五千，步兵一萬，乃可保耳；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今日之說，團者是也。

致閣丹初副郎（二十二日）

劉公入蜀之議，諒可補救萬一；然蜀中必無完膚矣。四面環繞，楚之存者幾何？近年賊計專布遠勢，而我輩并忘近憂，可傷也已！團練之說出於邸論，謂一有團練，則凡兵可撤，凡餉可節，大抵肉食之謀事，總在便宜；如言兵則以不費錢、不費力、不選將、不立營而委之團練，如言餉則以大錢鈔票等事為至計，其弊無窮，誤國殃民，只生於浮偽討便宜之一念耳。請餉安得有餉，姑發一笑。

致左季高京卿（六月二十三日）

公入蜀，則恐氣類孤而功不成；此愚人之私意，即昇以蜀督，而自薇柏以至州縣，多為小人，官作亂於上，民思亂於下，吾恐丈之必不能堪也。且未亂易治，已亂易治，而將亂難治；其上下官吏，異常放恣，異常昏庸，異常險詐，蜀事是也。舉劉入蜀，是不得已之計；近年天下督撫，多半不能兵事，亦且無處募勇，方今天眷西顧，震恐悚惶，凡為人臣，宜如何籌謀盡善，以答君父之憂哉？

致曾沅圃觀察

二十三營，即移營合圍，此事是全皖根本，即是謀吳根本，安慶不得，全局不振；惟丈毅然行之，至援賊之多寡，他處之安危，實在多幸，斷不致掣動安慶圍師也。凱章十六日，乃始從湘鄉起身，而各路之乞兵於滌帥者甚切，安慶對岸，求丈乞兵於江西，或可稍斷接濟，是為至要。速與滌丈言之，必祈早到，否則北岸緊而南岸仍然偷

漏，無益也。

致李香雪都轉（六月二十四日）

沔陽密信，紅沙廟豐口頭，仍須修築；然不講究根脚，則不能踏實；漩渦卽是脚虛之實證；凡築牆造屋，皆然。作人作事，亦無不然。司馬公脚踏實地，便是經天緯地之奇才。排沙口築室道謀，羣言淆亂，莫得其衷，可請密商方伯，委實心虛心人，前往密看，仍須周覽博諮，以盡其情。左菱州之外，尙有人否？浙江之餉，富於湖北，現在軍中及官場受用之數，舉劉入蜀，與人才不如左，而氣度較勝，橫覽七十二州督撫，藩臬，竟少帶兵之人，亦無門路可以募勇，則舍此豫州牧，固無人矣。滌帥來函，尙不滿意，其惜人耶？抑歉之耶？我見似屬不錯，大約石逆入蜀，卽令以劉蕭二軍并力謀之，尙須失陷大半，如無此二軍，則全局皆危，不可收拾。劉公早到，挽回大半，尙可望異日之增人以補救之。天下皆須兵之地，天下無帶兵之人，是大可憂矣。團練如何禦賊？毛公奉檄，亦且束手。吳木齋一生立志，天下無不可守之城，麻城緊要，可遂其志，此地係北防正路，麻城不失，則黃岡、漢陽之團風、陽邏、巴河、宋埠、沙口均穩。元宋之際，此爲元兵入鄂州之路，而必以先固麻城爲本，則固近日北門第一關也。

致嚴渭春方伯

徽帥月費三十萬之餉，浙帥月費五十萬之餉，問其兵，則答曰：「六萬人，三萬人也。」問其謀與其摺奏，則入盡冒爲吳孫彭韓矣。乃急則求此不足萬人之曾滌帥，且惱羞成怒也。湖南各軍，弟已羽檄交馳，然非七月杪不能則防。滌帥詢我，以言「已酌籌」復之，仍請集思益我，我將以公謀告之滌帥，而不攘爲我私也。

致曾制軍（六月二十四日）

安慶宜合圍，經厚庵、希庵、雪琴三條會議決策，必有十分把握。沅公已照辦，林翼亦迭函請其毅然行之，坦然無疑；援賊之遲速多寡，與他路之成敗利鈍，安慶一軍儘可不問，志專則神凝也。其卷舒操縱，必以水師爲根本，可穩固無虞。安慶對岸水師艇哨，無可依泊，沅公求江西二營助力防守，以杜油鹽柴薪之接濟，乞速籌之。又坪屢言軍事，林翼屬其舉國以從，公指揮近狀何如？官帥復奏，左公督辦，須期速效，舉劉入蜀，與鄙見同。細思督撫多半不能帶兵，又無門徑可以募勇，舍劉公別無可舉。少荃帶勇多年，中道自畫，若一勁到底，必有可觀。兵事尙早，毋卽厭苦也。揚州水部都督亦須另籌陸師萬人以翼之，是非不明，節義不講，此天下所以亂也。近因澹公撤卹，頗致悲憤，錄原奏及旨求指示如何爭正之義，及措詞進奏緩急之宜，如可挈銜會奏，庶幾此心乃安。

復金逸亭伍次蓀（六月二十六日）

蘇州十三日寅刻失守，張壁田十四日退至杭州，可爲痛哭。接次蓀二十一日手書，領悉種切。次蓀尙謂常州未失，狗逆正在相持，似不盡然。春間我欲救吳越，無人以爲然，至今恐不能救，不可救而又無能救矣。秋冬之間，必挾全力西犯，謀楚，旁擾橫軼，以圖牽掣我師，不可不預爲憂思，準備如山內之兵，應禦於境外，則兵當在前，擇霍六固始、商城等處駐紮，如應禦羅麻之間，則恪守希庵先生遠勦近守之法，兵力當注重於黃州之上，或羅田、松子關三四千人，麻城大小界嶺三千人，黃州三千人，及是時閒暇，以兵駐之，該處未有新修礮樓卡關，並無人守，若以夏令派人守之，逐日加修，則勇丁不致自逸，而工程完固，防備益堅，且無事時之勝著也。鄙見如此，未審孰當，應請斟酌機宜，迅卽示復，爲企鄙見兵愈遠而力愈分，懷桐是第一關鍵，天堂是第二關鍵，懷桐未復，天堂不可無兵，其地可以控制數州縣，而又常有糧米可採也。鄙意兵事以夸大矜張爲遠爲忌，收斂固番切近爲貴，霍山余軍應否撤回天堂，以二千五百人或三千人爲守，又以五百人或十人分守霍山西後五十里之土地。

嶺，此隘聞五百人可守，然未親歷其境，尙祈詳悉。函復又有流波磴之觀音坎，大尖門，此處現已修闢，各派百人守之，力必不足也。似此布置，只棄去霍山一城，而天堂既有兵二千五百人，其土地嶺觀音坎、大尖門、羅田、松子關、麻城大小界嶺，又分去八千人，似山內已可有備，而潛山、太湖、英山、蘄州、蘄水、宿松可穩。此計似較穩也。或曰：不如合力遠勦，然弟總不以爲妥。請公同酌量審重，計出萬全，明以告我。月前曾以此意隱約函致幹臣會亭，亦不能深喻其意也。

復曾制軍

天下人心更有挾夷以求寵利者，是又孟子所不及料也。林翼服作梅方而愈，作梅爲我定計，向晦不看公事，不寫信，初更上牀，二更靠枕，五更卽起，服藥粥一碗，行之甫三日，頓覺精神大益。總須師丈之有恆心，乃敢自信其有效也。本年春間，將散營盡歸禮堂，志在得統將者已三年矣。幸得統將而不知留些，散營亦有分撥之益。禮與希均不肯撥兵與人，昔年迪庵則專意撥兵與人，其純忠在此，其失機亦或因此。大軍駐祁門，賊所深憚，張家灘暫可無妨，乞酌之。凱章五千人已到袁州，浙中乞師，俟次青李公凱章到齊，再酌。大致須萬人出浙江，萬人出揚州，又二萬餘人謀皖南，三萬人謀皖北，然後丈之大勳可集。鄂中竟無力解浙餉，部文言解到浙江，以供丈用，鄂中應改爲解到丈處，以供東征之用耳。

致曾沅圃觀察

二十二日將關內關外各營，概行逼近，直至車經渡而止。此軍舒卷操縱，府庫倉廩，均以水師爲根本，故前濠後濠，安慶宜之他處尙不盡然也。林翼在天平架，李忠武在供山，預議後濠，乃各於後面十餘里興工，其時惟

邢星槎遵依靠實辦理，人固笑其拙也。石逆到後，則後濠變爲前濠，人又嘆其巧；此論本出於李忠武，林翼至今思之，有餘情焉。

復楊厚庵軍門（六月二十六日）

安慶合圍之事，經韓范諸公謀之，同心同力，成此美舉，必能計出萬全。弟前復沅圃先生書，已極力贊成矣。承示沅部深溝高壘，堅守不戰，卽援賊竄至，可恃無恐，惟東門外須添營扼截，直抵江岸，則圍師接濟，可由大江運送，城賊糧終有時而盡，可望成功。仰見碩畫老謀，算無遺策，至迎勦援賊，希庵當可獨任其難，不至抽調圍師也。

復余會亭（六月二十七日）

足下擬俟調卡落成，以二營駐於霍南之三石嶺，白沙嶺一帶，以一營屏於六萬寨之前，以二營駐於霍西之樂兒嶺後路，爲大尖門，觀音坎各處策應之師，所擬大概各情，有不得不分之勢，而鄙意仍嫌其分而力單，慮有備，轉恐慮處無備，仍須隨時斟酌，惟聯絡前路舒六，水旱各團，囑其穩守自固，切勿出戰，專劫賊後之糧，并以虛聲夜襲，使賊驚疑，斷不可於日間浪戰，并令各處概將新收之稻，入寨入團，的是切要之事，蓋清野則賊無所掠，堅壁則民乃有所恃而不恐，古今平賊之略，不出於此，可隨時董勸激厲之，敝處并允察核，尤爲出力者，代爲奏獎，以作士氣，而固民心。

復舒都護（六月三十日）

承佻乃閣下家事，無可代謀；俟功成後，自有調處之方。目前聽之而已。弟與兄同心同力，相期共濟時艱；前將尊函附寄省中，以扣分爲大衆公議所關，恐累閣下聲名，所需公費，弟已飭糧臺另籌。此事應請嚴切禁止！閣下雖無近利之心，誠恐爲人所誤，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兵弁聚處營盤，無故不準擅離，軍法自肅，馬隊占住民房，無惡不作，深堅痛恨！其有攜帶女人同行者，尤爲不成事體。大干軍令，種種不法，閣下既有所聞，亟應從嚴參革，萬勿徇縱，至切至禱。

卷三十三

復金觀察（庚申七月初一日）

得信，知尊夫人殉節，十年化石，一旦完貞，義烈千秋，流芳不替，可以愧今之官。太保督三江而下，賤無恥，不堪爲尊門作奴婢矣。老兄之門有烈女，老兄亦且不朽，其勉力自愛，講究兵事，以紓國難，而報家仇，毋過戚戚。

復曾制軍（七月初三日）

手教，具悉一切。東流湘後營，應候厚庵酌調。建德寶右營，獨防張家灘之賊，亦恐孤力，不如檄寶營他起防。張家灘而分其勢，卽以寶右營移安慶，對岸爲妥。賊勢賊情，殆以上游堅城，壘作守局，而於吳越地方，蠶食殆。獨儻宣城不守，則進兵之路，阻遏不前，既孤來蘇之望，亦非軍機之宜。宋國永、鄭陽和、楊鎮魁等，可先救甯國，則吳越之賊，必有所返顧而不能逞。廣德一帶，軍威旣振，則杭州亦可幸存。（時周天受尙守甯國府。）

致各牧令

頃接彭守禹門來函，據稱：「蘄州東路邊界，與廣濟接壤之柳樹山等處，有不法之徒，煽惑愚民習教之事；並有大冶縣教匪逃往該處，被其勾結約會，定期聚眾滋事。」等語；民之訛言，憚莫之懲；現有便道回省駐防，勇丁千餘名，密飭吳倅幹臣，由蘄州驛路並巴河一帶，沿途查辦，應請足下會商彭守相機而行，訪查實在情形，速即稟覆，實爲至要！

復李少荃觀察（七月初六日）

鹽務不難，在本剛正不撓之節，而出以條理精密之才，堅持不搖，如放棹中流，只須三五番風浪，即穩渡矣。東南諸公，交袞登場，以我視之，均有嗜欲，而無性氣；聞公之風，將始疑之，中謗之，繼且畏之，求之，望公憐之矣。與若輩同事，只賴此不患得患失之心耳，然與患得患失之人同處，非如公之強固，不易自立也。

致官揆帥（七月初六日）

前任黃州府金菊仙先生，於咸豐三年，粵匪復竄楚北，殉難黃州，其妻女眷屬，先於二年鄂省被陷時，亦俱殉節，闔門忠義，大節凜然，洵堪矜憫。查金故守在楚所至之處，廉正愛民，其治績優異，年來無此好官，忠節之概，賢良之治，實令人追感不已！身歿之後，不名一錢，茲其胞姪程廣文，赴鄂扶柩歸里，長途跋涉，資斧艱難，其家只寡媳幼孫，尚在休寧也。應請中堂俯念該守爲鄂省第一賢良，爲國捐軀，一門全節，與涇春義渠伯符諸君子，通商籌度，俾其忠骨五棺早歸，不致久淪異地，以昭激勸，而慰忠魂，是所至感。附上該故守行狀，並乞賜覽。林翼向不識菊仙先生，而每聞其德政，節欽佩萬分，如蒙中堂仁人優厚，忠良林翼願以二百金，增入贖單之後，七月歸款，寄交省中，並以附聞。

致韓南溪觀察（七月初八日）

左公入蜀，蜀重入吳，吳重然，合則兩利，分恐兩傷，惜不能合也。弟之舉劉入蜀，爲蜀謀，應如此。田忠普特營官，哨長才耳，湘人保之太過，黔人爭之太力，以致樞廷以爲異人。實則此等勇士，近年所在皆有，以言將略將才，則未也。終恐誤黔，并必誤楚。

復多禮堂都統（七月初八日）

奉到惠函，具悉一切。惟攻堅非至謀，扒城尤非善策。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相抗，精銳徒傷，士氣不振。卽如老兄目前攻二壘，帶傷及不列等不報者，約千餘人。若再以梯攻城，不知又傷多少。數百年無扒城得城之事，惟賊亂賊遁，乃有扒城而入者。卽古史所載戰事亦然。應請老兄審察賊情，別善良策。扒城之議，決不可行。偵探一節，尙希留意。實爲至要。希庵來言，老兄勤勞太過，尙祈節勞自重爲囑。

復荊州府唐蔭雲（七月初八日）

蘆花餘黨，不分畛域，嚴密查拏，所辦甚妥，不必飭知潛江各處門丁。劉海珊及舒李等，擡逐爲是。差齎徐順及全得升等，應飭汪令迅卽起解。居今日而圖治，總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非用吾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迨法立知恩，而賢太守之功德遠矣。

復李少荃觀察鴻章（七月初十日）

今春論和春秦定三向榮均是用違其才，又極論田興恕之不可大用，劉富成一夫之勇，不可爲大將，左公謂我刻，殆因此也。歷年江南人論兵將，均極寬宏仁恕，掩覆過失，羈縻勿絕而已；實因其人志氣不能自爲，不知兵事，故於兵將多恕詞；又其識見不屑爲兵將，故於兵將多鄙詞，以爲戰陣之事，非此輩不可。不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

復舒輔庭副都統（七月初十日）

奉到惠函，具悉清恙未瘳，尊體大不如前，系念綦切！惟時局艱難，正聖主憂勤之日，非臣子退閒之時；老兄德性忠純，軍心感戴，正須加意調攝，力保危憂，以繫衆望；去之一字，微論義不可言，卽以病狀上聞，亦未必邀恩準也。弟孱軀久病，精力已十分頹廢，而時艱勢危，亦不敢不免竭其愚，尙望餐衛榮調，艱難共濟，是則私心之所切禱耳！至令弟岳公之事，彼自不肖，非老兄之過；弟義應直言，兄已懲辦，卽是大公無私，此等事不必留在心中，不可因此而積鬱在心。天下情形，日見艱難，弟與兄惟有盡心竭誠，力所能及者，勉力爲之而已。此後弟兄同命，始終并無二心，尙祈鑒之諒之！

復曾沅圃觀察

霞仙信二件，均到；所論自正大，此公宜助滌帥，滌丈任重事煩，東至於海，南至嶺外，北及齊魯，滕薛之交，其西則及蘄黃，并長沙本郡所屬之壤土矣。非才不濟，全視乎人才多寡，以定興衰；公亦須力函懇之，求才當如白圭治生之法，不得不止，公其助力代求之！

致六安州鄒季裳（七月十一日）

翁中丞來函，已調盧又熊他處，而派吉鎮來六安。吉鎮何人所帶爲兵爲勇，虛實強弱之數，何如？應請密示六安地衝要，非強兵萬餘，難以應敵。若州城有水可恃，則次等兵勇布置守禦，不缺鹽米火藥，亦可守而不失。如吉鎮有志城守，切祈早爲籌度，以據城堅守爲主。俟賊來時，小股則相機勦，大股則堅忍不出，以挫其鋒。嚴飭地方，堅壁清野，以挫賊勢，而伐賊謀。城不可得，野無所掠，賊必不假途六安矣。

復會制軍（七月十二日）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黃公魏公均聽其言，祖庚寄耳目於撫標弁兵，寄爪牙於盧袁，寄心腹於楊恩，絃未有不潰敗決裂者。近年頗舉此義，以戒鄂中友朋，質之高明，以爲何如？甯國是進兵之路，此機不失，秋冬戰功，必有偉績；不僅有益於浙江之兵事，兼可大慰朝野之人心。此地不守，則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功效稍遲耳。皖南吏治，必以佳者來助，善守竟者守於竟外，林翼早知此義矣。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斯言也，其平吳之第一功乎？丈已得其綱領，游夏不復贊詞。

復監利縣唐鶴九（七月十三日）

足下以士行之勤敏，行李冰之事業，循良作用，知與庸吏不同，隄工堅實落成，監民百世之利也。慰甚！齋匪坊匪，亟應確訪嚴防，惟足下曉諭士民，切實訓練，是所至企。

復閻丹初農部（七月十四日）

治軍以整綱紀爲先務，而不在小費；飭營弟嚴行函致，革去各官，頃得舒公函咨，可感可敬！此公忠良，惟惜少欠精明耳。然果精明，又恐未必如此之忠良，幸以公費優待之，責人以嚴，不能不養人以寬也。

復顏相廷軍門（七月十五日）

奉到惠函，并抄示襄陽士民公稟，敬承一切。驥公德政在民，襄人愛之如嬰兒之戀慈母，可感可敬！襄陽近年以來，全恃公與驥公作長城之倚賴。羊叔子杜武庫不得專美於前矣。惟皖省上游，須有大員駐紮，前因驥公遷擢皖臬，業經揆帥奏留楚軍，就近辦理，於民事吏事，均有裨益，已奉恩旨俞允矣。

致襄陽府啓薌圃（七月十五日）

設險守國，古有常經；先事預防，軍之善政。濬濠修壘，諸事亟應集費蒞成，力求實濟。得驥雲廉訪來函，據稱「樊城濠工，現飭陶營官督率勇丁接辦，並另雇工匠估造礮樓，其濱臨襄河，不能建礮之處，修砌牛馬牆，彌縫其闕。至老河口毗連豫省，市廛繁富，爲捻逆之所垂涎，自應一律照辦。」查樊城商民，多懷觀望，房租捐輸款項，日久未經取齊，爲該商民自衛資本，自保性命，尙不領悟，可謂至愚。應請閣下嚴切曉諭，趕緊興修，並嚴行勒限，堅實落成爲要！

復郭筠仙太史嵩燾

滌公李公均憂危疑畏，丈獨居承明之廬，亦不可久退歸義也。天下大事，惟有德者勝之；丈欲徇小廉而不急救大難，不知丈之所在，益人家國，不可數計。又何嫌乎林翼才力薄弱，近年病久，滌公李公均爲憂之；魚勞則頽尾，鶴孤則悲鳴，亦丈之所心閱也。求於秋冬之交，至英山一會，懸榻以待，擁篲而迎，林翼一息尙存，非師保護持傳教之不可成立，尙乞鑑亮壽山。調入滌帥營中，使之依滌依季，可申其志。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獨入蜀中，非所宜也。政府不可與爭，疆吏亦不宜多言外事，丈旨精微，敬存不忘。

復荊州府唐蔭雲（七月十九日）

時事之壞，壞於人心澆薄；人心如此，天意不卜可知。匪黨連結滋事，亟應嚴密查拏，常澧隔省之處，不必行文，行之無益；各處官吏，苦無實心辦事之人，狃目前之安，而釀異日之巨禍，盜賊充斥，職此之由。承示委員察訪辦理，極爲妥善，另札出境查拏，惟閣下相機行之可耳。抽釐助餉，知我罪我，皆所不辭；而此一片救人之苦心，要可以對蚩蚩之氓而無愧。沙市各局紳，弟非謂其不好，特錢本不好，奈何使非破除俗見，妥立章程，餉錢滯礙難行，徒以遂市儈侵漁之計耳。

致李希庵方伯（七月十九日）

駱公來函，索求朱品文、劉重槐于高勝之營，斷難應允。劉重槐久隨麾下，尙可練成大器；近人均誤於討便宜，享現成之福，不知兵將非苦苦求索，自選自募，雖有亦不得力也。夫精兵良將，亦須運用得法，乃能有成；近人因朝命言及湖北，卽專意向湖北派兵，湖北何能以一省供應各省哉？天子之命，殆如父母之心，見不肯于破家，必令勤苦子分與以財，在天心則至仁而大公也，其如子孫之力不及何？

致曾沅圃觀察（七月十九日）

奉手教，所見遠大，即如尊旨，治將亂之國用重典，治久亂之地宜予生路，尤為卓越不刊之論。

致李香雪都轉（七月二十日）

天下治則輕小事，重大事；天下亂則重小事，輕大事。商政之季年苛察，而周政則只言所重民食喪祭，秦政苛刻，而漢政約法三章，弟昨以所重命題，即此意也。

致嚴方伯（七月二十日）

勘災徵糧，核實為重；我輩所為何事？不為民生起見，豈為富貴自封，如盜賊攫金之志哉？我兄言做大官須從百姓做起，知此則知稼穡之艱難，民之情僞矣。今某官至以筆墨欺飾，真文字澆漓之頹風也。該詞遁詞，害政害事。

致官揆帥（七月二十二日）

聞尊體日漸復元，應健脾胃為主，脾胃者人之元氣也。潛山天柱，漢代尊為南嶽，漢武巡狩，由盛唐至潛，登天柱，泛舟柵陽，射蛟潯陽，江中即其地。萬山從龍，獨產天堂野朮，土人以繩縛腰，別繫繩樹石間，跳身絕壑，懸巖間以采之，惜所得不多，弟服之大效，其和平中正，如老兄性格，付上一匣，計野朮三十五枝，如試服有效，秋冬更可購覓奉上。

復島口釐局但少村湘良（七月二十二日）

釐務無苛無縱，辦法自得其平；另示錢漕一節，立法初新，陋規徐起，自應嚴札查辦。細思此事，亦因散戶之不急輸，將使包戶得乘縣令之急，而抵其隙，至包戶納賄，則包戶有權，而窮民受害，已函致藩臺密札訪查，必須澈底根究也。

復宋雪颿工部（七月二十六日）

直夫不能任戰，而小心謹飭，非大帥才；因人成事，則有餘，獨謀獨斷，則不足。江北可危，鄂力不及，此皆不便明言之隱情也。滌帥不能急搗蘇常，近日有通籌全局疏稿，抄寄台端，可以得其大概。夷情必有舉動，海防最爲緊急，不戰而和，示之弱矣。折衝樽俎，未可易言，然本年斷不可議和也。農部借約，萬不能行，物力愈艱，民生日困，安得有餘資，以供借票？陸給練力爭，鄭聲聞聲起懦，不禁以手加額，正色立朝，可以卻敵，可以平賊矣。

復金逸亭觀察（庚申八月初一日）

聞籟門中丞現招劉嶽昭、黃子春入蜀，當爲得人。希公已派朱品文一營前去，當可了此公案。朱品文打仗尙勇，卻非統領之器；弟已函告駱公矣。春靈次青凱章先後俱到，左公七月杪由長沙啓行，八月節後可到，惟松江再失，上海亦危，江南恐無一寸乾淨土矣。大局艱危，憂心如搗，所示營勇需索紳局一節，弟已出示禁止，應請尊處派人密查，一併從嚴示禁。皖民火熱水深，亟應體恤，民夫一節，實非善政，其如何酌改章程，愛惜民力之法，乞請迅賜籌議爲企。

致多禮堂都統李希庵方伯（初三日）

查廬江三河來援之賊，探稱四萬餘人，其虛實多寡，尙待確探；如非大股，或可乘其來援，分兵先擊援賊；則桐城攻堅之師，不致前功盡棄，如賊勢果盛，或應照原議撤圍專剿援賊，此中緩急機宜，應請兩兄公商妥酌爲企，至謂乘機進取廬江之議，應待安慶桐城一齊克復之時，再請籌辦也。

復潛山縣蔣倜堂（初四日）

此時應講求城守之法，不得更萌他念；弟處必以五百人入城助守，并可先於附城之處，建立空心礮樓六座入座，賊來在即可酌定趕緊興修，凡守備專用鎗礮，不須多人，無論何樣城池，均無不可守者，須知有官守乃有民守，官先不守，則民不來，米亦不來，况大營之軍火軍米，均從潛山徑過，又何患乎無米乎？且城守十日，前軍必來回援，又何虛慌若是之甚乎？兄振興志氣，毋蒙苟且，先事綢繆，併力守禦，方不負讀書之志，若是野人寨可守，則韓公所謂苟此不能守，雖去之他處，何益也？

致曾欽使（初四日）

江南地勢，有畢生不見寒轎，而一里二里，卽須乘舟往來者。且五里一橋，守易戰難，舳板亦多半不行。又溝澮鱗比，十人爲隊，尙恐窘步，如可以步軍改小艇，易漿爲橈，去桅添艘後之櫓，如龍舟競渡之意，而僅留一人守艇，餘人均以短橈近岸，執械上岸殺賊也。蘇常湖嘉地勢，均是如此。

致曾欽使（初五日）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丈夫必以此議爲然。吏治本無不傳之秘，用行政之大，安能出丈範圍？林翼在黔，卽覺時俗之人，無一當意者。魏將侯心花怒發，而不知所裁。韓南溪張盧齋各有所長，亦均有所短。沈秋颿勤民事，察情僞，知其官聲之美，而不會共事一日。此在黔八年，所獨得而欣賞之人也。入湘以後，默察丈之鑑賞，乃自信益堅矣。

復張六琴觀察（初八日）

得自界嶺來書，知閣下惓惓於午帥，鐵潰之後，空拳自握，勢誠萬難收拾，其艱苦可念，其機局亦可危。賊薄壽春，翁中丞恐亦難於立脚，若舉長淮之險，以助凶人，則中原大局，不堪設想。憤恨萬狀。皖南徽甯之陷，與淮南壽六之危，情形相似。從此東師進步，閉塞不通，且防賊之抄襲我後，而盧江大股，尙隱匿未動，計以多方牽制，分我兵力，而後以數十萬兇悍之衆，求逞於懷桐，前軍逆謀，亦云狡矣。楚師欠餉五月，飢腸雷鳴，怨聲漸起，閣下想亦聞而見之。滌帥乘旣敝之後，餉地日感，賊有漸窺江右之勢，恐更日卽於貧計無所出，爲之奈何？

復余會亭（初九日）

敵兵據險，則兵氣聚而兵力可留有餘；聚稻入堡寨，則野無餘糧，而賊股不能久駐；兵民聯絡，守備自嚴，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可以言戰矣。兄慮兵力雖單，已調吳幹臣青山一營，前來協護，六安之賊，尙是小股游魂，大股未動，不能紛紛調遣。六萬寨工程僅四成，及此狂寇伏匿之時，趕緊興辦，實力督修，聚居民之菽粟，而四積其上，臨警之時，亦可以濟軍食。此間轉運殊覺大難，設局招徠，務與張令籌商辦理爲要。

復老河口釐局黃虛舟（十一日）

奉到惠函，具承一切，高識偉論，欽挹良深。鄂省支絀情形，迥非昔比；向來鹽釐二宗，每月可得二十四五萬，或二十七八萬，自蜀吳迭警，每月祇得四五萬串，或七八萬串而止。承示貴局釐金，七月較之五六兩月，漸有起色，欣慰無似。又示老河口濠堡經費，已集錢二萬五千餘，足以敷布一切。夫濬濠修堡，所以濟兵力之窮，而緩急有足恃，商人能知大義，深堪嘉尚。祈切實經理，以收成效，實所至企。

復曾欽使（十三日）

奉手諭：以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當謹守準繩，互相勸規，不可互相獎飾包荒。敬讀再四，痛自策勵，期保歲寒。林翼愆尤最多，罪戾尤大，惟自信用心無他，而不覺出言之太易，所望隨時訓誨，毋使爲小人之歸，感激成全，豈有涯耶？既承誥以「富莫大於節用，強莫大於裁兵」，謹服膺不敢忘。鄂餉經領春綜核，丹初度支，尙無浮僞氣習，丹初惇篤謹厚，尤屬西方榛苓也。

復李少荃觀察（十四日）

奉初八日手告，津門之事，憂憤同深；如有旨調楚軍，則有兵無兵，有餉無餉，均不能辭。上海杭城兵狀如何，幸乞示悉。此兩處不守，則帥府憂勞愈切，而東南大局，竟恐不支。

致兩司（十六日）

擒匪之志，在貨財，而不在城池；應以捍蔽孝感，卽以保衛漢鎮；如羅山擒匪，果有內犯之勢，卽將凱右全軍五營，移駐孝感，離城百十里之陽平口，紮營黃陂、黃安、孝感等處，控制得宜，而漢鎮亦可得捍蔽之利。

致嚴渭春方伯（十八日）

北防之要，應分兩路：樊城、老河口爲一路；棗陽、隨州可以兼顧，孝感、黃陂爲一路；而德安、黃安可以兼顧。揔勢爲合，無紀律，據險以待之，每路得二千五百人，即可大戰，特不可零星分撥耳。

復伍茨蓀大令（十九日）

得來函，具悉一切；惟狗賊有必援之勢，而尙非來援之時；其零星添賊，乃賊作守禦之計耳。大約此次援賊，非厚集大股，必不來犯；如報稱三十萬賊來援，則三折三叩，可得八九萬實賊，情乃確；若報稱四五六萬人來援，則尙是虛聲，而非真賊也。來函略知賊情，所言商同六安紳士運糧入城，尤爲先務；足下卽暫在六安襄助鄒君，兼審賊情，聊固民志爲妙。又函言賊之援，正向孔城，旁窺天堂，亦最得情；及是料理綢繆，猶可及也。可傳諭之，揔及於確山、信陽之間，楚之北門已警；李方伯在青草壩，要地未可調撥；而成鎮在松關，梁守在兩路口者，均當爲北門之寄。都帥又率千一百人，十九日起程，從英、霍、六安進發矣。

致吳幹臣（十九日）

黑石渡聞系負山阻水，可以五營守駐，不煩添兵；否援賊上犯太湖、潛山，逸亭十三營，并擬再調四營以益之；擬在空閒之處久紮，俟何路警急，以全力赴之，恐到霍山必在二三月之後矣。弟意兵事有須先一著者，如險要之地，以兵踞之，先發制人，此爲扼吭之計，必勝之道也。有須後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堅定；待賊變計，乃起而乘之，此可爲奇兵而拊其背，必勝之道也。如黑石渡五營，專作守局，不煩添兵，則逸亭十二營（并酌

添四營，游擊各路，再會兄於霍山，成功必矣。祈切實籌思，酌量示知。又軍行甚遠，軍中所需，務須先期函知，弟處斷不厭煩，儘可遂日函之。刑及王錫之，或徑函告弟處，必可應手也。各將務聽約束，爲我作臉，楊占魁本有口糧，王選鋒營可撥入尊處支領，可函之樹人。

復曾沅圃觀察（二十一日）

奉惠函，并探報等件，具承一切，頃得條丈來函，知甯國已於十一日失陷，賊計必憑堅城，堅壘以抗我師，此後進兵之路，必多阻隔，且賊得志於皖南，勢必挾全力以求逞於皖北，又必分三枝四枝以爲多方誤我之計，大局艱危，實深憂憤！所示攻撲賊壘一節，尙乞斟酌而行，如果難攻，暫可不理。現在安慶接濟文報已斷，不患援賊之不來，蓄士力以待異日大戰，若援賊破滅，各城均可得手，應請卓裁。

致諸帥及各郡守（二十一日）

前函商北防擒匪，以襄樊爲一路，兼顧隨棗，以黃孝爲一路，屏蔽漢陽，兼顧黃安。茲聞甯國於十二日失守，皖南旣失名城，此後進兵之路，殊不堪展，賊計必於皖南作守而不戰之局，而全力趨於皖北，襄樊一路，近無擒匪警報，應酌量緩急，暫不變動，卽令事警，亦只應由梁守酌派一二營，前往樊城作守禦之師，以便抽出襄陽樊城兵勇，前往老河口防範。大抵擒匪志在擄掠財物，守兵先期戒備，遠探近防，守而不戰，卽兵少，亦可自固也。成鎮武臣松關之防，未可輕動，梁守黃孝之防，目下亦未能全軍移入樊城也。至麻城城守，應俟六霍等處情形，何如再行調兵協守。

復荊州府唐蔭雲（二十三日）

兩奉手函，備悉一切；黃孫氏并非黃氏親屬，張元亦是下流，凡此等案，總須親屬男子到案，乃是真情；黃孫氏張元總是女子小人，是陰類，蕭姓兄弟總是士類，即令飾婢貢賊，情罪果真，亦何益與？黃孫氏之事不可不爲留廉恥，更不必究其虛實真僞也。此案尙須尊處斟酌，武昌失守三次，失去公私資財，何啻二三十萬，若徇家族婦人女子及曾經跟隨之僕從，得以訐告追遁，則案牘繁興，市獄自擾，幸爲察之，至署銅仁府之黃培杰弟曾同事，現已不知存亡，蓋久爲國殤矣。從何實證，應以一筆勾銷爲直捷了當法門，毋自苦也。

致李希庵方伯（二十三日）

賊得甯國廣德，從此以後，必不與滌軍言戰，只堅守城壘，便足老師費財；滌帥昨札調公到柘門，應請裁度！弟意賊得甯國，必專意守此名城，而分悍賊以蠶食浙境，又以全力分犯皖北也。願賊作守局，則我兵即不可作攻局，應另思良法，或改道浙江，或改道揚州，乃有戰事可言。

卷三十四

致曾沅圃觀察（庚申八月二十四日）

丈與滌丈均慮賊勢之西犯，林翼之愚，謂從此東征之師，處處爲堅城壘所阻，一年二年，求一戰而不可得也。賊情於近三四年，凡遇名將強兵，皆以此法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能使我軍作鈍局，改爲攻局圍局也。積日累月，情見勢絀，彼乃起而乘之，往事可鑑，伏望深思，希庵南渡阻之則不義，勉之又恐回援，在卽奔走，不違心以爲危也。

致多都統（二十四日）

聞兄日夜勤勞，又身在礮子中經過，甚爲馳念！兵事貴乎審機，以待戰，尤貴蓄銳，以待時；大將自臨城下，四五十步，縱不自惜，如軍事何？如國事何？且吾聞臨陣而不避矢石，不避槍礮，謂之爲勇；至如城下仰攻，我動彼靜，我勞彼逸，我無備，彼有準，從礮子中經過，不得爲勇；天下強兵良將，本不易得；若再不自尊重，則東南半壁，何以支持？弟曾言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無礙，並不爲過；一月而得數城，而賊來轉不能戰，則不可爲功也。望兄勉思鄙言，毋誤全局！八月二十三夜，得臨淮袁帥八月十三日書，援賊已西來，應準備大戰，毋傷士卒，毋挫精銳；尤望兄養息精神，聽弟與希庵之忠言，莫聽旁人無識量無道理之人之巧言，并另函請希庵兄代爲勸慰，斟酌進退之宜，分別行止之要，軍興十一年，每誤於攻城，每誤於性急，不可不慎也。

致衛靜瀾侍講（二十四日）

甯國爲由皖入江浙之要，濂帥調募各軍，先後會集，已派張凱章出旌德，鮑春霆出涇縣，分道馳救；援師未至，而甯國已於十二日失陷，此後東征之師，必處處爲堅城、壘、所阻，賊計必於皖南作守局，而以悍賊蠶食浙西，兼窺江省。又挾大股渡江，圖解懷桐之圍，以求逞志於皖北。又必分三四枝，多方以誤我，楚其旰食，憂患自此始矣。擒匪現已出巢，縱橫於霍山、信陽之間，鄂之孝感、黃陂、黃安、德安各郡縣，均與豫緊鄰，而襄陽之樊城、老河口等處，尤擒匪之所垂涎。鄂省腹地空虛，新募未集，戒備難周，前敵懷桐圍師，不惟無可抽調，尙待彌縫其闕。逆賊日多，而兵日少，餉項尤爲至絀，中夜旁皇，憂心如擣，前請老兄所募虎士，或百人，或百五十人，均惟斟酌行之，惟懷桐合圍已久，賊之來援必速，務乞老兄速選擇，誠勇敢知取尙義之士，并購馬匹鞍韉，尅日赴鄂，以資助勦，而保危局，實所感企！

致葉介唐太守（二十五日）

頃得東安縣稟報以一石逆餘黨竄擾全灌，留止閣下，并新募兩營在籍防堵。一等因殊深駭異，刻下甯國已失，皖南軍事日緊，滌帥在此乞援，不能不分兵往助。此時賊計必堅城堅壘，阻遏東征，而以悍賊蠶食浙西，兼窺豫章。近日大股渡江，圖解懷桐之圍，以求逞志於皖北。又接臨淮袁午帥八月十三日書，賊已西趨，來援必速。且老兄系奉特旨擇守安慶、兩亭，因病卸篆，尚在懸缺以待，君命如天，民望如歲，務祈閣下迅即督率新募兩營，勉日來皖助勤，以保危置，而固大局，軍情萬緊，幸勿刻延。

復多都統（二十五日）

攻城之不可行，傷士卒之必有大害，地道已爲賊所覺，必不能破城，前數函已詳言矣。兵事以審機爲上策，兄知賊已準備，內築月城，而猶欲僥倖於一旦，殊覺不解。兵事以保士卒養精銳爲上計，昔年李忠武三河之事，其病在九江之士卒多傷也。兄久閱軍事，深明機略，愚人又直言再四，而不採納，兄之所統已萬人，爲皖北楚北第一良將勁兵，若以此損傷銳氣，不日援賊上犯，一萬傷殘之卒，必爲狗賊所噬，竊爲兄危之。取之希庵萬人，恐臨時須調援他處，兄處懷桐之要，一萬人須顧全數路，若不速信鄙言，後悔噬臍，尙乞思之。又兄爲統將，非營官哨官貪功好勝人可比，凡事當有遠謀，有深識，堅忍於一時，則保全必多。况安慶合圍，援賊必來，只爭數月半年功夫，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慙乎？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爲大將戒貪小功而誤大局，弟盡情直言，尙乞諒之。

復余會亭副戎（二十五日）

得二十三日稟報，定遠圍軍潰退情形，均悉。然則有圍師而無備勦備戰之兵，可以戒矣。貴營現在霍山，而援賊將至，應斂兵自守，不可株守花板橋，應自行審量，移近十數里，據樂兒嶺等處之險，以昌字六營獨當一面。

卽十萬賊來，只講守法，不講戰法，但遏之不使西入山中而已。該營前調霍山所紮營地，不自審慎，殊失期望；乃歷時許久，又不早改意，不過想我添人耳，殊不知我只五百人在此，從何處添人哉？獨領三千餘人，不能守險，而望添人，幸凜之戒之！及早思患預防也。

復多都護（二十七日）

攻堅之無益，地道爲賊所覺，應請停止。兄爲大將，以審兵機，全軍旅，顧大局爲上策；得城與不得城，均不足介意也。定遠大營全潰，其患在有圍兵而無備勦備戰之兵，與江南軍事同一覆轍，可爲殷鑒。祁門無仗，可打探報賊已渡江，希庵應爲皖北援勦之兵，或以逸亭率二營前往，或希庵限定二十日往返一次，應請速酌。總之，東南半壁，只此一軍，當養成重蓄銳氣，以破援賊而全大局。至攻堅之有害無利，地道之斷斷不能有成，請思鄙言，速卽停止。蓋僥倖以圖難成之功，不如堅忍而規遠大之策。老兄智識過人，深明兵略，故敢盡情直告，尙乞鑒察！

復松滋縣汪省吾

承示捐項，於秋節前先行批解助餉，苦心至爲可感。足下學力堅定，胸次宏遠，惟時事艱難，人心頹放，賢者能盡一日之力，卽爲民造一分之福，盜賊縱橫，吳越巴蜀淮南燕東，所在皆是，所謂我瞻四方，威威靡所聘也。皖難未已，宿松亦非桃花漁者之境，所謂悠悠我里，亦孔之瘳也。不如盡力民事，以明吾讀書之志，部例扞格，我不顧也。方今天下之亂，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在愚民之難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而莫之懲。噫！此非大亂之實證乎？表揚節孝，亦風俗人心之一端，如示辦理，目下餉糈匱竭，兼值水災，兵飢民飢，萬分焦灼，隄工應俟秋汛平落，切實舉行，諄諭鄉民，當可望其踴躍輸將，未知大官大紳肯一力提倡，相與有成否？

復多都統（二十九日）

二十七日奉復一函，以攻堅無益，地道不能有成，應請停止，詳悉縷陳，計邀助鑿，愚見攻兵圍兵，此兵家之切忌；近十一年軍事之敗證，若不講守法戰法，而再蹈十一年已往之陋習，則賊匪終無平定之理。既據各路探報，狗逆已挾大股渡江而北，應請老兄審察兵機，蓄養士力，準備大戰，并請貴部專作戰兵援兵，及備勦之兵，實爲至要！老兄所統已萬人，兄爲東南第一良將，應以顧全大局爲主，若誤信營哨官言，以攻堅及地道等事爲可憍倖，則異日必貽大禍。昔年李忠武以地道得九江，而士卒多傷，兵氣頓弱，卽得桐城舒城，而不得手也。嘗論獮子之戲猪脬，實以氣而縛以繩，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鍼之隙，全脬皆消。兵事以氣爲主，兵勇之氣，殆如獮子猪脬之氣，此中盈虛消息之故，及蓄養之法，節宣之法，提唱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將能知之，彼營哨各官，賊未來則欲攻，則勇氣不可遏；賊果來，則殊不能戰，勇氣又減去大半，此積年之通弊也。戒之戒之！書至此，又於二十八日亥刻，奉二十七日卯刻書，知地道已停工，私心稍慰。從此距城稍遠，休養一月，或二十日援賊果至，須另移河西至要之地，以逸待勞，以靜待動，以整待散，戰不戰之權操之我，而不操於賊，則講究地勢，尤爲先務矣。兄得弟前此愚直之言，卽從善如轉圜，而立止地道，兄真智者勇者也。佩服之至，再據韋志俊報：「援賊四眼狗已到廬江。」敵處已函諭韋游擊續探飛稟，尊處亦可就近函詢之，大抵援賊果到，我軍總須堅忍，不遽戰，憑壘靜坐，安排鎗礮，挫其氣，俟審察賊情，并力大戰，則我軍之氣愈遏而愈盛，切忌零星試戰，零星試戰最誤事也。

致多都統

用軍之道，全軍旅爲上策，得土地次之；殺賊爲上策，破援賊爲大功，得城池次之。卽如八年楚軍血戰一月，

連克四城；迨至援賊來犯，四城又爲賊有。又如此間去年臘月至本年正月，合馬步四萬人之力，克復二城，而功效仍在。破援賊，援賊已破，城池自得。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爲喜，而以破援賊爲功。蓋髮逆自粵西起事以來，每以堅城堅壘，牽綴我兵，而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故賊日見其多，兵日見其少，賊處乎有餘，而我轉處於不足。善乎李左軍戒韓信之言曰：「頓兵城下，情見勢絀。」實爲古今不易之論。老兄智識過人，將才爲東南第一，值此時局日艱，務堅忍以保身體爲主，蓄士力以待異日大戰爲要，卽遲得城池，功自在天壤也。

致左京卿（九月初一日）

尊營分起行走，相間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隊遇賊先戰，非必勝之道也。應於近賊之處，飭前茅，後勁，中權會齊並力，乃可大勝。

致曾欽使（初二日）

近年賊情，動輒六七萬人，斷非二三千五六千人所能獨當一路。凱章一軍，應請速與左軍相會，則兩軍均可得勢，臨陣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此一定之兵情也。左公六千人分三起行，須擇一至要之地，會集大戰，軍事忌圍，忌攻，忌零星試戰，求鈞酌戒飭之。

致官揆帥（初四日）

皖北情形，九十月之交，必且警變迭出，桐城各營兵將均強，如臨陣能敬畏戒慎，不貪小利，不圖近功，先示弱，以懈賊之心，後堅忍，以養官軍之氣，自可力遏凶鋒。惟是軍興十一年，未得之城，賊以死守，苦於盡力仰攻，已

復之城，官軍血戰而得之，又苦於委棄不守，且官軍以仰攻挫銳，賊匪乃乘虛他圖，官軍注意於前，賊匪繞襲其後，此天下之通弊也。懷桐後路運道，莫切於潛太松梅，自春及秋，并無一卒守禦，城門夜啓，閔若無人，設援賊上犯，以數千百人先行襲踞，則前路官軍難察虛實，必致速撤大隊，回援後路，軍需偶有驚疑，必難應期轉運，卽令大軍回勤，尅期驅賊出城，而貽誤已多。查皖省無官兵可以分顧，仍是我軍之責，應由挂車河酌撥一二營，專守潛山，於青草壩酌撥一二營，專守太湖，并由本營酌委刑道往該處，於附城四隅要地，添設空心礮樓，以護城池，而節省兵力，在大營前後，少一營無礙於戰，而後路運道，得一二營預先守之，則足以伐賊謀而杜奸計，如賊計不敢繞襲，臨時調入前敵助勤，不過二日之程，於前敵軍勢無損，於後路根本有益。至派入城守之營，應責成守而不戰，須挑選細心謹慎之將，不可專挑驍果敢戰之將。蓋守兵不可輕出城壘，乃爲穩固，此魏武所謂爲將須有怯時也。

致都直夫將軍（初五日）

九月初五日，奉八月十八日寄諭：「嗚呼！兩夷直犯京師，聖人北狩，駐蹕熱河。」恭閱之下，悲憤痛哭，心神罔措！廷旨命老兄統帶馬隊四百名，步隊一二千名，星夜赴援，自應兼程北發，以紓君國之難。應請老兄卽由壽州改道前進，能早到一日，可早紓聖主一日之憂。至尊處餉項，仍由弟先行籌畫萬四千兩，委員并由河南直隸接濟，無論行抵何處，必飭委員面交，不歸地方官轉解，以濟要需。再廷旨飭滌帥撥餉超入援，交勝帥統帶，弟意亦當會奏，請歸兄統帶，以聯軍心，而資熟手也。

復多禮堂都統（初五日）

得書，具悉逼城之師，移紮稍遠，可以養銳待戰，欣頌無似！來示「總期運掉靈活」一語，已握用兵之要害，而尤爲此日軍情賊勢對病下藥之良方。擇地審機，必得馬步，可以盡力施展，則士卒無不以一當十，制援賊之死命，而城賊不攻自走矣。刻下賊情趨臨鳳、鐘、橋一帶，將來恐是先繞北路，竄出後面，以掣大軍之兵勢；先機以備之，堅忍以持之，養精蓄銳以勝之，相時而動，知麾下自有權衡。此間本擬移營黃梅，以實江岸後路，因慮六霍麻羅警變，暫不移營也。

致余會亭（初五日）

頃接六安州城惠吉兩總戎來信，廬郡逆賊竄至壽六交界之高劉集，離州城僅百里，並聲言俟大隊到齊，即行攻取六安，抄襲楚師後路。渠營軍火無多，難供守城，六安係屬要地，此項不能不應，即祈弟台酌勻接濟，以應急需，仍隨時確探賊情，頻頻飛報爲要！

復直隸吳竹如廉訪（初八日）

奉到張家口郵寄賜書，箴言啓晦，不遺在遠，林翼從軍十載，株守鄂疆，有朝不及夕之勢，欲謀吳以保楚，而師老無功，時懼援賊之以他途誤我，吳越之變，蘇常無人過問，杭城亦危在旦夕，皖南徽甯疊陷，江北定遠漢圍，壽六均警，髮逆擒匪勾結，阻遏東師，所在荆棘，蜀豫寇氛，時傳邊檄，鄂處其中，頂踵腹心，無一可恃，弟以病軀從事，日益焦勞，頗有祝宗祈死之意，控飢師而禦狂寇，縱使少緩須臾，亦如僬僥戴泰山，靡不顛蹶，春冰虎尾，自蹈危機，馬革之餘，無所復惜，林翼初志，祇求勾當皖北公事，待罪居廬，此勢此時，已不復更萌他念矣，和戎失策，舉國若狂，北望君門，椎心痛哭，都直夫奉調北上，已竭力湊助行糧，鮑春霆一軍尙隔嶺外，而南人北伐，亦慮如鄭

駟之難爲晉用，愛恨實深！天步艱難，所仗有大力者，負之以走，撥亂反正，用佐中興，正色立朝，扶持善類，固不容以迂淺者，聳乎其間。徽甯壘陷，定遠潰圍，皖江南北之師，不惟遏塞無進步，且慮一窺江右，一繞麻羅，抄襲楚軍後路，以逞狡謀，軍分於前，狂寇得乘其敝，壽六告警，未能遠謀，深以爲慮耳！

復葉介唐太守（初十日）

足下歸數月矣，皖南北軍情日壞，一日徽甯踵陷，江右可虞，定遠潰圍，壽六均警，加以夷情決裂，又復催調鮑軍，北援畿輔，正如千瘡百孔，糜爛不堪，兄早到一日，即可早定一日之彌縫，延望麾幢，度日如歲，兄來函言「來此亦無濟」，弟等讀書學道，積苦半生，處此時艱，豈宜安坐，弟則自問本無濟於事，惟義不容辭耳，兄前之必應歸里者，扶植人倫之道，而今之急宜救皖者，悲憫斯世之誠，投袂而起，義各有在，夫復何疑？席硯香如可來營，即請擊楫同舟，實所殷盼！

復惠吉兩總戎（十一日）

賊蹤四出，來去靡常，閣下督率練圩，齊心協守，具佩蓋勞籌畫，董勸有方，至以爲慰！惟練勇圩丁，可與言守，而不可與言戰，祇宜斂入圩中，授以堅壁清野之法，尊處應擇勁兵一二營，築堅壘於附城險要之地，以護糧道，賊至仍須堅忍以待，不可輕與交鋒，俟其旣倦而乘之，無不可以取勝，度其難勝，而仍以靜鎮之，必無他慮，尊處軍火，必當竭力助之，至來示請援一節，俟李方伯祁門回軍，即酌量援應，刻下總以堅守爲主，不輕試戰，爲要爲囑！

復曾欽使（十二日）

軍餉艱難，鄂省現辦減成捐輸，照例實職減四成，虛銜封典又遞減二成外，今定爲交銀二兩五錢，作銀五兩，苟且之政，所增不多，如可行於江西湖南，約可增百萬耳。此一說也。營務處建議按糧五錢以上者，定爲捐輸，合江西之百八十七萬，湖北百萬，湖南七十萬之原額，除五錢以下小戶不計外，尚可增捐輸數百萬兩。然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陳康伯經制錢之始，顧亭林議之；林翼殊兢兢自恐，然北衛京師，非此不濟。若待鄰餉，猶畫餅以止飢，且嚴切廷旨，責令三省解助京餉，此不能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自處也。百計思維，舍此無可籌畫，此又一說也。

復多都統（十二日）

得書，具悉六營回駐河西，其餘仍舊穩紮，尙是活著，俟探的賊情，再行移駐，亦未爲遲。廬舒賊黨，來去靡常，似是小股游魂，作疑兵以牽制大軍之計，其實大股尙未來也。操練餘丁，以備挑補，月需口費不多，待月報咨明，亦無不可。麾下公忠體國，豈肯浪擲此飢軍艱食之苦錢，卽弟亦斷不惜目前之小費，而忘他日之大用。知兄自有權衡，自能撙節也。

致金逸亭觀察（十三日）

接伍次蓀來稟，六安之賊，不下萬人，惠吉兩鎮，疊次請援，若該逆急切攻城，必難穩站穩守，賊苟得志於六安，麻羅實受其病，希庵方伯未回，無可商酌。鄙意擬欲及此大股未動之時，撥兵援應，救此危城，是否可行，是否有濟，力量能否必勝，往返二十日程限，能否不誤，應一面斟酌可否，一面速復，以便補札。請閣下酌帶十營，由壽草壩取道潛山，山內行至霍山，并酌帶余會亭之勇四營，來去均應迅速，使六安之官紳兵民，感激思奮，穩圖守

局已預飭霍山張令六安鄒牧備辦米糧，以待旌麾之至。

復會欽使（十四日）

北征入衛，無成敗可見，利鈍可言，亦不能以吳楚安危爲念。此間聞命卽行，來示加增北援，勇夫行糧坐餉，一節均可照辦。惟豫、燕一帶民力萬分凋弊，大車須先期委員前往自雇，乃可成行。又先期委員沿途採辦煤米，以資頓宿。此時大患在不能空指豫、燕、秦、晉、齊、魯之餉。豫、侯、晉、侯、魯、侯均應入援，彼尙自食不飽，卽以孫、堅、制、南、陽太守之法行之，亦屬無補。公須先定三省合籌之計，又可危者八月十二日親友出京，言城外兵十萬，城中兵數萬，而部庫只十萬兩，恐禍不在外侮，而在內訌。文有兼圻之任，卽當殘缺之疆土，亦應效職，貢於京國。此爲斷不可少之要義。條議事宜尙祈速復。

一、丈籌皖南，必不可停兵株守，江督賜履，條帥勳望，當爲長駕遠馭之謀，非塞向墜戶之計；疆吏爭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發爲歌謠，稗吏游談，誣入方冊，吾爲此懼。公其遠謀，或并力血戰，似爭徽、寧，或分兵遠出，以保揚、州，尙祈採擇。

一、楚地現尙無賊，林、翼、義、應、執、及、前、驅，希、庵有不忍於林、翼之私衷，林、翼有不忍於湖、北之公義，應強留希、庵，以獨當楚、北、皖、北之艱難，碩果萌芽，異日發生，可久可大，而自以鮑、春、霆、余、會、亭合計萬人同行，北援甚切，林、翼不敢遲行，戰將無人，軍聲難振，鮑、軍必應同行也。

一、加口糧，安家屬，帶乾糧三則，湘、軍不行，應不必議。余會亭所帶襄、陽、羅、田人，北路風氣稍近，鄂、軍改作楚、軍，餉已稍優，鮑、軍亦不必議。加惟官雇黃、孝、小、車數千兩，大車數百兩，約須添六萬兩之車價，替代乘坐，以息足力，止可爲營行可按驛。

一計歸期一則只可密存於心恐有挾君命以謀奪楚兵者矣臨事機貴於冷淡不計功利不患得失或猶陰陽怕懵懂之意乎且兩星使尙可隨時奏報也

一備車馬一則較濂帥宜稍擴充

一籌軍餉一則鄂力之貧甚於五六兩年清積欠裹行糧除自籌外濂帥又坪中丞須借籌二十萬南撫翟中丞須借籌十萬乃無臨河飢潰之虞且萬人同行應裹糧從保定走間道截賊歸路乃可驚之使走若不帶行糧而望按月找發兵機必鈍大局無補此後月餉三省合籌此係兩省三撫公推一人入衛摺用五銜拜發餉由三省合籌林翼自行然不敢居入援之名若虛望秦晉豫充之餉亦必不可得

一希庵留鎮皖北應飭逸亭前往霍山相度以千人守六萬寨或以千人守霍山城或以二千人均守寨固守三月以待援兵

一松子關之成鎮麻城之梁守如舊責成苦守三月以待援兵

一舒公之馬隊約七百可選三百同援舒已迭次請行義形於色其餘均交李方伯多副都統或另派員留駐黃州

一潛山山內四通八達介營千二百人已到介唐未到應由楚督江督鄂撫逐日札催責成葉守力不及則官軍援之

一太湖潛山均謀城守由李希庵多禮堂各分一二營先行入城有警則十日八日必有援兵

一愚人妄臆兵事一則應請博訪周諮以決可否竊見近年以來逞強勢而轉弱症莫如圍攻因弱勢而收強效莫如戰守如不徵兵北援及皖南不再生警變則已成之圍棄前勞而竊軍氣誠有如沅公迭次函帖所云者若兩岸再抽萬人分兵太多力不能敵賊北援太切勢必不能圖功竊恐謀安慶之功必蹈和春之轍

也。然又不能盡撤，以啓戎心。應在集賢關外扼險而守，杜大宗之接濟，紆困獸之殘喘，可以騰挪兵力四五千人，以資南北兩岸城守及護衛之兵。皖北之事，未得之城，一毫不爭，已得之城，一毫不讓，此一定之勢也。大抵圍城之兵，一萬人面城，又須一萬人護背，賊無徑向桐城，以笨力爭勝之理，必先旁趨，以分希庵之兵。希庵又必奔命不遑，以慰皖楚之民望。賊以大股與多相持，一從龍井潛行入山，以乘潛山之虛；一從練潭潛行入關，以拊安慶之背。彼時不能以事責望多李二公也。鯁鯁過慮，誠爲至愚，不抽兵不北援，則不必擬議援北圖南兼籌數十日，保楚地莫如留希庵，實屬穩著，亦是勝算。餘事均可不必多著議論，奉旨之後，即於一二日徵調，一面起程，期會徵兵，十二日到漢口，十日過三關，又預存一策，異日賊勢太多，兵力已分，如謀救急，難全軍旅之要，或須撤近圍而存遠圖，則不激困獸之鬪，不拘待免之謀，先事擬議，仍望臨機明斷。此在幕府留侯借前箸而籌耳。

卷三十五

致多禮堂都護（庚申九月十五日）

得示，敬悉。口糧不畫一，一節，是林翼之誤。查五、六、七等年，步營是北岸王國才一軍章程，其時尚不知能戰能守，否茲經老兄申明紀律，悉心經理，去弱留強，戰功最偉，應如尊示加增，以歸畫一。查滌軍希庵一軍，均是滌帥章程，弟軍有楚軍行坐章程，鄂軍行坐章程，至唐與鮑各有私立章程，又在各營之外，應請老兄斟酌，弟必加添也。斷不敢膜視，亦不忍岐視。從七年改隸老兄，變弱爲強，而章程至今未能畫一，弟未經預思函告，兄亦直至今日始直告，弟自知錯誤，決不自飾也。

一、援賊大至，弟軍萬人，已分布九營入天堂，七營駐石頭嘴，其在陳德圍者，不過三營耳。天堂能否支持尚難

逆料當盡力以謀之。如弟力不支，尙乞以之純四千人來援，應待從容酌商，仍請示復。

一、鮑唐應由兄節制調遣，儻兵勇不遵約束，不服調度，弟必直行陳奏，弟斷不致掣兄之肘。其蔣道一軍，本系迪庵希庵舊部，撥援太湖之日，卽由老兄調度，惟希庵一軍尙單，恐異日仍須撥歸希庵也。何如？

一、此次不妨姑舍太湖之賊，而并力援賊，援破則所得必不止太湖一城，放城賊入安慶，而專打援賊爲是。

一、老兄前函言勢均權分實爲可慮，目下援賊大至，城賊負嵎，尙乞專意董勸，委曲求全，弟異日必以步兵萬人專隸麾下，以伸老兄滅賊之志。

復李少荃觀察（庚申○月○○日）

奉書二日，傳觀於營務文案之間，將以周咨博訪，集衆思之，廣益于武侯耳。湖北稅契難行，江西可行，湖北錢根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三十四千，內有本色若干，圍扣勻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只約略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之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運海運規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入百或一千歸官，以二百文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并歸州縣官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卽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者，課乃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羨水脚在外，又可另

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兵米，不可缺少，而歲歉緩蠲，其米價須國帑彌補，應否五六錢，尊處細酌之。）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石七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皖南有無應解旗營兵米，尙待詳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以兌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卽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附請察鑑，採及芻蕘，實可挽回百年之頹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滌帥之改調皖南，私德於公甚厚，其公忠於國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萬之風，旣爲地方官，則幕中可請友朋，不可以子姓昆季，干預軍旅地方之事，卽德亦怨，異日且必有寃，不可言者。每年以養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隨營也。以滌帥之德之功，而人猶疑沅公，則閣下之族，必不可在皖南無疑。弟病久學荒，所草布於左右者，詞意蕪雜，不暇另清，竊取其真切耳，殊不足觀。

復李副郎

來示言軍餉日絀，但能儉己求人，兩邊著實打疊，譬如固窮之士，不壞品行，終不至餓煞，此論精至；「儉己求人」四字，祈公引申其旨，發揮旁通，以啓牖鄙人之愚。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如裁兵。」古今名論，顛撲不破。如何實力奉行之法，乞公示之，並乞少荃公議。

致李少荃觀察（庚申）

聞次公得道，潤澤豐美，近移皖南，官氣發舒，更復何如？前言錢糧漕米事，昨夜不寐，又思一策，請滌帥出示，咨行，酌定米一石，完錢若干，除提出千文，或數百文歸州縣辦公，及書差飯食外，其餘一并提充軍餉。在皖南者，次公受之；在皖北者，專以濟元公多公之師，以錢交納，一并歸公，俟軍務大定，再酌定易銀解部之法。刻下多營

中勞民力以轉運，而曾李之委弁，又豈能信其無弊？懷甯、桐城、太湖、潛山、英山、霍山、宿松、望江、敵費，一並停止；其九月初一日以前所收敵費，截止另報；九月初一日以後敵費，即作爲正項錢漕；此事速行，民生軍食，均大有益；求速與滌帥籌定，並請簡明擬札，擬咨速行。九月初一是錢漕初報，若不及時辦理，則敵費之煩，民不堪命，而軍國之計，毫無所裨。少荃次青志意均不在皖北，然此事亦皖南之利也。幸速籌之。

致諸將及各守令（庚申九月○○日）

隨州鷄鳴山擒匪，現據該州稟報：已經勦散，所有梁守各營，應飭毋庸前往。六壽均警，英霍六安商固，均爲長淮根本，空虛無備，應令梁守回駐麻城，以二營城守，以二營紮兩路口之大小界嶺；其梁守統帶分駐岳口之陳游擊一營，暫駐原處候調，以鎮沔陽。樊城城濠，現今陶管官督勇趕修，較委員委紳實可迅速出力，應由道府督催，按照工程，提用房租，加以稿賞，工成之後，請顏軍門飭兵丁千人，力爲守禦；軍門昔年捍禦粵匪，營壘堅定如山，不可動搖；况爲合擒匪，豈能輕犯其鋒耶？應請傳飭營中，毋貪小利，毋好近功，守而不戰，以逸待勞，總可保護市廛，杜遏窺伺；其老河口土城壕溝，已函囑吉令黃丞喬丞速爲興修，俟樊城工竣，或另有警報，即以陶允中移駐老河口，專司守禦，則擒匪無可據掠，必能保全。再舒副都統前撥馬隊，應不必前往隨州，仍駐黃岡之下巴河，整飭操演，可壯內地聲援，以固北門樊籬也。

復孫樹人（庚申九月）

得書並圖均悉，欄內尙未派人，是有險與無險同；賊勢已逼，幸妥慎提倡而警戒之一二正紳，均有始勤終懈之意，是大可慮也。潛山安得不守？守於城外，何益？山中之兵，總以堅壁自固，不得妄求戰功爲要。鎗礮須若干

件可開單到此間走領，不必親勞往返。弟心中懸念各關卡，如同鄉下老人，夜臥不寐，在床叫喚子弟，諄諄然囑其關門也。兄幸鑒之！以時警策，常惺惺法，是保心保身保家之第一妙義，有不聽令，則董之以威，可耳。介唐之勇，尚須十餘日乃可到，到時仍撥入天堂爲穩。

復李少荃觀察（庚申九月十日）

奉書言高叟思親，自督隊未必能止使不行。林翼會力阻滌帥，以滌帥不善騎馬，且關係全軍，其平時節概如上年夏間，尙取襲取成都，則必不肯爲榮陽成皋之獨騎跳去。故願以奉戒至左軍師羽扇綸巾，自有道法，戰事應從其志，試歷三四次，本領更強也。聞次青尙在，且喜且憐之，放令歸山，不過一年，仍以憂憤贊志以死。次青御士有恩，取友必信，其戰事本不長，其守事本可信。（兵負將，非將負兵，天下之兵不負將者，有幾人哉？）林翼夏間與謀次青募勇之事，此次遲疑按兵不救，林翼亦不得辭其責。始檄凱章，繼改春霆，春霆遲行，是其憤技。次青此次被圍之時，擁強兵坐視者，相環也。入城五日，草創未定，應恕其罪，而憐其遇。夷吾不死，小白功成，吾等將北征，可以次公界我乎？乞以此致之滌帥，左張鮑之軍，能及此時求戰二三次，則徽州尙可希幸復得，再過半月，須頓兵年餘，乃可得也。吾恐此後皖北皖南均阻遏不前，盡爲望城欲哭之人矣。勤王之義，拜表卽行，因與賊近，改爲請旨，吾等惟應視義所在耳。日威百里，大勢瓦解，行者固爲艱鉅，守者獨能活耶？

復孫樹人司馬（庚申九月十日）

弟前言守礪守卡，須有專責，有專汛，作爲靜局；戰兵援兵，須有定力，有定勢，作爲并力。援應之局，應如何辦法？有無變通損益尙未奉復，祈深思遠慮之。設險之法，莫如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斂民自守。李牧治趙，教

民作保，卽俗字之所謂堡也。自李牧開此法，馴至明季熊袁孫諸名將，均以築關設保，斂抑自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蘄州、蘄水均可無警，此地不肖籌畫二年，心力頗瘁，用例外之賞，行法外之法，亦惟弟乃能執其咎，近人無此揮霍手筆，亦不耐此煩瑣也。總宜蓄勢山內，二三年之間，不得更變吾法，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高屋建瓴之勢，中樞獨運，妙利無窮，足下可以此函告之。潛士并舒桐邊界之士，其洗滌私心，一力奉公，毋背我法，毋負我心。來函已寄存省局，可另備簡要圖說通稟存案，庶後之憂邊者有所考鑑焉。

致嚴渭春方伯（庚申九月十日）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剿第一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不能守，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力墮也。譬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卽乍退，游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懶不荒者，彼文事尙然，况用力之事耶？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所阻，其力量亦實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豈不知力之不足以敵初起之金人哉？又如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註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故也。公知蜀之與鄂安危與共，何其明也？乃不知皖南皖北之與鄂切膚，又何其不明也？臥榻之旁，他人鼾睡，猶不可爲，設日夜在臥榻之旁，叫號謹呼，吾恐楚人欲一息之安枕而不可得矣。總之戰事守事，當必講求，圍攻則綴兵力而傷兵氣，須稍稍斂抑，賊圍我而敗，我圍賊而亦敗，如寶慶與金陵之勝負，可觀矣。設去年因三河桐城之事，不援寶慶，則荆宜一帶今日豈能安虞哉？今年二月力請分萬人交滌帥援浙，或疑擠滌帥之行，殊不知四月以後，仍分出萬人，而又無由望吳越之

門戶並無由補京師之倉廩，亦且失鄂省之財用矣。凡人總當憂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吃，無自便之策，我斂一步賊進一步，可爲寒心哉！

致李希庵方伯（九月十日）

麻羅黃孝不必分防，只須城守派二營足矣。餘則盡在黃州城外操演，日夜學習，日夜挑選，何方有賊，應之裕如；其防麻城城內之二營，亦半年一調入黃州操演，另派二營往防，不必支支節節分防也。潛山、山外、山內，不失則各路均可保安慶之圍師。如滌帥嫌南岸兵少，可以沅圍萬人調去，北岸不須沅圍也。

復蔣文若（庚申九月十六日）

前寄營務之議，疑不能決，來函有恤民之心，予其興乎！上之不信久矣，借字不靈，林翼知世事萬難，惟義是趨，毫無意見，亦無固我。惟近十餘年，頗刻厲作人，歲寒晚節，不可居於人下，要在同人共相告誡，訓練之，兵事無萬全，求萬全者，無一全。處處謹慎，處處不能謹慎，歷觀古今戰事，如劉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均日瀕於危，其濟天也。不當怕而怕，必有當怕而不怕者矣。質之高明，以爲何如？幸憐其愚，而鑒其志。

復六安州鄒季裳（九月十七日）

得書，具悉。城營固守，堅忍相持，圩練齊心，不可作戰兵以嘗賊，只可作疑兵以懾賊；或令於賊匪攻城之時，多張旗幟，遠站山岡，以助聲勢，或密令於賊匪盤踞之地，多舉夜火，緣山四出，使賊終夜驚惶，不得安枕，皆所以疲賊制賊之法。援師一節，本擬俟南岸軍情稍定，李方伯、祁門回軍，再行撥兵赴應。連日陰雨，李方伯尚未回營。

暫難成行；弟處另行籌兵，一出霍山，一出流波，碰也。

復余會亭

六安之賊，不攻城而遽退；天堂山險，爲英霍潛太桐舒樞紐所在，自宜預爲之防，已飛致逸亭觀察，偵探確切，相機援應，便宜行事。三石嶺亦入天堂旁路，應由弟處確審賊蹤，以大隊救護練卒，仍祈諄囑該練等穩守隘要，斷斷不可出戰，輕犯逆股之鋒，惟該地距樂兒嶺程途遠近，如何兼顧，如何調撥之法，一面先行函致，一切請便宜行之，兄不遙制也。至所稱撥勇一哨，似覺太少，或以一哨主守，仍以大隊援之，亦好，但未親履其地，不能審察確切，應由弟臺酌量爲是，總以守險伺僻爲主，以逸待勞，鄉兵可守不可戰，官兵援應亦宜審機勢而後戰，不可零星試戰，此一定之法也。

致左季高京卿（庚申九月十七日）

連旬苦雨，已到祁門，否？北路警變，尙是小股試症，雨後擬試打之，以覘新兵之好醜，勝則增益不能，敗則不能濫竽也。公屢言南岸兵少，誠然，希庵渡江，鄂人臨警呼救於五六百里外，勢必不能。三河之事，救援不及，可見撥調之難。惟賊圍我城，則心目志力牽綴一處，不能移易，不能變化，則發兵救援，可以應手，如寶慶之破石達開是也。賊之於金陵，破和春，亦是此法，都將軍與林翼今年議論，言和春今春三月，若先撤圍以自保，較之敗後潰退，其禍猶小也。但名城不圍，則賊不來救，亦必不能得戰，故有兵一萬圍城，須另有兵二萬五千備戰，此鄂力之所以艱難而遲疑不決者也。如滌丈或不北援，而南岸尙須添兵，公或北援，南岸無調度之大員，萬不得已之計，與其謀新兵而不能戰，又苦餉竭，則不如撤安慶之圍師，尙是舊伍可用，惟元公不願贖棄前功，此則須滌丈與

公與希庵公商會議，乃可決斷。林翼不容有所適莫。又兵事本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且滌帥奉命已久，吳人喜極生怨，六月於茲矣。水深火熱之情，亦無怪其日夜引領。凡將帥之是非，朝臣之疑謗，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論民情，卻宜顧念。吳人好歌謠，善著作，願亭林言明史最精確，林翼讀明史則嫌其誣罔不信，明史均吳人手筆也。滌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其善爲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大約并力以萬五千人深入徽州，以求與賊交戰，又速分水師陸師入揚州，毋需以待賊，毋疑以自餒，是卽保全大名之道。愛人以德之大法，丈其沉思之。林翼久病，不祈死亦不怨生，惟義是趨，此心坦然，而精氣迥異前數年矣。丈亦宜量自節衛，作梅可謀事，平實明白，吾見亦罕也。

復李希庵方伯（九月二十一日）

前聞狗逆未動，六安賊不多，願及暇時打開，嗣因天久雨，逸亭未撥營之先，弟已飛函飛札止之，蓋恐爲賊所牽綴，急切不得回顧，桐懷耳。且逸亭獨行，弟亦不放心，恐其高興而適中賊計。十九、二十日函札，均如公來信之所慮。公到青草壩，須與禮堂商酌，如禮堂能獨力支持，則天晴十日再救六安，而松子關之七營到六安亦不過二百里，如禮堂不能獨支，異日六安不失，商固亦失，再行回救羅田麻城亦可。六安卽令能救出，然亦不能代守也。弟前此調撥，迫於人言，本未甚妥，致煩遠念，來書乃言「懸直」「狂妄」等字，至好如兄萬無不聽，良言之理，幸勿如此謙抑也。

復余會亭伍茨孫（九月二十三日）

三四哨渡河守嶺，未悉其地勢情形，殊嫌不妥，若謂救全天堂，則不如函致彼處戒嚴，天堂非湘軍不能救。

以介營新到，非營散漫，而介唐又未來也。足下扼守山險，不輕出戰，保無疎失，切不可孟浪渡河。足下之隊伍，尙未十分嚴整，不可不知。天晴五六日，尙有變局，臨時再函報。樂兒嶺六萬寨，卽十萬賊來，亦儘可守。所患者爲他人之不知兵情者，妄行調撥，則必以嘗試誤事耳。戰事之要，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如無把握，則堅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一見賊卽心動，不能自主，可戒也已。凜之思之。

復陳作梅太守李少荃觀察（九月二十四日）

近日賊竄六安，已入霍山城中。青草壩距麻城五百里，距松子關三百九十里，距霍山二百數十里，距六安約三百里，而霍山距六安又止百里，異日救五百里三百里之麻城，羅田與今日救三百里之霍六，議論尙多。遲疑少決，天晴十日，嘗有他症，再請希庵主持調度，或親往營中商籌，如奉旨不北援，林翼或馳往太湖，或移入天堂，至皖北大局，希庵旣作游兵，遲速總在霍山，羅田，松關，麻城三處分枝救人，義也分也。多禮堂一軍在前，力非不強，將本至勇，然亦僅能獨扼一面，賊若以一枝入桐城，潛山之內，而出襲潛山，太湖，石牌之虛，以一枝從練潭襲懷甯之後，以正枝牽綴多軍，使不能分，賊力有餘，而我力已覺不足，必至囂然不靜，謂楚能制賊，殆是近人浮夸之弊。若多李二軍并力於前，而酌分天堂之二營，守潛山，太湖，尙虛石牌一處，若霍山及潛山之險，羅田，松子關之險，麻城之險，及兩路口之險，均能堅守三月五月，不告援，不分兵，則前路萬分可恃，告之余，成梁三將恐未肯應也。竊料賊計亦不若是之愚。以上各情，乞沉思博訪，示復。

復霍山防營分函（九月二十五日）

霍山一帶應戰，應守機宜，均請會亭自行主持。賊多則專以守爲主，五月之久，亦不得退卽一步；賊少可雕

剿酌量以游兵擊之，仍不拔營，卽三四千之賊，亦須敬慎以出之，防其包抄，防其埋伏，至六萬寨應尅期修理，而寨中無倉無屋，糧不入寨，民不入寨，是浮蕞結寨之名，毫無清野之實。近日賊所據食，系何人之米？入霍城所據稻穀，包穀，系何人所留？其在鄉所據，更不計數，妄稱窖藏，皆掩耳盜鈴之詞矣。桐壽又言礪內各堡，有穀無米，已害者不肯起，已斂者不願售，昌譽僅敷日食，必得賊退，米穀始能暢銷，然則昌禮之守霍山樂兒嶺者，異日若援賊大至，地方之穀米，必不足以供軍食，我欲會亭堅守五月，必有飢餓潰散之虞。設欲派援兵協助，亦必有停兵待米之慮，米穀用價採辦，尙不能應手，則是不毛之土地，何必月費二萬金之兵餉，以代爲守禦哉？又次蕪屢言軍米艱難，欲請從英山運米到霍山，英山亦山地也，三百里山路運糧，自走拙路，只有就近運辦之理，如桐壽次蕪辦米不到，異日寨中不能儲積，百姓官兵五月之糧，則此軍當撤往有米之處，另行籌防，籌剿信到各自稟復。

復嚴渭春方伯（九月二十六日）

復書懇請集思廣益，以圖補救，夜久不寐，近日尤甚，君父之難，聞變已一月矣，奔問官守之義，臣職尙虧，疆場牽拘，按兵未動，此心愧憤，無以自立，進言體要，以至誠惻怛，條理分明爲上，不得慷慨激昂，致違純厚篤恭之義。人情於患難之際，友朋仇直責善，引繩批根，君子猶或非之，况君父危難，其忍放言高論耶？明夷艱貞之節，鴉哀悱之詞，古人處變，可爲師法，夷人逼處都城，明年以後，更多反側，太王遷岐，婁敬入關之議，亦時勢所必然，惟僅變一法，易一地，謂可久安，措于磐石，鄙人尙未深信耳。兄血誠肝膽，憂國至切，敢以質之。

致黃安、麻城、霍山、羅田各令

近日賊擾六安，入霍山城，尙是小股，初試游魂。天晴十日，另有舉動。樂兒嶺以會亭七營，麻城兩路口以細帆五營，松子關以武臣五營，或七營，扼險設防，必能堅守五月。賊不入山險，又必境內不失關卡，不告援，不請兵，則前敵乃不紛心，不致力，吾事濟矣。其餘各礮各卡，不能零星分佈，以弱戰守之力。前經疊次函札，囑平時以十人，臨警以三十人，確探嚴防，以資堵禦。一切槍礮器具，想製備齊全。麻城城中米糧軍火，亦須預爲積儲，以期有備無患。祈速將如何辦理情形，縷晰示復。此尙是先事預籌之方。臨時警變，總以賊到商城作爲臨警之日。各卡乃添足三十人，麻城乃閉城門也。先事講求守具，積蓄穀米，及應城守之物，須可支五月，仍非警變，不得支用。此非蹴一月所能辦理也。其速籌之，至霍山六萬寨，須嚴勒穀米入寨，有慮有虞，足供半年，可以古之田疇，今之儲環爲師法也。

卷三十六

復李希庵方伯（庚申九月二十八日）

所示六安撥吳幹臣蕭翊入守，本極妥善，亦必可穩守。惟吳至今未到，六安近已無賊，似不必撥兵前往。異日則仍以保六安并爲代守，乃是勝著。六安失，則羅田麻城終年備戒，不得一日安枕也。賊萬人（指已到之賊）盡在霍山及舒城山邊，卽潛山與舒霍交界之山外也。賊已作窺伺天堂之勢，天堂山內表斜二百餘里，礮卡謹嚴，介字二營，似應移守天堂之龍井關內，以非營本單弱也。霍山之賊，亦尙未據城，城中本空虛，禮左蕭翊現在三石嶺，如果三石嶺樂兒嶺山險不失，則英霍均可無慮。石牌爲安慶之要道，若異日抽兵北援，分兵南援，安慶之圍萬一須撤（若不分兵不必說），則石牌乃太湖潛山之屏障，亦荆橋黃宿之捷徑，不可棄也。來示欲隳爲城，以省兵力，亦有深意。隳城須用民夫，二三十日乃能集事，恐懷甯民力正在修補安慶牆壕，必無餘力可分。

弟意多禮堂兄撥二營守潛山（或守石牌亦可）掛車河之兵尚不爲單；兄處酌撥崇如等二營守石牌（或守潛山亦可）則後路均可無虞；其太湖一城，弟處派守，請卽與禮堂速行調派，其米糧只要先得十日存積，不勳兵到之後，逐日加增（期於足供三月而止）天堂山內二百餘里，總各四天堂，處處有險，可守處處有路，可通寶英山、蘄州、蘄水之門戶，不僅潛山、太湖二城依爲屏蔽，孫樹人有調卡圖，其總圖可請查閱，米糧既足，賊所慣走之地，亦賊所必爭之地也。又伍令探報蘆州之賊（復到四萬之賊）已上犯，如果狗逆上犯，賊數必不止此，或尚有後隊未到也。伍令所言賊之情偽，頗有可採，乞詳察之。

致羅田縣潘堯臣

昨佈一函，先事講求守具，計已入照。調卡之設，所以節省兵力，予地方官民以據險慎守之方，有守土而無守人，雖天塹不能恃其險，有守人而無守具，雖賁育無所展其長。頃聞羅田各卡，僅設盤查，一應槍礮利器，毫無準備，將欲使之徒手搏賊耶？抑謂外壯觀瞻，賊遂聲而卻步耶？松子關、成鎮、五營，分駐兩卡，卽聞警再撥留英之二營，以成戰守之力，亦斷不能零星分布，而自弱其勢；各卡守禦，確探嚴防，皆地方官紳民之責，臨時賊至，方可由成鎮撥兵救應，若無軍火器具，何以穩守而待援？不能穩守，亦何必以有用之錢，爲此無益之浪費？足下其熟思審處之。總之，羅田松子關一路，祇成鎮、五營，或七營，必約爲五月之守，不告援，不請兵，方能盡心力於前敵，而境內一礮一卡，仍不容稍有疎虞，救援不力，責在將士，巡防不確，探報不實，責在官民，惟足下爲未雨之綢繆，趕緊製備軍裝火器，與民守之，平時十人臨警，三十人取用，有備恃以無恐，可破賊而亦可堅持，是所企囑。

復余會亭

狗逆未到壽六，而梁園拓鼻之賊，每路萬人，由合竄舒，似尙是狗逆前隊，其直犯懷桐，窺伺天堂，或再犯霍六，均未可定。至麾下之衆，總以穩紮穩守爲主，勿以賊少而輕出，勿以賊敗而窮追，最爲要著。軍糧接濟，必與桐封文葆設法採辦，並囑將六萬寨工程修築完固，勒令居民攜糧入寨，蚩蚩者氓，未事而有畏心，將事而有難心，及至形迫勢禁，勉強從命之後，則又相率蒙業而安，必事過境遷，始知損我者之實以益我，責我者之實以愛我。子產爲政，褚衣冠而伍田疇，而孰殺之？歌終思誰嗣，此則用寬之必先用猛也，此意尙與桐封共領之。

致余會亭（十月初四日）

三石嶺靜而不動，或必可守；樂兒嶺則本可守之地，萬一三石嶺真力不能守，則歸併樂兒嶺，而以一營守土地嶺，亦未始不可自保。儻三石嶺軍心可支，則又不如不撤，免致擾亂，此中機宜，兄不能遙制，弟自酌之。伍次葆欲此間添人，此不知兵事之甘苦者也。（如欲渡河，非添三四千勁旅不可，如僅守險，似已足矣，仍由弟自酌稟復，桂營五百人，尙可助力。）凡軍事無論多寡，總以能聽號令爲上，不奉一將之令，兵多必敗，能奉一將之令，兵少亦強。湘軍之營，多半皆大官，非吾弟所能約束，英山只有桂字一營，尙可援也。然亦患其輕進，隨大隊之後，助戰必勇，獨當守地，尙恐其不免見賊而煩躁，其人有膽氣，無智識也。

復劉印渠中丞

得惠函，具佩碩畫遠，猶扶孱起廢，處滋蔓難圖之勢，奮臂爲雄服，嶺以南，從此削平巢窟，不容藏疾納污，境宇廓清，功德遠矣。承示山陝協餉，緩不濟急，欲爲變通之計，秦晉解鄂，楚皖解粵，西一轉移遲速間事，苟可以勉強應命，當何如竭力指措，以助戎機。惟是水陸馬步六萬餘人，鄂力本不敷供億，加以本年分兵濟餉，搜括尤多。

而錢漕罄金，又復因鄰氛水患，大覺減色，遂至前軍欠餉二百萬，巨款空懸，計無所出，迭次奏請秦晉蜀三省，月協餉五萬兩，秋冬又加奏請山東廣東兩省，月協三萬兩，終年未得分釐，刻下深拓皖疆數百里，陸路轉運，飛挽不繼，軍食尙難敷衍，而冬令多寒，征衣未授，追呼日迫，士卒頗有怨言，會滌帥入祁門，徵軍甫集，而徽甯疊陷，袁午帥定遠潰圍，賊由壽鳳而趨六霍，而舒廬伏莽羣興，不特東征無進步，亦且飢潰堪虞，我公身在行間，久嘗苦況，已得之城池，無可棄置，深入之軍旅，無可節裁，甫田遠人，力小任重，來示屬以澄清之任，慚愧滋多，林翼初撫殘疆，亦皆藉鄰封接濟，救我於危，公今日事爲其難，豈肯飾詞以謝不敏，無如力不從心，惟有慚恨耳，尙祈鑒察。

復曾沅圃觀察

圍城營壘，難於處處湊拍，局勢緊嚴，雖疎密相間，而仍須一氣卷舒，留活兵以備匡救彌縫之用，而後能戰能守，無有他慮，其因地制宜，皆在卓裁審量，祇如來示骨節靈通，自能首尾相應，匪同笨伯也。牆濠修整，有備無患，據鄙見，狗逆現在廬江之說，尙是虛聲，狗來必聲稱三四十萬，其號稱十萬，仍屬小股游魂，特我軍戒備之心，固不必以狗逆之去來爲起止，敬慎不敗，儒修之要領，亦兵機之上策也。

復余會亭伍次蓀（十月初五日）

賊徘徊猶豫，欲誘我軍先動耳，或尙待下游大隊，狗逆如果真來，斷不止六萬七萬之賊也。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賊謀而勝者，有後一著待賊動而勝者，此時應待賊動而後應之，躁者必敗，靜者必勝，三石嶺樂兒嶺，纔是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作爲定局，渡河浪戰，軍家所戒也。

致余會亭（十月初六日）

賊已逼近桐城，僕所不放心者，是三石嶺一處，及天堂之近桐，近舒，近霍，凡三縣與潛山毗連之山險，恐尙疎虞耳。介營非營皆新軍，恐其紀律疎，步伐亂，高興出關以逞雄，又恐其不耐久戰也。介營新集，尤爲可慮。戒備之法，須嚴，須靜，須堅，須忍。大約異日最險要之處，仍在柘陽、練潭等處。愚意欲自守太湖，防他處之稍有所疎，而太湖潛山或可堅守不失。尊處三石嶺、樂兒嶺山險可恃，則僕可不紛心北路，便專意前面於桐城。聲息易通，太湖城守亦微有益。或由英山再派一營守土地嶺，以爲後勁，速卽酌復至麻城、松關二處，各有五營。近日賊勢尙不趨重於此，嚴密敬慎，當可無慮。

致李少荃觀察（十月初八日）

連旬頗憂鬱，奉二十九日書，尙未能復。希庵原以備筴應救人，然以一萬人救一處必勝，以一萬人救數處，亦難必勝。據報六七萬賊集於桐城，而熱伏不動，動者必躁，靜者有所待，有所謀，不可測也。（蓋待鎮江得手，而狗乃自來索戰。）近一月或十餘日，柘陽、練潭水深，尙可無患。若冬晴水涸，（尙非近日之事）先險者是霍山、余軍及天堂之近舒，近桐山險，後險者是柘陽。是懷甯多幸，尙隔二百餘里，當妥慎謀之。賊不分大枝入麻羅，（四眼狗八年之熟路）希庵必不動。賊分大枝，則楚之腹地驚擾，堅忍不望救，恐非近人所能辦到也。柘陽、河水是經流，非李忠武、潯江、湖水平流可比。如以排山倒海之力制之，尙可堵塞。經費毫無所出，前已札飭懷甯、望江、宿松、太湖，竟不我復。桐城半爲賊擾，潛山敵費，養非營尙日日苦飢。此二處尙未札飭帶兵人，隔省辦事人已嫌之。隔省辦錢，人尤不應辦錢。較他事爲尤窘。（州縣何知惟畏其本省督撫耳。）恐呼應不靈也。鄂餉極虧，昨又先解十萬赴京，司道亦因此與弟日日爭餉。彼尙不知前敵之危險也。春霆勇悍敢戰，而胸無道理，爲小人壞種所愚弄而不知。有密件一函，乞兄密閱，專人送去。弟初欲不與說明，然仍是說明爲妥。尊處待此等人，總須剴切。

詳明時時訓迪，不可以其愚而不教，或自嫌繁雜，則彼乃終愚矣。時事本無把握，賊來打一惡仗最好，近日軍報乞示知！

致鮑春霆鎮軍（十月初八日）

日前袁令羅都司以弟密告之意來英山，當即復函，嚴詞囑弟不得妄萌他念，計可到覽。前信中尙有未明言之意，不得不剴切言之，以釋弟惑。九月二十五日，滌帥奉旨因某帥奏調弟軍北援，奉嚴旨飭令鮑超迅速北上，交勝保管帶。滌帥與兄深知其爲人伎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爲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也。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籌思無策，只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飢困，亦不致受人磨折也。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昨言欲克復休甯徽州，仍求回北岸打四眼狗，當已面諭該二弁，以爲必不可行，恐吾弟尙不知滌帥苦心婆心救全弟命之誠，故不惜反復言之。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及王陵之妻如父母，終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師可法。弟以一協標兵，受滌帥之知遇，一年拔至守備，加都司。此次以舊卒歸舊部，豈忍萌妄念哉？豈敢萌妄念哉？如北岸狗來，力自能支，即令力不能支，滌帥自知派援，不待弟之自請也。手此縷縷訓弟，皆一片良心之言，千古藥石之言，弟可熟讀莫忘，仍不可與他人見也。攻堅傷人挫氣，誘賊出戰爲宜。張凱章知兵，可公商之。

復駱額門中丞（十月初八日）

得示敬承一切，和戎變局，愈出愈奇，彼族驕橫，至斯而極，既不能爲背城之戰，又不能爲折衝樽俎之謀，雖苟且於一時，而要挾而求款約，殊不可問。犬羊凶逆之衆，實逼處此，未審何日回鑿北盼幽燕，君難未急，東望江皖，師老無功，憂憤何深，慚憾萬狀，惟祝雄旌西指，淨掃蜀氛，控秦關而藩晉，輔長城若接，西顧無憂，蓋避狄遷岐，已有敷陳入關之議者，或冀中興締構，豪傑並起，而乘時，資夾輔之勳，而成再造之業，此則杞憂之所難驟釋者也。滌帥前疏，計日內可奉批答，都直夫中途銜命，仍赴淮揚，則楚師亦當可以止調，刻下釘廬伏莽，麇聚桐城，狗逆將并力於楚軍，誠慮飢疲之卒，應接不暇耳。

復雪琴方伯（十月初八日）

得先後所寄手書，憂國甚深，論夷亦甚確，中華之大，魏闕之尊，虛無一人可以卻敵，瑣瑣急於求成，而目之爲爽快，其玩弄可知。縱避狄遷岐，誰與匡扶締造，惟帝心簡在，使天下賢者，幡然並起，而乘時，或不至信纒信盜，日卽於流，失喪敗而束手無策耳。狗逆至桐城，不急求戰，恐其以大軍牽制多李，而另分悍股，別逞狡謀，天堂潛山太湖業，已分兵守城守險，而樞陽安慶兩路，仍仗麾下全力綢繆，相機策應，若使如小池驛之役，并力一處，則多李兩軍，或足以禦之，而尙可徐圖破滅也。吉鎮易姚當卽補札，應留樞卡，亦惟弟命是遵。

致翁祖庚中丞（十月初九日）

狗黨麇聚桐城，蟄伏未動，其發之也必猛，節據探報，並獲間諜，供稱：「該逆欲牽制前軍，暗襲懷潛後路。」現在各備戰守，以伐賊謀，而破釜沈舟，誓不退卻一步，有爲收斂固壻之議者，特以血戰所得之城池，不甘棄置耳。惟是狂寇在門，空圍徒指，飢寒交迫，竟有病莫能興者，我士無諱，情實可憫，蓋本年積欠已逾二百餘萬兩，而

支絀情形，與去年前軍奚啻天淵。苦搜力索，無處著手，徒喚奈何。和戎之策，皮幣珠玉，均不得免。部文羽檄，促提十萬，不忍不急君父之難，而力竭軍飢，直不可問。近聞宿松下倉埠祝墩老洲頭等處，係該縣黃令設局抽釐，查問一年所解，不過二三千金，而實不止此數。若辦理得人，必可加增一倍。貧苦之人，視一絲半粒，亦增珍重，特欲爲不情之請，俟閣下裁酌可否。由弟處委員專辦，願厚心忤，未敢必以爲可。姑試求之。

復羅少村（十月初九日）

汪省吾所寄手函，不忘規勸，非性情相與者不肯言，亦非閱歷有得者不能言。卽此已見其心術學術之正，足成吏治而體民情。夫善人國之本也，必欲強留於鄂，毋許令其高臥東山。賢姓爲我婉致之。

致司道及糧臺米局（十月初十日）

懷桐各軍飢寒交迫，應請將一切雜支，由藩臺鹽糧道臺糧臺暫行的停酌，借三四月專濟征餉。此餉銀之大綱也。仍苦餉需不繼，枵腹可虞，兼以援賊麇集，皖省百姓聞警遷徙，米糧亦艱。查湖北豐備倉尙有積存捐穀，此項穀石每米一石，合捐價三兩四錢，每穀一石，合捐價一兩七錢。若以碾放兵勇口糧，照捐價叩算，兵勇更形艱苦，應減照時價叩算。比漢鎮市價尙須再低十文十五文，以示優養士卒之意。此急籌兵米之要法也。合卽飛函奉告，卽速將豐備南糧等倉存穀，由糧臺捐米局迅速碾米一萬五千石，專委員弁各帶制斛，一面運送桐城掛車河多副都統米五千石，青草壩布政司銜荆宜施道李營米五千石，安慶道員曾營米三千石，縱陽鎮畫游擊米八百石，太湖城守米一千二百石，各得一月之糧。可收三捷之效。幸勿稍遲，其運脚由捐米局會同糧臺墊解。其押運委員務須迅速，由司道糧臺并武昌府遴委委員限一月內趕到華陽鎮，由內湖督同荊江縣懷甯縣

運送石牌，毋誤爲要！

復左季高京卿（十月十一日）

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希庵早回桐城，據報狗逆已至，然十日之久，蟄伏未動，殆有狡謀。此間各大將均能嚴密堅忍以待之，蓋本有破釜沈舟之志，卻以攬轡安閒出之，其濟君之靈也。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皖南情勢不熟，不能逞臆；惟丈與滌丈謀之，斷之賊本至弱，并力圖之，必可破也。九月二十日有旨止鮑春霆之北行，我輩專意東南，分當效力天心仁愛，卽顛沛造次而不忍於吳楚之民，皮幣珠玉，太王樂天，明夷艱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衛，毋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癆，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自節宣，毋使真病也。林翼雖力戒春霆攻堅，以春霆有攻堅之癖，又屢寓書滌帥戒止之，連日不寐，苦思再四，兵行如水，不可執著，如有可攻之機，則昔年羅李之攻蒲圻，春霆之攻意生寺，亦未始不以血肉換此城壘，應變之機，公試謀之，公之戰馬，膽力何如？南人好川黔之馬，是小走碎步，非馬之正軌。北馬乃良，所向無空闊，一心成大功，然須腰腳有力，乃能乘此明以示我，以憑物色。

復李希庵方伯（十月十一日）

帶兵以討賊而救民也，受篆治地方，以課吏而保民也，治國莫如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吏事尤爲兵事之本，貪慕爵祿，公必不爲，卽不肖亦尙不爲，然處艱鉅危難之時，非帶兵不可，僅帶兵而吏治不飭，民生無仗，卽日殺千賊，無補於大局，故非兼地方不可。天下之兵食均苦，日竭不僅皖鄂爲然，介而難山礪而難水，則吏民坐視士

卒之飢苦，而無能展布，必不能掀掌風雲，拯救水火，爲皖計，爲公計，以受印爲正，則今唐勤苦不貪，弟亦殘息，尙活心神，未盡糊塗，或可贊助一二事。觀朝廷畀任之隆，圭璋特達，並無薦舉，公之忠誠，帝心簡在，開屯以聚米，運鹽植茶，通商惠工，訓農以阜財，活此淮南淮北，江南江南之百姓，則公將名臣，公且兼之矣。賊蟄伏不動，須待其有變證，而後痛加芟夷，斷不可輕動，動則必挾萬餘人全力，又斷不可零星分兵，餉尙未到，兵尙未齊，賊又捉摸未定，求兄堅忍不動，有破釜沈舟之氣概，尤貴有攬轡安閒之整暇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月十二日）

讀手教，以希庵前此商議移駐高河埠一節，承公毅然以賊入集賢關，尙能堅持十五日二十日，自任公志與公之軍氣，早料其必能如此，今讀公書，氣甚固，志甚堅，所言事理，亦平實無一字虛夸，感慰欣慕，烏能自己！幸以尊意告之，濼丈希庵爲要。此間亦將尊函鈔寄各處，使其專心破賊。昨函以三千石米運安慶，尙有太湖城守一千二百石，亦應改奉安慶軍營也。次青之文讀過，悲其志，惜其才，終當設法以曲全之。

復李眉生駕部（鴻齋）（十月十二日）

夙未晤教，而閣下之德性襟期，久經耳熟，頃聞台旆出都，作挈脊遠游之計，竊謂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可以避地避世者不同，縱作意避秦，何處是桃源勝境？况以閣下之才學，而遠思高蹈，誰與其濟時艱？因特賦杖杜三章，相要道左，尙冀枉駕來游，不我遐棄，謹掃榻以待。

復鮑春霆軍門（十月十四日）

得惠函，知休甯城外二十八日戰狀，左榮右拂，指揮如意，有此一捷，足寒城賊之膽，楊逆李逆分路來援，自當嚴爲防範，有守兵而無戰兵，有圍兵而無勦兵，則外寇突來，軍力不能靈活，無以制援賊之死命。弟與凱章合籌勦辦，審慎機宜，師克在和，當可得手。兄處步騎，祇桂營五百人，鄖陽馬隊二百八十人，此外並無一人一騎，當亦弟所深念也。且徽甯一帶萬山叢薄，馬隊尙難施展，歧路雖多，祇在確探賊情，相機堵截，斷不可過分兵力，自弱其勢，惟卓裁審之。

復李希庵方伯

得手書，敬承所訓，無缺而後動，以作百萬賊，觀此宗聖之教，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守約施博，斯爲大勇，沅公氣壯心雄，半月二十日之守，確有把握，使我兄得專心力於前敵，謀所以破賊之道，狗類雖多，何患焉。糧臺解項，日益不繼，減成捐輸，尤難應急，以積倉爲裹糧，亦一時權宜之計。軍食本艱，國人皆以夫子將爲發棠，可止則止，尙待審之。

致曾欽使（十月十五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並恭讀鈔寄廷旨，及與左公往來書，靈活之說，機勢之論，左公意在雕勦也。事理固有可憑，責之皖北軍情，亦頗未中。惟林翼愚慮兩岸兵力已集，不必再望添兵，添兵則不僅無餉，亦且無將。又兵事不宜長顧，卻慮太謹慎，則嫌於拙滯，進兵求戰，約不過五六分可靠，便應放手，放膽丈策。左公速進屯溪是也。見及於此，卽求決行，至大府規畫之地，總須寬博有餘，取魚鹽絲麻布帛菽粟百物富饒之鄉，先爲措置，目前卽苦枯寂，異日仍可發揮，聚人曰財，此尤兵事機勢之要。丈意欲速，至淮揚如取道六壽，則請咨明皖鄂兩軍，須先固守。

六安壽州則淠水淮來，可無阻滯。皖南皖北江南江北，何嘗不可富強？人自棄之耳。

致李希庵方伯（十月十五日）

公畏官爲羈勒，誠然；弟之於兄，本另有相知相關處，他人不能喻也。此事兄可自告之，濂帥代酌，弟必不相強，蓋私心不忍強也。丹初第一正人君子也，以對不過軍士爲恥愧，便是正人心術；有一美才周壽山，公與深談否？此奇士也，亦微有毛病，世人固不識此人，疑我之私之；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可嘆！

致多禮堂都護李希庵方伯（十月十五日）

頃營務處議出霍山之說，鈔奉台鑒。霍山賊數不多，其爲牽制之師，防我軍由山內出擊之計，情跡顯然；若以松子關之成鎮七營出流波，與昌營七營、鄭陽馬隊二百并舒公馬隊三百，亦是避實擊虛之用，應請卓裁。籌商示復，再安慶賊匪是久困象，此賊結局恐非投誠，卽寅夜亂竄耳。

復駱中丞（十月十七日）

萬人軍食，裹糧未豐，蜀道殊難，征途可念。石逆闖入楚邊，應請合旆由寶慶辰州進發，聲威遠懾，該逆或畏而不敢前；若逆謀借境入川，雄師中道截攔，擁纓援桴，縱橫痛殺，絕其思蜀之謀，卽奠南防苞桑之固，一舉兩全，功德遠矣。川中探報，鈔奉清鑒。

致閻丹初農部（十月十七日）

潛山礪志一冊，惟不應附災異耳；已致書樹人刪之，言災異則足以蕩民心，而又有不仁之惡念，其殆啓犯上作亂之漸乎？樹人探皖樵之言，而不知察弟故嚴論止之，惟其辦礪之勤苦，並其率作興事之功，戶口阨塞之得其實，而居其要，亦不可掩其善而不嘉予也。弟思處事應物，惟無私心者，乃當於理而得其平，願與丹初勉之，並乞果臣梅村兩碩儒，以時匡救，不肖之不逮。

致嚴方伯閻農部及各僚屬（十月十七日）

碾米須動三萬餘石之穀，非因辦米起見，欲使米局稍捐二萬餘兩不急之穀，而糧臺頓增三萬餘串之餉也。軍中不重米，向亦頗畏官米，林翼豈不知之？若委員採辦商米，營中之委員甚多，下游之商米更佳，更切近；只須餉銀不虧，何愁無米哉？渭春所言六不宜等條，均薄物細故，以舟裝運入華陽，到會道各營，與水次最近，即多李二軍石牌內湖，水次亦便，均可不須另製口袋。渭春擬以錢一萬串，并米局銀六千兩，採辦商米一節，應即停止；即以米局銀交糧臺濟餉。丹初所擬派黃丞舒丹領銀錢採辦一節，尤應即日停止，仍可照十六日發行之札，碾運倉米，即不能限定一月，亦可陸續運濟，但須嚴禁委員攙和沙水，毋使天下之人不信官物，而以官為詬厲總之，此事因糧臺萬分支絀，特為酌盈劑虛，無聊之極思，若糧臺道臺牙釐局能月足額餉，又何須多此一番勞費？前已函致多都護李方伯曾觀察處李方伯念武昌聚米之艱，不欲貸粟，林翼憐糧臺窘迫之狀，思目前之急難，仍急欲小補之，此後應先行轉運，如軍營餉足，自知函止，我即札飭停碾，其辦播發脚等事，或米鋪領辦，或委員經理，尚易為謀，異日此穀，總須碾動為米也。

復多都護（十月十七日）

承示擬待逆壘紫近，察其虛實，并力痛勦，可謂老謀。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此次堅忍以待大戰，各路又均有布置，卽代賊爲謀，亦頗苦難於著手。軍事到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此其大較也。賊知安慶望援甚急，恐不能忍，至一月二月之後，我軍人力地勢，可堅忍自持。幸公商之，朱副將希廣以獨騎一人帶親兵三人見賊，卽追致受槍傷。查朱希廣黃勝曰兩副將均是副將，何紹彩之哨官從何紹彩營中分出，何紹彩九年春因勞致疾，現已精力復元。其人打仗勇敢，現在英山帶親兵百人爲弟護衛。弟卽曰札飭以百人前來桐城，總管朱希廣黃勝曰兩營之事，二營均係其舊日卒伍，能用命也。如希廣傷未能速痊，卽請札飭何紹彩并管新左營，合成六百人，亦必得力。道州之勇宜於衝鋒，不能持重，卽如此次以三人追四十賊馬，勇而輕進，是其弊也。守城則應用穩練之營，不宜用輕銳之將，驍果之士也。鄙見不必與潛山調換爲是。

卷三十七

復官揆帥（庚申十月十八日）

西巡之議，亦卽太王避狄遷岐之事。如朝議果定，弟望淺名輕，不敢多言大政，惟應自請治兵襄陽，以爲關中屏蔽。特楚地褊小，財賦不足以養兵，河南南陽二府是秦中門戶，如有老成大臣，特奏以二府歸楚，暫管則益以二府之丁糧，可養兵五六千人，舞袖乃可回旋耳。然此亦創格，未能信其必準行也。湖北籌餉必應於懷桐，克復後卽裁一萬餘人，乃可善後。否則終必飢潰，飢潰之患較敗仗更慘，催餉之摺明知必無實濟，然必求擊銜會奏，賊日多，兵日少，賊日富，兵日貧，江南浙江之事如此，楚又何能獨支乎？

復會沅圃觀察（十月二十日）

得書，并所與將士約法之章，想見亞夫營整齊嚴肅，非同兒戲；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欣慰何如！一時傳觀諸人，首肯不獨星槎歎服已也。希庵不願接印，欲以專心兵事，特念皖北上游，吏事民事十年無人過問，無吏何以撫民，無民何以守國，公與濂丈能勸其兼顧郡縣，以固根本，則呼應亦較便捷，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君子不用也。」未審尊意以爲何如？桐城之賊，伏匿未動，尙難審察機宜，惟在多幸兩公見機而作耳。霍山賊股往來牽掣，擬以松子關之七營由流波礮會合昌營出擊之。

復沈愛暄大令（十月二十日）

得書，具悉一切；外寇未來，內奸竊發，祇在訪查戢捕，以消禍於未萌；訓衆而好鎮撫之，民情既定，遂可安堵無恐，萬一鄰氛告警，確得實在賊情，自當撥兵援應，城守既備，兵力又暫資彈壓，謠言不足信也。驥雲方伯未任皖臬，復擢蘇藩，帝命不違，何能留楚？舒公之馬隊八百，非實在有事，不能因府縣之虛聲，僕僕道途也。設馬隊派到，無仗可打，君能執其咎乎？

復彭雪琴方伯（十月二十日）

練潭、孔城、白兔湖、塘田、張溪鎮各路，分飭弋船到處擊賊，冬令水漲，天助雄師，而南陵一戰，保護名將，尤微弟與厚庵軍門見幾明決，全數萬生民之命，造福已多，而無意中竟得此堅忍強毅之奇材，厥功更偉。天下危注，意將何地無才，特患不求耳！飢軍脫於虎口，解衣推食，自是急需，來示謂棄南陵出江，以圖再振，若得養銳一月，必可成得力之軍，厚庵兄與陳鎮軍斟酌情形，相度地勢，當能妥當矣。陳鎮軍處另函慰藉，乞卽飭遞爲荷。

復孫樹人司馬（十月二十日）

得惠函，井井有條理；霍山衡勇，舒城和勇，營制所定，簡而易從；具見董勸有方，用心良苦；而民情踴躍，戮力同仇，實堪嘉許。惟團練在民，而不在官，來示頒給關防一節，適滋流弊。成營之後，仍囑穩守要隘，萬不可輕出，而與狂寇爭鋒，果能慎守無虞，即附於官軍記功議獎，或由地方官稟報，皆屬可行。介字二營，應暫留天堂山內要隘，以爲非營策應。

復閻丹初農部（十月二十日）

涇春寄兄信已閱，此事弟不應於小節條例中著意，涇春才力精神，大可有爲，惟望其學德日進，勉爲名臣；若如近人之志，以爲苟如是，是亦足矣，則是卑俗諛人之交，非君子相規益之道，是在兄之互爲勸勉矣。

致曾沅圃觀察（十月二十日）

近日以來，湖南北並無勇可添，即添亦是游勇之蕩佚不受約束者，不可戰，亦不可守。水涸河淺，即添三百人，亦屬不成軍勢，或欲以重兵駐於賊必來之路，及我必走之路，而故開一角，設兩翼以夾擊之。又前路迎勦，而尾追之，蓋謂入道、天道、古事、今事，無七八千人同爲一邱之貉（一部通鑿，井無圍城，而使盡歸一劫之事，蓋非竄即降也）同歸浩劫者。厚菴前欲陳鎮大富助防，或有此意，愚人無識，所見所言，不必其果有可取，仍請以此臆說質正。篠丈厚庵希庵，蓋昔日患其相通，圍恐其疎，而古人古事，總以圍師必闕爲訓，其理何如幸酌之。

復曾沅圃觀察（十月二十一日）

希庵薄集篆而不受，設以使節昇之，能不受耶？皖節之來，十居八九，此皖中亂極思治之機也。希庵如何能

退？弟已三年不加一贊詞，原有私情於希公，而天心鑒察，昇任獨隆，天也。天可逃乎？為將在得人，為大吏亦止在得人，其體異，其揆一也。公言高叟數月之後，亦知行之維艱，此為至言。我輩走錯路了，若昔年閉戶著書，使天下後世想像其人，必曰：「惜其時不之用耳，今竟何如？」丈閱此當為一噴飯。舒六兄馬隊，亦調由太潛來會，成鎮調入霍山旁路，即賊由霍六入松關之來路也。迎之於外較佳。

復閻丹初農部（十月二十四日）

王蕪用六十萬人，日以美飲食撫循其士，而不遽戰；李牧治邊，日以市租推牛饗士，而不欲戰；養之久，而氣勢之蓄鬱於中，乃愈厚；近三月水陸各軍，應請傾囊倒篋而出之，待餉則拔營不動，討賊必無功也。賊數不至如常州人所供之多，比春間少五六萬人耳。

致多都統（十月二十六日）

頃得滌帥寄件，南岸之捷，事勢已穩，桐城二十五日合勦，諒已有軍報在途；弟思荀悅之論兵也，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為兵事之至要。老兄與希菴合謀二萬餘人，如一人一心，大功必成，弟不妄出主意，不掣絲毫之肘，惟其是而已。

復霍山縣張桐封（十月二十六日）

得書，具悉；米粟芻茭，採辦不竭，並備竹木，以資軍渡，想見紳民響應，董勸有方，至以為慰！添練鄉丁，立成營伍；選派勁勇百名，教習技藝，仍以寓兵於農之法，使民力不疲，而緩急又皆可恃，亦自謀守禦之長計也。但其要

在於紳董得人，不侵不擾，而後實效可期；是在足下之善爲審擇耳。

復翁祖庚中丞（二十七日）

得賜書，具悉苦衷；調劑曲盡權衡，淺人未知其深，妄肆狂瞽，猶荷盛懷採納，慙悚何如？居今日而求才，雖破除成見，猶懼不足；以廣羅賢士，共濟時艱，况到處生嫌，動多掣肘，如善鬪者，而束縛其人之手足，拳勇無所復施，公之所處甚難，而盡勞亦彌苦矣。借材之說，鄙人延訪雖殷，禮羅未富，極感謙光之下逮，慮無可取懷而予以副心期，毛驥雲升擢蘇藩，李希庵擢皖臬，希庵專意討賊，堅不肯受臬印，弟敦勸再三，其人高遠，不可以階而升，視官如桎梏，如羈勒，視官場陋習，如美色淫聲之不可近，確乎其不可移也。昨因安慶會軍，索餉甚急，無可指措，有札行州縣，並請酌定，加札可否，均惟台命。蓋楊軍多，軍李軍均欠餉數月，共二百萬兩，飢軍苦戰，貸米無門，力盡筋疲，故有此不情之請也。桐城之戰，李軍捲旂疾趨，由青草壩附多軍，以計誘賊，二十三日，大獲全勝，若再得幾番痛殺，可以遏狗逆，冀逆張逆之兇悍，霍山一股，成余亦即日會師出擊矣。

復王壬秋孝廉（十月二十七日）

來書以天下形勝宜重西北，而輕東南，深識偉論，欽佩無既！荆襄爲南北咽喉，誠得兵力以設重鎮，訓練生聚，接應亦復不窮；羊叔子之教卒收平吳之功，抑非人莫與屬也。諸侯守在四境，而鄂置孔棘，頂踵腹心，無一可恃；皖氣尤爲甚惡，非敢爲甫田鶩遠，欲以靖邊氣而固吾圉，已如騎猛獸不能中下，岌岌乎時有反噬之虞。况貴以蜀道秦關，遠爲控制，鄂中之力，或恐未皇，抑又思之，江淮爲天險，而地利亦從此流通，天塹之雄，賴有楊彭水師，一氣貫注，而長淮一帶，扼守無人，壽州名城，非恃楚師犄角牽制，亦幾不爲我有，幸而得全腰膂，而髮捻勾結

悉銳以抗楚師，桐城之多李兩軍，霍山之成余十四營，日有戰事，惟冀遏此兇鋒，徐圖恢復，要非廓清江面，扼守巢湖，而兵事終難運掉耳。刻下積欠各軍餉需，在二百萬兩外，食粥不飽，敗絮無溫，我士無譁，殊爲可憫！來示陳君卹賞一節，自二年至於八九年，節義局先後查報，奏案十七次，每次多者數千人，少亦數百人，庫如懸磬，前後各藩詳定於軍務完竣，始準給支卹銀，卽湖湘將士之大小文武戰歿於鄂、潯、江、皖者，均未能給卹也。陳公之事，應由原籍具領，弟卽札飭所司，亦不得分文之實惠，鈔票等件，鄂中本未頒行，陋邦貧困，其細已甚，大雅所鄙笑矣。

復舒輔廷都護（十月二十八日）

得書，以此番進勦，尙未得揆帥明文，想偶因他務延展，而弟處已有咨行矣。兄之忠直樸實，惟弟信之至深，弟曾言無論如何，弟與兄與希庵三人，永不相離，總是三人共命而已。一切不必生氣，似宜速到桐城，助希庵合戰，爲是，是所拜禱。

復曾制軍（十月二十八日）

奉手教，並抄示軍謀數則，敬承一切，賊情地勢，隨時遷移，林翼距皖南太遠，又不深悉地勢，未能遠謀，丈所籌思，均極妥善，辦夏不必贊詞，惟賊計不襲成跡，不必定走舊路，我軍只宜并力，不可太分，此愚人之臆見，懸空而又無所指實也。又奉十八日贊回復函，於廉卿梅村之文，則賞之於野人之獻，則欲拒之；丈則貴德賤貨，而林翼之無文，可爲慚悚，軍中勞苦，目營四海，心憂九州，折枝之勞，以助神明，承筐之將，無違忠愛，若竟卻謝，則恐懼於屏棄，而將無以自立，遲至明年，蠹蝕其中，又何貴乎？箴言書院藏書漸富，文到揚州，再賜數種，則願子所謂明

道之文，經世之文，與切於實用之典章，庶幾大備。所求於文者，甚奢博而不可殫紀，文得毋怖恐而預杜之耶？桐城近二三日將大戰，林翼到此時，轉甚閒暇，希與多之和睦，如一鼻孔出氣，希庵夜宿多帳中，并不歸營，亦奇境也。

致馮价人太守（禮藩）（十月二十九日）

林翼幼游江漢，見小艇民船，光澤可鑑，不過自惜其物耳；見銅船糧船，龐然大而黯澹不光，疏散朽敗，事經官手，刻腴者十餘人，百餘人，心以爲官物，則必歸於朽敗而後止。吁！凡官物官財，官人官派，無不如此，令人目欲裂而髮皆衝，然則處今之世，將放流乎官而後爲治乎？是又不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亦庶乎其小瘳乎？吾願與同志共勉之！

致余會亭（十月二十九日）

戰不可急，須定乃戰也；羅田襄陽勇丁，有奮進之志，卻須防其紀律不嚴，站脚不穩也。凡兵勇不難於進而難於站穩，此堅忍之實在功夫，多歷戰事，兵勇乃有進境。

復劉霞仙司馬（十月二十九日）

承示軍政與吏治相表裏，此論誠然。額帥入川，慮事權不屬，呼應較難，楚蜀相依，關係匪小，然外間大任，天心確有主宰，非遠臣所能知。刻下石逆竄擾湘南，尙煩蓋筆運量分途截勦，可以紓桑梓之患，亦即以絕其思蜀之謀，則造福爲不少矣。川氣屢挫於楚師而用之者，尙未能盡得機要，若再添萬衆而將士復有所主持，歸蠱亦

自易易第非速紓南患，鼓行而西，則繁富要區，傷殘殆盡；乘其敝者，愈覺無可措手耳。

致羅少村

敬啓者：廿八夜作書，專丁行至中途，遇孫都司而自歸，原信仍附上；孫都司到，讀手書大慰！明德正人，慍于羣小，屈于人者，將申于天地，得作梅兄之大力，使忠魂得所依歸，鬱鬱佳城，以世蔭其後裔，而讀書守道，義於無竟，公之功亦大矣。林翼病除，而衰弱不可除，所示均悉，現臨別所定方，不敢增刪，自立意慎之也。心欲求作梅兄，不須叟離，而天寒山徑凍封，惟臘月廿日之約，必求俯從耳。賞及弁兵費至六十餘金，又稿勞酒食，是鄙人無益而少村轉勞也。心何以安？樅陽賊退南岸，近狀亦穩，此頌大安。

致各帥及各守令（十一月初二日）

桐城援賊，自十月十四日起，經多禮堂都護迭擊獲勝；二十八日，李希庵方伯率萬人戰其前，多禮堂都護率萬餘人擊其後，斬馘不可勝計，賊隨棄壘宵遁。查六安霍山，賊所垂涎，霍山附近，本有另股分竄之賊，恐賊必歸併一處，應飛函致六安州牧武臣鎮軍會亭副將，嚴密準備，或戰或守，相機妥辦。其六安州縣，尤以慎守嬰城，待援爲囑。如敗賊蟻聚過多，應另派援軍來助，並函請老兄，或由潛山入天堂，出霍山，或請由太湖英山入霍山，以重北防，而顧六安霍山之要。其李方伯一軍，如應救援六安霍山，應於日內審察賊情，由李方伯主持審決，由潛山山內行走，如待賊入內地，始從麻羅迎剿，其道里較今日之勢，轉爲遼遠，而勞費正等。討賊之要，不可吝費。若以轉運爲艱，英山轉運局當勉力任之，惟望各路軍營馬探迅報，事有宜急於援剿者，不必候此間咨札，并飭步撥日夜循環，依限速遞，足不停趾，以利軍報。

復官揆帥（十一月初二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粵西竄匪，伺湘軍之趨重常寶，而疾趨衡永，鄙見料之，衡永均無足慮，是欲急趨江西，以合於下游之賊黨。石逆並不在其中，已無疑義。長沙爲可無患，派去礮船，亦可壯聲威耳。下游水師，實不能分撥。舒營如有弱兵，可另函問之，再行遣撤。所錄廷旨，奉到賊向不要緊，吏治不修，比賊更害民也。援賊經多，李前後夾擊，斬馘無算，退得甚快，心不固也。六霍之北防，及樅陽江岸，尙可慮耳。

復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初二日）

二十九日，賊遁如前數日，所殺不多，則尙有他計也。恐六安霍山更多防備，亦恐由廬江江岸入樅陽，以迎安慶之遁賊。一切情形，道遠難於遙揣，當機立斷，惟在老兄。舒公似可撥入霍山，金逸亭另帶一營，似可先入六安。安城守賊至，則堅守待援，庶援師可以從容就道。六安一州，爲濂帥異日入揚州之要道，而麻城、松關尤爲切近，故愚人獨憂念及之，非甫田遠人之詩也。如何辦理，老兄明決，酌度示遵，并祈先行札飭速辦。

復多都護（十一月初三日）

得書，具悉一切。蠢茲醜虜，棄壘遁逃，創鉅痛深，人心稱快。士卒踴躍用命，或保二成，或二成半，均隨尊處斟酌，弟不駁回。至於餉項所欠，總須清繳，不能久懸，必俟懷桐克復，裁去萬五六千人，鄂力乃可支展。否則長在窘鄉，終無足食之期，軍心必懈，惟得力兵將，必不裁減耳。飛虎左營，即可減去，凡營之不得力者，若不撤遣，則視爲鐵帽子，不能感愧奮興。近五年，弟所招營約百數，所撤者，亦將五十矣。穆副將正春，打仗可靠，添募一旅，事屬可

行；惟近月以來，各營兵額太多，瀚帥添募亦多，湖南竟無勇可募，擬俟懷桐克復，裁勇之時，挑選成營，則勇丁較多較好，蓋無論如何壞營，只是營官哨官不能得力，好營必有膽怯之勇，壞營亦必有膽壯之勇也。葉介唐尙未到皖，其所募介字營千二百人勇丁，甚有驍果之士，兼有烏鎗好手，山民行走如飛，能耐勞苦，惜其所委營官，約東不嚴，紀律不熟，恐難成節制之師。弟擬俟介唐到後，與之面商，撤出此千二百人，若專處委員挑選，必有四百精兵。凡勇總要撤後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現在營伍而易將，舊營伍而易新將，猶東散枝以爲薪，不能枝葉葉相對相當，生氣勃勃也。撤後卽日召募，則耳目精神，歸於一人，如活草活樹，枝葉自然相生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彭濟臣廣文（十一月初五日）

漢口爲通關稠市，五方雜處，誠不免奸人涸跡其中；而稽察不嚴，巡防不密，祇能責之文武員弁，與在汛營兵。施游擊帶兵數百，巡防彈壓，是其所司；若另挑百人安營住守，則此外分巡之兵，必生懈心，况現際軍餉大艱，前敵萬分竭蹶，來示酌加口糧之說，殊不可行。局丁竭力辦公，杜偷漏而無侵蝕，頒發功牌，以獎勤勞，卽可開單照給，至以救生之餘資，澤及江岸枯骨，無令暴露，應如來函辦理，卽候具稟批行。

復翁祖庚中丞（十一月初七日）

得手書，感荷盛懷雅愛，欲使連營六募，擊柝相聞，楚皖邊防，呼吸一氣，且得時傾積愆，私願何如！惟霍山萬山之中，各路文報，道阻且長，而產米亦甚少，似祇可遣將爲之，現在成余會師，舒公馬隊，五六日亦可到，必能穩謀戰事。六安有警，此間或可力援，屢函請鄒牧與二鎮妥謀守具，賊不得逞於桐城，尙防其轉徙而爭我北門也。桐城援賊數十萬，多幸兩公諱言其實，以定後路之虛驚，而免人心之惶惑，自二十三日誘賊之後，審慎賊情，謀

定夾擊；二十八日，李軍以萬人戰其前，多軍以萬人繞出其後，衝腰截尾，入道俱攻，斬馘不可勝計，賊以宵遁。二十九日，跟蹤追剿，軍械委積於道路，搜殺傷殘，解散裹脅亦多。狗逆入桐城，捨逆走廬江，非經痛殺，不能得賊退。如是之速，然困獸猶鬪，而軍士忍飢苦戰，須稍稍養息，以備逆謀。安慶城賊似是困象，俟懷桐克復，當請我公速鎮省城，以復國朝定制也。讀大疏兩稿，如讀賈長沙治安策，字字皆血淚，忠蓋彌摯矣。

復會沅圃觀察（十一月初十日）

滌帥一軍倚江西爲命，聞賊踞河口，失釐路之大宗，而石逆東安一股，亦爲豫章南路之憂，至爲焦急。普軍未能守建德，而彭澤湖口不能無憂，潯陽爲江鄂門戶，李忠武苦心孤詣，戰血未乾，斷不可不設法慎守。景鎮大路，僅恃李把總團練扼截，何能有濟？祁門近日文報不通，未審軍情何似？霍山之賊亦遁走舒廬，未經懲創，江岸之柵陽、潛霍之山險、楚之北門，在在皆宜準備矣。林翼焦思萬狀，又病風寒，八日頭重不能舉，坐臥皆不得適，連服細辛湯，始稍稍啜粥耳。

致成武臣余會亭（十一月十二日）

霍山賊遁未遠，尙徘徊於舒廬之間，仍當轉徙而謀我山險，窺我北門。六安之防，必須預爲之備，樂兒嶺、三石嶺仍作守局，諸佛庵留營，與仍留松子關原營，孰爲優劣？幸示之！二軍能有餘力，分三營一千五百人前往六安，入城堅守，三五月以待，援否應由足下妥速籌商，自度其力之所及，并慎擇營官之能堅忍設守者，以爲麻羅屏蔽，而聞警應援，遲速皆有可恃。據鄒牧來稟：「六安城守米糧尙可趕辦，」如有人可派，即候酌復。

卷三十八

復黃子山太守（十一月十二日）

得手書，語長心鄭重，令人倍增遠思。惟賢太守勵精圖治，剔弊釐奸，孜孜如不及，無難正己率屬，以廣吾智力所不能周。使山中之民，復見天日，沐浴清化，何慰如之！二千里邊疆遼遠，守斯土者，屢不免因循曠職，而深山獠虎，得肆爪牙，攫噬於僻壤窮簷，故瀕行時，特以整頓書差爲囑。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佐雜不能利民，吾無過責。至於從欲敗度，嗜利無恥，必不可以言動，不可以德感，如高徐者，宜速揭之。某令是弟去年特參革職之人，稟請勸捐，而曰自備資斧，其意何居？若令其借端擾民，大於征軍籌餉有礙，未識此人因何到荆。尚祈驅除滅成，捐輸出於萬不得已，而部中不能諒其苦心。二百萬兩之虧空，五六萬人之飢困，非是無可補救。派捐之數，意在速行，已概交方伯主政，刊刻章程，想不日可以寄到也。次青不能張平江之軍，滌帥用違其才，弟走書再四申救而不及也，亦殆將憂憤以死。皖南自徽甯踵陷，嶺險閉塞，東道不通，鮑張屢捷於休甯，破城外賊壘，又復回援黟縣，擊僞輔楊逆破走之，而建德失守，文報不通。湖口景鎮各路，皆爲可慮。左軍有貴溪之捷，而賊踞河口，又失盩路之大宗，石逆分股竄湘，先陷城步，綏甯擾及武岡寶慶，旋折而入東安縣城。現又棄走道州，有趨道江西之勢。東師根本，繫命於豫章，岌岌乎不可以終日。桐城大破髮捻數十萬之衆，一戰而獲全勝，卽以宵遁賊退且速。霍山另股，成余會師出擊，亦卽棄城而逃。該逆尚徘徊於舒廬之間，江岸縱陽，潛霍山險，與楚之北門，在在尙宜準備。懷桐克復，未可預期。軍士苦飢苦寒，行將爲去兵去食之計。大局日以不支，近患風寒，特重痛楚呻吟，八九日不能執筆作一字，惟慎保歲寒，不盡縷縷。

復厲伯符觀察（十一月十四日）

子貞先生游鄂，其品學爲當時所推重，求善視之，并求揆帥率屬助之。來示不以尋常過客相處，誠禮賢之盛意也。子貞老矣，不可久留，久留亦恐失敬，當公舉以贈其行耳。

復閣丹初農部（十一月十四日）

涇春來信，先已批復，所欲之將與兵，弟必竭力爲之，弟不輔涇春，豈得謂爲有良心人哉？且心憂河南久矣，得涇春爲之，涇及湖北，凡欲自保者，非保鄰不可，近人之識力，特如春蠶自縛，驪駒自促耳。願淡如既廉潔可靠，必乞堅言延致之。凡人到心地可靠，則才之短長，皆宜在所以位置之者，得所否耳。弟昨專弁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關訂三百金，可與午山共作主人。凡楚士閱課之有文有行者，可使從遊。弟與午山公請此老以教楚人，并可爲我輩之師，其館舍即賃屋而居。午山代謀之，又專弁以百金迎郭筠仙於梓木洞天，貧苦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公尙以爲是耳。厚庵催餉，二月能速解否？天下將才，惟厚庵、希庵、禮堂耳。春霆別是一種，又須另法將之，異日若吳幹臣可成大器，亦三五千人，大將才也。

致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十四日）

湖口緊要，求兄卽以善守之將二三營，兼程馳往湖口，入城踞守，并囑各路敗潰兵丁，不準入城，入城者，斬之。至尊處戰事，此間尙可拔營前來，以重兵勦賊，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弟心以爲是，公欲僭師以圖建德，須告之厚庵，準備一切，並須兄面告，多都護擔承北岸山外一月之事，堅忍爲囑，賊尙耽耽逐逐於安慶也。

致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十五日）

昨得彭雪琴書，請撥兵救湖口，十五日，又得雪琴書，彭澤於十二日失守矣。湖口危在旦夕，陳鎮軍之二千人，能速趕到否？湖口爲江鄂緊要門戶，不能不救。兩寓書，請尊處撥二三營渡江，力守湖口，卽萬分爲難，一營亦好；如實在萬難抽撥，亦望迅賜示復，以便函寄雪琴也。弟意陳大富一軍，尙欲留以備安慶對岸之警變耳。皖南如此糜爛，祁門文報，又復梗阻，其籌策湖口九江之法，亦望指示及之！

復袁午橋節帥（十一月十五日）

奉賜函，敬悉；整軍經武，力扼全淮，蓋抱勤勞，中心蘊結，夷兵助勦之議，誠如來示，萬不可行。周之犬戎，唐之吐蕃，五代之契丹，其明驗也。况戎心難測，其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我公深識遠慮，敷奏之義，可得聞乎？僧邸南來，若得掃平捻匪，亦大好事也。

復余會亭（十一月十七日）

得書，具悉一切；六安兵力三千人，屬以嬰城三五月待援，不必派人助守。我軍仍爲收斂固壘之計，甚是穩著，亦是活著，應如來函辦理。霍山城應墮，房屋應拆，爲大將者，不可胸胸若老嫗，卽妥速爲之，使該逆無藏身之固，則附近居民，亦可少免於焚掠，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者也。

復孫樹人司馬（十一月十七日）

賊遁未遠，戰事方多，兄萬不可離天堂，方百里之要地，費之足下一人，方倚以爲長城也。皖南建德彭澤，相繼失陷，係南陵一股，會池州之賊，狡焉思逞。普軍以五千人望風潰退，使逆欲得躡其蹤，雪琴方伯率水師堵

禦湖口，並調陳鎮軍二千人，入守新城。惟冀此城不失，事尙可爲。祁門文報梗阻，不得滌帥咨信者，十有八日矣。皖南無犬跡，皆僞輔楊逆，僞侍李逆，僞忠李逆，詭言狗入皖南，公何稱之不確耶？其耽耽於桐廬之間，非四眼乎？病已十瘳，其七，又須暫活，請不注念。

致楊厚庵軍門（十一月十八日）

得希庵書，以皖南文報不通，欲帶八千人七成隊，卽日潛師渡江，襲取建德。鄙意亦以重兵勦賊，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心然其議。然必須往返神速，庶兵無滯機。此間兵力一動，狗必全力上犯也。天堂堅守二十日三十日，以待希庵回援。希庵渡江時，應請仁兄速爲準備，以舟師輔之行，或可出賊不意，而攻其未備。但希庵能打而不能守，應以餘庵守之，以北岸之賊，尙耽耽逐逐於安慶也。狗捨熱伏未動，必當再逞狡謀。青草壩雖守，老營兵力已不能及遠，其桐城、陽各路，必須禮堂兄設法兼顧。力任一月之防，當由希庵與禮堂兄面商定議，爰方啓行，而安慶城圍，仍求沅丈力謀穩守耳。

致李希庵方伯（十一月十九日）

得手教，拳拳以弟之未移太湖爲念，而因此以緩建德之援，弟罪大矣。弟病十三日乃轉，近經作梅診治，十愈其九，然弱不可勝，食粥食飯，均汗出不止，必不可再冒風寒。弟俟兄拔營後，帶張劉李文盛等一千六百人，并鄖陽兵移住太湖，大約須十日八日六日之後，乃可見風，乃可移營。此六日八日十日必無警變，兄可先行拔營，以救建德，以通祁門，以全危局。弟所慮者，不在英山，而在懷甯、桐城、潛山耳。大約老兄拔營半月，北岸必警能二十日陸續回援，大局尙可保全，至多不能逾一月耳。至多公能否堅守一月，須堅與之約定，山內之天堂、樂兒嶺、

麻城、松子關，均弟一人之責也。求兄不必過慮！兵事不宜長顧卻慮，求兄放手放膽行之！至應如何酌帶隊伍，或分成或整營，老兄自能籌定。鄙見整營六七千人爲宜。又謂春來此，自言升任豫撫，無兵無將，欲求趙國香一營，又求於梁湘帆、吳幹臣二人酌委一人，到河南，弟意滌帥心欲幹臣，弟欲令其久依麾下，學戰以成材。滌處弟尙不允，况其他耶？其梁趙二人，須另函公商。又弟意余營中頗有將才，或可調去二營也。

復何圓溪觀察（十一月十九日）

衛侍講騎勇登程，深荷照護，且感且慰！吏治之壞，由於官氣太重，不復知有民情；一二能者，又惡其不類，而抑塞之。善類日孤，至於天怒人怨，世亂循生，而泄泄沓沓者流，雖禍臨眉睫，如燕雀之處堂，啣啣然以爲樂，誠可歎也。我瞻四方，威感靡騁，引退之說，亦安所得善地而居之？時局日艱，惟有盡其在我，閣下以謂何如？

復曾制軍（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欣知唐君克復建德之功，心以爲喜，而又深以景德鎮爲憂念矣。先是希庵來議，以屯住青草壩，則一月之內，賊仍不動，離青草壩之後，賊乃漸遲，擬以二十日率六千人渡江，攻建德，往返以一月爲期，希庵之意亦如尊旨，以北岸地勢遼闊，狗逆盤伏，墊藏尙有狡謀，布置甫定，而唐桂生捷書已至矣。作梅在此預策，建德不煩希庵，而謂賊勢全趨景德，饒州如能舟載陸師八千，從湖口乘風拊其背而破之，乃是上策，惟不可拘定日月，須以三月爲衡。作梅言安慶之圍不可撤，則惟禮堂元公二軍獨力難支耳。林翼思之，亦難定議。

復陳餘庵鎮軍（十一月二十三日）

得惠緘，所論戰狀軍情，皆質直可敬。麾下以飢困之師，乍離苦海，而士卒猶能踴躍用命，自當竭力資助，以冀振刷。從新養成勁旅，萬串之數，已於十五日從蘭溪起解，計日內已到東流。帳棚想亦同時解到，應請兄台即日親率所部，往建德妥速設守。東流不可棄，而建德爲南北文報往來之地，較東流形勢爲喫重也。如貴營現在之衆，尙嫌力單，請函商雪琴方伯，酌察湖口情形，前所派去之千五百人，可以撥回，則兵力自厚矣。

致官揆帥（十一月二十三日）

奉手教，敬承一切。建德已復，湖口已穩，雪琴帶陳大富之千五百人到湖口，兵未到而賊已遁。刻下湖口兵力有餘，所可危者，饒廣景德鎮等處耳。鄂省之力，恐不能及於景德等處，以四眼狗尙在桐城，日夜耽耽逐逐，伺吾之釁，乘吾之瑕也。希庵曾有密信寄我，此次賊多且悍，迴非昔年可此。卽戰勝之後，禮堂希庵之恐懼，更甚於前。北岸之賊，勢更大於南岸，特以兩大將和衷同濟，一心一力，故有二十八日之捷，然尙未可自恃也。冬月水涸，懷寧處虛，可通沅圃，尙非強兵，多李有應，接不暇之勢，成鎮松關爲緊要門戶，有兵未必有賊，無兵則必有賊，不可輕易調動，須審實賊情，果與懷桐交戰，而無意於羅麻方，敢調成鎮，協勦他處耳。道州之賊，專意歸併江西，以合大股，與石逆不睦，而仍歸於江南原夥。唐鶴九不可留，留之徒滋口說，應俟到祁門一行，再定。弟刻下各病已除，而弱不可勝，甚矣。憊亦憊矣，甚年未五十，而衰頹如此，恐非佳兆，只盼懷桐軍事了畢，便當乞請仁恩耳。竊料賊勢全力西犯，懷寧一軍，仍恐不支，祁門一軍，亦岌岌其殆，餉項日竭，明年更可危。懷甯桐城克復之日，尙早，心竊憂之，恐事未成，而兵已飢殍，又成江南之禍，是則私心之所日夜恐懼者也。病後氣力極弱，草草恕不詳慎。

復梁海樓侍郎（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奉手書，闕然久不報，悵結不可言狀。惟規畫勤勞，通籌國計，修和展策，宏濟艱難，頌慰何似！鄂省減成捐輸，實出於萬不得已。吳先亡，蜀亦亂，商旅不行，食貨皆缺。鄂又以傷殘之後，涇洞爲災，民力幾何，而以供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衆，並分兵濟餉於蜀、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死者，方深悔成師以出，誤爲此甫田。驚遠之謀，而騎虎不能中下，何忍棄血戰未乾之城池，束手待斃？故欲援福建、安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然眉。數既視兩省而有加，實與京捐爲無礙。緣鄂向未用大錢鈔票官票，自上及下，無不以實銀出入也。且積數月之欠餉，深入皖地之飢師，一旦決潰，卽爲吳禍之續。舍此又安所籌謀乎？敬當復奏再請，部中必欲置楚地於危亡，亦命也。不敢不從命，刻下前軍苦戰，擊走桐城，數十萬援賊，幸得免於譁潰，而食粥不飽，敗絮無溫，呼號不絕於道路，而狗逆大敗之後，猶能約束其新附之捻衆，耽耽以伺吾瑕。霍山另股亦敗退舒廬，踰伏未動，賊謀狡險，戰事方多。皖南之僞輔楊逆、僞忠李逆、僞侍李逆，皆由蘇常傾巢上犯，以大圍包裏祁門、滌帥，兵力甚單，應接不暇。雖東流建德隨失，隨復，而大股窺都昌、井陷浮梁，窺伺饒州、景鎮、江西內地，恐旦夕爲其所蹂躪，而東師繫命之區，不堪其擾。大局日以難支。弟此次臥病旬餘，不食者數日，醫家以桂辛大黃誤投，繼得陳公來醫，又須苟活而精神頹憊，怯弱不可以風，辱命待盡之人，此軀殼原不足惜，獨是賊挾全力以西北犯，賊日富而我日貧，賊日多而兵日少，吾恐不旋踵而蹈江南之覆轍。吳亡而楚亦亡，固其宜也。部中提京餉，駁鄂中捐輸，在部中綱紀四方，自有大體。鄂中以一省之民力，供五六萬人之軍食，欠二百餘萬之軍餉，尙未蒙仁念，何也？下游賊勢，無顧忌，無牽綴，與八年九年分擾吳楚之賊情大異。昔年吳中尙有兵，今則專力注於楚矣。故每次必以數股分犯楚皖之交，每股或六七萬人，楚力亦云殆矣。楚亡則豫與秦中亦且不保，而東南上下與賊同流合汙，鄙人憔悴，本不欲生，視生亦贅，以兄有素日之雅，故一傾吐之，惟閣下慎保歲寒努力，自玉爲幸！

奉函具悉，磊落長才，固知不久於抑塞，嚴公處暫時未便言及，弟於司道，向守在官，言官之訓，相交極深，而界限甚嚴，未可卽以私情相瀆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一月二十四日）

得手書，具悉浮梁大捷，迅復城池，該逆果受痛創，則南岸軍情稍穩矣。滌帥處兵力甚單，似非增募不可，水師難於添人，現在楊軍門一軍，視陸師欠餉尤甚，至安慶設關一節，鄙意斷不可行，設關則官派重，部費多，弊不可言，悔之無及，如能奏請篤實明白者專辦，尙可有爲，否則處處糜費，處處落空，一文不可濟軍餉，而大利盡歸於衙蠹，部吏之誅求無藝，亦實不能分涓滴，以資水陸之食，尙祈我公以此意速寄滌帥，滌帥深知關督官場之情僞，亦不待林翼之贅說也。總之，設關不如設局，委官不如委士，委任得人，猶足有濟，若奏設關督，移建公所，大局不支矣。高明詳察之。

致多禮堂李希庵（十一月二十六日）

賊趨柵陽，蓋知韋部力單，又值江水漸落，舟師恐難久留湖面，韋部不支，則安慶必警，先拔柵陽，與後拔安慶，較爲得力，且直捷也。應請兩公就近籌商，審度賊情，如果該逆專注柵陽，能否以萬人搗之，皆仗卓裁，相機行事，弟不悉柵城一帶情形，不能遙揣也。至韋言進攻柵城，以分賊勢，則可不必，舒公馬隊在太湖，請公就近咨調，軍情瞬息，與時遷移，惟二公酌商，卽可便宜行之。

復閻丹初農部（十一月二十八日）

近日狗逆攻樞陽，韋軍告急，禮堂復信賊以另股伺我，欲官軍之救樞陽，而間道以撲安慶之圍，圍師之危殆而不安，固如是。希庵來信，十日之外，水洞戈船，不能留內湖，則安慶之瑕釁滿地，而桐城一軍，將有應接不暇之勢，以爲危機莫大於是。前月二十八日之捷，所殺未能創艾，故狗逆尚能脅制其黨，而不使潰走，希庵曾密函言：「賊愈打愈多，亦愈打愈難，非親歷行間，不知甘苦也。」希庵以桐城後路虛懷，甯果急，則且鹿不擇陰，挺走無方，堅欲林翼入太湖，言至再四矣。南岸亦警變時至，滌帥請援之書，或日再至，然未議分援，而北軍已可危，竊謂力必不及，非情之恕也。各營放錢，能至一營二千串，已屬萬幸，否則仍守湘軍之法，一營每月一千五百串爲穩。兵事只官府公家能喫虧耳，若算及兵勇便宜，若輩萬事皆愚，獨於切身之利，則至黠而至慧，彼固爲此而始來也，恐不能專意於此。十二月須發全餉，并搭放正月錢文，歲寒後彫，晚節自厲，此可責之君子，彼小人則曰：年荒歲莫，飢苦戰士，將起而怨官吏之不恤其私，故年內一批，須多須早，毋使怨聲溢於軍中。希菴治軍，向不計較餉事，今頗以參差爲言，徐當曉之。年內餉速，請藩臺鹽道糧道，迅濟，冬雪風寒，早爲起解，猶可及也。至明年春三月之飢潰，智者不能爲謀矣。賊挾全吳以乘楚，而欲以涓滴之餉，供奉此軍五六萬人，以飢兵禦強寇，人心又日卽於宴安，譬如履春冰，臨白日，豈不殆哉？幸與司道公閱迅圖之毋違。

復翁祖庚中丞（十一月二十八日）

兩奉賜書，具承一一，貴皇奸情畢露，而衆叛親離，天亦將以益其疾而奪之魄也。惟執事與午帥善，自爲防俟，其黨類漸散，而謀所以制之耳。六安增兵數百，尙祈諄囑，穩設守備，儲峙芻糧，堅深以自固，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可以勝人。麻羅屏蔽，實利賴之。現值江水大落，潯陽築壩未成，舟師恐難久駐，安慶圍軍，亦將大警，賊謀狡險不可測，桐城踞匪猶多，尙未知多幸。兩軍能援應各路支撐，不敗否？兵事不能遙揣，未可恃也。英宿提餉已遵命。

札止矣。

致李次青（十一月二十八日）

久病未能作書，而蘊結特甚；近聞懷思返里，觀小桃源記之作，知其憤激有深焉者矣。昔諸葛公之短長，陳壽譏於史冊，時俗之論，何足以蔽高賢？况兄以倉卒召募之師，跛倚而疾入徽城，謂銳於行義，則可，謂精於治軍，則不可；失律之咎，滌帥所屬望於兄者甚賒，故其責備於兄者亦切，蓋徽防關係之重，至於急不擇言。弟再四寓書，不能申救，亦未免參之過激，特念兄數載行間，而尙未知今日賊勢之盛，數千人不能以自立，滌帥信兄之過，亦兄自信之過歟？然猶是君子之過也。林翼之敬兄，謂其愛才如命，嫉惡如仇，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尙未敢以相許；然要不至於隨人指嗾，而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儀故事，其用計亦巧，而兄不之卻，何耶？豈亦未免動心耶？大抵吾儒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以薰蕕爲同臭，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右軍之權詐，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竊爲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兄均掃榻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爲理，當亦滌帥所心許，何嘗不欲酬復前勞，與其危身以陷險也。弟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此次臥病十餘日，爲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八九十人，兩旬餘尙未出帷幄一步，鄙人本不欲生，視生亦贅耳。知念并及。

復多都護（十一月二十八日）

樅陽爲賊所必爭，卽爲我所必救；逆謀狡險，亦自不可不防；韋部力單，而樅陽地勢可守，令其堅壁勿戰，俟

十餘日後，賊之狡謀畢露，而後圖之，實是勝算；但彼中形勝，弟不能悉；賊情變幻，亦不能懸揣而知；惟在卓裁，隨機應變，審度行之！

卷三十九

復葉介唐太守孫樹人司馬（辛酉正月廿七日）

閱悉來書，備述團練、防堵及籌餉捐辦轉運各情形，所有各條，覆陳於左：

一、天堂爲潛太桐懷舒霍之樞紐，賊所必爭，擬整頓介字營與兆字營相輔，以守礮卡，並擬另起援勇一條。查介字正副兩營營官諸事生疏，隊伍散漫，必難得力，其所以不得力者，營官非才，不在勇丁也。本應撤去，惟目下援賊既有窺伺天堂之意，且只裁去親兵二百名，酌揀留二千人，即交兩兄更番整頓，俟援賊退後，再議撤留。至謂另起援勇一層，緩急輕重，由貴處酌辦，只恐徒增糜費，究無大益耳。不若速行保甲之法，平日責令稽查，一旦有警，即就礮卡近處呼集守備，則費較省而事易辦。至防守事宜，及分合進止之法，全在相度形勢，探詢緩急，佈置有方，自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此又在兩兄之臨機應變也。

一、來函所言團練，尤爲當今之急務一條。查聯絡官紳，不如認真辦理保甲之法；且潛山既有練勇千餘人，一面仍督行保甲，不言團練，而團練之法已備，不必又創團練之名。近十二年，天下均言團練，而天下無團練，能戰能守者，是團練究無實際也。且舍百戰之精兵，任其飢潰，而欲糜費於新集之民兵，必爲失算，應以籌餉爲先務。

一、各縣畝捐，既提爲公費，兆營口糧，應從畝費中除開給，餘盡歸公提用一條。可如所議行之。

一、懷桐潛太望五縣畝捐，每畝取錢六百文一條。查太湖縣志，糧額每畝只科銀七分有餘，米五升有餘，各

縣科則相去應不甚遠，卽開櫃徵收；如湖北之裁汰陋規，亦未必每畝徵至六百文之多；此時五縣畝捐，總照舊日徵收，丁漕并算，或比其舊日錢糧稍輕，則民生受福，而軍餉尤爲有益。至前此抗欠畝捐之戶，仍應酌量追繳，以昭平允。宿松錢糧餘平過多，俟各屬畝捐成數，由介唐籌畫酌給各令，及辦公人等費用外，一面酌提宿松縣餘平歸公可也。

一、大營轉運夫價一條。查畝捐既已歸公，夫價不得再派之民間，應由轉運委員相地之遠近，定價填給夫票。地方官照票給發馬隊營稻草，亦應提錢籌買，至往來差事，自應以各營營務處印票爲憑，不得混冒以節糜費。餘俱由介唐處酌量情形，稟明辦理可也。

致官使相（二十九日）

中堂鈞座：霍山天堂告警，靜以鎮之，或可不亂；賊計欲以此試牽桐城之兵耳。桐城之兵，仍不宜多撤；夷船入江，漢計已到鄂，此爲初正通商之要，不可苟簡。始計若誤，後日受累無窮。弟意內地關稅釐金，均關國計軍餉，餉苟不充，則內地商賈亦阻，不僅我國受其害，卽英國亦無所利矣。明白宣示，是在鈞度權衡。丹初爲糧臺第一等人才，前乞尊處繫保，以道員留楚，不知因何漏洩？丹初求去甚堅，弟必不準也。惟有堅心苦求之而已。因思士各有志，彼既不願外官，可從其志；如前案已經奏出，卽不必論。如尙未奏，或請尊處刪去丹初之道員保舉，留待後來，亦可行也。弟病虛弱如前，幸雜恙已漸瘳，只欠調養耳。

致李希庵方伯（二月初一日）

別後依依不捨，殊難爲情；公愛我過深，惟以彼此保養相報。天堂似尙無警，霍山已警，松關麻城亦必警也。

孫樹人函來言賊十萬，盡歸霍山，弟未敢信。成處無信，梁處信來，亦尙言分布長嶺兩路口，城守則力薄也。此時難於籌撥，只可令其堅守。弟氣弱神疲之外，並無他病。

致唐義渠方伯（初二日）

尊函所商，已註釋於旁。呂應委中上缺，恆獻之擬俟錢漕鐵門限過時，卽委黃陂縣孫繼祖可調山郡中缺也。馬可到任，孫令異日不可委首要其人，非學問讀書人，且輕佻，恐敗壞風氣也。霍山甚緊，當力籌之。訓營得生歸楚者，如生入玉門關，豈願爲豫州之行哉？雖三公不易，何可強拂人情？

致李希庵方伯（初三日）

二十九日，霍山失利，已另抄寄上。賊到英山，則無處不通矣。奇在將敗，而營中死守者，尙爲賊所隔。應商者，列於後：

一、元亨撥隨舒公，無一步隊，力太薄也。

一、尊處若可速撥三四營，迅隨舒公，力乃稍厚。

一、尊處多撥營賊，必由霍山通天堂之處，橫截入山，再圖出山，此事令弟無法可思議。

一、議者言鮑鎮已復建德，可調來一助。公意以爲何如？

一、擾商固者，另是一枝撿匪，卽孫葵心餘黨，爲毛髮所嗾使也。

以上求飛示迅決！

復官使相（初三日）

中堂鈞座：洋船始到，我公開誠布公，可使遠人敬服。來論關卡得人，誠爲扼要之論。又言書差難用，久在關上人不可用，尤爲洞見情弊。鍾君可信，決不貪利，可一切令其自行挑選。公權衡至當，無待弟之贊助。竊計通商者，彼以求富也；我亦欲以此富國而贍軍，惟我公蓋畫籌之。聞甫卿三兄去年到熱河，所賠不少；今又派捐七千，尊處五千，天下喫虧者，惟君與相耳。老兄生平均喫虧不爭便宜，時方艱難，喫虧之事，固兄所安。狗逆知桐城難破，安慶之圍不解，近復以大股粵捻，先犯天堂，經我兵嚴防，二十一、二十二日北犯霍山，余副將扼守四晝夜，賊從他路繞入。二十九日四營潰退，尙有三營爲賊所隔絕。英山、太湖、潛山均震，蘄水、蘄州、羅田均空虛，已請舒六爺馬隊四百，帶步隊二營，先行馳赴英山，函告希禮二處酌撥數營，赴英山助剿。弟至弱至疲，氣喘神散，決不能久活，每閱一二稿，作數行字，心氣卽動，喘息必逆，服藥總不見效，幸尙能啖淡飯一碗耳。

復李方伯（初四日）

潛山得沈胡助之，可不失守；太湖得崇如來督籌一切，共計一千五百人，足以堅守。弟積弱，又不能親履城上，如得崇如兄來此督理，弟可放心。咸武臣本欲調元亨前去，因舒公行時，以無步隊爲慮，故暫以元亨爲助。舒公隊伍到時，恐英山已不守，賊情瞬息千變，不能遙揣也。餘意囑壽山詳致。

復李中丞（初五日）

初五日午刻，得初四日午刻書，知翁咨已到；此時以艱鉅自任，卽應隨摺奏請賢才，以期共濟；俟台旌到太湖時，可卽商定拜摺也。聞賊有竄松關等處之勢，蕭爲則一軍，明日可到，當由陳德國先進，公軍拔動，賊謀必早已報知陳逆矣。如松關、麻城能守定不失，公軍倏忽又回桐城，乃是兵家妙計。元亨舒公已咨札速往松關矣。

致李中丞（初五日）

本日據英太步撥及何紹彩馬嘶鋪來稟言：「賊入英山，該副將百人及舒公馬隊均未會趕到。」是蕪水、蕪州、羅田、黃岡均已喫緊，尊處頭起蕭爲則六營，明晨可到，當由陳德圍進剿以保兩蕪；二起三起，次第可到；弟前兩日咨商鮑鎮北援，姑備一說，茲聞李秀成潛師出上清，授撫州，并恐授及臨江南昌，是鮑鎮必難分助矣。蕪黃得湘軍全力，復得公爲之，可轉危爲安，惟懷桐二軍恐大股趨重，轉爲不支，此爲中情耿耿耶。

致糧臺閣副郎（初五日）

憂邊無術，結病已深，與公申約，弟朝死，公夕行，始終不違前議也。誠求篤懇，弟固無情可訴，惟有求情而已。賊入英、霍，希庵全軍回勦，頭起明辰可到太湖，希庵亦於次日可到，弟病不能從，當嬰城以自守。皖撫戰楚地，楚撫守皖城，何相報之速，耶省城派小弁小員陸續由巴河等處運濟希庵一軍萬人，軍火子藥徑送其營，營無定向，每次約百餘石，逐日運之，必可濟也。大局必可保全，可告之省中，均無過憂。弟面色如白紙，神彩如槁木，兩鼻孔日夜翕張，蓋喘息粗而神明已竭也。涇春來書二十日矣，至今因病未復，意欲揚李二參將速行，而孰料三千五百人竟爲三萬賊所破哉？以潰卒與人，則蹈爲謀不忠之戒，欲另行籌撥，而各路淪陷，全楚動搖，亦苦不能設法，公其爲我先致此意，鄙人卽將死，亦不能無情於豫州牧也。

復曾使相（初五日）

賊由霍山入英山，從此蕪黃十縣均警，另股竄商城，松關麻城亦危，希庵撫軍以八千人，初四、初五、初六日

三起上援，吾恐上援未至，而僞于王與僞英王復折而入桐城懷甯；則希庵亦回援不及，是用耿耿耳。地大兵單，將才太少，爲之奈何！前皖撫翁今豫撫嚴，尙奏乞楚軍，不知楚人自身難保也。鮑鎮心難援北，元公之背終恐危而不安。元帥大纛似可駐東流，地勢與建德等耳，東流較爲易守。賤恙非藥力所能補救，神明已竭，氣息常喘，其能久乎？

致曾使相（初五日）

李秀成擾及上清，撫建均危，是前乞鮑鎮北援，竊恐萬不能行。大纛早駐江濱善地，尙可籌撥三千人，以益北岸雕勦。楚疆有希庵回援，當可轉危爲安。賊已破英山，入蕪水界，其另股擾松關者，成鎮大吉，力量亦單，此番楚疆大震，竊料必有數處失誤，以空虛無一卒一兵，大勢爲賊所覺也。希庵新得皖撫，心念助之以才，亦苦困乏耳。

復曾使相（初六日）

賊入英山，黃州十邑皆震，亦皆可危；尤苦者，松關麻城之成鎮梁守，撿攻其外，粵繞其後耳。希庵明日可到太湖，擬由張家塆一路進勦，以顧楚疆，遇賊則戰，事必捷；但歧路有歧，殊難分勦耳。前兩日尙擬望鮑軍北援，聞李秀成深入江西腹地，不復希望。江西僅左軍援勦，尙不能支也。多與希庵面晤之後，乃分希庵全軍西援，若多公能堅忍一月，事乃有濟。林翼分應救鄂，而病不能起，皖撫代之，其力百倍於我矣。

致曾沉圃觀察（初六日）

賊開籬笆，填小港，豈將遁耶？狗入英山，斬黃均震，李希庵中丞全軍回援，遇賊則必勝；但恐另有狡謀耳。鮑君恐不能北援，以李秀成竄撫建，江西腹地均震、滌丈之視，江西猶林翼之視湖北也。

復曾沅圃觀察（初八日）

賊五萬人由六安霍山攻松關，成鎮二千五百人，初四日大勝，然賊勢甚盛，心以爲危，其踞英山者，尙在斬界之外，初五日之報，不敢深入也。李秀成入江西腹地，滌丈之兵，實苦難撥，滌丈駐建德，不駐東流，蓋江濱亦有討嫌之處，鳥跡獸蹤，交乎中國，聖人獨憂之矣。此意出於鄙人之妄測，病重未能時寄和門書，望告之一二。

致李中丞（十一日）

賊偷入黃州，武漢震驚，恐又假冒官兵，擄船偷渡江漢矣。有謂宜請公處分兵三千，不帶帳房，馳守省城者；弟思分去三千人，必難力戰，且賊踞黃州，是避野戰之意，一切情形，弟無從遙揣，惟是亂變甚大，弟自慚得罪，鄂人公臨機應變，調度之方，隨時決行，遠道不必相商也。

致曾沅圃觀察（十一日）

賊蹤飄忽異常，武漢殆且不免，多公欲自帶六百馬隊上援，曾力止之。舒公則欲林翼自行，此義分之自然，然病勢甚危，不僅恐成進退失據之勢，亦恐毫無神明決斷，不足以有爲也。

致李中丞（十一日）

迭次探報賊於初九日似已竄出黃州，過而不留，則其爲急搶漢口無疑。尊處分途偵探，隨機剖決，此時以急請彭楊二人水師回援爲要，弟已三次發信矣。尊慮軍火軍米均靠水師，乃能貫輸。又有謂賊勢內犯，松子關孤守無益者，應撤隨麾下，以便分枝。弟心中無智慮，而人言嘖嘖，不知所裁，一切請兄酌定。

復曾使相（十一日）

李世賢一股，自休甯竄至婺源，是江西之警變，當更甚於湖北。尊意欲鮑軍於瑞州，奉新、武甯、義寧之間，似可先飭移營九江，應請酌定速行。英逆四眼狗從英山犯蘄水，舒公馬隊初九日已從間道回蘄黃，繞出賊前，希庵中丞初十日可至張家塆，另股五六萬人撲松子關，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扼之，初四日大捷，初七日亦捷，我軍亦受傷三百餘人，然賊勢甚盛，舒公李公速援，尙可爲也。

復曾使相（十二日）

鮑軍留援集賢關及九江二處，尊見極爲定靜有法，實無可易。多公誓言即被賊合圍，食米軍火足支二月；囑希庵專心辦賊，不必以挂車河爲慮。初入日，賊假官軍號衣頂戴，入黃州城，次日即分竄上游。希庵十三日乃能到蘄水，隔賊數百里，如武漢不失，則賊從豫境回舒桐，前敵之警在四月，如武漢已破，則事變尙不可知。

致曾使相（十二日）

據成鎮來稟：一、龔逆大股四五萬人，於初八日退竄，賊供：『欲由英山會同前往打黃州。』查由流波磧至英山，計日約到英境，自英山至太湖，直走安慶，無險可扼。林翼僅有守兵二千，無出隊打仗之兵，現在希公已過

蘄水上援武漢，不能兼顧潛太安省一路。頃奉手示，鮑鎮視南北兩岸喫重之處，相機應援，數日內英太若警，即一面咨調鮑鎮，徑赴集賢關，迎頭痛勦，此股擊退，仍返南岸，以備策應。臨時往返函商，恐稽時日，先此豫訂，懇函致鮑鎮，爲荷。若全股上竄，則局面又變，希公得手，另由北路竄回，則此舉無庸議矣。武漢尙未得信，計水師上援，非七八日不能到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二日）

安慶近日納降，深爲可慮，應請加意防備，設法遣渡他處，切不可留一人於營中。賊情奸險，我輩總以不殺爲主，而營中則斷不可留一人，且須遠而又遠，切求採納滌帥之議，以鮑軍備援集賢關及九江所議，極靜定老成。

復楊厚庵軍門（十二日）

武漢大震，安危未可知，求尊處迅派水師上援，并請公與雪公酌移一位，在武漢督辦。十一、十二日，均已入百里函懇，計已接到矣。盼望力救危局，不勝殷企。江岸民船太多，湖北划子又太多，此心殊耿耿也。

致曾沅圃觀察（十二日）

今早奉滌丈初八日書，言安慶有賊，許以鮑鎮來援，九江有事，亦許鮑軍來援。昨據成鎮自松子關來稟：「松子關外，襲逆一股，臺經我軍擊敗，於初八日退去，比獲賊供：『有由霍山趨英，會同四眼狗前往黃州』」等語；刻下尙未確知其何往。如果此股竄入英山，直走太湖，此間城守甚堅，賊必不能攻入，或改撲集賢關大橋頭等

處，即當於英太交界之際，先期探明，飛函請鮑軍至江。今日復滌丈函，亦言賊若竄入英太，圖犯安慶，必速調鮑軍，不候柝門回信，仍候逐日發探，前往英山，探明賊勢所趨，即當專足前往，鮑軍一日可到，此時豫思於此耳。

賊既假冒官軍，以愚黃州，恐暗伏山谷，又假冒鄉勇，以誤官軍，祈告之前，茅後勁，一體戒慎，賊無真本領，此番自知力不能勝，欲以詐取耳，仍求我公不可焦勞急切，只求不改安閒整暇之規模，必滅此賊矣。

致李中丞（十四日）

復左季丈京卿（十四日）

霍英破後，賊遂長驅入蘄水，假昌營號，掛頂帽裝束，以襲黃州，武漢黃本無兵勇，笨人下棋，死不顧家，其林翼之謂乎？病中精力竭，而思慮亦鈍，又無人以拱卒舍癩子教我者，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手，慮煩惱之地，得隱逸之病，病何足惜，死更不足惜，獨患氣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不能辦一事，而徒貽誤耳。軍事粗定，恐不可留，此時無話可說。

復李中丞（十四日）

前因成鎮稟報：初八日松關大股已退，惟慮漢口空虛，上游無兵抄遏，因札梁守留二營扼守麻城，餘十營由孝感一路急援漢口，或與公作夾擊之勢。今接來示，知「逆股皆在巴黃一帶」等情，是留松關各軍，可以杜賊西竄，僅存英霍一綫為賊竄走之路，所見甚卓，弟之意，恐公軍過巴河而西，我軍得手，賊必由蘄州、黃梅、宿松一路，下竄安慶，以遂其解圍之本謀，賊剽輕而狡，一日之間，情形數變，弟無從懸揣，茲復札成鎮梁守，如已拔動，

扼守何處，由公就近調撥；如尙未拔營，仍遵公教，穩守關隘；一切調度戰守機宜，弟未敢遙度，公徑自相機慎密爲之可也。近聞有賊入羅田縣，亦分擾牽綴之意，成鎮之軍書，現在阻隔，須專差致送也。

致李中丞（十四日）

得書，大患不患，大亂不亂，否則笑人，吾甚愧之，敢不自勉，以遵格言。前札成梁會保漢口，心念漢口也。得公書，今日作札專送，酌量而行，軍情一日千變，本難遙揣也。太湖大營武昌有眷屬者居其大半，日前議論紛擾，貴我不仁，若某者可謂武漢罪人，又可謂一國非之而不顧也。

復曾使相（十四日）

左軍分三路，心嫌其單，鮑軍援江西，情理之正；如丈得早駐江濱，尙有三五千人餘力，聽丈指撥，得希庵十二日斬水信，武漢聞尙無慮，賊屯黃州上巴河，孫家嘴及城中希庵囑以大患不患，大亂不亂，毋使人笑，林翼愧之！

致李中丞（十五日）

昨日奉書後，省中文報已通，得初九日以前各件矣。調襄陽兵，荊州旂兵入守，使相又調成梁入援省城，梁行否尙未知也。聞另股入羅田，蓋賊欲以羅田松子關爲出路，此次巴河以東，斬水英山羅田之山谷中，必另有一股暗伏其中，欲俟前路交戰，假團練以驚吾軍之後，賊力絀，專靠狡謀，公以節制之師，一戰而定矣。

復曾使相（十六日）

上溪口大捷，則左軍之勢亦壯矣。今年黃州之失，黃州以上無一卒一將，武昌忙亂，不可言狀。情形與七年蕪州八年麻城迥異。謀之不臧，願任其罪。希庵回援，自可了賊，特必不能救省城之擾亂。臨警募勇，剃髮者潛入城中矣。尤爲可慮！

復官中堂（十六日）

十六日奉初十日大咨，催兵查舒公七百人，李公萬餘人，且到蕪水，賊勢全力均在羅田邊界，及上巴河孫家嘴黃州城，并不敢分兵他擾。希庵數日之內，必有大仗一戰而勝，尙可爲也。林翼前調成鎮梁守回灑口漢口，而希庵謂爲不可，中堂亦早已札調矣。但此時羅田道阻，林翼之札，是否送到，尙未得有回信。尊處之札，非專差亦送不到也。近處州縣，無論賊之真假遠近，只有先期逃走而已。人心不固，至於如此。希庵處交戰在卽，必難分兵；林翼只有千人，已分五百前來，仍借桐城兵一千五百，以守太湖。林翼義應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一搖，足則桐城潰矣。賊力盡注於楚，楚亦不支，惟謀事失機，信余際昌失，當罪在林翼矣。

復多都護（十六日）

十五日來示，并咨敬服敬服！前敵如何可搖，卽分兵一萬萬來不及，弟尙不敢離太湖，况老兄之前敵砥柱乎？揆帥信仍奉還，弟今日處萬不得已之勢，又將太湖城守曹日昇撥援武昌矣。現尙有二千人，卽任賊圍攻，亦必不走。

復唐方伯閣副郎（十六日）

今日已將調派情形，另文行知；得丹初初七日信，清圖之論兵多兵強，則可行；賊少賊未入內地，則可行；此時不如責成專守麻城也。余際昌另起後，一日退回天堂之三營，內一營是禮左，非余部下也。弟尙留之，其潰退之四營，只留三哨，該營聞已留四哨，初至英山而賊至，繼至羅田而賊又至；近又不知所之矣。湘軍到黃州地界已數日，希庵之行兵也不肯速戰，戰則必求其勝，十日內又見分曉矣。弟氣促神散，死已晚矣。然而太湖一步不可動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七日）

賊供情狀已通行知照矣。外濠處降賊，公策原無憾，惟愚人所慮更深，如能推而遠之，使之渡江，則異日所全更大，公尙可俯採芻蕘，矜愚人千慮之一乎？

致李中丞（十七日）

全軍渡江，以重根本，固善；然賊必下竄，以拊安慶之背矣。尊處渡江而南，又復渡江而北，必難遇賊；惟顧念省城亦是大關鍵，弟不敢以爲非也。守省城本應成梁爲之，然二次專差，六七日并無回信，恐賊阻矣。

復閻丹初副郎丁果臣學博（十七日）

彭雪芹自率二營進省，其成發翔左光培二營，十六十五日必已抵省，此爲橫截江面，保灑口、沙口、漢口之大宗；再得成鎮梁守數營守門，則可保固。希庵軍全渡江，此著又錯，應以水師攔江面，而分二千餘人守城守門，并催調梁守入守。希庵勁兵渡江，則賊即全竄，以拊安慶之背矣。弟處文報終必阻隔，然城中米支四月餘，糧盡

賊亦盡矣；斷不可輕走一步。

致濱江各州縣

飛啓者：李中丞全軍渡江，以援省城，固根本而便於迎頭截擊；賊敗，必卽下走宿松，黃梅縣應安排城守，一月米糧，并傳令將城外四十里樓梯，盡行收入，或收至城中，或收沈湖底，其廣濟，斬水無城，應擇要以利文報爲主，沿江自望江、黃梅等至興國、大冶、武昌，飛划遞文書，實爲要政。

致曾沅圃觀察（十七日）

石牌洪家鋪一路，歸總於集賢關，否？集賢關外之地勢，與關內侯營壘相隔若干里，可全局照應，否？應請詳示爲感。省中一空，希庵回援，先顧眼前勢也。我因文報不通，不知亂狀，使相奏言：「存城兵二千，馬隊八十，戰不能戰，守不能守。」林翼只得酌帶一半出城，於要隘扼守，并飛調各軍，上下夾勦。噫！皆林翼之罪也。計武昌若未失，則二十一日賊必回竄，以二千人守黃州，牽綴官軍，而風雨馳驟，二十五、六可到太湖，太湖能嬰城自固而已，擬卽調鮑軍預紮集賢關。

復曾使相（十七日）

十七日得希庵十五咨，探報：「上巴河孫家嘴之賊，由馬鞍山、新州等處上竄，於十六日同舒公陸續拔營，由下巴河渡江，取道武昌縣，馳赴省城。」等語。李軍旣全數渡江，則北岸打賊無人，賊意不過欲試竄，將勁兵調遠，乃直下安慶，以拊國師之背耳。欲防省城，應賴水師橫截江面，或撥陸師三四營足矣。此舉適中賊計，然已追

之不及，應請飭鮑軍移守安慶後路，或候敝處探的再行，或先期預備，出自尊裁！除安慶外，決不調到他處，亦決不忍羈留一日也。太湖城守尙完，禮堂亦自守有餘，均未分撥他處也。賤恙桐城王醫與作梅均言心肺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心即增十分病，用一日心即增十日病，然願即軍中以畢此生，無他念也。能請假交印，不管事三四箇月，或可望痊，葉公能來，更感高義矣。

復葉介唐太守（十九日）

希庵業已全軍渡江，追之無及，下游不死守，又豈能亂跑乎？尤異者，省中截留沅圍南勇，使相信致沅圍，沅圍駭怪，并無其事，無其人。十四日日間，文報尙通，尙無事。十五、十六、十七、三日，省城不失，則十八日幹臣七營必到。十九日希庵亦到，希庵此行不可爲非也。賊已上竄，而省中似不知，其水師尙在黃州一帶，卽雪芹派去水師，十四日已到黃州，亦只遵前札而拘守黃州，不知軍情賊情也。省中亦不知調催上保，武漢禮左如能撥入潛山，而調介營入山爲是。石牌倉卒設防，一切不能周備，梁成力單，猝與賊遇，原恐不支，奈何奈何！

復曾沅圃觀察（十九日）

十九日奉十八日兩次手告，閱官相截留南勇之事，汗流浹背，只盼十六、十七、十八日三日不失武昌，則尙可救也。公守志堅定，則功在南北岸者，與秦岱同量。鄙人因惡背寒，鯁鯁然過計，非爲太湖謀，非爲潛山桐城挂軍河謀也。

復楊軍門（二十二日）

洋船通賊，義應攻打；惟此事應商之滌帥，恐目下尙非其時。中朝無人左右帝室，一搆釁，洋人不與戰敗之。虞爲仇，而與都中爲仇，我輩又不能救京師，恐非計也。沅圍口硬而力實怯，希帥全軍渡江而南，終須渡江而北；從下兜勦，力固不及；從上追勦，仍是尾追耳。賊尙踞黃州，并擾及黃岡上游白菓、宋埠、舊街、新州及麻城城外。十七日夜間，省城文書已到，武漢尙無事，當可無虞。太湖城守官米支三箇半月，私米支三箇月，此數月之中，可以萬分放心。任賊如何，不請援，不告急也。惟安慶之背，終惡風寒，滌帥如駐東流，或可以四千人擬護集賢關，臨時再以禮堂馬隊八百助之，猶可補救也。弟病太深，太久，太真神氣已去，藥餌不靈，卽神醫亦難下手。

致李中丞（二十六日）

賊於十七日陷黃安，十八日陷黃陂，近日必又陷德安矣。所到之處，官吏先已逃走，怪不得賊也。若以一二處城賊綴我兵力，而四處竄擾，禍且滋甚。官軍且不管城賊爲妙，尊處因欲迎頭而渡江，卽渡江一次，仍是尾追耳，不得卽見賊面，爲之奈何？賊曾一到麻城，城下城中開一礮，賊卽訝曰：「此中有妖，可退去。」

復曾使相（二十六日）

調鮑內援，與調左內援，其長短優劣，未敢臆決。元公則力任堅守，囑以情告，公不可分心北岸，此忠悃也。林翼獨念希庵一軍，處處爲賊所牽，安慶之背，必有惡戰。凡賊目妻孥盡在此中，乳狗搏人，困獸鋌走，固其情也。鮑軍行止，仍由尋處自酌，反汗之令，尙爲老夫所不爲。左公自請行，其力能否勝賊，景鎮能否不失。林翼均無把握。近日并軍報亦廢擱不閱，夜則五心如火炙，已十餘日。今日疲爲濃紫色，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著便安。卽及吾宵也之義。鄂中奏請駱公援鄂，林翼復以函致之，嗣又經使相止之，止咨調一半，駱公不來矣。不來亦無

礙，各局驚散，漢陽一府之釐，半於五六府；黃州一府之錢漕，半於五六府；此二處均難籌畫；且緊縛肚皮，再謀飽食。

復官中堂（二十七日）

敬啓者：二十五日亥刻奉到二十二日手諭，二三千言，整暇之度，安閒之致；使武漢固於金湯，勛在天下，感欲何言！黃陂之賊，上犯德安，不過牽綴兵力耳；必踞德安，以二千人設守，中堂隨宜調度，札飭施行。太湖太遠，不能代謀；卽地方一切公事，均請中堂作主，曾告之義渠兄矣。林翼大病五月，神銷肌削，氣促而已；近來五心燒熱，如火炙，夜間尤甚；二十六日以後，添咳嗽，吐濃紫色血；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太湖雖守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矣。辱承深愛獨厚，且感結來生而已。

卷四十

復李中丞（辛酉三月初一日）

軍事不能代謀，卽謀亦不當時；賊以分枝飄忽爲奇，勸公不必拘常格，守定法，隨宜勦辦可也。

復曾沅圃觀察（初四日）

希庵一軍，終是不能見賊耳；奈何？竊料上下游之賊，均必於三月中旬後，畢趨懷甯境內；艱鉅之任，惟元公獨當其難耳。祁門近三四日無信，深以爲念。乞示之太湖城潛山城必不失，必能久守；此時不難於守城，而苦於無兵援勦耳。

致蘄州李牧（初四日）

蘄州城僻在江濱，然有險可守，兄毋專意於野，亦須以千餘人謀城守爲要！兄所處之境，與羅田廣濟無城者不同也。幸勿自誤！

復李中丞（初五日）

此次十五營同舒公進剿，亦可囑其猛力前進，不可過於持重，過於持重，則此次無一戰之功，而徒有奔馳之苦；只要有七八仗之軍火，五八日之糧，即不必長顧卻慮。官軍本在賊後，不能迎頭；且打仗之事，衝腰擊尾，本無定相，亦正不必迎頭。李續遠添一百二十人，不待詞說，此外應添之人，即請老兄酌行，有餉無餉，總須添兵也。弟意兄之萬人，不能不攜以自隨，然安徽巡撫，豈能年年月月爲湖北打仗，應請於彭星占王載駟二人中，另開營伍，留保湖北，其才能各帶若干，兄自酌之。湖北之安，皖省之利也；湖北之危，皖省之害也；公意以爲何如？弟夜燒吐血，自必必死，然大吐之後，神氣稍清，或是留一息以待與公見面乎？安慶一軍，終是可危，倘賊勢下趨，駱公與霞仙趕到，則尊處仍須撥人同武臣來援安慶也。

致李中丞（初六日）

自公趕到蘄水，本與賊不遠；賊欲避公之鋒，稍稍引而西犯，然猶可及也。逸亭創爲議論，搖惑軍心，渡江赴省，徒勞十餘日，而無絲毫之補。紮營灑口，賊又犯西北之德安等處，以引公軍北趨，官軍本從後追剿，永無攔頭之日，即不必從攔頭著想也。弟意灑口只須留二營，隔水爲陣，與水師相依，使賊不得徑渡漢口而已。公須親帶

中右二營督戰，若以軍務委之逸亭，逸亭議論多而成功少，朱雲巖尚不願讀其信，兄亦何可依爲謀主哉！撫臺本不宜時時親戰，然方急難大事，非公自戰不可，否則非失於遲鈍而不前，卽失於浮動而不固，公異日必悔恨而追思鄙言。有復逸亭一函，請兄閱後交去，弟吐血如前，手草代繕，尚乞採納！

復曾使相（初八日）

聞陳鎮大富一軍潰失，景鎮不守，春霆從彭澤馳援，尙能補救否？春霆於前月杪忽至太湖，省林翼之病，驚駭之餘，頗作兒女子態，林翼貴以嚴詞，催令速行馳援，並允代爲設法，挪移餉錢一二萬串，聞初五日已移營矣。撫建之賊前已報陷樟樹鎮，近狀如何？殊爲隱憂。陳逆分陷德安、孝感、雲夢、應城，守土之吏，太不作臉，此非距心之罪歟？希庵以兵事委逸亭，逸亭不能與狗鬪，智力終必喫虧，已致書切實言之。額帥已遣劉靖臣從荆門馳援安陸，鄂事或尙可保。鄂餉頓竭，然尙不如南岸之甚，徽州無米，得之亦正難守，且斂兵自固爲宜。霞仙尙在沙市一帶，額公有章彈方進，未知接手果何人耳？

復曾沅圃觀察（初九日）

徽州卽得，亦恐分守爲難，少荃之議，先清江西內地，原是勝算。江督賜履，不僅宣歙也。惟滌丈之志，必不肯回江西，或仍勸駕駐江濱，則較守領爲易耳。

致曾使相（初九日）

鮑軍初四五啓行，計十日內外，方可抵景鎮，然祁門、餉道已斷，公之部下，何可久饑而樟鎮失陷，吉安等處，

又在喫緊；江省方自顧不暇，安有餘力及公？此間有進策者，欲請公併軍合力，先清江右腹地，公則駐節東流，建德以策應之，其意蓋謂江省爲公軍根本之地，一有阻隔，我勢卽孤，守嶺雖嚴，亦殊無益。况精兵分布各嶺，未免散漫，賊時時窺我一嶺，則各嶺之兵，俱爲牽綴，若如尊意，進攻徽州，以通浙米，而仰食於人，終非長策。且浙米挽運入徽，運費多於米價一倍，不若聚守嶺之軍爲一路，與左鮑分途進剿，其得手必易。江右完善之區，未至糜爛不可收拾，俟嶺外有賊竄入，乃合軍擊之，而公駐東流，兼可保湖口九江一帶矣。是說也。林翼亦不知於尊處事情當否，然其不分軍之意，似仍遵公教，故特縷陳，以備採擇。

復曾使相（十二日）

敬悉初五日徽州戰狀，凱章再攻一次之策，未盡善也。江西爲江督賜履，又爲大軍餉道，卽得徽州，亦須以全軍全力，先清江西，使節兼三江，非專爲宣歙而設也。少荃之議，頗識時務，季公澤陽之策，亦握形勝，然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握大符，當大任，以力肩大局爲義，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較也。不保江西，軍必日飢，湖北湖南亦且不保，惟公實圖利之。林翼於南岸扼塞戶口之要，不曾經心，愚者千慮，恐井無一得也。丈頗念林翼之久病，以大局論，林翼生死，無足重輕，以私計論，行疲則思坐，勞極則思睡，放枕睡下，便是佳興，以私情之敬愛論，則頗有同何敢死之義。且季公希公均有同命之情，亦殊不能恣然。二月二十六日吐血以後，神色舒和，氣亦不促，豈未吐血之前鬱鬱居此，有所不得於中耶？

復曾使相（十六日）

春霆之援景德鎮，林翼催之甚力，其前月杪偷看林翼之病，責之亦甚嚴，此間并無二三游移也。左公在樂

平尙穩固，春霆近三日必已合力夾擊，可大捷也。近日狗逆陷黃梅、宿松，十五日以游騎二百，試探太湖，知其有備，又遁去。林翼處太湖勢易，而元公處安慶事勢艱難，所幸元公堅忍強毅如亞夫，或可從容以待援師之畢至也。賤恙忽減，居然出門巡城矣。

致曾使相（二十四日）

攻徽州不得手，愚意欲請再撥三千人，以助左鮑之力，且將樂平、景鎮、肅清，再謀臨吉，尙乞採納。江督兼欽篆，則江西爲專責，非僅宣欽使者。鮑之新募三營，官帥留攻黃州，不知鮑力甚單薄，可慮。湘撫新放毛驥雲，其幕中人才及一切賢否，求文示及爲荷。愛桑梓而敬恭，非有他意。狗逆陷黃德各郡縣，兼及隨州，折而趨於麻城，試攻一次，爲梁守、湘帆所阻，卽折而陷蘄州。黃梅、宿松以騎賊二百到太湖五里外，一覘虛實，卽遁去，改由荆橋趨石牌，十八日拊安慶之背；一月之中，行二千里，官吏以聞風，卽遁爲得計，官軍以持重狐疑而失機。元事二公實處艱難之境，心爲悚愧。幸元公堅定，林翼調來，成武、臣七營，并抽太湖守兵，又糾會禮堂，擬卽日援集賢關，約賊目之來安慶者，其精銳亦不過數千人。此間援師將及萬人，當可支也。希慮以上游事重，止飭成鎮下援，蓋尙不知狗逆親到關內，并已與城賊通也。成敗之機，只爭此一二旬之內，太湖仍留有可恃之沈俊、德歐、陽正、塘二營，並昌左、桂勇共二千人，尙可守定不失。

復曾使相（二十八日）

鮑已至景德鎮，應以速謀臨吉、袁三府爲要。江西爲大軍根本，必不能以款供軍饗也。劉靖、臣俊、隨州、德安事定，卽飭來澤、月餉二萬六千，駱已不管，元公已守定十餘日，滌侯堅忍，不是過也。公到東流後，或以朱雲巖等

二千人入濠代守，以節其疲勞；此間以成武臣胡達軒十營，二十八日進石牌，禮堂二十三日打破僞璋王僞理王報稱殺斃窮斃逾一萬人，二十七日禮堂又率十三營迎勦黃文金一股，如能迅速破滅，則日內必會師於大橋頭，以二十三營之精銳，加以馬隊，當可成屠狗之功。劉靖臣聞尙在安陸一帶，希庵尙望其助勦，文訓以近日惡聞高言深論，而推究於不逆死，不億不起，不逆敗，不億不振，庸德庸言，謹當書紳。林翼近多感喟，惟知能打仗者，便是好兵好將，能籌餉奉公家者，便是好官，所志亦較直捷。

致曾使相

宋鮑二鎮，果能迅速援安慶，以鮑之六千人，合成胡五千人，林翼可不強求於李多矣。成胡十營皆精銳，鮑翼新來恐飢，林翼當設法助之。瑞州失守，昨擬調新靈營三營入潯堅守，未知尙能守否？守兵亦須慣戰之營，乃不慌亂，但將不可過於驍果耳。

復城守糧臺公局（初十日）

老河口居民，早暫捨來，旋即打退，無傷元氣。隨州之失，卽德安分股耳。顏軍門各函，均早函復，弟於此公本無疑貳，其復信均有日月可查。此次鄂中文武，凡有城而不能爲一日之守者，可一筆勾去。（失城之文員，弟處可查；武官弟處未能周知，凡有城而失者，必應革去，永不敘用，弟亦不辦其餘罪，可請回明中堂，余際昌一軍銳氣全銷，上下離心，不可復振，弟無刻薄之意，只愧用人失當耳。）黃州有文有武，有倉有穀，只須閉城五日，大兵卽到，乃德安黃州竟不能作半時半刻之守，傳之天下，豈非第一笑話哉？公函致襄陽，均囑以守城爲主，陶允中吳佐棠本可戰，顏軍門本善守，分任戰守，乃爲得宜。

復官使相（初十日）

三月初十日，奉初六日申刻手教，敬審布置之密；武漢不失，大局總可支持；特餉糈日竭，殊苦無法耳。駱帥分兵援鄂，希庵又親自援鄂，湘皖兩撫同辦鄂賊，而爲鄂撫者，乃以病軀在皖作死棋，不顧家之人，不亦大可愧乎？各府州縣失守，文武及省城逃去之各員，均求中堂密察，分別甄劾；文武不能爲一日半日之守，殊令人無顏對人。巡撫衙門應辦之事，皆地方例應尋常公事，不關大政；林翼遠在太湖，求中堂作主施行，感頂之至。藩司錢樞奏銷，南漕奏銷，秋審秋闈，均請挈銜會奏，分別展限。仲遠初九日到營，其言病狀甚悉，仲遠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希庵貴速戰，莫因賊在城中牽綴，而誤兵機。

復城守公局（十一日）

希庵能親自督師，不專爲持重之計，不爲謠言所惑，則賊可速平也。狗逆與張樂刑及各逆目，均在上游分踞數城，是以城爲牽綴之計，作疑陣也。官軍應勦賊，不應先顧攻城；城中實無多賊也。

致多都護（十一日）

頃據探報：「狗逆分股竄兩斷交界之所，距廣濟僅數十里，其勢將走黃宿一帶，直趨安慶。」以狗逆之母與妻孥及賊目之妻孥，均在安慶也。賊到太湖，必試攻數日，太湖城守萬分穩固，賊必不能久攻；賊若力攻太湖，非二三萬人不能合圍，非五六箇月不能得手。賊之力量不能如此，且必不耐也。惟賊匪知太湖之不可即破，必由潛山直走安慶。希帥旣駐油湖，大軍均已上勦，急欲回援，勢不能及。弟病漸愈，若坐待賊之橫行，而一籌莫展，

既安慶於不顧，則貽誤大局，殊深慚懼！刻下擬調成鎮七營，從下巴河出江面，由橫瀾頭來太湖，此間城守五營，俟風浪定後，尚可押撥兩營。天堂介兆等營，雖非精銳，亦可助威，尚可抽四五營，共得七千人，弟躬自率領，至潛山會合齊隊，爲進援安慶之計，應請閣下親帶馬隊六百名相助，或分步隊三千人同行，尊處挂車河一軍，定作守局，一切布置，請閣下自酌，以穩爲主。至所分步隊，能否如三千人之數，亦聽尊裁。惟馬隊六百名，則必不可少。此事自旁觀之，疑爲險著，然賊匪近月以來，奔走已疲，且不意我軍之能出而與之戰也。况閣下有戰必勝，馬隊精銳六百，可抵步隊數千同心戮力，必可得手，特此先布容俟成鎮到時，並候賊匪試攻太湖後，再行飛請閣下，尅期至潛山會合也。

致曾沅圃觀察（十二日）

茲將寄多副都護一函抄錄呈覽；此謀若成，公軍堅守十餘日，以相待，則大局穩矣。林翼若株守不顧大局，則心必不安，然必須太湖試攻三五日，風浪定後，乃能親赴集賢關。大約步隊八千，馬隊六百，必可大戰，有仗可打，病必全愈，賊計賊謀，賊志只在安慶耳。

致李中丞（十二日）

探報賊匪大勢趨併兩廝廣濟，若攻太湖，須二三萬人，五六箇月，乃能困我，我飢，賊之狡詐，必不爲也；賊之力量，亦不能也。然試攻數日之後，賊必以小枝綴我，疑我，而以大枝直搗安慶之背，安慶必可穩守，十餘日，弟擬調成武臣七營，并函商禮堂，兄派馬隊六百，步隊二三千，共得萬人，少亦八千，必可力破援賊。其太湖城守，仍留千五百人，潛山城守，仍有千人，保無他患也。如此布置，安慶之背不致久虛，而無人捍衛，即公上游之兵，亦不致

瞻前顧後，可以壹意專辦上游之賊矣。弟病漸愈，氣亦漸壯，此計可決然無疑。公亦可坦然無慮。致禮堂兄一函，鈔稿奉覽，大致如此，臨時亦不過小小增益耳。

致成武臣鎮軍（十二日）

昨據廣濟方令及黃梅單令探報：「賊匪下竄，離廣濟六十里；」而未能確報多少之數，貴處及蘄水蔣令亦未專報賊情，究不知何若也。弟思若非二三大股，賊匪必不敢直犯安慶，亦不敢試犯太湖。若是零星小股，則必徘徊於兩蘄之間，故作下竄之勢，而實不敢遽行下竄也。貴處耳目較近，偵探較切，其拔營避早及應否拔營，應由兄自行審度賊情賊勢，乃不致虛此一行空勞往返也。賊之下竄，若以小股試竄，則太湖及多公各營儘可置之不理；即貴營亦不必即行拔動。即大股下竄，必先攻黃梅，次攻太湖，二處如不得手，乃敢直下安慶。爲期尙早，貴處儘可從容來援，不必太急。又賊如下竄，則黃州城中必尙有二三千人，故作堅守之勢，以疑綴官兵，儘可置之不理。又賊如全力下竄，貴營由水路走橫壩頭至徐家橋，是一捷徑；或由龍坪走黃梅來會，亦是捷徑。總之，可使賊知我有一枝奇兵來會，則更妙矣。水路下行，則須與左副將蔣令商量，乃能有船，乃能出賊不意也。貴處應探實此次下竄之賊，並確查多寡虛實之數，乃可斟酌拔營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二日）

手教具悉，祁門景德情形，祇訓恆言切近精微，當賊之家中，以訓吾子孫也。徽州不可攻，攻得亦難守，大軍無米，餉道出於江西，斷不能舍江西而專謀皖南。况江西爲兼轄之地，豈能以宣歙使者自囿乎？少荃高老之論，均有可採，兼識時務，惟憐文勁挺之志，本不願退處一步，欲其移居章門，恐難俯從。惟望量移江寧等處，騰擲兵

力以清腹地之賊，且提調兩岸之兵事，亦與節使爲稱耳。滌丈恐林翼云死，前此自揣亦必無生理。常作家書，訓以修祭祀，敬師儒，及諄囑箴言，書院規約，自吐血之後，精力忽振，意興頓揚，或猶可少緩須臾，毋死而見大勛之成也。二月警後，鄂中不能解分文，且提下游各局之錢到省，愧無以對各軍士卒也。

致官揆帥（十三日）

十三日探報：一賊由蕪水下竄黃梅，一傳聞十二日混入黃梅縣城，尙無確見情形。是賊勢已經下趨，但未知其多寡之數耳。且麻城黃安已報無賊，林翼已調成武臣備援。安慶下游桐城廬江之賊，又已大股上犯，勢將上下并起以圖我軍所慮者，下巴河至九江以下均無水師巡防，已函懇厚庵派營上援，并函致左副將及雪琴兄分營下巡，以防賊匪由廣濟黃梅內湖侵犯外江，兼入潯陽興國。林翼自前月二十六日以後，吐血十日，精氣大勝於未吐血之前，仲遠之藥已服三帖，亦尙相安，足慰遠念。看來兵力若齊，仍可出隊，不比從前之一息奄奄也。下游漸警得武臣及潛山天堂挂車河抽撥各營，當可大戰。太湖嬰城而守，守有餘力，惟驛路梗阻，音問不時耳。

致李中丞（十四日）

賊以小股入城，疑綴官兵，而大股下竄逸亭，一切謀議，弟之愚陋，總不謂然。孔城一帶，援賊已至，亦尙可支；私心總是系念安慶耳。安慶爲異日駐節之地，此次能堅守，事乃可爲，不能堅守，弟亦嬰太湖而堅守，四箇月必無他慮也。念念不忘，而日夜籌思者，尙欲以兵力援集賢關耳。

復多都護（十四日）

據探報：黃梅宿松已失，一恐賊由石牌竄擾安慶。承示金公帶馬隊七八百名，援應數城，甚爲得力。刻下情形，似須步隊到齊，乃可合力勦辦。其緩急機宜，臨時再酌。安慶必可堅守，以待援也。

致李中丞（十五日）

十四日奉寄三函，計均在途。戌刻得禮堂并沅圃書，所籌均爲有見，另抄寄上。老兄原有此約，惟現在駱軍來鄂，兵只五千，未必能紓內顧之憂。其多公所言「萬勿以城賊受其牽制」一節，應請斟酌，隨時審察。如見賊有趨重下游確情，卽請貴軍分兵尾下，以爲皖軍之助。該逆先來小股，破黃宿，必由荆橋趨注安慶一路，或分趨望江，以期多方誤我。如禮堂所派馬隊，竟與賊遇，或可大挫賊鋒。太湖尙無賊，卽令有賊，必可嬰城自固。沅圃原信，必待賊情畢露，挂車河可以鬆勁，乃與老兄議定來援。蓋慮禮堂同時喫緊，不能分援，以穩守自任，殊爲心慰。鄙意賊旣趨重於下游，救皖之情，似已畢露。我公及輔廷兄能分兵迅速尾至，二公旣至，則禮堂暫不分援，而爲桐城游勦之用。緣上下逆氣，相約同發，其疲我誤我者必多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五日）

連奉手書，感佩何言。壯哉元公，干戈擾攘，不改赤烏，兀兀之度，百日之期，何其遠也。賊在黃宿之交，賊馬二百已至太湖城西北，皆游氣試症也；只有置之不聞不問，最爲合法。上游援兵，緩緩而來，能如公策，一鼓而擒渠魁，烹狗於此，則北岸數十城，可傳檄而定。林翼病症漸痊，日有起色，只愧上游驚動，餉用稍遲。屢囑厚雪二公，派營分巡下巴河以下，九江望江以上，求丈代催之。明知厚雪二公之力，已分至無可復分，然事勢必應如此也。石牌城拆去，甚慰。此間十一日派人督拆，然不如公處就近督催之得力。多公馬隊派援黃梅宿松者，業已無及。太

湖潯山尚不須援應，且按兵不動。公所寄多公書，多公均寄來，堅忍之性，周亞夫之度也。

復曾沅圃觀察（十六日）

十五夜又得十四日手教，專以大局爲重，大哉，公之用心也。成鎮數營路梗，尙未得回信。探報狗在宿松城中，已到下游之賊，將逾萬餘人，而徘徊未定，尙是游魂試症耳。次奉公函，及多函，昨已專二人抄送。希公舒公未如何日得到？二公有一人來，或分一枝同成來，則力亦稍足。天堂一軍本不甚銳，得好兵爲主，則弱兵亦可誘戰而試賊，亦願用之何如耳。如猛退乍退，而以精兵橫衝之類，皆可破賊，惟不可恃爲腹心之用，恃爲腹心，則必誤事。總靠上游速得手，事更萬全。公之深慮，誠爲至穩。林翼自得病以來，五月有餘，見客不出房門，送希庵雪琴，亦不出大門，今竟可巡城矣。

復楊厚庵軍門（十六日）

頃奉手諭，以狗逆來援安慶，弟與多公挂車河之師，不能遏其旁道；不若均撤至集賢關，協力防禦安慶，則上游之賊亦易清楚。弟思安慶固緊要，而太湖潯山二城亦斷不可棄，倘得安慶而失潯太，則其失相等。惟挂車河之師似可移駐，而多營米糧子藥皆足備數月之用，臨警移營必至輕棄，則其勢亦有所不能。刻下四路偵探尙未確切，惟賊之游騎已至太湖城外，又有分股往石牌一路，料狗逆已自率精銳悉來下游，果爾則湖北之德安黃州不過留有守城之賊。駱中丞分援之兵，近日想可至德安，希公可分一軍駐黃州，餘可合成武臣之七營，齊赴下游救援。業已飛致希公酌量速來，若元公能爲一月之守，則局勢必無大礙也。

致李中丞（十六日）

厚庵建議欲林翼與禮堂并力以保集賢關，志在必得安慶也。然潛山太湖兩城，設守數月，米糧軍火油鹽足支百日有餘，若一旦委棄而拱手送與賊匪，賊得之，又可守半年或數月矣。豈非代賊蓄聚哉？若付之一炬，則以一萬數千人仰食於沅公，亦恐接應不及，得安慶而失潛山，江岸雖活，又須以兵力再圖潛山，非一二年不可克也。似爲得不償失。林翼前擬自率成武臣等軍，以援集賢關，其太湖城守及潛山城守，乃堅固不搖，戒備不懈，緣今日之天下，得城難而失城太易，卽如潛山二城，亦費九牛二虎之全力而後得，此破瓦頽垣之一城，是二城之斷斷不可再棄也。至禮堂兄營中米糧軍火足支數月，若一旦拔營，民夫逃散，恐不免稍有遺失，且恐安慶一營不能兼支禮堂之軍食也。然多軍行止，則仍應請多公自酌。爲今之計，仍望上游大兵，莫以城賊之牽綴爲意，而專意野戰，莫以逸亭次蓀之瞻顧議論，指東畫西爲謀主，而專意速戰，或可速分馬步約會成武臣速援集賢，必可不誤大局。所深憂者，賊若偷渡南岸，則興國大冶必亂，九江武昌皆危，故以水師上下分巡爲急務。

復多都護（十六日）

厚庵欲弟舍太湖，弟不敢行，至尊處應如何辦理，自應由兄細酌，弟意則動不如靜也。兄所示賊若掘湖水逃去一節，深合兵機，天下無一二萬人死於一城之理。尊意所籌極爲得法，想沅圃必能照辦矣。

復吳幹臣（十七日）

接來函，知孝感於初入夜克復，惟狗逆此次自駐黃安十餘日，知武漢警備，卽暗將賊中精銳全數領趨安慶，十六日大隊至桃花鋪，兩日卽可到安慶矣。自德安以下，黃州蘄州黃梅宿松有城可守之處，賊已到處分人據守，若必從頭攻下，節節掃清，計非二三月不可。如此，則曾沅圃與多公將皆不支，而我軍盡中賊之詭計，故爲

今之計，惟有請李中丞與舒公酌量於德安黃州兩城，少留數營，以相牽制，免其出城肆掠；其餘城邑，且概置弗理；但當星夜趕來，速援安慶。安慶之賊敗，則各城中守賊，當聞風逃竄，亦不在用力克復也。多公處探報舒桐之賊，業已發動，故救安慶，尚嫌單弱，惟日盼希公之軍速來，以救大局。

復多都護（十九日）

近日賊蹤奚似？傳說從石牌竄大橋頭，確否？金溫之隊，諒已收齊，且休息十日，再看機宜，何如？天雨寒暖不時，閣下辛勤在外，尚乞保重。賊勢如此，不能性急也。有致沅圖一函，如尊處尚能設法繞遞，或交水師繞遞更好。

復多都護（十九日）

成舒李三人，自三十四咨札催援，日行二三次，聞初九日二更，孝感城賊夜竄，次日官兵即追向德安一路矣。希舒未必即能趕到，成必於數日內可到。大湖堅守有餘，可抽三營，少亦二營，此皆穩固可靠之兵。潛山可以北營同建威代守，而抽趙國香一營，天堂鎮尚有介字昌左三營，可抽介字營，勇丁極奮勇，而無節制紀律，猛進有餘，而恐難穩站。然用兵之法，強弱均有用處，躁進之兵，可使誘賊，而以精騎伏於旁路，俟其站脚不穩，橫出截之，可大捷也。又難打之賊壘賊隊，亦可使之猛攻，取其冒勢有勁耳。成鎮到時，弟必撥至潛山石牌，請兄指揮，亦必另撥三營同行，惟迭次專札專函，均無回信，殊可怪也。再，此次上游用兵，著著不得手，只是爲賊所疑，爲賊所誤耳。兄慮兩路并發，欲打退一路，實是妙策，然亦必須候成鎮到時，乃可指揮如意也。

卷四十一

復李中丞（二十日）

十九日奉初九日手書，不得文報，已十餘日矣。孝感已復，軍聲亦振，狗逆的到石牌，以拊安慶，而兼謀櫛陽。此番無兵力圍狗之後，而速謀屠狗之功，機會實爲可惜！只盼成鎮速來，三五日內，太湖撥四營，留三營守城（近調昌左禮左入城也）。潛山拔一營，留介字建威城守，再加以多公馬隊，當可合力以援安慶。尊處恐急切難於分撥，亦苦道遠，必來不及也。弟病自血症後，漸次清爽，仲遠亦言受傷太深太重，非靜養不能速效，脈息尙無大壞處。尊處二次廷旨，均不能覆奏之事，且無需覆奏。巡撫之事，實無難處；有兵將，然後有地方；有地方，然後有吏治；壽山異才，辦事有餘，實可爲助也。

致多都護（二十日）

二十二日得成武臣十六日回信，尙以李希庵之批詞信語，遲疑未行；計迭次飛札，十七十八日，諒必起程矣。希庵言我等兵多自帶，兵少則官相，或徑札止成鎮，亦未可知。殊不知打賊以打頭目爲主，不打賊頭則萬年無成也。賊中精銳，只四眼狗一枝耳，他何足慮哉！

復蘄水蔣令（二十一日）

成鎮十七日尙未拔營，豈迭次文書均失耶？狗逆實自來石牌，舍狗不打，而爲城賊所疑綴，適中賊計，吾恐安慶之師覆敗，又爲金陵之續耳。弟去年痛罵何桂備，此次安慶如不可支，人將何以議我？太湖尙能支三月，三月以後，非我所能爲也。安慶兵將本弱，地勢亦艱，以五千人守前濠，以五千人守後濠，袤斜十餘里，力已至薄。說者乃謂其多兵，何也？不知此一萬人圍城，則一萬人已爲賊所綴。（多禮堂爲桐城賊所牽綴）謂之無一兵可也。此信可寄省局一閱。

致貴州糧道韓南溪觀察（超）（二十二日）

孔生文有正氣，幸招致之，能資送來營，尤所殷盼！天下事非不可爲，無如以安史爲顏孟，何也？天之生才，不擇地，不限時；明季之隱伏者，皆本朝之龍興雲從者也。昔年未請兄入楚，至今隱憾，翟不任事，明言不能再給韓公之餉，此人爲駱所劫，已易毛驥雲。弟曾薦毛於朝，當可代公乞餉也。弟尙欲乘便請公來楚，容奏定，再行奉聞。

復城守糧臺公函（二十二日）

荊州商損戶捐之說，姑與道府行之，恐未必即得；然事處危阨，明知爲衰世之政，而不得不然，可見古人之謀國而被惡名者，其用心亦良苦矣。

致李中丞（二十二日）

攻孝感而得，衆人皆喜；弟則曰：「此可偶爲，而不可常行者也。」如使蠻攻而楚北之德安、黃州、隨州、蘄水、黃梅皆復，兄軍精氣大傷，殆恐病更甚於下走矣。

復多都護（二十三日）

成鎮聞已起程，到此必速；此卽二月初四日打死龔瞎子者也。計成鎮三千三百八十人，胡鎮合禮左信左一千五百人，介營一千二百人，新前五百人，加以麾下驍騎，可及萬人。若合井一處，相機攻勦，亦可成屠狗之功也。但勦悍賊頭目，須并力，不宜分兵；須防另調他城，以斷我後路米糧軍火，故出兵之路，最宜審察，尙祈通盤籌

思速卽示及。若尊處能先打退桐城一路，更爲妙著。

致潛山守城各營（二十四日）

潛山爲大軍根本，斷不可稍有疎虞。昨已調介副營入守。二十四日，閱雨蒼寄營務處信，言同明多都護，以建威新前各出五成隊伍助戰，留五成隊伍守城。又囑止調介營反復之令，我旣難行，且雨蒼殊視守城爲輕事，大屬非是。查成鎮卽日可到，而太湖又可撥三營同行，如得多都護馬步會勦，必可得力。潛山尤關緊要，應責成雨蒼堅守待援，毋許分兵。其趙國香應否抽調五成，或竟不抽調，請多都護主持酌行。各營均多精銳，且係老營，惟介營輕剽，未能老練，運用之妙，約束之嚴，全在多公之神明耳。

致曾沅圃觀察（二十五日）

多公昨勦偽璋，偽玕大捷，報稱殺斃溺斃實及萬人，則半月之內，桐城援賊必難卽振矣。多公又調四營，連前已到高河鋪之八營，又調新前及介字二營，此二營是東安勇丁，恐其勇而無剛，然使用以嘗寇，如公子突之謀，未必不可大捷。多公銳意進援，然打璋玕宜速，打狗宜遲，宜持重，關內外無米糧，迫而感之，彼必求戰，彼求戰而我應之，必大捷。若多公不失機宜，尊處穩固，不過半月，賊必如吳王濞之自潰，潰而斬之，較易得手，可成屠狗之功也。竊計自去冬十月以來，孫葵心、龔瞎子一仗冥誅，一被成武臣礮子打死，此次若竟屠狗，則事勢定矣。

復多都護（二十五日）

得捷書，喜而不寐，惟愚見亦有應商之處，備錄於後，惟望採擇一二爲荷！

一、成鎮明日可到，加以胡鎮達、軒三營，均是老營，久經戰陣；如尊處調并一處，卽請酌量照會，必可供指臂之助，亦斷不致怯弱違玩。

一、打璋逆珣，須得老兄昨日之神速，打狗則須稍持重，狗逆較狠較悍，且所帶各起，頗經挑選，較他處整齊；雖明知其必不能當麾下之精銳，然賊目之妻孥均在城中，其救援之心既切，則其死鬪之力亦必比平時爲甚。尊處十二營百戰精銳，然七成隊伍，不過四千之額，似以調成胡并力爲宜。

一、宿松、黃梅、蘄州均弱，賊卽使調來斷後，亦須五六日之久；况其人必不能戰也。尊處分兵勦之，卽可盡滅；若調黃州之賊，非十餘日不能到，可以無慮。

一、成鎮等自帶十日米糧軍火，弟又運潛山十五日米糧軍火以濟之；卽使有賊斷後，我軍米糧軍火不竭，狗逆關內關外城內城外之賊，必難久支十五日，仍可無慮。

一、此番尊處兵精將勇，又得老兄調度，必可藉成屠狗之功，應請預留馬隊多名於空闊寬展之處，設爲三伏，以待之，步軍亦可酌伏俟關內關外城中賊匪妻孥潰出，橫而截之，大功可成也。

一、此次賊匪意在速戰，務求尊處漸次逼近，深溝高壘，姑作如不欲戰之狀，則賊計必窮，賊之醜態亦必畢露；待其逼近求戰，而後從容應之，未有不捷者也。賊無糧而我有糧，賊不能久而我能久，賊不能忍而我能忍，此機惟老兄能明察之，弟姑備一說，以待採擇耳。

以上管見，求高明鑒察！

復多都護（二十六日）

連奉兩書，具悉一切；黃文金本領，非四眼狗可比；去年與左鮑戰敗而竄回池州者，卽此人也。惟有此一股，

則老兄進援安慶之師，是否先援安慶？次打黃文金，抑係待十日之內，先打黃文金，再進安慶？尙祈細心審酌，明以示我，多一層牽綴，必難剋期勤辦，而沅圍昆季之望援，又恐其迫不及待也。

致城守糧臺（二十七日）

戶捐之議，遲回十餘日，日夜以思，必不可行；行之而得不償失，功不備患，吾輩徒爲百姓之怨府，萬世之罪人耳。錢糧捐輸，均是擇有田之戶而催收之，又均是責成州縣之事，州縣不以錢糧捐輸爲事，皆州縣之心不屬乎公家，而大吏之督率不嚴，考核不實也。豈一改戶捐，而州縣卽能踴躍奉公乎？不能催征，而又不能勸捐，縱改戶捐，豈能得財？催錢糧捐輸，則州縣之舞弊尙輕，派戶捐，而無章程，無條理，則州縣之作奸犯科，與劣衿下士之欺隱不實，高下其手，更屬防不勝防。人心之壞久矣，惟有定法，尙可杜弊，若在上者創法稍亂，則弊不可勝言。新法行，州縣必不梗阻，且藉以售其欺，而實無補於軍饟，可不待兩言而決矣。又農戶與行商異情，凡務本鄉居之農，終年不蓄一錢，而責以按月若干，勢必阻格不行，此在爲民上者，體稼穡之艱難，而深知情僞矣。急務在嚴課州縣，而不必變法，先務在速汰勇丁，而催提各路之餉，如襄陽平安擁兵勇以鎮壓，文武之驚魂駭魄不問，是將非將，各得募勇以自肥，膽敢稟請，不拘何項，均請截留，是則募兵不由督，而奪督權，聚餉不由撫，藩而并奪撫藩之權矣。此宜回明端揆，卽日撤退，以節其流，節流是第一義，救患難，莫切於此，此外尙有應撤應汰者，亦請迅速回明，如須弟處檄行，弟是破甑之人，避怨之事，尙不屑爲，卽舞陽侯所謂卮酒安足辭也。又荆門州稟報勒罰陳姓四萬兩，司中諒亦有案，何以不委員提陳姓押追？又施南辦捐，可逾八萬，昨信已函寄，亦應專差速提，速催，此亦不無小補矣。愚見所及，尙乞採納！

復曾沅圃觀察（三月二十八日）

奉手書不詳援兵之速至，而望援兵之厚集；扼狗首去路，穩紮穩打，大哉！公之謀勇也。欽感之，至二十七日，多公先剿黃文金，成胡十營，二十九日到石牌，黃賊破敗，則多公會援必速，力亦加厚矣。南岸應以先清臨吉袁爲要，大帥餉路根本在此，斤斤以宣欽使者自囿，恐非可大可久之計。

致毛驥雲中丞

湖南兵力財賦，均尙可爲，惟官場之結習未除，而紳士賢否不齊，亦當擇別。閣下此行，其要在破除情面，官場之結習，沿自曩日，然實有一二大吏，以揚其波；紳士舊有左季公爲之領袖，皆爲所駕馭驅使；近多蔓引匪人，正士裹足，苟二者未能澄清，則財賦不可得而豐，而兵力亦不可得而厚。誠深探其弊之所在，破除情面，而務決去之，援引正人，扶植善類，則籌兵籌餉，實較他省爲事半功倍；時勢艱難，封疆之吏，迥非承平時比，盡其心與力之所得爲，其他豈敢知哉？

復曾沅圃觀察（三月二十九日）

得示，知朱公來，實慰！又知鮑公遠來，合之成胡共萬一千人矣。多公近日必不能援安慶，以黃賊之牽其後也。士久則疲，軍士之精神皆下等精神，我輩孱弱，可五日三日不睡，軍士不能也。彼之得氣稍強，而又稍濁，濁則不能耐久，以神志易昏，故易疲也。憐丈以朱告奮勇來助，卽是節養軍士勞苦之意。鮑來則不必求多公出濠助勦之說，斷不宜行。緣萬人前後分守，袤十餘里，此非強將如亞夫，斷不能如此堅定。圍師視勦兵較難，蓋勦師只防一面，二面圍師須防三面四面，自古以來，惟強兵能力及三面，公乃力顧四面，而來示自謙爲弱將弱兵，殆高林先生所謂「彌謙彌僞」者乎？太湖羊毫甚勁利，此書卽羊毫所揮，公視其精銳之氣，尙能破賊否？

致鮑軍門（三月二十九日）

成武臣胡達軒昨日拔營到黃泥港，卽進石牌。吾弟此番來援，總要會合以厚兵力，持重以審賊機，不可孟浪。速進恐中其埋伏包鈔之計。賊在關內關外，本無多糧，利在速戰。官軍應四面包裹，不放此狗外竄，只憑壘固守，持重不戰，賊必自來求戰。迨其氣竭力疲，而後起而破之，狗可屠也。開仗之期，約在四月中旬，此時斷不可太急急，則狗賊必遁矣。弟軍久飢，前此宿松僅解入千餘串，兄心日日念之。此次由何路進兵，兄應速籌備銀錢米糧，以供軍需。但吾弟遠來，兄應到營一看，祈示以老營住所爲要。

復胡達軒成武臣周壽山（三月三十日）

奉書，知定計紮石牌，多公昨日書來，又言石牌爲是，是前說亦未有定見也。春霆寄滌公書，有一初三渡至紅店，初四打集賢關之語，查近處並無紅店地名，或是渡至洪家鋪耳。江水可通洪家鋪，然一時安得許多船隻，又恐春水尙未泛漲也。如由陸路，則必由石牌會合，屆期尙須量濟錢米，彼固飢軍也。姑派人前往四鄉謀之，此軍倍道來援，日行百里，其忠勇救難之心，至爲可敬。然太勞苦，太匆促，亦兵法所忌，應函請到會合之處，歇息兵力，採辦米糧，軍火數日之後，乃可齊進。

復曾制軍（四月初二日）

狗逆激怒各賊目，拚命來援，以賊目妻孥均在城中也。來援之心既切，則致死之力亦專。元公久勞，以一萬人分守前後各十餘里之濠壘，名爲萬人，實不抵平日結營高山，專制一面之力。此中甘苦，惟丈之用心專，乃能

明其情狀。元公口不言苦，安人心而固大局，非其力之吳能有餘也。成胡十營，力尚稍薄；再得五六營，則專意遠進矣。希帥決計不下援，多公爲黃文金所牽綴，丈飭春霆在下隄，阪歌力二三日，風雨連宵，正合天意。愚見如九江勢重，卽請丈速決札行，以春霆任九江戰守，而朱雲巖之二千人入守長濠，則必不可少，且不可遲。如九江稍遲，鮑公北渡以攻其外，十餘日懷甯可定（狗必破走，城池之遲早不計也）。此間決無忍於羈留春霆之人，若中立徘徊，心意旣屬兩歧，兵機必致兩誤。劉靖臣已經希帥札飭獨勤，隨州距興國且八百里，隨州未復，官使相李中丞必不應命。霞仙謂靖臣未可獨當一路，須益以他將，尙乞籌之。丈謂春霆不可遠離旌麾，竊計鮑軍必須遠勦，不能近守，乃合兵機，以張左均滯邊隅腹地，勦兵舍鮑莫屬也。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四月初二日）

鮑軍昨兩日爲風雨所阻，江風甚大，或未能畢渡也。然近日必至石牌，石牌形勢爲至要之地，斷不可空虛。而樹人兄謂十營在石牌，狗且必飢而可烹，似又不盡然。援師不逼關與賊鬪，則賊不可得而破滅，且名爲援人，而相距九十里，曰吾已搃其吭，而賊必斃於吾手，人旣嫌其不誠，我亦嫌於不義。弟意春霆武臣二軍合併，亦且萬人，均至精至銳之師，石牌形勢可請達軒以三營扼守，否如三營力單，又不可以好營置於危地，異日轉無實濟。如三營之力，竟可制賊不得渡，則大軍運道目前無虞，敗賊奔潰，亦怯於石牌之有兵，而不敢由荊橋一路以歸於宿松，似乎賊舍潛山太湖正路，則並無去路矣。禮堂能速擊援賊，則賊必盡在網羅之中，弟擬介堂兄於援兵進關後，卽日飛調各處團練，與各城城守約定屆期稍稍以城守半營，一營領帶埋伏，聊以遏奔潰而殲敗竄之餘黨，未審此計可行否。然總看石牌能留營，乃可行也。石牌不能留營，則賊卽敗逃，仍歸上游，亦無甚礙。以上游之賊，其技不過如此，安慶若復大局已振，每城分圍，每處分剿，尙可謀也。以上所擬，弟無成見，仍請酌度。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四月初三日）

石牌緊要，弟已商定以達軒兄三營設防，以通前後路集賢之餉道，並杜後路黃梅宿松之援賊，惟前接多公信，高河鋪東去十五里唐家橋地方緊要，其地可杜狗逆，及城賊數萬人之去路，又可杜黃逆等之來路，非勁兵良將，難以左右支持。愚以爲若大兵入關，任賊從唐橋竄去，不僅前勞可惜，亦且後患方多。此次兵力極厚，若尙不能屠狗，則秋冬又將生變。管見二條開列於後，以備採擇。

一、連日陰雨，不能開仗，竊料狗逆力窮智絀，必且引城賊併力竄去；多公兵精將勇，馬隊尤爲得力，擬以其軍分駐唐家橋，而以鮑軍七千人并武臣兄七營入關勦辦，此賊竄出，必爲多公所擒，則振拔楚皖數千里生靈，均出自仁人之助，較之克一城二城，功力百倍。隨營將士，應請加一等二等保舉，聲明非此不能克復省城，功在克復省城之上。此一說也，似爲確切必勝之算。

一、鮑軍如與多公一同入關，則關內外正路，必能得手；特多公所慮唐家橋旁路，甚爲可慮；賊無真本領，有虛處可走，有隙處可乘，必定由虛處隙處脫走。十年多公克潛太，戰功至偉，所殺至多，十月二十八日之戰，賊膽甚寒，然不過半年數月，賊之故態復萌。我輩久苦行間，精疲力竭，功少罪多，總是賊之頭目不能擒斬，故八年之久，用力旣勞，而賊之忽生忽滅如故也。擒賊擒王，必在今日；如多鮑會合入關，應請籌撥馬隊五百步軍五六營，協會武臣兄防守唐家橋，武臣兄戰守可恃，屢爲多公所稱，然所部不多，能近攻而不能遠勦，能制賊之猛撲，而不能制賊之狂奔，以兵力不能四處游擊也。是說也，可使賊疑，可使官軍不敗，然狗自內奔出，虎自外襲入，未必能一一成擒也。

復曾制軍（四月初三日）

前示留營石牌，胡達軒已允遵辦。回書言三營儘可堅守，足慰蓋念。春霆初二日尙未渡江，天雨泥滑，恐狗逆聞知先遁。今日函商多公，擬以鮑成入關，以胡守石牌，以多扼唐家橋，則正路旁路均無所逃。石牌阻河水，三營能守，當非虛語。唐家橋爲集賢關內翻山捷徑，多禮堂言若以勁旅守此，則狗不得出，虎不得入，已囑成胡二鎮妥爲審察。如多公必欲同鮑入關，以成盛業，則成鎮尙可移此也。愚見黃金未退，地旣扼要，且利於騎兵，似爲多軍長技，成功一也。加一等旌功亦可，只以擒賊擒王爲要耳。鮑成同行，正路當可無虞，均請鈞度。

致多都護（四月初五日）

奉賜書，一切敬慰！只愁鮑軍遲我兵機耳。到日，弟必飭令由大橋頭進兵，尊處且駐高河鋪，再進岡子嶺。唐家橋爲感老兄所料，賊情百不失一，弟只恐近二日賊又換人入城，而別思遁計耳。無如鮑軍之不速到，何此次所爭甚大，弟心甚爲焦急！

致曾沅圃觀察（四月初六日）

昨夜今朝，六函催鮑，計程當於初五日抵石牌，而偏姍姍其來遲，何也？鮑之軍中，各有眷屬，每次行至舟畔，必多意外勾當，零雨東山，鵲鳴婦歎，固元公所深念，而昧緩急之機，忘袍澤之誼，又林翼所不取也。林翼前囑春霆勿急性，恐其見賊卽戰，隊伍不齊，氣力不定，蕃養不足，節宣失宜，非欲其遲進也。頃得初四日書，并抄錄瀝丈及丈復書，丈之所言，理勢精當，林翼前致鮑公信，乃大誤矣。窺看賊情，狗已退去，寬博有餘之地，以爲戰敗卽遁之計，林翼調兵，殊不稱意，擬卽先催成鎮進紮大橋頭也。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四月初六日）

春霆初六日必到石牌，初七日可同武臣進大橋頭。鮑若未至，武臣可先進否？如沅急，則會同春霆拔集賢。如賊攻多，則或急援多，亦隨機酌度。大約速由大橋頭入集賢關爲宜。到大橋頭似已扼制總路，多公擬由唐家橋入大龍山，又分一枝由岡子嶺進齋人鋪，其策良是也。但初四日狗已傳令回戰，未知能扼住，不使速遁否？此番交戰宜持重，而進兵又宜迅速，穩紮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矣。

致各營（四月初六日）

如果狗逆遁去，機會實屬可惜！風雨所隔，道阻且長，實非此時，應請應援之。不速。鮑軍門已於初六日抵石牌，請會同成鎮七營速進大橋頭，不走洪家店爲是。如賊由僻路東犯，挂車河及棚陽，多都護偵探必速，必確。應彼此函會知照，當以鮑軍門駐大橋頭爲入關之計，而以成鎮七營速會多都護勦辦狗逆一股。如賊另有他計，軍情不能遙揣，亦不能遙制，尊處得信後，即迅速馳援，或分或合，隨機迅剿，不必候林翼商酌。惟石牌、胡鎮三營爲轉運咽喉，太湖留守之營，城守已定，此二處均不動不移，即有賊至，亦不必馳援。總以迅速剿賊爲上策。狗逆知機，鮑軍未能早到，天乎！天乎！殆又留此首爲吳楚之患。吾輩精力漸老，奈何！其能久支十餘日以來，頗思合圍以成功，焦勞批答，日或二三十件，又成畫餅，豈不可恨！

致成胡兩鎮軍（四月初七日）

狗逆練潭阻水，不得遁，折回冷水鋪，猶可及時成擒。已飛催鮑軍門速進大橋頭，與貴營會同進勦。蓋高河鋪無賊，兄必由江家嘴速進大橋頭也。即乞速速打之！

致周壽山司馬（四月初七日）

此番進兵，力既不薄，兵將又極勇敢，惟初七日進兵，尙可稍速，初八日進兵，卽須整隊，再進一步，尤須持重，并力前進，以厚其氣勢，臨陣分枝，以杜其包抄，防民房賊館之埋伏，應燒者卽燒之，毋爲婦人之仁，防山僻小徑之鈔襲我後，賊來求戰，不宜速戰，待其變症畢露，醜態畢露，然後應之，得勝不宜遠追，不可離營壘太遠，穩立不敗，安排二十日，步步爲營，賊必不能支，昨兩日之速催進兵，恐其遁也，此後又不可催，應由春魁武臣妥商漸進，壽山入營公商更好。

致各營及周壽山司馬（四月初九日）

鮑軍門已進大橋頭，應停頓觀察，以審賊情，不宜速進。多公已進唐家橋，又擬分兵岡子嶺，惟馬踏石一路無人，賊必由此竄去，我亦不知此路在何處，其能否分駐，亦不能定也。多公深以此路爲慮，成武臣能否分駐於此，請卽公商斟酌，林翼亦無成見。總之，賊在關內者，三分之一，在關外者，三分之二，且狗逆自在關外，則大軍總不宜急切進關，大橋頭之潘家祠堂爲形勢之要，儘可穩紮也。

卷四十二

致楊厚荈軍門（辛酉四月初九日）

餉事日形艱鉅，慚愧之至，悚懼之至！湖北以黃州爲錢糧之最，以漢陽爲釐金之最，自擾亂時，一文不進，後應正未可言。又湖北以四川浙江蘇州爲通商之根本，去年以來，三處均警，鄂以久貧，弟卽回省專任籌餉，亦必不如往年。近來所招新勇，又盈千累萬，卽得餉糈，亦分不到我，卽如水師之施鴻恩、張啓基，未必能戰，而餉或不欠。下游水師，欠至五月，又如在省馬步，餉或不欠，而多與弟處，欠至五六月，人情泄邇，忘遠，大抵如此，況今日之

人心乎一歎！

復城守糧臺公局（四月十一日）

初十日得禮堂信，禮堂於初九日進紮磨山，已函會沅圍春霆武臣，定於十一日三面會剿，未知能齊力齊心，一戰成功否？承撥唐敏興三哨守南樓嶺，其地險要，修有礮卡，若堅守不戰，賊不能入，只恨盲人誤認余口口爲將才，又堅修礮卡，託以邊寄，方謂約定三月堅守（雖誓約三月實則一月半月必往援），可以固我邊圉，孰知賊到卽破。去年滌帥屢囑莫用湖北勇，希帥屢以余口口不可恃爲戒，我志欲開湖北風氣，而孰料其不顧臉面若此哉？張道以奉委團練爲名，卽以有事爲榮，團練必不能戰，其費錢則均也，與其言團練而妄費民財，何如取民財而養官軍？鄂中籌餉之方，尙其集思廣益，明以教我，正賦只可認真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額內本分任州縣之泄沓，卽額外括索，亦必無益。聞糧臺貧到萬分，山窮水盡，襄鄖等處，何不嚴催，而任其分肥以中飽乎？丹初兄久無書來，聞其憂危至忘寤食，須知時事艱難，吾輩所做之事，皆是與氣數相爭，然成敗之數，盈虛之數，有天命焉，非憂思卽能稍減也。幸爲鑒納，希帥撫皖，卽可自籌餉項少許，弟處近日勒催，亦頗有所獲，不致空空。大政安慶六安歲中亦可籌數十萬之餉（除英山宿松已徵錢漕外，餘皆畝捐，又加以減成捐輸），有土地有兵威，自可漸次富強。鄂中之事，若不嚴懲府州縣之泄沓，卽周孔復生，另設新法，亦無絲毫之實濟。請與公約：將不能戰者，殺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官不能籌餉者，劾之不足惜；其慢視教令，毫不動心，視省城公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此等州縣，何以不勒休董戒乎？

致曾制軍（四月十二日）

前訂十一日三面勦賊，賊乃預作走計，避實遁虛，猾賊伎倆，至此狡極。此番擾犯，凡有一二千人之處，賊即避走，專意蹈虛。見李舒到，斬水而即日，上宜見多，鮑逼關外，而即夜遁走，擾害日久，餉用必竭，是吾憂也。關內外尚有賊可打，容再與春、靈、武、臣商辦。春、靈未可久羈，而銳意攻堅，恐傷士氣，多約十一日會勦，並已預告沅公，而多於先夜追賊啓行，諒元公必能體察，不致因成約誤兵機也。念念！

致鮑軍門成總鎮（四月十二日）

頃於午間奉寄一函，切囑莫攻賊壘，而於距賊壘二里外，以兵力分前後左右圍之，每一面只須三營，遙遙相制，邀截樵汲，靜待十日，賊必無水無米無薪，自行奔潰，仍另留六營五營，以備策應援勦。緣攻堅必傷勇士，賊壘有四，每壘必不過三百人，即令四壘殺盡，不過千二百人，若我勇帶傷三五百人，即屬不值，賊是賤物，勇是國寶也。况春、靈不日即須回援瑞州，九江、武臣不日即須協助多、李二帥，以勦桐城及黃州之賊，尤不宜多傷士卒也。

致鮑軍門成總鎮（四月十四日）

得壽山來函，知春、靈弟已定於十六日同武臣弟進兵，可勝欣慰。結壘須從石湖尾，及於集賢關，作大包裹之形，又須安排六七營，作游擊雕勦之兵，狗逆棄四壘而自竄於桐城，凡孤壘無援，必無守法，此狗逆之以術愚賊，非兵法也。如果十日八日有援賊來犯，或他處另有調度，則尊營改撤，并非難事，望閣下即速定計，不必疑也。

致葉介唐李雨蒼沈侗堂（四月十六日）

沅圖抄來賊供：「狗酉回桐城後，謀攻潛太及挂車河甚急，挂車河兵力尙厚，太湖亦文厚，惟深以潛山爲念耳。請聚兵入城，堅守不戰，切勿以挂車河有援可恃也。賊如攻潛，必另有大股與挂車河交戰牽綴，使多公自救不暇。潛山城外尙有營孤立山頂，恐一旦賊至，不能獨戰，不能獨守，徒長賊氣，而隳兵威，幸深思之。城內僅有兩蒼一營，其協防之營，能否堅定？幸先察之！如必須速調國香回城，幸卽飛函多公，潛山太湖二城萬不可失也。」

復多都護（四月十六日）

奉公牘，飭調成軍移紮三安鋪，其時成軍及弟處，又接滌帥咨札，調成紮菱湖以遏中空之賊壘，並保安慶後濠。成軍以兩處咨札不同，意難自主，來此請示。弟意桐城挂車河急於安慶，而滌帥之意似留鮑作勦兵，以成助沅圖之不足也。仍反復不能自決。又太湖城守尙有二三營可恃，而潛山城守僅止兩蒼，前請調國香助戰，此次賊必以大股與公求戰，而另有一股謀潛山、潛山之城守，弟深憂之。求斟酌撥回國香爲穩，若賊得潛太軍火米糧守具，可支半年，大兵他日之累也。弟處精疲力竭，無一兵可分，卽胡達軒堪戰之營，亦已拔入石牌矣。

致各營（四月十六日）

沅圖十三日移六營於菱湖中空之處，包賊十二壘，逼使與城賊通，不與外賊通，其意只須多留雲巖半月，并調回樞陽新仁一營，不過添千人，而力已足。此元公顧大局，欲留鮑成均作活兵，以勦他處之賊，以備異日之援之微意也。滌帥札調武臣入菱湖，意謂此軍助力，則安慶圍師穩如泰山。此後援賊卽再入關，多軍與鮑軍均可從容在外勦賊，儘可不煩赴救。且菱湖與水師外江通氣，一切接濟，永不得斷，最爲穩當。此滌帥之深意也。二

說均可遵行。從潛帥調菱湖之議，則鮑軍門似應專作勦兵，應暫駐大橋頭不動，乃可兼顧入面，擇其緊要者援之，勤之似爲妥善。然一軍力抗大股，亦須穩慎，未可孟浪。未知公議如何？又十六日辰刻，接禮堂咨，請成武臣移營三安鋪，武臣之不願卽往，蓋欲審賊情之虛實，待其變症已現，乃疾起赴援，不肯僕僕道途，捕風捉影，亦屬老成之見。惟賊破黃山團卡，入桐城山內，似是實情，恐賊以大股綴多軍，以另股犯潛山，潛山只李雨蒼一營，其趨國香一營，調去九成隊伍，已函請多公速飭國香回守潛山，未知何如耳。此時所最苦者，黃州一府無一兵，任賊擾害鄉里，而張家塆等處百姓，日夜血書告急，湖北本瘠地，黃州漢陽二郡有警，餉路久竭，太湖及水師各營，尙未領足十月，頗不易籌也。

復官揆帥（四月十六日）

省城防守，實煩蓋抱，只盼德隨速復，並力黃州，分兵南岸，則大局尙易補救。鄂餉大虧，除卻嚴催錢糧捐輸，另無他法。湖南有道員馮峴，曾任慈利知縣，及岳州府，均得民心，人極正派，又邢星槎於澧州一帶，頗有人望，可否由中堂札委邢道馮道會同憚道，專辦岳常澧三屬減成捐輸，星槎古拙，實心人斷不負上所委，以林翼料之，十萬金不難得也。應由捐局刷印捐輸則例，由尊處定準後，再行遵辦，所示德隨若可克復，沿途先設伏兵，實爲老謀，林翼已錄尊書一則，函商希庵矣。

復鮑春霆軍門（四月十七日）

關外四壘孤懸，圍而不攻，十日八日，賊必渴死，其米麥薪柴，尙足支十餘日，水則難支三五日也。桐城來賊分三股，一股已犯挂車河，十五日多公破其一股，沅公厚公及愚見均欲乘勢圍關外之四壘，多禮堂十四夜咨

調成鎮，恐難如約；尊處亦未必即行。惟十四日曾大帥咨札請弟進紮高橋嶺，武臣進紮菱湖一節，如札到，在足下十六日未拔營圍壘之先，自必棄壘不圍，遵會大帥札飭辦理。如到在十六日已拔營圍壘之後，愚見且圍數日，則賊之四壘不攻自破，惟切不可逼近傷人也。如近日探實援賊果至，弟與武臣即可舍壘不取，而專意勦辦援賊，弟軍極強，然須與成軍合力，相離不遠，乃更妥當。凡戰陣之事，恃強者即是取機，敬戒者是勝機也。

復曾制軍（四月二十二日）

讀左公書，知東路無患，欲進婺源規徽郡，此非目前所急，仍以請左軍暫移西路，速救瑞州，以保澤陽爲是。鮑軍恐暫不能南渡，劉軍又不能來，坐視其裹脅蔓延，爲兩省之大患，非計也。懸揣南昌若警急，左軍萬無按兵不救之理，則何如早一步，所全多而費力省乎？徽州可不取，而饒廣不可無大兵顧之。

致各大帥及各營（四月二十四日）

頃據崇陽縣報：「四月十一日，賊陷義甯州。」查義甯距平江通城崇陽均不過百里，又據防守九江吳道稟稱：「瑞州之賊，擾及奉新靖安等縣，已至武甯。」是武昌一府上下四旁，均虞擾竄，且蘄州黃州之賊，聞風攜划船，以備偷渡南岸，江西之賊未至，勢且觀望，如果賊至，勢必乘破船之稍懈，南北通氣，打成一片矣。又二十二日得禮堂兄二十日來函，知僞升僞璋僞虎等均向東北路竄去，桐城只賸狗逆數千人。又聞安慶近得奸商艇船接濟，賊志不在前鬪，而在撓後，不在急戰，而在久持，我軍若不速清黃州，速防南岸，武昌則後患無窮，餉糈終竭。太湖潛山，城守完固，可以放心，應請速酌勦賊機宜，明晰指示。又林翼太湖城守已定，擬帶成武臣由張家埭一帶速勦游氛，或由江面急趨南岸，然亦只能顧一路。今有數說，均可備採，請希庵中丞酌撥二三營，即以前檢

成鎮之劉長槐等歸於成鎮，以厚其力。一說也。禮堂兄或能酌撥二三百馬隊同行，尤爲至妙。又一說也。輔廷之馬隊不多，然在德安城下，能野戰，不能攻城；能勦流竄之賊，不能圍株守之賊；不如速調南岸，酌量野戰，與林翼同辦一事，最妥。如南岸事定，再以全力圍勦黃州，或於大局稍稍有益。此又一說也。再，公局來信言南岸有警，希庵中丞前議籌撥三千人，備緩急之用，似專指省勦根本之地云云。如能分上下游巡勦，與成軍分路，一管興治，一管崇通，尤爲保全之策。祈速示可否！

致多都護（四月二十四日）

黃州賊勢延蔓於野，江西賊勢并入於邊城，賊并不強，而官軍已因牽綴而不得勢。此間似應以太湖賈成葉守、歐陽守、沈鎮，以潛山賈成、沈丞、趙鎮（惟石牌無人分守，恐礙尊處運道，而實苦無兵可分）其餘成、胡各營，應回勦鄂中之賊，或黃州，或武昌，均應顧全也。請禮堂兄深籌全局，明以教我，再爲遲延，吾恐兵勇有坐困之勢矣。

復多都護（四月二十六日）

得來教，荷承盛念！弟病症未痊，恐其難履行間，毅然欲以分援武昌南岸，及黃州各屬，自任實深感佩！弟反復籌思，竟日不決，繼思兄之威名方略，賊所深畏，如兄上援，功效必速。然大軍上移，恐成鎮不敵賊，而沅圍觀察更成孤立，沅圍尤必不以爲然。即太湖、潛山氣勢，亦覺稍孤。數年籌謀，得此尺寸之地，皆兄獨任艱苦，血戰得來，不可棄也。弟思欠餉已及半年，籌餉之事，本地方官專責，徇逆及各路援賊，經兄五次大捷，賊膽已寒，弟率各營由張家塆、曼家河直搗蘄州南岸，興治事急，即渡江專勦南岸，如南岸事緩，即圍攻蘄州，兼催各州縣速籌軍餉。

較之遠在千里數百里，音問梗塞者，或稍有補益。所有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敵處分撥已多，現札調成鎮、胡鎮十營，即日拔營回顧楚。量如欲兼顧南北兩岸，尚嫌稍單。因思雷正、縮、經、兄教訓多年，人極明白，可請撥雷正、縮一營，督帶曹克忠之忠字營，趙既發之勝、勇營，爲南岸統領。再由弟處札飭南岸各營，歸雷統帶，如南岸得手，則仁兄之功德也。其進兵之路，或由江岸坐船直至富池口，或會集張家坊，請酌之。如此三營必不可撥，則請撥督標三營，亦可會同出力。穆正春亦佳，惜少兵耳。

一、舒輔廷馬隊，分於德安，又分於新州，以助希帥，又分於崇通，恐難再分。應請量撥鎗手一起，帶同突騎營馬隊，約計二百餘名，亦可聊壯聲威，速撥爲幸！

一、尊處之能否上援，總以安慶撤圍不撤圍爲定。如安慶撤圍，則兄處可備大戰，并可乘聲襲近處二城；運用之妙，方略之奇，兄才高於林翼十倍，不煩弟瑣言也。

一、成、胡已照會撥營，鮑軍現圍關外四壘，其鮑軍之行止久違，滌帥沅公主之弟，只候雨止，卽行起程。弟是鄂吏，任鄂糜爛，心實不安。前二月請希帥代援，實因病重難行。現經兄處兵威擊退援賊，此間無警，回顧、鄂、量亦是情理之正。四郊多壘，豺虎在野，弟應專打湖北之賊也。

一、太湖、潛山米糧軍火，可以支持，既已責成歐陽守及趙鎮等，仍請兄隨時策應督率之。其李、雨、蒼主事一營，可飭令啓程也。

以上各情，統祈裁度，酌撥馬隊，尤爲感念！

復曾制軍（四月二十七日）

禮堂自請回援鄂，量作函欲復，遲疑未行。繼思安慶圍師，亦恃前路駐有重兵，乃不患背寒，卽板橋竹作籬。

筓之意。成胡二軍，代多守挂車河，能固守，不能分勦，兵少一倍，又無馬隊，審度地勢賊情，亦不如多之智略也。如安慶米多，必應奏撤，亦應分兵堅守潛太石牌，而後以多公重兵回勦鄂置（如將上游勦盡，狗之死黨亦必氣衰力竭。此次只有三四千人，竄回馬踏石，其死黨均分布於各城壘矣。）如安慶可不撤圍，則先調成胡十營，由蘄州趨重興國，連旬大雨，溪澗滿盈，未知何日乃能起程到防。實深焦憤！鄂餉久竭，各軍皆飢，林翼自行頗思籌餉，又恐終無補益，無端去來，殊自愧恨。南岸情形，實未熟悉，求深籌之。

復曾制軍（四月二十九日）

前讀來函，以成鮑合軍，雖喜幸得於意外，誤謂鮑亦可留黃州蘄州也。暫助集賢關，已為可感；久羈於北，本非我心，茲又改咨寄鮑，請其節後聽丈示辦理。成胡仍速行回援，不能再顧南岸。嶺防難撤，尊慮極為周詳，仍乞與左公謀之。

上王春綬師（五月初一日）

林翼始志欲謀皖，以拓置，乃皖難未已，楚禍已棘，傷於役而困於財，如詩人譚大夫所苦。此鄂省大局情形也。憂憤怨恨，日夜以思，自金陵潰失，下游無一卒一兵，為牽綴疑忌之勢，賊遂并力西犯，每次或三五股，每股或五六萬，八九萬人，楚旣旰食，林翼亦成勞廢。自去春小病，至今年大病，近數月咯血不止，夏至在還，恐必不支。林翼一身之存亡，無足介意，而六萬水陸勇丁，終且飢潰，此又林翼病狀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也。二百餘年，列聖仁厚之澤，猶在人心，所望人才振拔，大力挽回，若僅以林翼等窮措大苦力支撐，終無補也。病難久活，強起作此行，聊撓積鬱。

復成武臣鮑春霆周壽山（五月初二日）

得壽山來函，三壘均降，只餘一壘，後降者應殺，先降者可赦，精銳者自不能盡數遣歸；武臣弟酌量簡用，或添數百人亦可，其布置鈴東之法，卻宜深思，其應隸春霆營者，亦請簡選鈴東，以補各營之額，或添足一營亦好，總祈細意斟酌，可使降賊畏死出力，不使降賊有權有勢，乃得之矣。劉瑄林即去年守太湖，攻金陵之賊，悍擊著名，四眼狗所依賴，此次不降，須盡法斬之，亦除害務盡之意。

致曾制軍（五月初七日）

劉瑄林就擒，四壘老賊，誅戮殆盡，功抵塔忠、武岳州、李忠、武九江矣。武義之賊，已入興國，林翼不能不同顧本境，擬遲日即由水路出江，駐足之所，尙難遽定，總以能照顧南北兩岸軍事爲主。成軍今日啓行，潛太如舊留防，石牌亦酌量留兵守之，賤恙久而且重，每日咯血至二百餘口之多，公牘均廢，近三日尤劇。

復李香雪都轉（五月初七日）

承示「茶販多系大商，現又多領洋人本錢加之，未嘗不可，即舍湖南過境之茶釐，而加本省出產之茶釐，所得猶多。」一節，應請尊處核稿代印，示行爲要。又承示「使相欲改茶釐爲茶稅，於上游島口設關。」一節，鄙見改釐爲關，徒增衙門書差之蠹，又增部吏需索之階，新關荆關，現尙膠葛，不可又設茶關，勢必自誤，所得之錢，不足以供各衙門及部中使費，於軍國之餉，毫無所益，應請稟明使相，及省中司道，弗作此議爲企。

復蘄水縣蔣文若（五月初七日）

羅龍元準其投城歸順，德安之路，希帥已紮住，只要羅龍元能斬賴逆，獻黃州，卽許保副將，一切舉動，不煩官兵，不可漏洩。鮑軍尙欲留集賢，又欲調江西，宿松應以多軍打之，濂事持重，思議不定，楚中不可靠。鮑軍而集賢爲安慶之背，濂必憂之矣。弟吐血頗劇，至遲亦不過十七日，由水路上行，速則十一、十二亦佳，來函中密事，卽請酌定，其女生湖南何處，可詳詢之。

復嚴渭春中丞（五月初八日）

周家口造水師，據長淮之上游，功德甚大，已以尊意函託厚帥雪芹矣。必願助力。李雨蒼及穆正春爲禮所羈，雨蒼尤甚，費筆墨唇舌，乃先啓行，其志在南陽，襄陽另添二千五百人，乃可試戰，僅六七百人，不能戰，亦不能守，假以一二萬金，寬期八月，當可練成一軍，切勿欲速。此間軍事稍順，上游仍梗，弟當自行回勦，斬黃也。頃病又加劇，存亡生死，以我視之，僅如晝夜，毫不動心，亦請勿勞垂念。

復蔣文若（五月初九日）

成武臣十營，約二日內可到張家塆，諒必由蘭溪巴河一帶渡江，初五日賊入興國，興國通山大冶，無城，賊難久踞，所患通城崇陽武昌三城耳。十營應打通，則須從省中徑走咸甯也。軍情難於遙揣，不分兵而遇賊，則十營總可有爲，鮑不能援興治，徒煩口舌耳。但請速商同左將備船，以便成十營渡江，約十四日，必到江邊，羅龍元之說可行，卽得黃州亦準，所欲以副將昇之，恐未能耳。

復曾制軍（五月初十日）

夥縣失守，興國通山亦失。希庵先以六營駐魯家巷，待成鎮十營。十三十四日渡江，即可酌度賊情，并力會剿。本擬派成胡同行，緣二人均爲總兵，成率撫標六營，胡率撫標二營，頗有不協。太湖城守原派胡沈歐陽，改歸一處，則氣味同而心力齊，尚可抽一營入守石牌。此又近日改撥之情形也。書院田租，五月以後，截領養廉便足。近一二年各事均廢，應酬均簡，幸租石已定，容再謀堂構耳。

致曾制軍（五月十一日）

揆帥欲希帥以六營辦二通崇蒲，以成鎮十營辦興冶。希帥力單，必不能行，應函商希帥，以三營鎮守魯家巷，不動不變，以十三營合力勦賊，兵力已屬不薄，尚可戰勝也。李公言忠逆一股，雖非至強，而官軍之力亦無有強於賊者。此言頗得賊情。日前唐□□稟報賊匪本弱，彼臨陣退怯者，每好大言，固不值一哂也。有要事二則，敬祈速酌示復。

一、瑞州之賊，已併入鄂臺，鮑軍可不必到瑞州，或以鮑留守集賢關，而分多公挂車河一半馬步，迅勦斬黃，似爲妥善。如下游賊熾，多必速回。

一、以鮑專辦兩斬黃州之賊，如德安速復，則湘軍即可抽撥更調。

以上二說，似屬必不可少，否則兩岸賊匪聯成一片，水師中流防範，必無百日不疲之精力，後患且不可言。

復官揆帥（五月十一日）

南岸賊氛大熾，不僅州縣力不能敵，卽兵勇亦不能盡加責備，皆賤體因病遷延之罪也。連旬希庵初六日渡江，武昌縣初八日已失，若使希庵六營獨當通山通城一路，希庵必不能遵成鎮十營，當并力以勦之，處處分

布恐終不敵，賊近年探報不實，渠並未嘗見賊蹤，或少或多，均無定也。林翼卽日飛行，或可另籌他軍，亦未可定。一息尙存，無所逃罪。

致多都護（五月十一日）

得探報知南岸賊匪已竄擾興國通山，並蔓及武昌縣，現已飛催成鎮一軍迅速渡江勦辦。希庵中丞已從新洲率六營回顧省城，弟卽於明日由水路回援，惟成軍勢難兼顧南北兩岸，北岸空虛，賊必與南岸鈞連，爲患甚大。閣下前次本有帶隊上援之意，近又擬勦宿松，以目前情形而論，似應先勦蕪黃一帶之賊，城池縱不能遽下，亦必不敢肆其狡謀。庶得專力南岸，以固省垣根本。閣下可否卽帶九營，由張家塆出蕪水，相機勦辦。弟處尙可撥一營併入部下，所留挂車河老營，作爲守局，能否不至疏虞，統由閣下斟酌，並乞酌帶馬隊若干同行。至鮑軍現紮集賢關，若十日半月，桐廬援賊果分股內犯，鮑軍當能抵禦也。

復曾沅圃觀察（五月十七日）

城賊米糧不足，自係實情；得水師嚴密防範，使艇船不能接濟，誠爲要著。多軍不動，其馬隊可在高河鋪馬踏石一帶，時常偵探，如菱湖壘中果有股匪冲出，卽便截擊，倘能如劉瑜林之壘無逃脫者，亦差快意耳。

致李中丞（五月十八日）

鄂之南岸，幾無完膚；會垣處處阻水，兼有公在，當可無虞。鄙意擬以成鎮十營歸併部下，專辦省垣以南，鮑軍勦武昌興冶，專辦省垣以北，蕪黃且可置於後，如此則收功似較速。兩路分勦之說，鮑軍南渡後，方可行之。然

鮑軍陸路出江面，總在十日外；武臣先至，自應攻打武昌縣，必不能舍武昌而遽圖省垣以南也。請公深思而妥籌之。黃郡不宜久淪於賊，是鄂中菁華之地，餉項所在，德郡未卜能否速下。若能騰出此軍規黃郡，則諸公較易著手矣。

復曾滌帥（六月初五日）

前信已訂鮑軍留備援賊，不爲渡江之行；但宜囑其相幾防勤，毋銳於攻城爲要。希庵駐軍魯家巷，已派武臣蔣之純毛三新於前月二十八、三十兩日先後率十四營由山坡金牛進勦興冶等處之賊；其咸蒲一帶則中堂派何紹彩帶三千餘人前往矣。

復曾制軍（六月二十二日）

南岸之賊，退竄江西，已調成武臣諸軍渡江，先清蘄黃掠野之賊，即便規復黃州。據各處探報：「四眼狗及僞輔王由英霍擾及蘄水」，未知確否。總之，該逆百計竄擾，無非欲解安慶之圍。菱湖賊壘既平，沅丈防守較易，爲力然。據鄙見，鮑軍仍以安慶克復之日，專辦江西爲妥。諸公酌之。書院竭三年之力，始得田租，興造須六千金，刻未興工，鄙人不死，明年春夏可肯堂構，否則須五年田租所入，乃能成之。志稿尙缺祭祀宮室二則，附上請訓正發刊，病勢已至八九分，深自懼也。

復鮑春霆軍門（六月十二日）

軍情瞬息千變，似待安慶克復後，再行上援，更爲妥善。刻下崇通咸蒲各邑，俱已次第克復；成蔣諸軍，由金

牛保安而進；忠逆雖尙踞興國，聞亦有退竄江西之意。弟此次沿江而下，九江有警，卽應便道援之；如九江無警，行至富池口，體察興國情形，請斟酌會同成蔣諸軍，合力夾擊；若能迅速克捷，弟卽由興國出武甯，掃蕩江西腹地，以符濂帥原擬。兄則請希庵中丞，調成蔣諸軍，合勦蘄黃，如此辦理，軍謀始一，免致異日彼此調遣，有疲於奔命之勞。兄計已定，務祈不必來省，至囑至囑！

致鮑春霆軍門（六月十四日）

今午接孫樹人初六日探報，軍情又變，貴軍仍以駐北岸勦援賊，待安慶功成，再行上援爲是。惟兄處相去較遠，不能確知賊蹤所伺，然總宜先據形勢，方爲妥著。似須與禮堂沅圃二公，妥善籌之，并須謹遵濂帥教令，卽使下游賊未動，樹人之探不確，麾下業已登舟上駛，切不必由興國通兵，或由九江取瑞州亦可。蓋此時鄂之南岸，咸蒲崇通均已次第收復，興國之賊亦退竄龍港，貴軍掃蕩江西餘孽，卽所以保固鄂邊耳。

致官揆帥（六月十七日）

南岸收復，仍只須守定魯家巷，不能各處分兵，亦不能遠勦江西之賊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阿紹彩等營，應請尊處斟酌調遣。成鎮等營，應調入黃州。次青一軍，原系浙江所募，應請批飭速勦江西之賊，速由徽州入浙江。鄂中無餉支應，且次青之兵，亦非強也。湖北全恃鹽課及百貨釐金，若如英國新議，則湖北不能收一文之利（所收皆豆腐小菜瓜子花生極窮極苦之釐金，而大釐金盡爲奸商所占）。湖北卽不能養一萬之兵，更何能平定東南乎？有稿一件，敬求鈞正！

復曾制軍（六月二十五日）

建昌失守，九江江省中間，文報不通，自應急援。鮑軍之不能兼顧北岸，勢也；亦理也。惟南岸之賊，既已悉數北渡，何必以二萬人虛置閒地，似不妨調左公或張軍渡江討賊，候南岸有賊，再行撥回，亦未爲晚。蓋狗逆糾合璋、玠、楊、黃及捻黨十餘萬，分路竄擾，必將多方牽制，多公縱能抵禦一面，決難分兵四應。現雖調成、蔣、毛諸軍過江，然不能不先打蕪黃，且亦不能不防德安之援賊。是下游局勢更爲喫重。聞潛太城內米糧不多，恐難持久。多公近將信左營調入太湖，則石牌虛無人焉。黃梅、宿松、處處有賊，倘以一枝牽綴挂車河，而分布兩路，絕我餉道，則我軍危矣。是安可不早思變計，而厚集吾力，以速殲此賊乎？若謂天主之國，運主之非人力所能爲，似屬旁入勸慰之言，非督兵大帥所宜出。賤病日益沈篤，神銷形瘁，一息僅存，於軍事無能爲謀。東南大局，仗公擘畫而維持之。

復左季高太常（七月二十日）

以二千餘軍擊敗二萬餘賊，可謂健者。太常正卿之命下，此後昇任當益重矣。武昌屬邑收復，卽遣成鎮等軍過江勦辦黃州，而德安亦於本月十一日克復。鄂事似漸有起色。狗逆糾合輔璋、玠諸黨，復繞英、霍走宿太，謀絕多軍餉道，以解安慶之圍。賊勢雖衆，精悍者少，若得一枝勁旅，前往邀擊，必可撲滅此股，助成安慶之功。濂帥來咨，欲調成鎮等軍，然蕪黃淪陷，已逾半載，今忽舍之而去，大失民心。且蕪黃以上，數百里無一兵防守，亦慮賊得乘虛滋擾。德安雖已克復，舒、金、馬步方在追勦餘孽，不暇他顧。希庵不允濂帥之請，自是穩著。惟沅、圍一軍，究難深恃，而禮堂又爲桐城所綴，安可不籌顧大局。春霆自春以來，終日奔走，其軍殊苦。月初甫奉濂帥令，去打瑞州之賊，未便遽調其援皖。且瑞州雖復，賊竄臨江，江省亦未必放之使來。鄙意若得公過江一行，於皖鄂局勢尤爲有益。否則凱章之軍，亦可移緩就急。前曾函商濂帥矣。賤病血稍止，而款有加，慊慊一榻，偶閱文書一二行，氣

卽上衝，欵卽大作，夜間稍合眼，輒欵，欲就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卽至，吾命窮矣。現擬奏請開缺，以鄂事付之希庵，此間諸事，亟須整頓，而餉項尤支絀萬分，恐非可以廢人臥理也。希之用兵，得山靜不可撼之義，然調兵之機，譬之行水，希不謂然，其正直多於聰明，異日爲政，大抵不出此數語，然而橫覽九州，無以異堯也。

復曾制軍（七月二十六日）

援賊已由石牌赴集賢，沅公脚跟穩固，當能自立；然恐不能退賊。若多公爲桐城所牽，不及策應，須於徽景各軍中撥兵渡江，始能破此悍黨也。又此次援賊不急於攻撲圍師，意在絕多公之餉道，自應設法撥兵，以掣其勢，然成蔣諸軍甫行過江，若遽令舍斷黃而下，趨宿太，不惟失半載望救之民心，且斷黃以上數百里，賊又得乘虛滋擾，而德安新復，我軍方追勦餘孽，勢且暫難兼顧，此希庵所以再三審顧，而不敢輕發也。其意欲俟德安遁賊殲除，旣盡舒金馬步，稍有餘力，乃能分兵而下，如此未免多需時日，誠恐緩不濟急，奈何！

復曾制軍（八月初七日）

奉書，敬悉皖城於初一日克復，沅丈之勞苦可念，其堅忍尤爲可敬！從此援賊喪膽，當亦不能久與我持。希帥擬於初間渡江而北，井已調德安諸軍下赴黃州，縱賊有犯鄂之志，亦不得逞。春霆豐城之捷，殲賊甚多，江右當可無慮。惟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解哲輔，殊堪憂懼。

胡林翼書牘終

胡林翼書牘 卷四十二

